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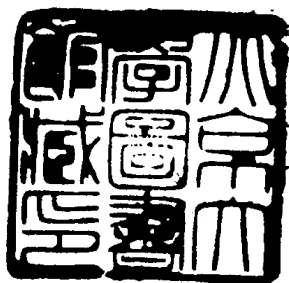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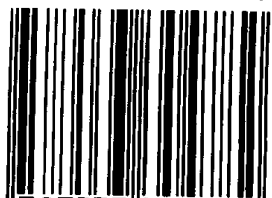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2/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程子詳本二十卷(二)

〔明〕陳龍正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二程語錄十八卷

〔宋〕朱熹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一七三

程書五十一卷附拾遺一卷

〔清〕程湛輯
私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三五五

浩齋過先生語錄二卷

題〔宋〕過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過繼美刻本

.....七四五

小學集解六卷

〔清〕張伯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七七九

程子詳本二十卷(二)

〔明〕陳龍正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子詳本

二十卷》提要

程子詳本卷十一

教人

〔明〕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
後某願爲太平之民佐良

按是心也。匹夫匹婦之所同。而豪傑自負之士
之所不能存也。太平可樂。寧問誰致。知其道然
後有其心。有其心然後能信往哲之心。

〔明〕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
則子貢亦不可得而問。蓋要在默而識之也。紉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十

〔伊〕學者須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
學者須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
之心也。安節

〔伊〕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
將理看低了。佐良

〔伊〕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
四者便是仁也。有而不行。未至於無。但不行也。故
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
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問也。如子貢者。便能曉聖

入意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便復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伊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伊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語言入者有以德行人者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二

按此說甚好但何故獨遺文學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按萬物皆備萬字皆字何等字魚性分所具耶人有不能推者能而不爲也接我字猶子思以戒懼慎獨接然禽獸之性不待道教學其專屬人而言可知然禽獸之性不待學不待教如管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靈却桀喪處極多欲得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待他自然

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按嬰兒當導以真正勿引以邪誰若全不教任其自然恐有不辨菽麥不能言語者矣

古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序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耳日游戲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錄更有甚天理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弄據此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三

伊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蓋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按顏則無之如黃憲郭泰管寧與閔亦近未得聖人指引耳諸葛武侯若遊孔門當過於閔子古者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

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定志於學

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威儀以養其體，物采以養其目，絃歌以養其耳，舞

榘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四

干羽以養其氣血，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紱，出入聞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又不知求。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於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大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④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聞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節

榘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五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誦其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所以教養之者備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君子。

按禮云：文樂云木。此見程先生義精仁熟，吐辭合律，處人之動容周旋，隨處有禮，必日用之儀文無所不備，然後爲君子之持身故。禮重在文。

也。樂有八音。有二舞。其學有時。非平居日用之所能具。古人自治治人。要在絃歌。惟琴瑟不去身。足以養其和樂之意。而樂之本得矣。是樂重在本也。讀程子之書者。遇此類宜究心焉。

○自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人所誦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里俗之言。盡不可聞。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本

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臨大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顧

○明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良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劄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顧

按書是六藝之一。知道者。固有善書者。朱子陳白沙王文成。及先師高子。皆善書。但未嘗專攻之耳。蓋亦其性近。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顧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七

○伊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淵

按伊川乃有引而自高之意。明道所謂能尊師道也。以此觀孟子。未然。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

○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大

按涵蓄則知德者不厭誠然矣。然無德者有所未喻。不因此致惑乎。何以不厭不惑均歸之也。蓋涵蓄者非洩露而毫無餘味。又非閉匿而莫可端倪。理則真切。言則蘊藉。所謂引而不發者也。使聞者初而疑之。徐而思之。久而悟之。卽未能自悟。亦可於深思之後啓發之。此皆涵蓄之功也。教者之涵蓄與杖喝金鍼殊致。而學者之疑與惑亦殊情。合上條明言吾理下條一日說盡參觀之。始見此條之義。若錯認惑字爲疑字。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入

則知德者之所不厭。其非無德者之所必惑乎。
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按講書使人薄。建院招講亦使人浮。程子時尚未有此。不過與其徒及朋友問答相商而已。夫子以不講學爲憂者。講其所修也。以講習爲悅者。講其所習之學也。故時時講之。而聞者志日益篤。功日益切。此講學家法。

明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絢。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本胡氏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醉

門人有曰。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不安。告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醉

伊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箇清虛一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九

大。然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臨

按此可見專說敬字。亦有時運在。

橫渠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先有所據守。
臨

伊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

如此。後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

學地

按子厚以辭氣觀人。蓋自已在此上用功。嘗云。吾十五年學恭而安。又有見於道。則知言亦自

有分數。天祺未嘗涵養無知言之學不以已之所得觀人而但就人之辭氣觀人安得不錯乎。知人亦自可學。學知人者不在人上用功。學知言者不在言上用功。而學知之終不如性知之為得多也。漢高未嘗學而後世學道之儒者知人莫能及之。以此見知人可學而不可盡學。其大端則有二。辨人心術邪正醇疵者得於學居多。辨人才知短長者得於性居多。

伊藤鑑人物自是人之才有通悟處學不得節安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美數之類。嘗言劉葵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臨人按安定不惟有教法。兼能知人。學者能此可以居用人之位。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有隱於心
○上蔡
○月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

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上蔡

熊氏曰。明道語自到。上蔡先學文。鮮能至道。則滯矣。孔不博文約禮乎。

○明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教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上蔡

○明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上蔡

○明邢恕云。一日三點簡。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恕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恕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上蔡
○明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絢

○明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龜山語錄

○明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上蔡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上蔡極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上蔡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大臨
熊氏曰書與語別由人之口圓於筆耳圓於目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主

也然其中意思亦自有領不領之異

伊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上蔡
伊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北氏
伊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上蔡

伊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焄

伊先生前日教若雨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覺胸次廣濶竊有一喻今有人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或告曰彼公之族兄某也彼公之族弟某也既而惓然相從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主

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善喻。南若

按此喻與周而不比却近與和而不同全不相干程子姑引進之而已

伊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上蔡

伊馮理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頗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上蔡

伊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曰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伊川伊川答曰據其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也

熊氏曰明道為主簿而不以知易許運使天下古今惟此事虛奉人不得

伊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

程子詳本

卷十一教人

十四

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矣釋

按持國學無生偏動情於生死故以平常語警策之焉生死固平常事也顧端文有言伊川若肯參禪何必在大慧中峰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為者

合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明道伊川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

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官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和靖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宗質寬

按明道不切責人小過遇大無狀則毅然未嘗假借也如王雱以宰相子褻縱無禮則戒之使退然語亦不過激持國子弟小失則容之

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

程子詳本

卷十一教人

十五

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

獻蔡卞如用說枉結之類○釋

伊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指與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若夫謂之自得者便是已也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尹

按行道而有得於心有得從行道來但有所見未可謂自得也孟子本諸深造推至左右逢原伊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曰、苟能遵所聞、力行所知、可矣、不必及門也。胡氏本

伊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耨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未

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則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獨中解尹子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矣之矣。
按功澤不及民、別事做不得、斯言也、千秋學者共所感歎、有澤民之具、不遇時、可如何也、網密忌多、雖發明理義、引君當道、陳民間疾苦、猶指為生事、攻為立異、故惟托跡長林、酬酢古人、且得无咎於時、自當有裨後世爾。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

伊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韓

伊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瞻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尹氏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胡氏本

按先生謂邵子於臨終云、願先生自主張、與正要此時用相似、邵子答無可主張、亦與道着用

程子詳本 卷十一 教人 七

便不是相合也、兩先生之學、可謂殊塗而同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見氏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紫芝

明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上蔡

朱公執事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

中坐了一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按坐風立雪養人才尊師道兩先生各一門庭然而明道惟見人才可謂不獲其身者附教人

警戒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不知自家身與

程子詳本

卷十 敬人

太

心已先不好了

合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大伊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安

伊做官奪人志

按此語非學道者不覺非學道而居官者亦不覺惟大程子少而仕宦道德日高如朱子早年登第便不肯長在仕途人須自顧能比伯子否伊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呂本

按三者各異前一事非如明道晦翁兩先生之資不能無溺也中一事則李贊皇之流亦驕侈亦有功君民總視其人何如末一事則古今第

程子詳本

卷十 敬人

九

一文人惟孟子當之聖賢有此發揮大道舉無遺憾更可為幸非不幸也左馬班蘇僅成文士豈才之罪哉程子斯言殆有感當日之人而發明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治已治人之道也絢

按士大夫不治已治人而治園圃役心以供目位在君子更不如小人之力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

伊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良佐

按事之大小有當較時不可執一

伊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

喜則如種下種子良佐

明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

學者心不可有一事良佐

明伯淳言他人待做惡人只得敬而遠之嘗有一

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程子詳本卷十一教人

三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恐回頭後錯也良佐

按陷於邪說久益浸淫回頭是岸依乎中庸淡

而不厭回頭是錯

伊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

其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

危地此乃勞苦也良佐

明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

也良佐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良佐

按孟子論友云不挾賢不云不挾德德無可挾

也有可驕人之學問乎

伊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恥其不能而爲

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拚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

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

知道不知道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

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良佐

君子好成物故古小人好敗物故凶良佐

熊氏曰所好自分吉凶不論其所遭矣

程子詳本卷十一教人

三

伊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

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衰也則有不足之色

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

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良佐

伊吾未見齎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

能爲善者也良佐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良佐

程子詳本卷十一

程子詳本卷十二

經說一

易總論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嘗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大

伊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程子詳本卷十二經說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如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伊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聖人即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伊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

一簡便不足乾。須要認得。連

伊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綸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胡氏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

於師傳。

伊讀易者。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

道理。

程子詳本卷十二經說

伊易且須理會得文義。要熟讀。然後有用心處。地

伊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

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

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

得也。理

按他書且須熟讀。易之妙。在爻象居多。故孔子

每言觀翫。程子以辭為主。故重讀。

伊易八卦之位。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

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開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賜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安

伊或問劉牧謂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三

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安

伊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以義起。然亦是。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

伊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遇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迪

伊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之。迪

伊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肖。久曰。易之義本起於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四

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來書謂易之義本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釋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五

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從道也。紫

乾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惇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惇
伊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

大麓時便是。迪

伊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據終日乾乾。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迪
伊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六

幾也。非知幾者。安得先識至處。王荊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亦自不識湯武。迪
伊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迪
伊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

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伊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坤

伊先逃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坤道惟是主利伊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

程子詳本

卷十二經說

七

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伊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曰安有此理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爲祿隱只爲見他著書便要使他怎生做得雄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於易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

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師

伊師出以律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

小畜

伊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這箇道理隨

程子詳本

卷十二經說

八

大小用

泰

伊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佈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亂而已

謙

明謙者治盈之道故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

惟謙則便亨

豫

明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明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

日哉

明先見則占可知不見故致凶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九

隨

伊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

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

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

蠱

明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

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

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

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无妄

伊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

人欲則偽矣

大畜

伊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是芥子納須彌

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伊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

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

制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性自調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十

伏雖有牙亦不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

櫜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櫜楚將自化矣

明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

坎

伊問坎之六四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論大臣處險

難之法樽酒簋二用缶謂常險難之時更用甚得

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開悟於君當自

明處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欲易太子

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知而犯之。此正其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爾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簡安

按易傳云。高祖素重四皓之賢。故悟之如反手。此言憚豪傑歸心於太子。二義頗異。觀四皓云。天下願為太子死。而高祖語戚姬云。彼羽翼已成。然則實憚四皓。非重之矣。傳又引左師觸龍

程子詳本

卷十二 雜說

主

悟趙太后。使長安君有功於國。以自安。此真因其所明者。納約自牖。當以左師為法子。房廷四皓如醫家。不得已用劫劑。又納約之權道也。此條所記。堪與傳互相發明。傳理正此情得。

睽

伊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又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於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伊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

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必反。故睽極則必通。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寒

寒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寒。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

程子詳本

卷十二 雜說

主

修德之謂也。

艮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緊辭

按兩程子解緊辭者。遺書外書所載。原伊川緊辭。說止於上。緊辭。係也。當年易傳。我後

獨緊辭。無傳。即此數條。又別自為本。不綴於本經之下。豈先生意。尚有待耶。今簡其要者。

數條以次補入每條下注母繫辭說見非二
書中所謂原誠也他經凡補入者做此如書則
論語曰論語說

伊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
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繫辭

伊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
言三極以位言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

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統其辭義則知其可樂
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
動下達於天矣繫辭

穆子詳本卷十二經說

古

明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
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是矣命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
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絢

伊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
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
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
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
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繫辭

伊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王著卦而言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從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

子言四方紫

明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

子文章庭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
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

穆子詳本卷十二經說

古

伊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
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

明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絢

經說二

書

伊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
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
遠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

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五

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而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所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攷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

修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典，典則也。其治可紀，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書說

伊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柄。

伊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六

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其義。安節

明安安於理之所安者，庭光

伊堯之治，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以擇任賢俊爲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故始於睦九族也。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

之也說書

伊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
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說書

伊四岳一人、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
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

伊我其試哉、將試其聖德、暴於天下也、非未能信
而試之、說書

伊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七
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

正而後、父子親、顧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爲司

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說書

伊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
京師爲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爲內、則夷狄爲外、
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
懷來、皆從其綏化也、說書

伊輯敘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

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
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
察禮意也、說書

伊五器卽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
成形言則器、

伊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
州之封界、故禹貢云、別九州、其後舜始分十二州
也、說書

伊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末

其山、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說書
○觀書者須知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旣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

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
舉也、按此正見改過不吝、以義制

之也、湯以爲國旣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
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旣爲

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
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

制必始於湯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綸

○伊泰誓書曰一月。商歷已盡。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柄

按武成書一月。泰誓從無一月之文。二程子俱及泰誓疑記者誤。

○伊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乾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其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十九

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又紂驚狼若此。書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泰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建

○五年須服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

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柄

○伊周伯溫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棟

○伊問金縢之書。何既禱之後。藏其文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安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二十

與意。

○伊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何嘗疑。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否。書中分明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是孔子說也。召公初陞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

爲成王爾。成王煞似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豈無事而啓。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安節

經說三

詩

明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大臨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主

詩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光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光

伊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安節

按朱子不信小序。又謂國史與詩全無干涉。

伊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柄

伊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主

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麟趾駟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合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三

指詆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詩說

伊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三

臣遣戍役勞還卒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伊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而已。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小雅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享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柄

伊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及大雅小雅。

是當時通上下皆用之詩。蓋是修身治家之事。地

○周南召南如乾坤。

伊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地

明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絢

和詩有六義。風者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比者直比之。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三

之類是也。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柄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

三般體。如何看得詩。臨大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庭光

伊四始猶四端也。柄

伊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柄

○蝻斯惟言不妬忌若茅苴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綸

○夫子言興於詩如秉心塞淵騷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牝三千

義淵有

又如駟之詩駟牧是賤

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蓋謂非此則不能矧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

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

程子詳本

卷十二經說

五

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也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按考槃詩人已仕而隱隱而未嘗仕皆不可知

味其辭氣自是幽人之貞未見有怨慕其君之意

意因誤解為不復見君告君乃啓程子之疑如

自矢其幽貞亦何妨於賢者氣象也太公釣伊

尹耕何君之慕耶且令孟子去齊已久復怨慕

齊宣成何意思

○狡童褻褻此兩篇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

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

庭光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

周詩多言南

庭光

○陳經邦問詩說云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

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

程子詳本

卷十二經說

五

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

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

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

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紫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

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

非檀可為

庭光

○伊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

誣者至叩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

草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俯謂講張迂廻誣

罔人者必迂廻以致其惡。詩說

伊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

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

用故以典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

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

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

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還周公取則於

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

程子詳本卷十二經說

三

則周公可得而觀見也故曰我欲觀見之子惟以

禮乃可邊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邊豆

有踐謂禮儀是用也。詩說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

謂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

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

多此類。從

伊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養

廢則君臣缺矣作歌使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

故使以義告之。詩說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

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

必詩中求。庭光

伊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

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

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意以

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

朋友故舊爲則民德歸厚矣。詩說

程子詳本

卷十二經說

三

伊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

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

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毒民不由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詩說

伊觀出車詩意疑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兵

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叙

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見也。詩說

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

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

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詩說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自怨。小弁怨我罪伊何。庭光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

而四國為大。護人之情。常欲汗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

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胡氏本

○伊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經說 五

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

如此。○胡氏本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 卷十二

程子詳本卷十三

經說四

春秋上

按春秋傳伊川先生業有序矣。自隱元至桓九凡二十年。微言大義實胡

傳所從出。不知當年何故。竟未得與易傳併完也。或者初致望於劉向。迨其後則精力已

衰。有所未及。耶。朱子於遺書外書文集皆未載。殆為其自成一書。不當與眾手記錄同類

又非文辭難。以入集。余竊慮其書非如易傳獨行。其習或久而渙散也。立經說一門。次第

載之。於例允當。因其獨多。分上中下三執手筆居上。門人纂附。居中。而遺書外書所散見

者。彙輯其要。以爲下。快庶幾亂而不亂焉。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

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

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

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

穆子詳本

卷一三 經說

二

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莊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穆子詳本

卷一三 經說

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夫子諸侯內職具

備妃媵以下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四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

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五

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六

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

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既迎于渭，未嘗出疆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七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

與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

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

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

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

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

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

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

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

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

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

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

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主。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

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九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諡。

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

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

之不可恒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

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曰樓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鞏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迎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

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簣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爲乎

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主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

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蝻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主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

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舉也。宋之疆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告。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丘。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古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典。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

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左

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于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夫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於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按蔡侯考父卒於六月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已與

臣盟義非安也

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七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甚矣

一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

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爲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太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鞏譖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爲氏，鞏使賊弑公子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

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魯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生，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辜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自見矣。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

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甲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

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主

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按會戎以可危故書。則有之。謂居夷浮海之

意是聖人以討逆之義望夷狄也。恐非攘夷

本旨。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舉也。二

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舉也。三年不書王，見

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

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

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主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

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於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

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
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
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按有年者，有生之幸也。君有道而有年，書之者，宜之也。若曰君雖無道，民命幸猶未絕耳。若以其不宜而有反筆之以志異，無乃義勝於仁矣乎？如或未然否？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
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舉均矣。

夫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孟

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大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

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

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實來

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實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

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程子詳本

卷十三

无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按春日食未知果否。春秋書法否。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春秋中。按伊川傳春秋止桓九年自後則平日有說而門人纂附之者今為中快

程子詳本

卷十三

无

○桓公

冬十有二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有來戰于郎。三國為主。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有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以

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十有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十有

五年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十

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舉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年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勝負不書

冬十月齊師滅譚

十年

春秋之法將卑師衆曰某師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十

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十年

齊桓始霸伏羲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十

年九

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臯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二十有七年

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有三年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二十有七年

年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冬不雨三十有一年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

閔公

冬齊高子來盟二年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能恤魯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按尹和靜記自桓十年至此乃劉質夫所作

質夫既自成書不應僅此寥寥數言也僖公

以下又未知誰記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緡北救邢

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

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二年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

爲主下陽邑也。號之立由此。故卽書滅。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四年

齊命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五年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
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四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九年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夏滅項。十有七年

滅人之國。舉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
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十有八年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舉大矣。齊師
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二十有一年

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
以同執書之。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二十有二年

公戰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二十有三年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五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
子之後復稱伯。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二十有七年

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二十有九年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
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
惡之大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三十有三年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其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秦人伐晉。三年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夏，逆婦姜于齊。四年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

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

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

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俗以

欲金，故不云王使。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三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

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

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夏，秦伐晉。十年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

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

夷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年有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十有四年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
楚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五年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
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十有七年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釋子詳本、卷十三 經說 三十九

○宣公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元年

脫氏字、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
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強
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齊人歸我濟西田、十一年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

歸我、不足爲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十有一年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十有二年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旣而皆渝、故書人以

釋子詳本、卷十三 經說 四十一

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十有七年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二年

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
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鄭伐許、三年

鄭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鄭伯伐許、四年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五年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七年

諸侯同心病楚、

程子詳本、卷十三經說

聖

衛人來媵、八年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

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

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之庶女與非敵

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

女當自聞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九年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

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

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二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宋殺其大夫山、十年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繻、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

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六年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郵乎

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

直、故不足為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

程子詳本、卷十三、經說

聖主

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寘之于茗丘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十七年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

遂城虎牢、二年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三年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五年

吳來會、非為主、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十年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秋、七月乙未、同盟于亳城北、十一年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程子詳本、卷十三、經說

聖主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

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

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

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八年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二十五年

諸侯同病楚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三十一年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

諱而不書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三十一年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

經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望五

書國人

○昭公

三月取鄆元年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

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

可立也

莒展與出奔吳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

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

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四年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晉伐鮮虞十有二年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

也

經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望六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三十三年

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

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冬葬許悼公十有九年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

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

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

因會而請盟于皐鼫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年四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皐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侯以罪之

八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鼫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聖

意也故書公及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年十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

公八年

○哀公

齊陽生入于齊年六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年八

內失邑不書君入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

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略齊以說之

按齊當日乞師于吳偕伐魯取二邑伐彼彼字疑誤且亦無略齊事

齊人歸讎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春秋下按遺書外書所載春秋諸說前後無

之下其總論學春秋之法若

程子詳本

卷十三經說

聖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

始見其法之用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

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

異則義須別大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然未見聖人之用故

作春秋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

春秋如治法類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黃

伊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兗

何物為權。義也。然只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伊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伊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

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

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

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先平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芝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

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實。其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大

伊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此規模。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某應。

伊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皆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辛

王。范文甫問杜預以為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棣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黃

伊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如

何。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

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

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伊周伯溫問宋穆公立與夷隱公三年是否曰不是然

穆公却是知人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

伊問春秋書日食始隱公三年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

子詳本卷十三經說

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按治世日食不能爲災惟修省然後稱治也人盛衰自因乎年惟血氣和不和方關人事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信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卽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伊問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左氏以謂易昉田黎

淳以隱十一年及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人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伊問書至桓二年冬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

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伊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

子詳本卷十三經說

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桓公三年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伊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

如此七年皆言其無天理也

伊書大雩始桓公五年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

郊者同義僖公三十四年

伊問逆王后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莊公元年

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桓公十年潞公甚喜類

伊天火曰災桓公十有四年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節安

伊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如梁亡僖公十年鄭棄其師莊公二十二年齊師殲于遂莊公十七年郭亡莊公二十二年之類郭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書

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與諸侯方遇于垂謀伐紀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聖人不言齊滅之而名紀侯罪其輕去社稷也節安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莊公九年是也類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莊公五年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

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胡氏

伊管仲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莊公九年稱納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

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則甚害義理也胡氏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書

伊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公十年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伊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莊公十四年曰此娶讐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伊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是哀姜否曰文姜

○隕石于宋

有倍

六公
年十
自空
凝

結而隕六鵠退飛倒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五

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慎
雨若

興起至尊得無一事而二之乎。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五集

謂之夫人。
本胡氏。

以見義。

伊問夏逆婦姜于齊文公四年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則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二年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至

伊趙盾弑君之事宣公二年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安
伊仲尼曰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亦終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伊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是也胡氏本

伊齊高固來逆叔姬宣公五年公殺有子字如何曰

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伊問宋其姬獨首尾最詳成公八年納幣衛人來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襄公三十年何故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七月如宋葬宋共姬

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伊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成公十三年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

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至

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伊晉侯之執曹伯成公十五年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雨水水成公十六年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僖公三十三年上冷而下溫安

○亨仲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吳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二十九年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按陳文子清未嘗許其仁仁夷齊豈僅以清節也季札亦讓國又獨苛求而深罪之乎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五九

○事親舍藥物

昭十九年左傳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之

○蒲人要盟事

知者所不為況聖人乎果要之止

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

對大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

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未嘗盟同使要盟而可

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醉

按一事二記全相反也呂與叔直謂無要盟

之事果要則不可背理近正矣游定夫以為

盟出於要與不盟同義近達矣而皆有未盡金伯玉未殉難時語子曰柯之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齊桓不欺豈孔子之信不如齊桓乎若以賣國背君要之又當別論嗚呼伯玉斯言得之矣蓋以事之小大為斷也就適衛論使有君父之急適衛可也在他事則踐盟可也當以義為權不當於必踐盟必不踐盟之間求義也程子不知一時言之或兩時言之要必無相反至此者二子殆各執以已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六

意故並載之以見凡記未可以全信

○蒯瞶得罪於父

哀公二年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肯

其父而不與其國使委於所可立不失先君之社

稷而身從父則義矣蘋

伊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

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

益蒯瞶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

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先子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聖人爲其出非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哀公十有四年。

按麟鳳之生。與聖人異。聖人間世一生。麟鳳自有種。深山時時有之。但非時則不出耳。如遊於郊。藪儀於虞廷。鳴於岐山。皆遇聖人。道行之日。西狩獲麟。出不以時。則徒受物害。是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十一

以聖人感之。不必以麟不當出。遂致疑於麟不當生也。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伊周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

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太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類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

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答曰。已令劉絢作之。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

伊川曰。却須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

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

程子詳本

卷十三 經說

十一

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敢出。焯

程子詳本卷十四

經說五

周禮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伊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節安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但知可治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節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訴官而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免。便使之避也。節安

經說六

禮記

伊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

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節安

伊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二

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節安

按檀弓其文高秀。後人疑子游作。否也。其間誣聖最多。如合葬於防。防墓崩一條中。便有二誣。豈有聖人久不知父死處。至此乃得合葬。纔封墓。又便卽日崩耶。程子歸罪弟子。然檀弓本文云。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則孔子自封。非使門人明矣。且親墳亦無托人

封築之理。總要識破其巧誣處。則不辨自明。

○明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問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詳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詳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三

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且稼一處言耳。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坤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

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禮記除大學中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

自求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大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道

○經解儒行全不是。因舉呂與叔亦云。儒行誇大

之語。非孔子之言。然經解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

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

敦厚了却。道

○伊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

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

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

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棟

經說七

孝經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四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

周家制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節

節

按此說是矣。第七卷禮法中有一說。疑孝經

祀文王之誤。蓋禮制於周公。而行於武王。夫

子稱其制禮者。

經說八

論語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誤。所以知者。唯二子不名。

從

按檀弓不知誰誤於二子亦稱子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胡氏本

按此學字兼知行在內故朱子以做釋之今

云將以行之似專以知屬學

伊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言治具故不及禮

樂刑政從

伊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

程子詳本卷十申經說

五

是先盡其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趙

伊慎終追遠惟居喪盡禮祭祀致誠乃其大者語論

說

明察其所安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從

伊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

爵皆在堂下又問惟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

勝者飲不勝者

伊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

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釋

伊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

字文誤也

明問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光

伊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

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仔細體認一還

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

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若

明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庭光

程子詳本

卷十四經說

六

明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問

庭光

性與天道子貢初時未達後能達之故發此嘆

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庭光

伊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兩

按見得時三字指比干自見或學者見得比

干耶

伊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

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棟

按其事只是清忠聖人所以清忠之心則是仁若定此爲清忠之事非仁之事恐人却在事上求仁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胡氏本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淵

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七

伊居敬則自然簡蓋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棟

伊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堊回

不覺被僕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要回就大路若此非中理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安節

伊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是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

意文勝正如此也棟

伊問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人多敬鬼神者

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

莫是知鬼神之道理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

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

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

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八

伊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

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絢

伊先難克已也庭光按工夫惟克已爲難然克已最樂

伊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旣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醉

伊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從
按此與暮月守相合

伊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九

伊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能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節
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論語

伊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林

伊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合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說巫馬期欲反命之意故須答也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如孟子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齊王欲養子弟以萬鍾使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十

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有如使子欲富之言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按時子述王命耳未見有利誘之而養之是以賓師之禮處之也爲臣矣致爲臣矣不任以政而糜以祿不任其道而養其身君子可虛拘乎哉養賢於不臣於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替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惡

而治之非堯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

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若說我為諱君之惡、不

可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只可如此道、安節

伊、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

善可遷、故曰丘之禱久矣、論語

伊、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

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

為三公矣、從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士

按顧端文闡此、至微至微、見 皇明儒統

伊、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

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

順理者也

明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

甚、必至於亂、從

伊、師摯之始、必定公世、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

之世、則摯適齊矣、論語

伊、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

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

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

仁者大專、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

為多也、從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

二、按此亦何待言、胡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

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胡

本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士

按易言利物和義、大學言以義為利、孟子以仁

義安君親其理、至明利本不在義外、未有不義

而能利者也、後人以利為義、反義必遺利、既不

善體孔孟之旨、而蘇氏遂欲參利以和義、今觀

此條、云不能全不較、論云、但不至妨義、爾以義

利為兩物、取義為主、而稍取義以參之、與蘇氏

意頗相類、必胡氏記述之失也

伊、顏淵嘆孔子仰之彌高一章、此顏子所以善學

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大隱

伊論語為甚傳道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臨大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胡氏本

明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產從

按明道破十哲之說至當矣從祀登堂相沿迄今宰我不仁冉有聚斂反居有若南容子賤之

程子詳本卷十四經說上孔子之靈有不安者後世必更之為得

伊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見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闕闕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闕闕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兒得如子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雨若伊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

象問亦可見又曰子張之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

明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綸

曾點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矣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淵

伊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

程子詳本卷十四經說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古

伊問為政遲速曰後世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尚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

期月而已可也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此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然二帝之治惟聖人

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民歸於仁天下變化此非積久

何能致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

民仁，非必世安可。節安

伊或問：善人爲政，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林

伊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日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五

有君，此言不足怪。孔子謂二子：「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雨若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按此似非不占本意，然足使無恆者警發。

伊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討齊，當時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太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

公不從其請，可惜。雨若

按討其弑君，卽大義理矣。恐不必別問義理。至於處置左氏所載孔子之言爲當。齊民之不與者，不肯從逆之公心也。因齊民之心而用之，此聖人大用，非尚力而妨義者也。朱子云：「先用得齊之衆，方可用齊之半。」此說深見聖人之心。若不近取諸已，又近因諸齊，而乃遣使四出，曠日持久，遠望之不能自振之周，與不可必得之晉，聖人舉事，肯如此處置乎？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六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是大小次第。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明九思各專其一。庭光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貨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淵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以爲孔子？酢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淵

○明六言六蔽。正猶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從

○與人交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從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七

伊近思者以類而推。律

伊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從

按小德出入。朱子謂其言有病。如程子言。乃

行權之義也。然權則大德亦權。湯武革命。石

磬滅親。又豈閑之可拘。子夏所見。終有微偏。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堯曰篇。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淵

經說九

大學

○明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大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太

伊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知未至爾。絢

伊棟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棟

經說十

中庸

○明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絢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

酌損以成王道。

伊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

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卑說本便遺末

伊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按此言本然之位育子意思是言聖人功化

伊中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伊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九

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曾子言之必是盡又於中庸特舉此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

明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按此明道自道也

伊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

節安

明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

經說十一

孟子

伊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不是豈有人為蟻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按此說亦未盡專以力計謂物力亦有能勝人者當謂之何止因飲食為人之大欲欲之所在聖人不能違僅可為之愛養節制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十

少伸其不忍之心耳佛氏他法告非不殺之意不可非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伊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按文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不待推之證明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厥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光庭

伊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安節

伊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是大凡言血氣。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棟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三

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絢

伊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

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

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明也。就事上便言義。

伊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按正忘助長三者。均爲病痛。又分源流。忘助者。有事之病。正者。忘助之根也。此與先難後獲同理。俗諺有兩句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極形容得此意思。出程子謂勿忘。卽必有事。勿助長。卽勿正。恐未然。凡人一下工夫。便期必於證驗。稍稍行義。浩然之氣却未生。便思因循歇手。此是忘。所云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也。稍稍行義。便思襲取浩然之氣。此是助長。此更近於作僞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孔子云。先難後獲。先事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三

後得。只說到勿正佳。得孟子申發出來。完密滿洒。集義爲仁。崇德工夫總一。或疑正字作證字解。似少涉安排。是不然。孟子云。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卽是此正字的據。或又疑心勿忘。心字頗贅。致後人以勿正心聯讀生疑。豈知孟子當時特下此一字。不然。若將三勿字一順穿下。後人必認三者均屬有事中病症矣。勿正原已說完。復分兩端申明其候。所以裨心字於其間。若云所謂必有事而勿正者。心中勿如此云。

云爾

○明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碍、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伊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伊

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三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明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太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

伊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耶、
○伊

禹惡旨酒等事、蓋各因一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伊

問取傷廉固不可、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

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伊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伊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本如是者也、今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

子

子

子

不鑿也。

○含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正叔言、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庭光

○不以文害辭、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庭光

伊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程子詳本

卷十四 雜說

五

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節安

伊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節安

按殺民不怨、須如此引證、庶無病、但救水火是偶然處變、難與佚道使民竝稱矣、下章殺之而不怨亦然。

○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大人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

平時與不時爾。

伊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濶、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成章者、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按成章、朱子以為成片段之意、得之如篤實而有光輝、已是大人、與下文達字難照應、孔

程子詳本

卷十四 雜說

五

子欲裁小子之成章者、篤實光輝、又何待裁。

伊子莫執中、是見楊墨過不及、遂於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

天下不為時。節安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頓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參

明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

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從

程子詳本卷十四

經說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一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明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良佐

按履變之聖人則亦有以一節著者。

伊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若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堯與舜更無優劣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天臨

按堯舜之級至微惟孔子曾露優堯之意。

伊孔子嘗論堯舜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按孔子明言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

事別有一箇氣象。安節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安

伊問天。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又在二者之上。孟子

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

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

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伊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

聖人。則見天地。紫芝

按聖人不恒有則如何。觀聖人之言行而已矣。

且觀乎人。則見聖人矣。

明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明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

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

儘豈弟。孟子儘雄辯。酢

伊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

門人惟尊夫子之道。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皆

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又鄉黨一篇

形容得聖人動容措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

按顏曾是形容孔子意象。三子自是推崇語。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

功也。辭

明有人疑伊尹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良佐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

以湯之心爲心。迪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已。

只是隘。

伊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知。非武王則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四

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安節

○伯夷孟子言其得聖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醉按有量與隘相反。然量在能忘人惡。而隘在不達大義之變。不相害也。

伊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安節伊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

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甚。

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胡氏

按邪者。不正也。偏者。正而未中者也。伯夷是也。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是推論學術也。夷惠非邪說。闢道者。必以至正為宗。故併與其偏者而推之。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五

伊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漸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至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按墨子非孔門之流弊。莊周荀卿。則孔門之三四傳而漸失漸畔者也。莊周於孔子。或尊或侮。荀卿又傳李斯至焚六經。○此條含意甚遠。學不至當遺教。必偏直以誤後世為儒者之孽。

○仲尼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醉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大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醉

○孔子爲宰則宰爲陪臣則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木

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大

按孟子難說剪綵却似假花無生意了孟子是勝地名花觀者傾動孔子隨地生香不斷遊人相忘微別處或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良

按將喪未喪亦正有所受命之語與天生德於予同意知天也未嘗自爲天也果自爲天用舍與死生何二亦可以易天下之無道矣且孔孟別處未必在此

○明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七

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其言聽天所命未能合一上

按前條謝良佐記明道語其云我自做天此自是良佐口氣非明道口氣朱子謂上蔡向人語必掀髯裸袖以助精彩其所記有三分是自家意思正謂此等處也蓋上蔡爲人是激發一邊此條出上蔡語錄又是上蔡平日口述明道之言而其門人代記之者其云與天爲一語氣却平特將二條竝存參考同異自當有見處集中

凡註上蔡者皆其門人所記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未粹索學以充之良佐

按此充字非充拓之義乃充養之義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明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絢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

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

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人

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

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

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理

○伊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

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

是尺度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

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

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明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

之事功也絢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按此謂顏子才比古人德則過之以其遊孔門

而好學也

○明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

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

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

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

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九

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

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也絢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

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

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煒

○伊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

○諸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如盡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

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臨大

明顏子屢空空中受道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絢

伊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節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十

皆其學也

明參也竟以魯得之

良佐

伊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

安節

伊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明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伊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受杖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舜百事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十一

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雨若

按墨子尚知施由親始蔽在無等未至倒行釋氏棄父母而專愛物望其逆推且不可得矣故釋教又墨子之罪人

伊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過於厚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肯必跋而及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

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聖人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安節

按曾子過厚。非中。堯舜太王行權以合中。又稍別。

伊棣問使孔孟同時。將竝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竝駕。雖顏子亦未達一問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主

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棣

按無大優劣。是論質地。若造詣則孟子晚年辟面盎背。未必終遜顏子。其言溫粹英發。亦質性使然。恐未可以此分造詣之優劣。

伊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

伊問橫渠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安節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酢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主

伊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安節

按有功云者。彼益此下益上。外益內之義。孟子亦聖人之儔也。原是一家人。直有功於萬世。

明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道。是如何。是如良佐

伊呂與叔問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焯尹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飽食煖衣然後教之孟子而後却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臨大

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臨大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十四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隱大
伊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至處按至字朱子云當作聖蓋聖人是已造其地學之聖
者其所見與聖人同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君子無不敬如有心藐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

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地

按聖人百世之師一章極力稱揚則知皆古聖人句非錯孟子自將聖字活看

○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絢

○仁義禮智四者本於心而生色粹於而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十五

得到此臨大

○孔子弟子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明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絢

伊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食足

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城者何先便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

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

此答也

明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良佐

聖賢二

伊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中和豈必是聖人

按書言狂克念聖罔念此訓深得其理狂夫固有克念之時然其肯與釋氏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自異若聖人則又安有罔念之事哉

伊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

程子詳本卷十五聖賢

可大凡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

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

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

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

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

才也安節

伊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

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

他不得況於聖人安節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紫芝

伊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所見有大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躬

按慮及天下千萬世一語乃千萬世為君子者之鵠平生自反未能有此則何敢以君子自居

伊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勉

程子詳本卷十五聖賢

伊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

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

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勉

按後世制誥詩自有可采然難續經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紫芝

按春秋即魯史以明王道故書王正月天子之

史又何用自加帝字知非文中子手

孟子厚謂伯淳優於正叔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

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合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蔡上

按道得下三字難會以上文不相合觀之知爲兩人語意多相契也明道善能引人

合信伯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明

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闕之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合馮忠恕涪陵記善錄云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

程子詳本卷十五聖賢太

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

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

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

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

伊洛源錄

明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廬地黃明道率謝子謝

子以前輩爲辭明道云何妨一般是人蔡上

明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蔡上

明陳了翁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

過惟伯淳能之子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

不知有程伯淳邪子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了

翁自是常以寡陋自媿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

帶然後讀之補善心

明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臨大

明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

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

程子詳本卷十五聖賢太

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

公盛德形容如此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

治何足以及此

明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

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

畏邢恕從臣遊晁氏

明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

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

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迪

按安石之伎不怨明道且稱其忠信忠信可行蠻貊不益信矣乎君子涉末世受人怨忌定須自反非必反其事也反其生平誠之淺深厚薄如何

明胡氏傳家錄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子

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如此於去就却又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伊洛淵源錄

明馮忠恕涪陵記善錄云或問明道之死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伊洛淵源錄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

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伊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迪

伊鮮于侁問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子

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爲有不通處問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何侁曰不過說樂道伊川曰若尋常說顏子所樂者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是爲善之具

按文公云便謂顏子樂道亦不差伊尹嘗樂堯舜之道矣此證甚親切道原不比他物有可執著把翫者也樂道與無道可樂復何別言樂道



則正言無道可樂。未免流弊。

伊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紫芝

伊寬曾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尹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那寬

伊伊川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其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驛然。王

程子詳本

卷十五

五

伊晁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

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道之同耳。呂本中

伊信伯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

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周憲

伊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

一辭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呂本中

伊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

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

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

時。便自有長進處。淵

伊尹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惇不識明

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

無此語。那寬

按前條孔子沒後云云。此自比孔孟之疑。所從

來也。

程子詳本

卷十五

五

明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卒者。食便不美。良佐

伊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兩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伊西銘一篇。誰說得到。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雨若

明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研。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



○合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是日更不橫渠乃歸陝西。尹焞
○伊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厚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世之信道篤，不惑異端者，邵堯夫、張子厚、司馬君實。辭

○伊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臨大
○伊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節安
○合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

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某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何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上
○合邵氏聞見錄云：二程先生侍太中公一日，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譚善心補遺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按此日情景，宛然仲尼歎猶龍。
○明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言來。又

如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意思，古未有人道。臨大

按畫前有易，其見是刪後無詩。其語非。後人之情性，猶古人之情性，則後之詩猶古之詩也。豈曰無詩，患無刪者。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堯夫猶空中樓閣。

○伊堯夫臨終時，只是諸諱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主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却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先是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開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拾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

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按不昏可說他人若邵子未病時豈

言未嘗於遠處語能聞也。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

之。按不動心便先知死，似未盡然。燭理明，就如元公明道亦未聞先定刻期總之。儒者得正而覺

縱不先知，自無害邵子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主

之說，人能原始知得所以生，便能反終知得所以死。若不明得，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安
○邵氏易學辨惑云：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

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譚善心補遺

按邵子臨終不忘切切惻惻之義。真程子之益友。程子亦必能體會其言。

⑤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

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芝紫按安且成三字。就邵子之學言之。未許以正。

附聖賢一評論古今人物

⑥明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 主

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晒

按誠與才合。先聖言之。論學問。由誠以及才。不立誠。則功夫無本也。故爲士者。必行已有恥。而專對於四方。論人材。由才以及誠。使非大有爲之才。則其所爲誠者。一質魯而已爾。故必可托孤。可寄命。而大節克堅。然後謂之君子。必百里。

可玉而不爲不義以取天下。然後謂之聖人。洪範云。猷爲守者。蓋必其智能謀。其氣能發。而其心能貞。然後謂之協極。不如是。於開治撥亂。總無當也。茲言也。惟明道先生乃其人。他人莫能當。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萇解經亦未必皆當。韻

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隱大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 主

按董子在秦漢功利窟中。發此四言。是真儒心事。惜所見不全。以孔孟言仁義處較之。自見朱子亦嘗言之。

⑧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嘗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

不肯事高祖地

按子房俊傑之至高者。非儒也。能用漢高。信然。蓋子房自有本志。至蘇子瞻謂賈生不能用孝文。則非矣。臣而可用君之心乎。

伊思叔問荀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順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按董子學近王佐而無其才。程子論之極平。

伊問諸葛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聖賢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殺不辜以利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亦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也。

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安

伊問諸葛取劉璋事。如湯兼弱攻昧否。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地

按璋非不昧亂。兼乃兼并之義。恐無助意。孟子云。周公兼夷狄。

伊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而興劉氏。可也。柄

伊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安

按卿立身行事。賢於雄遠矣。所云過多過少者。專指其著書。如下條禮偽性惡之類。雄則依傍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按荀卿言性惡。然身

不為惡。一生拂性而行。事與言禮偽而多違。禮書生修辭設其偽。與觀此則其說不攻而自破。

小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

伊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

悔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安節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伊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補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拙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取老子剖斗折衡等語。為救時反本。却尚可恕。至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謂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不見道。豈得如愈也。顯

伊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是得孟子意。

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廸

伊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前人所傳者何事。安節

伊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意亦甚好。但持教不知。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安節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元不知學。大臨

君實近年病。漸較放得下也。

明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顯

明邵氏聞見錄曰。神宗欲用溫公。召至許州。令過。

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譚善心補遺

伊邵氏聞見錄載伊川先生云凡從安定先生學者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譚善心補遺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薛

伊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子過成都公時攝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子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問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釋

伊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尹焞

明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上蔡

伊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世其粹處有曰

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伊川嘗曰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尹焞

按才器有大小惟學道則小者可大介甫學其所學而自以為道安得不限於器耶居卑有能聲負重則損望甚且以害天下故小才而大用天下之不幸亦其人之不幸也能自量斯能自全不驕不輕謂內自足者不必厭薄外物也元劉致引其語云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輕王公太淺矣非伊川取介甫本肯

伊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合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問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王維莊之類。猶可。獨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明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良佐

按此是呆漢。只問人問定。又不換。然觀下條所與遊者。皆大人君子也。世自有呆漢喜親正人。正人亦以其無世俗浮薄氣。安與之遊。

明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遊。良佐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不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一二。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反失之。如蘇張之類。大臨

按此由立志之謬。非獨窺測與自得之分。

伊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棟

附聖賢二門論

○編錄舊曾看。只有李顥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顥。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趙

按不敢改動。或致大錯。不拘言語。却得其意。記述之難。記述之妙。竝可知矣。

合明道在潁昌。龜山先生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三

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後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龜山語錄

按楊謝未嘗不染佛學也。特不從耳。上蔡語錄。

經朱子芟而龜山門下士最多。其傳獨盛於足諸說之混禪者。皆不可辨。而朱子不得不一一正之。

明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

望上

明道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額有泚，其憤悱如此。仲良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紫

明揚時於新學極精，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人抵支離，嘗與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王夫之

游酢楊時先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張天祺自然有德器，只是氣局小，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大臨

按天祺激安石害天下，亦是太以事為重。

天祺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大臨

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從

伊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堉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大臨

伊尹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寬

伊尹先生與思叔共學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王夫之

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寬

尹彥明以篤行為先生所稱，先生沒，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先生主敬之教，彥明獨能力行之。呂本中

伊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而卒，初

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尹焞

伊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芝紫

按：虛譽不可尚如此。後人為墓誌，無不溢美者。蓋據其來狀，不得不溢也。只不作為是。又有苦於不能辭。

伊崇寧間，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聖賢

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紫芝

伊周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轉，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來洛中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

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尹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以父母遺體，偶娼賤，豈得不害義理？寬

伊孟敦夫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

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尹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

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尹先生曰：只不消

程子詳本

卷十五 聖賢

聖賢

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乾淨，莫更快人意否？寬

伊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和靖先生及張思叔曰：可去同問謝良佐。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寬

程子詳本卷十五

程子詳本卷十六

異端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然亦惡其亂人之心。

伊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源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既動然後用鈞鉗。鈞鉗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安

○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然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是他私意。晦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紫

按天地時時生物。但不與聖人同憂。豈以其無意於仁而謂之不仁哉。老子此言未嘗是也。

伊學者從來多耽莊子。只為謹禮不透。有膠固纏縛。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安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二

明老子之言。竊美闢闢者也。絢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老子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

伊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

伊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不知道所趨向。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

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用此以簧鼓天下，故彼自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安節

伊：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良佐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伊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佛？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拈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蔡上

按：程子似未嘗細讀莊子，惟朱子深知莊子灼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三

見佛氏諸經，皆中國文人點子，盜莊列之意而爲之。其說詳載語類中。

伊：孟敦天問莊子齊物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乃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棟

按：物論二字聯讀。莊子見世間物論不齊，因思齊之也。此亦是莊子淺處。程子邵子皆認爲齊物，苦苦致駁，近世楊慎博雅自負，厭薄儒術，借

此深肆其詆誹，故知立言者一字考究不詳，卽啓後人攻辨之端。

伊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六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安節

按：心靜亦龐侗語，必靜中別有一種功夫，方能先知。不然，禪子亦不斥之爲野狐精。王文成中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四

年習靜，遂能前知。尋悔曰：此只是弄精神，遂棄去，棄去遂不復前知。可見當其時，是有一種精神團結不放下方能如此。

伊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居山林間，保形鍊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人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厭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安節

明楊墨之害甚於申韓。孟子只闢楊墨。佛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其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按孟子闢後學。皆棄楊墨而不信。卽間有推墨子者。亦寥寥矣。若無孟子之說。後世不知如何橫流大聖大賢闢邪之功。千百世受之而不覺也。佛教亦然。若無昌黎程朱闢之。所謂削何可得。

伊問明道先生言。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五

人也。因其高明。旣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然非中庸所謂極高明也。所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安。伊釋氏之說。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明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論

伊尹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絢

伊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古人云。其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安

按言下卽悟。須夙昔有功。或從悟後加功。亦得。不然者。恐成一時虛光景。

伊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六

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云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顏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七

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又別是一處。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至秋冬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籟。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

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滅底自滅。自不相干也。安。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作何等物。有堂堂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必有

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本

死有始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本。胡氏。

伊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良。伊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

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謂佛如大富貧子。雨若
伊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九

明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體道。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絢
明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絢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芝紫

明釋氏無實。絢

伊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牆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見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上蔡
伊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絢

伊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合有合無。若合有。又安可屏。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十

若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節安

伊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節安

伊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良佐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今日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中人以上。其

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出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

程子詳本

卷十六

上

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箇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然須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臨大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此。亦須是有命。

然吾輩不謂之命也。臨大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駁駁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帝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臨大

伊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臨大

程子詳本

卷十六

上

伊儒者卒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未安穩。休不得。見人有一道理。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往。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

伊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醉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裏臨大

伊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外父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三

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

伊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

伊學佛者難云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

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臨大

按僕隸中亦有善人貴人不必皆為善三代而下人生貴賤大半因於家世非必較量材品之後定之為僕隸也

伊程子之盤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杜門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隲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古

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釋

伊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叅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林
伊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安

按學禪者。又有一種通透世事者。一腔世情。禪將何用。

○釋氏之學。儘極乎高深。要歸乎自私自利。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須覓一箇緩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自古至今。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原釋祖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十五

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按此是志不能帥氣。故反欲敗氣以扶志。

○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伊禪家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領此於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

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良佐

○伊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良佐

○伊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安節

○伊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又却須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非自信。

釋子詳本

卷十六 異端

十六

○伊問其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却為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箇。然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安節

按此與所問三觀自不相蒙。焚香懷福。非禪子

事爲問者求所以破之。故且就無可遁處說。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止觀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

按法華華嚴。一是用功。一是受用。總艮卦可了。

○周茂叔窮禪客。

按世傳茂叔從不闢禪。然二程親遊其門。述之如此。則知元公但不筆之於書耳。

伊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勉強至。

程子詳本卷十六異端 七

於貌則不可強。佐長

伊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禪者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明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呂本中

○今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難與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立。則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路。

州知朝廷將討之。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口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臨大

按介父身爲宰相。秉權立學。以之取天下士。士不得不從。沒則漸衰。久而盡廢矣。今介甫之學。靡有孑遺。而佛說迷蔓滋甚。故先整頓介父者。北宋一時之事也。明理反經立制。以銷鋒釋教者。百世帝王之事也。必有湯武伊周者出。合道

程子詳本卷十六異端 大

同志則能爲之。

程子詳本卷十六

程子詳本卷十七目錄 明道先生文

書

定性書

奏議

上殿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養賢劄子

論十事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論新法疏

再論新法疏

辭京西提刑奏狀

程子詳本

目錄卷十七

一

論策

九序惟歌論

對策

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邵公墓誌

詩

和花菴

陳公廣園修禊事席上賦

凌霄三峯

桃花菊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草堂

程子詳本

目錄卷十七

二

程子詳本卷十七 明道先生文

書

定性書

橫渠先生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以書對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惡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

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然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亦思過半矣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二

奏議

按明道奏議平鋪事理微少精光伊川訓釋反覆叮嚀說過又說觀以儒者之義不可繩以文人之文

上殿劄子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

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三

論王霸制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擇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行石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四

以爲玉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能充其道。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聰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

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繁而姦不止，官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勵勸養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五

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滿，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按前臣便可使之，典領正謂此大臣難得，如當時富馬呂猶庶幾焉，若在他時必多阻撓摧折，俾

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按養才在尊師，最得本原，惟是能擇師者，何人非賢？宰相則得師，伯而能拔賢，相賢，宗伯者又必之誰乎？先生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六

論治天下之道，當以此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爲本，其他姑未詳計。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序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

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

樞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七

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按本意欲使在教師長不得不先以法繩之廣繩師長之人又未必未公則法窮矣總貴於先得賢相而後可議治法

可興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典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

樞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八

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

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寢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

◎論養賢劄子

議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由焉。本朝踵循唐舊。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臣歷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九

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

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論十事劄子

師傳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山澤
分數

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十

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

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師傅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十一

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六官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貧者流離。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經界三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百姓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者也。四 鄉黨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也。五 貢士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匿國力亦已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患。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寧免大患。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十二

乎兵役。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者也。七 民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民無苦困。今京

師浮民數逾百萬觀其窮苦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四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十三

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若迂踈無用之說哉

按先生定君志辨王伯以及修學養賢十事諸劄因從來制治之原亦爲神宗王安石對證發藥也安石挾私智急功利故以誠行仁義正之安石務立法度不計人才故以培養之道正之皆救時之良方也皆正治也不知孔孟於此或更有從治之方否乎然而難言也當時神宗志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十四

乞雷張載狀

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留振公事竊聞
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
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
竊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
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
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
求議論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
當爲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
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五

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
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
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
有所失伏乞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
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安危之本在乎人
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
邦和叶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

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陳
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
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
其輕重未見其可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
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望奮神明
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
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
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
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六

言早賜施行

再論新法疏

乞降

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
大臣人各有心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
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
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
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
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

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唯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

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二十七

陋智識闕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或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強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謫荒陬實所甘分

論策

九叙惟歌論 節畧

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竝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

對策 節畧

開元祕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

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六

聖人之心鬱而不顯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災異賦役焉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

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文。忍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其。何杜之流。汎汎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程子詳本。卷十七。明文。十九。

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邵先生疾終於家。洛之

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按伯淳平日愛康節之所長。伊川未免譏其所偏。如臨危問所學。無事不答。是以道書三十年。無一字及數。皆有不滿意。故康節先生生於祥符辛亥。屬墓誌於伯淳。可謂相知矣。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起。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費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寺

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吟。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傾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側聽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三

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按褒美所至不遺不溢絕有得酌先生有書六十卷。名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嗚呼。早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程邵公墓誌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三

邵公。廣平程顯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為。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

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三

然矣。吾何言哉。

按先生自言。體貼出天理二字。蓋前此聖賢多言天。亦間言理。未嘗合言之。合言之。自明道始。如論道。則云善惡皆天理。此於邵公之殤。則以氣純而數促。亦歸之天理。善惡之皆出於天理者。過之不及之。以至於極者也。合氣與數言天理。而併以其相反處爲天理者。宜枉而枉。與宜正而正一也。嗚呼。微哉。人生知此。故爲道必不

墮於偏。而適逢不幸。則怨無可作。方遘得。邂逅不見。是而無悶之。蘊與愚。嘗有俚語云。惟仁者壽。爲常理。顏跖相違。是偶然。常理得時。人不覺。偶然差處。怨蒼天。豈知差錯皆天道。還與尋常總一般。參得此間消息透。幽然獨往百年寬。詞雖不文。田夫可以矢口而歌。學人可以一笑而破矣。

詩

和花菴

以下五言
律共二首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三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凌霄三峯

以下七言
律共六首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

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
箸。見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不比常花羞
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盞天偏與。漏泄春
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
色改。一蟬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閒相照。林下泉

程子詳本

卷十七 明文

五

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
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
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
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
臺壓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

衡茅岑寂掩禪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
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
風動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
將十頃。七言絕句。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
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程子詳本卷十七

明文

程子詳本卷十八目錄 伊川先生文上

奏議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論經筵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論冬至稱賀劄子

論開樂御宴奏狀

上太皇太后書

乞歸田里第一狀

乞歸田里第二狀

乞歸田里第三狀

程子詳本 目錄卷十八

乞致仕第一狀

乞致仕第二狀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論序箴說類

顏子所好何學論

春秋傳序

四箴 有序

禘說

書

答楊時論西銘

答橫渠先生

與橫渠

答朱長文

與方元案手帖

答人示奏草

答呂進伯

與呂進伯

上河東帥

上富鄭公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

程子詳本

目錄卷十八

二

奏議

辭免館職狀

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陛下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効。天下之所觀。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一

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則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受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如以臣昨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

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盛德。由周公之輔養也。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磨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視寺人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二

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

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劄子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

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四

第三劄子

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敬大臣。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竊聞經筵臣寮。侍者

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五

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爲重。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臣愚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頃者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遽有召命。禮君命召。不俟駕。是以奔走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

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寘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

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臣於斯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章再上。再命祇受。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乃臣之心也。臣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勿主之道。莫備於周公。願陛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徂於近規。勿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休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六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此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七

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至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靡。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八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

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登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實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今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歲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着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九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

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

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管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

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俗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清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故也。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益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方將著其說以示學者。覲能傳於後世。不虞天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一

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聖鑒高明。必蒙照納。

論冬至稱賀劄子

伏惟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

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論開樂御宴奏狀

臣伏祝有司。排備開樂御宴。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求損益而漸至爾。祖宗故事。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失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累進狂言。未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二

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

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歷觀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近年以來，士風益衰，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主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四

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議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皆是坐講，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定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必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

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由今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聰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主上春秋方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使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辯乎。陛下儻以臣言為是。願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

乞歸田里第一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五

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擢真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若臣原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豈義也哉。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

第二狀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六

臣猷私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念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常。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陞

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出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俞旨。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賤不如溫足。顧讀書爲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七

乞致仕第一狀

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疊煩聖聽。竊以朝廷特起臣於獻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竊恐朝廷顧惜事體。既以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再竭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陛下用賢之心至矣。用人之意深矣。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此者。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之。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十八

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太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

害義自毀於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道學者所共知也。願陛下徧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乞從臣請。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政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七

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發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歷觀前史。自古所稱賢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若曰病求之之難。則人主之勢。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奉之以天下之力也。使存好賢之心。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乎。夫人君好賢。亦

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陛下誠能專心好賢。孜孜不倦。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五。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七

擢種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不反自以爲過乎。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愈於不求。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揀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秦漢而下。帝王鮮克保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闇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合常情。遂亡遠慮。是稷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主

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損抑至情。深爲遠慮。奉承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爲。並依魏文帝之制。冥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擴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至於執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

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已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

論序箴說類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主

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也。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按自此以上。俱本

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止 孟子

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行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

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止 孟子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賢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五

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詠，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

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四箴 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五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帝說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手

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國丘禰配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禧順翼宣先嘗以禧禰之矣介甫以爲不當禰順以下禰可也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禰夫英雄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

一按僖爲始祖不禰是也明堂配帝豈人主槩得私尊其禰哉惟古之契稷湯文乃應兼配

書

答楊時論西銘

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手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又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橫渠先生

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察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室小出入時有之。明朋照者如目所親
至者如端料於物約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
見彷彿爾能無差乎。纖微盡識之矣考察
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
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

與橫渠

堯夫說先天圖甚有理今夜可試往聽之。謂善心
見朱子
語類

答朱長文

向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十九

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未邪陶冶之
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
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
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來書所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夫能為合道
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非區

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善而已夫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
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
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
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
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
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
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十九

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與方元案手帖

載近
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
無遠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
者亦衆矣然而買犢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
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
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
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路不加勉而
不能自止矣。謂善心補遺曰朱子跋此帖有二其
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

二十五特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答人示奏草

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程子詳本

卷十八伊文上 三

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答呂進伯

持法爲要。其來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願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

指爲狂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與呂進伯

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陰。旣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象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程子詳本 卷十八伊文上 三

上河東帥

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旣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

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上富鄭公

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

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人開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仁。

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

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域。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

聃明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園。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五

道既不過。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

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

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程子詳本卷十八

程子詳本

卷十八

伊文上

三六

程子詳本卷十九目錄 伊川先生文下

家傳狀誌類

太中公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墓表

孝女程氏墓誌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家世舊事

八條

葬祭圖說

葬說

下穴昭穆圖

程子詳本

目錄卷十九

葬法決疑

記用柩棺事

作主式

雜論記

論漢文殺薄昭事

論賑濟法

記蜀守

程子詳本卷十九 伊川先生文下

家傳狀誌類

太中公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父開府公事父兄敬謹過人貴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者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閒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起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

按劉沆不能教子弟然能感再調潤人之職其子弟者亦不易得

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濶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視、人遂信服、後得寬雖頑民亦感服矣正在邑幾二年而獄空得前令之力而太中則善因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難辨、而虔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二

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豁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數十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其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又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

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懼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旣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按此語見立子傳父不肯誣也使他人言此必曰公在州當如何如何誇其親以不必有之能而歸過於後守矣體此可謂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荳數千石、以貸民、使布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輶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

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
水泉惡灌漑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
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為
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
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世按
問事如此者甚多千百年相仍便謂都無可計較
豈知千年来止因無人耳伯淳後來善相土脉每
掘井輒得甘泉慧眼果有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
植耶噫有心人難得也皆圯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
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四

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
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
築何害乃得請按使人問諭乃得其情得其情乃
發之者後數月始舉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
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
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以畢工民得復營河
役之用又築於未束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
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
水上冰漸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恠駭目郡官皆以

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
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
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
中取竹爲簡衆吏持簡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
君上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
元寺益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觀者相騰
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
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
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五

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
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
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唯恐後成都一
道抗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按水漸竹瑞佛光
靜專得動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凌蔑
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
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閒局得管勾西
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在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
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

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淮有郊恩，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卽位，單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勲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畱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二百匹帛，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本

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次三顯，任承議郎、宗正丞。先公五年卒，次四頤也，餘皆幼。亡女二人，一適禮部席延年，一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保之，問

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白垂髻至白，百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致按愛盡思，乃太中一生百善之本人，開府嘗從趙炎族於是者，不能爲善，亦無可爲學。開府嘗從趙炎者，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七

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養教，今登進士第，爲宣德

耶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拂其意，至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煥，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按即元公也。萬世之師，又二先生之師。從茂叔再三而伊川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如在己，不為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者，而請謁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九

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視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為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敖，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壬頃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

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飲然，自以為不足。所能雖局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為詩甚多，自謂非工，輒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九

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吾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間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然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心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為詩曰：『藏拙歸來已十。」

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徧。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非深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國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愛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隨時未仕。閨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願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視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矣。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作墓誌。記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

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遐謫。爲幸多矣。葬曰。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按此達觀定識百世君子孫所當法。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耳。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來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

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寢。年十九歸於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慈。不喜笞扑奴婢。視小穢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

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遠。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擊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之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按勝則貧者困。句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

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一

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教之道。不少假。纔數歲。行而踣。家人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路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

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橡屨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按無非無儀婦人之則。有德而有才。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處之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仇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

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一

按夫人之略。足以用人。德足。以化。狡伯淳益全。似之。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惟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惟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

兒又竝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舉。方知夫人之於童稚中矣。按失女不怖見惟不動聲識中。大率傑自太奴以來。有孕多寶藏手澤。英者無若夫人之孕兩太儒宗者。寶藏手澤。使後世孫知夫人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書劄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讀史見奸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古

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明道先生行狀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五

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

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按民生所資惟居食二事，堯舜善政，養民不過此耳。倉猝得宜，此中庸之理，亦所謂天下奇才在先生如日用飲食。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替，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不勝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六

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弛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傷久矣。民將何食？」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冲，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七

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如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按能脯龍方及能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獸，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替移

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
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
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
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
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八

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
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
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
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
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
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
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
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

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
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
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
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
則互相糾訴鄉人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
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
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
遂爲精兵按並役以治軍之法農隙習武民皆爲精兵與孔明相似矣嘗謂明道儒生中
豪傑孔明豪傑中儒生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十九

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守有母
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
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
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
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
對之日從容容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
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

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收如是言之。至於再。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

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想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千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發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辦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又慮其慢已。先生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縣。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帥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堤。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助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職。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慧見翼軫，問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請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行，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得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奉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第一要策，然須官有積穀，然後能權。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閭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至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俱悵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

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也。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五

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法。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明旨？督責甚速，數月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逃。按明道居官小疎脫獨此一知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

釋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單恩、改奉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恨、生民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利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煦、聽其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主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智懷洞然、徹視無間、則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至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者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廢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

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皆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闕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主

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迺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碍。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程子詳本。卷十九 伊文下 三

按明道先生之學術才行。有正叔爲之弟。楊謝尹游諸門人爲之鼓吹。而其沒也。正叔猶謂道不得行於時。學不及傳之書。恐其泯沒無聞。自爲此狀。而求誌於韓持國。資政。求寫於孫叔曼侍郎。今五六百載以來。明道之名。光於天壤。非韓誌孫書之力也。則求誌求書之舉。伊川其亦循俗而不得已者耶。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程子詳本。卷十九 伊文下 无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若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徧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

謂自古未有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肖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願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憊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耳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竝前古賢婦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願

稗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獨不然願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願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

按孔子作事方是人情如公冶長之事可見程子未免有過高處伯淳女雖賢聖目前無賢聖之士擇中人以上配之何害而必使之生二十五年終不得嫁以死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為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

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今所存乃其遺也故太宗親書唯存十三事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念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真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也宜為後聖法

家世舊事按其間有數事不足訓而且當為戒者如影帳書侍婢近於奢侍婢被書尋皆死近於疑楊李二叔姑苛待姪婦致之羸死則惡矣殿直貧而好施不復擇人有求則與豈足為義遺金養魚等記義理亦淺近故皆節去之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願少時嘗到宛然如故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四翁名達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

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其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於三翁家，少師屢帶於長安太監簿。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瓦於三翁家。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而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冢，因指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幘，其中若敕書，

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快快。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後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侍叔祖坐，曰：某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叅太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按文簡壻陳而不樂，賈文元驗夢而羨，所謂公輔器者，不過皆富貴人耳。寺丞知人之鑒，亦止

於知富貴壽夭耳。若有道者善相。則以贊知人官人。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窓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至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五

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某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歲。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按此與辨減錢相類。平生蓋不勝記。藏錢事。在少年初任簿時。又因以受知於令。故特入行狀。此事與下條掘桑白皮。則姑附之舊事之末。厥有旨哉。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五

葬祭圖說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

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按別本五患中有避村落遠井密三事。然村落及不必避。稍遠里許可也。井須視其在何處。若來脉上誠為不可。其餘氣開方遠。數十丈即無害。太近則亦嫌之。惟密最宜。遠避。宅月鑿地無完膚。火灸烟迷氣脉。日枯但觀生人附密。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按此論高山及北方土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柳石灰封墓門。按此言推葬也。推葬之法。先以磚砌壙。不善壙底。壙磚皆滿。獨空墓門。以棺推入。此法殊磚補砌。雖石灰厚封。終有罅隙。不能如一滾總砌。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下穴昭穆圖

按方位四正
四維用八卦
天干除戊巳
地支除辰戌
故三八成二
十此圖既
以坎離當子
午矣乃震後
加卯兌後加
酉若認爲二
是有二六
位若仍以爲
一則卯酉并
替子先生將
別有義耶其
偶忽之也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妄謬之甚者。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相傳。惟堪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黃帝時只有姬姜二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也。天下萬物。悉配屬

多	○	申	庚	酉	辛	戌	○	兌
半	空	七	穴五	券	臺	穴三	亥	○
上	○	坎	穴二	癸	坎	壬	亥	○
山	穴六	穴四	穴二	丑	癸	坎	壬	亥
乙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令	○	○	○	○	○	○	○	○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之行幸吉凶。依此爲法。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至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二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任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葉向蕭毫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性有所宜之地。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

久者千餘歲。其下亦數百歲不絕。此時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三

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真大愚也。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按春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思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當悉棄而

勿用。自從正法。

記用栢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聖

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按二者之外。尚有地風棺遇之。或側能翻。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汚。有土則有

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作主式

尺用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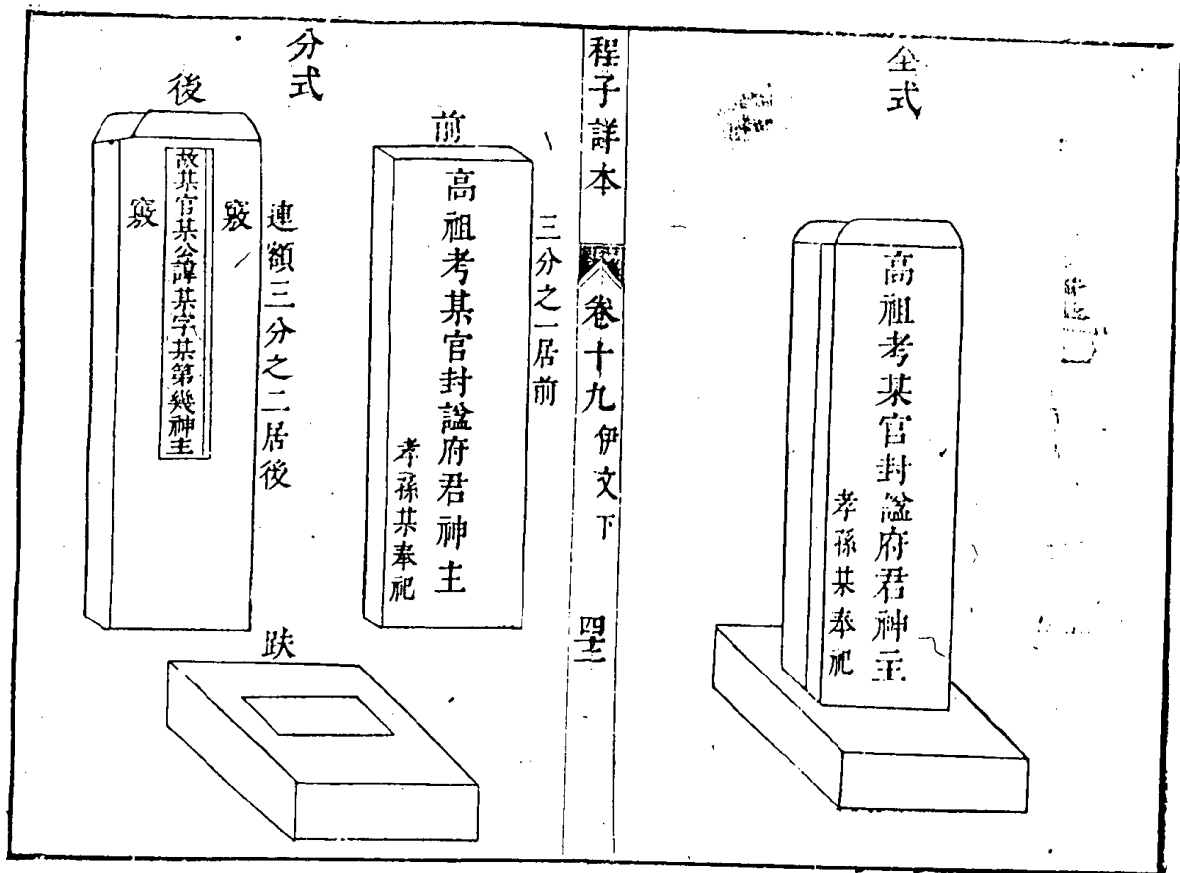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聖

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合之植於跌。并跌高一尺二寸。入分。窆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居二分之一。上。謂在七寸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宮或號。旁心主祀之名。孝子祀某奉祀。秀才幾郎幾翁。日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廟塋外。改中不改。



雜論記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知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入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論賑濟法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原
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
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嘗見今時州縣濟饑
之法。或給之米。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
中難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
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
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
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
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咍其不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四

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
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
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卽出。日得一食。則
不死矣。按日與一食。又晨入午給。而申出。經歷五
時。此二說尚有未便。過於救荒策會詳論。
之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
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
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
一先營寬廣去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
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

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
語不善。必曰將堂程。故謠言曰。彥博。程田。況。程
賊。勝。將。堂。程。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田更優。不
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閭。
與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
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
及將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聞其所不樂者。衆口
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
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邀樂也。

程子詳本

卷十九 伊文下

四

程子詳本卷十九

程子詳本卷二十目錄

附錄上

明道先生 八則
附錄下 俱朱子

伊川先生 六則

伊川先生年譜

遺書原序

遺書二十五篇原目

外書原序

外書十二篇原目

附錄原序

與劉共夫辨胡文定本 三則

程子詳本

目錄 卷二十

程子詳本卷二十

附錄上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書門人朋友叙述曰先兄明道之葬
願狀其實以備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之
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
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
之道者一人而已按此語亦難乎其爲元公是則同文多不
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後

程子詳本

卷二十 附錄

十

按伊川先生所作行狀亦既詳矣而門人輩自
劉立之以下人各有述則明道之言行政蹟果
又有出於狀外者始知一人之聞見記憶雖骨
肉間有所不及周必集衆思而後備當年行狀
先成記述後至先生不欲沒諸述者之功因擇
以附狀後但行狀出先生筆自應列置兩尊人
傳後孝女墓誌之前若以他人雜記間於其中
則條理不清今以門人朋友諸序述移置附錄
之首

○劉立之曰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按言官爲君設後世君臣俱昧斯義明道能言之神宗能嘗被旨歎賞之則臣可免於許君可免於好諛矣赴中堂議事荆公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

○先生終日怡悅立之相從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二

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人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先生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

○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按誠則聖矣非與清和類

○游酢曰先生問道甚早年逾冠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舊學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語人先生謂之曰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三

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按以學語人而人之躬行者遂多蓋語者從躬行而發也此乃可講學此乃見講學之益

○邢恕曰先生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

練可謂通儒全才矣。

○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四

此先生少長親闢。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甚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鄂。有監酒稅者。以賄詰問。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將參。敢發先生至。其人不

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五

按邢恕之生。倍伊川。罪浮於陳相遠矣。乃觀二條。其誦服明道如此。蓋明道幾於溫良恭儉讓。恕所云事之者。革心。殆以自道也。

伊川先生

○王子真來洛中。居劉壽臣園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酒掃。又於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

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尹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寬按富公賢相，有大功德於民社，而信息猶小於伊川。耶功業一代之事，學業百伐之事，故鬼神之通信，息於幽人者，然耶嗟乎！人可自小，其信息又可隨當世耳目爲信息耶？然愚又有說於此：德莫過乎中庸，孔孟所至不聞信息，中庸故也。伊川猶有磊砢之氣耶？此條近於語怪，以世所熟習故特存。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尹

○和靜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

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寬

○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至次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煇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俎。煇

○胡安國奏狀畧曰：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秉政，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遂起韋布，超居講筵。其進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修身行法，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動以伊川門人妄相標榜，學者莫能別其真僞。於是衆論洶洶，欲屏絕其徒，而遂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

入之道。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而取世資。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

程子詳本

卷二十 附錄

八

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辭鄙喻。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中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

柳下惠之賢。徵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

程子詳本

卷二十 附錄

九

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較正。便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按周子之學。惟明道知之。吟風弄月。異乎康節。符乎孔顏。其自伊川而下。契之者鮮矣。胡文定此奏。合張邵於二程。而未及元公。至朱子出。始箋釋其圖書。推之以先覺開後之功。自是後。翁

然知尊元公爲三代以下之聖人。蓋惟朱子能由二程以遡元公之道也。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於此亦可見。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彈文云。程頤人物纖汙。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播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十

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通英學

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十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竝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朱子曰。文仲所言雖極其誣。然君之心。有明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於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仇直稱。然惑不曉事。爲小人所結。晚乃自知。其體嘔血而死。然則此說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仇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按文仲嘔血憤死。可謂能悔過。未可謂能改過也。豈未得改之之術耶。其後彈伊川僞學者。有范致虛。董敦逸。彈晦翁僞學者。有沈繼祖。何澹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士

劉德秀。胡紘。陳賈。高文虎。姚愈。劉三傑。余嘉諸人。然文仲及顧子臨輩。止以識趣凡陋。不知學問爲何事。附辭而吹。自舒所任。非有殺人媚人。之意。又得時賢調護於上。伊川所居雖危。猶安若三傑。則指文公爲逆黨。嘉上書至請加大戮。於以特媚佞。肯根心之惡。十倍文仲。自昔履道之儒。冒謗乘危。未有甚於文公者也。苟非平生難進易退。莫可媒孽。忠信廉潔。素諒於上。豈易悠然當世哉。外書特叙文仲疏於末簡。抑亦爲

終不自悔者。致服來祀乎。

以上散載遺書外書。今移入附錄。據明次。

孔彥文。應在胡狀前。今仍置末者。體朱子

原編意也。

附錄下俱朱子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

伊川先生於明初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

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

程子詳本卷二十附錄

祐三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

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

所學不報問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

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

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見其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罷遂不復試太

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善錄治平

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善錄

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

平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過之又維記治

程頤年二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

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

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

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

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

器伏望特以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

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

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

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

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

特加召命以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

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

程子詳本卷二十附錄

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議

處明徹至知幾其神妙言行相副而無矜色

在躬而天聰一正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

啓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傳之

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顯斯

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固於天下

揆願之賢博放本必能過之頭之傳致思力行非

先生再辭

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

王

史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

純粹早與其兄穎俱以德顯於時陛下復起頭而

用之願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又莫不翹首

向風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

禮擇所以處之方使高賢得盡其用則所得不

獨願一人四海濟光德之除宣德郎祕書省校

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

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

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

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

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主

功深靜而聞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

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升爲西也妙哉聖人之

美耳陛下與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當之矣於是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其矣於是

召對太皇太后而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

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

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

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

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

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

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

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主尊儒重道之心實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

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

集有言論先生辭中居尊本彼命而先論事爲

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

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

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集見文五月差同孫

覺頓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

錄見實先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主

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

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

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

以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以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口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祀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

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

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
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
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
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
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
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
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
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
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
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
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
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
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
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亦
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荷
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
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二年。又上疏論。延和
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
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
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
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
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
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
以感動上意。見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
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
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
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聞
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不知
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
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講。官問起居。見語然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
程子詳本 卷二十 附錄 十九
劉諫諫語錄且云：溫公問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

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書。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書，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開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山語錄王公繫年錄中，公家傳及先生之下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敕，臣寮稱賀，訛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先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欲往。」奠可賀，故才了却往。少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欲往。」見語以鄙語進，願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

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檢
巧、素無鄉行、經進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
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
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見其言、錄又文仲傳、載呂中、公之言曰、文仲為諫
其所誘、皆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中、公家傳、亦載
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
語、其激切、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
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顥、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
殿說書、天下之上、皆謂得人、而繼及、歲餘、即以人
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
皆與願相、知、上、除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
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
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願、大、使、大
邪、貪、理、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
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周、非、實、也、蓋、當、時、臺、諫
官、王、巖、叟、未、光、庭、賈、易、皆、誣、周、非、實、也、蓋、當、時、臺、諫
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
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
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
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於、先生、既、就、職、再、上
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
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
罷、則、所、受、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
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
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
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奏事三省進呈程顥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
以其不靖、今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
監、初、願、在、經、進、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
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
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繼、進
稟、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
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
福、宮、見、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
中、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
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門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
稗、子、詳、本、卷、二、十、附、錄、三、
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實、元、符、二、年、正
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
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十、月、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
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深、疑、之、先、生
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
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

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所復官又云叙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先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導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議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

程子詳本卷二十附錄

幸

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未能無失也見語錄見實錄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方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

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

曰先生師道嚴厲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先生既沒昔之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簡易以弔喪誦孝經以進薦皆無此事衣雖綈素冠履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不動聲色指顧而集也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幸

遺書原序

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於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嘉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姓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四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

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五

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

云爾

遺書二十五篇原目

二先生語錄

一端伯傳師說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伊川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編以爲首篇

二之上元豐已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已未元豐二年亦有已未後事

二之下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五

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

四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五此後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六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七

同上篇

八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九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十蘇季明錄洛陽議論

蘇頌字季明開中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明道先生語錄

十一師訓

以下四篇俱劉絢錄絢字質夫緱氏人

十二壬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

十三癸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十四癸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伊川先生語錄

十五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二十六

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上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十六已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休在少日所

聞諸師友說後

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十八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年陳淵幾喪

十九楊遵道錄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

未歸自涪陵後事

二十周伯忱錄

周孚先字伯忱昆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二十一上師說

張繹錄繹字思叔壽安人

二十二下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重復得此數章以其辭

意類師說故附其後

二十三上雜錄

唐棣錄棣字彥思昆陵人

二十四下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

相出入故以附之

二十五鮑若雨錄

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永嘉人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二十七

二十四鄒德久本

柄字德久昆陵人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

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二十五暢潛道錄

暢太隱字潛道名見東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問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賜叔所傳議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外書原序

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

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難。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

外書十二篇原目

二先生語錄

二十六朱公揆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揆從二先生學元祐中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三

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人關等篇同錄於朱公自記所聞又按諸人所記以爲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二十七朱公揆問學拾遺 本別爲一篇而多與前篇重複

今已刪去

二十八陳氏本拾遺 陳淵字幾叟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二十九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同化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

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入關諸篇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三十馮氏本拾遺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於伊川先生自號東臯

子其子忠恕字貫道學於尹氏編此雜有人關等篇

三十一羅氏本拾遺 羅從彥字仲素人楊文靖公門人

三十二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

冠以子日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於此

三十三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蔡院家本

三十四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

春秋者爲此篇

三十五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三十六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

改易本語者

程子詳本

卷二十附錄

无

三十七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發明義理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藁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誌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附錄原序

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

程子詳本

卷二十一附錄

三

合爲一卷以附於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正謹按附錄原載明道先生行狀墓表此二篇乃伊川先生手筆其他雜述奏狀皆後人所爲據朱子云皆其本文無可議者似出程門原本然以程子書載程子文不應稱附而又或前或後雜載之於他人著述之間益非序也今移二篇於伊川先生文內而諸人所作則存其要者

與朱子所輯伊川先生年譜等篇總爲附錄而分上下篇程子有言禮者序而已矣斯序也其亦纂輯之禮與

與劉共夫辯胡文定本

以下三條朱子原定附錄所不載因亦係

朱子辯論伊川文義有足

春秋傳序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本

文言之云先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

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

程子詳本

卷二十一附錄

三

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苗畲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天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意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多矣蓋人

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卽心卽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勸勉其君而告

程子詳本

卷二十一附錄

三

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反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

程子詳本卷二十

程子詳本二十卷

浙江朱彝尊家藏本

明陳龍正編。龍正有救荒策食已著錄。龍正以二程遺書雖朱子所手編。而其記載之重複。字句之同異。以至議論之出入。均未暇是正。乃排比刊削。分類編次。定爲此本。其經說之別行者。亦併載入。又益以元譚善心之傳聞續記。自序視全書頗約。而實不敢不加詳。故不曰約本而曰詳本。其閒於二子之說多所辨駁。不出明末講學家詭爭之習。

二程語錄十八卷

〔宋〕朱熹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
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程語錄

十八卷》提要

原序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然而有明晦絕續有晦與絕也語道者身未嘗有之而知不足以見彼以想妄意而然此如生而眇者不識日而強言日其無當於日也審矣乃行天者則不因之而有加損故曰道未嘗有晦與絕古今道統歸於尼山論語學庸之書具載夫子語矣皆非夫子自筆之其門人相與記其所聞以傳於世其後得其傳者獨有孟氏七篇孟氏既沒漢唐諸儒爭著書言道而道始不明於天下尋以微滅至宋二程子出然後復舉千數百年來不傳之蘊而昭揭之蓋至於今不泯乎

二程語錄 原序 正誼堂

通有言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朱子深取其言然則二程之書即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伏羲堯舜又王孔孟之道一發於二程之書若文集若易傳若經說皆先生自筆之若語錄則其門人端伯與叔定夫之徒所記而朱子編輯之者也朱子之言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皆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爲得聖人之心又曰程先生

所以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可謂發是書之奧約而盡矣今篇目次第悉依朱子而稍加刪訂凡遺書十五卷外書二卷附錄一卷云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二程語錄

原序

二

正誼堂

朱子編輯遺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

二程語錄

題後

一

正誼堂

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閒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謬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

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尚眾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朱子編輯外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鏘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編輯附錄題後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燕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繫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述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程語錄

題後

四

正誼堂

葉序

古之聖賢其爲學也蓋與世共焉者也故其道有可以淑身而不可以及物聖人不貴焉其立言持論有出於一時之意見而其流且滋弊聖人不言焉凡聖人之所貴而言者皆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愚人聞之而不驚賢智聞之而不敢鄙夷以爲如是而後可以無弊而長存也古今聖者無過於夫子夫子之聖大較具於論語二十篇其言皆不外日用彝倫心身感應之際夫子固謂如是足以教天下萬世之爲學者矣而猶恐世之不信也故自揭其指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云者明其所學所達同條而共貫也會子知之而發以忠恕子貢不知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疑性道之不得聞此子貢之學所以不及曾子也而世乃以爲子貢既聞而有是言是猶存乎淺深之見矣夫子之道至孟子而絕非道絕也自孟子後爛然以學術自任者其旨皆放僻支離失洙泗之典刑蓋道未絕而學絕矣夫周程張朱者續孔孟之學者也周子之言曰誠曰無欲曰中正仁義張子曰禮朱子曰居敬窮理而朱子之居敬窮理實本於程子吾觀程子之言如定性書好學論本天本心諸說皆至爲深粹其揭敬之一字則秦漢以來無人談及尤爲得千聖

二程語錄

葉序

一

正誼堂

傳心之要訣而格物之爲窮理該精蘊兼本末固亦與下學上達之義有相證者夫自孔孟而後儒者之學爲之於己而可公之於人立言持論可以無弊而長存信未有及程子者也終宋世學者尊程子無二說惟金谿陸氏見有不合而近世之爲陸氏學者遂以居敬爲拘格物爲支離而別爲瀟灑簡捷之方世靡然趨之蓋至今日而不勝其流弊有志之士始復厭之思由朱子而溯程子矣朱子遺書項已盡梓考功徐君復梓周程張氏於署中而程氏書最多有遺書有外書有文集有經解其若干卷徐君請余敘余惟世之學者雖干蹊萬徑大槩不出於虛實兩端實之極則將有繩束拘攣之苦而其勢且出於虛虛之極則將有恣睢決裂之病而其勢復返於實厥行地者思惡虛御風御風而不得則又思行地物必有趨而情必有至漢人以訓詁爲學字櫛句比辨析萬端經學實而晉人欲矯之以虛故清談盛也宋人以窮理爲學尺寸寸跬步不失道學實而明人欲矯之以虛故異論熾也宋之實遠過於漢而明之虛亦或甚於晉何也晉人不敢伸莊老於孔孟之上而明人乃欲抑洙泗於竺乾之下也要以下學上達忠恕一貫斯文功令與天無極其孰能絀諸不居敬而欲進德不窮理而欲盡性至命猶之不行地而御風難以

二程語錄

集序

二

正誼堂

至矣救今日之虛以還孔門之實烏能廢程子哉世之論程子者多右伯子而左叔子夫伯子似顏而叔子似孟今言學者必曰孔孟而道南一脈實出自叔子是亦未易以優劣論者善學者惟取二先生之書讀之各就其資稟之所近而體驗焉皆可以有得矣此徐君惓惓其學意也客有告徐君者曰是書世所厭觀刻之無益徐君不應於乎若徐君者其誠篤於道者也明南京吏部右侍郎後學葉向高謹序

二程語錄

集序

三

正誼堂

二程語錄目錄

卷之一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李顯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顯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紕

若故今以

卷之二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卷之三

二程語錄

目錄

正誼堂

遺書二先生語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卷之四

遺書二先生語

湖顯道記應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

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曾錄然則此書蓋遺記云

卷之五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卷之六

遺書二先生語

此一卷朱子原分爲三卷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又云開有疑誤不可曉處今略爲刪訂合而一之又下二卷兼說論孟己與經說伊

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

於此

卷之八

遺書明道先生語

師訓劉質夫錄劉絢字質夫歿氏人

二程語錄

目錄

正誼堂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劉質夫錄元豐五年壬戌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劉質夫錄元豐六年癸亥

亥九月過汝所聞劉質夫錄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卷之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

己卒此篇尙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卷之十

遺書伊川先生語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

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開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之十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平陳淵後更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卷之十二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道錄楊迪字道遠平人交靖公之長子所記有元祐不歸自涪陵後事

卷之十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目錄

三 正誼堂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師說門人張思叔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附師說後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卷之十四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唐彥思本唐棧字彥思思陵人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開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卷之十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鮑若雨字汝霖一字商霖永嘉人

鄒德久本鄒柄道鄉公之子毘陵人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容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

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某賜叔所傳識者疑其附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朱子所編輯者也分注多依朱子所

定朱子原分爲二十五篇今略加刪訂或合數卷

爲一卷作十五卷

卷之十六

外書

朱公拔錄拾遺朱公庭字公拔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

二程語錄

目錄

四 正誼堂

篇相雜疑朱公日記所問又鈔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持拾其遺如此云

陳氏本拾遺人楊文靖公門人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

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錄

羅氏本拾遺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又其言而於諸篇者

附於此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大全集拾遺印本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卷之十七

外書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范公口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夏間稟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朱子所編輯也分注亦多依朱子所

卷之十八

二程語錄 目錄

五 正誼堂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 朱光庭

書行狀後游

哀祠呂大

伊川先生年譜朱子

祭文張

奏狀胡安

右附錄一卷朱子所編輯以附於遺書之後者也

中有明道先生行狀一篇墓表一篇門人朋友敘

述序一篇皆伊川先生所作今已刻入二程文集

中故將此數篇附刻於此使學者得觀其詳焉惟
邢恕原是自絕於程門之人故特去其一篇

二程語錄

目錄

六

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者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

二程語錄

卷之一

正誼堂

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千爾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同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

至於立進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敘焉脩道之謂敘豈可不脩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實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

二程語錄

卷之一

二

正誼堂

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土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忠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

書創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口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

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

二程語錄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口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八某曰取道此千七百八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問道久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

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

脚力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

內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

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

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

便卻變壞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二程語錄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

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

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

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

之不可拚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

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緊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詩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醉乎醉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

二程語錄

卷之一

五

正誼堂

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樞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卻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日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顛直

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邇邇而上直

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

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

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

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

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

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

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

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

一箇道理

二程語錄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祧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記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

禮者蓋中閒有間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

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益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羣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待已而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而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二程語錄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禰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極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占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

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二程語錄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何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礙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忠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

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語介甫我亦不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額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

二程語錄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有之理學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極蹶蹶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

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居之克賊克賊予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

二程語錄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激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
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惟恕
上合著心

拾遺

人愚乎攝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愾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二程語錄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葛 華實夫分校
閩縣陳宗濂幼蓮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二

侯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
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
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
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
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
之乃自謂洵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
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事若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
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

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炳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

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

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管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又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一本下更有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

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
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
則可翕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
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蔡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
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

公之德云公孫碩膚亦焉八八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

一本此下云又

當稱介甫對曰王安石博
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

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止欲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

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治不為則已如
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力為合義若須更
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
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其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

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

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

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

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議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

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策

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

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
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
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
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與微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微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
白長而當立于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
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
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
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
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明不當立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
殺之也與微之事全異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
用力處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
一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
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正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
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
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
爲私心所蔽則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
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

守不約汎濫無功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
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
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

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

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日使人間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

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鄉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八

正誼堂

橫渠云心學見聞不引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愛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

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

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具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明

伯庠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制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

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

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

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維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雖

一程語錄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在空中苟無所倚若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他別

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

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

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

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

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

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

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

繫時之汙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卻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迫今雖故人有一

初本無一字

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同今

初本無今字

只有望於諸

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日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

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

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

其術

初本作大

樂且是絕倫類

初本老未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

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錄

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

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

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箇

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

少這一箇人又卻要過徧謂既得本則不患不遇徧要

之決無此理

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語之理雖今日有屈時又卻亂說卒不可憑考之

今日

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

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

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

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

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

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

有喜怒哀樂者亦其得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

真是所謂喪天眞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

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卻竟無得

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做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

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而後貫穿都說

得是有此道理然須歎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有德

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

徒亦有首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

本則可以迴旋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不可伯治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

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

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

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

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

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思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

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

後告人口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

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

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此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人於其中矣顏淵問焉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

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爲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鬱衰邊事所因彘歲不稔昨來餓殍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悲歎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

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思信所以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淡治而已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據理與叔一作據理御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警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是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

二程語錄

卷之二

高

正誼堂

要如枯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有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

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途戾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圭

正誼堂

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爲天祖其日於中書大忤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

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他些少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多大氣臨當時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太 正謹堂

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若一箇私意便是僞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

謂之性則可於中卻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

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

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

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

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

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

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太 正謹堂

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

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

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

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彼

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

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

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

髮屬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大 正誼堂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一作盡天理便是易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

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行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大 正誼堂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藏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又言皆有理日暮舒暢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

言要入他於萬之場竟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竟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

理平鋪地放者我何必如此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通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沈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而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

之說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盡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于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指用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學得到上面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的處磨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合畏避動心忍性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陵則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扁扁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楊書母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滅更有甚人即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滅盡不得故且從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辟據此箇道理且教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

常聞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
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日之形入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

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

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

日因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

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

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

如餅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燃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

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

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

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

養生一作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

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間

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

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

文辭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
字卷末注云又
學佛者難言章一本章首有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
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

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
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

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

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賦自然有

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

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賦

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

三程語錄卷之二 正誼堂

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

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顯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

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闕惟釋氏之說衍蔓迷

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

天下之士往往又一作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

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卻未

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嘗之虛從史在潞州知
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
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

而自敗矣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孟

正誼堂

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

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於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

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

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卻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麟虞之類是也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孟

正誼堂

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於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還戎役勞還率之類皆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勝一箇助之
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
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
孤必有鄰到得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卻非如
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
業真匹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
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
得這箇道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
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
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
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
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

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
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聚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
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
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
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莊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
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
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

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綬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

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以

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
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
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
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
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
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

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熟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

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夫 正誼堂

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

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

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畱下害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

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

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

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

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爲之侮玩如

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
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

一段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

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

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

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紫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

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

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

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

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眾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

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

之王莽百萬之眾而光武昆陽之眾有八千仍有在城

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

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眾則易老適足以資敵

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間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疏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闕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永樂賊事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宦使公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挽挽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作一

既得其正使將黍以實其容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

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只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用卽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御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便道須是稱親禮之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苦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御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二終

二程語錄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二先生語

附東見錄後

今計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一

正誼堂

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

元豐四年用神諤也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

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

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甚寬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揣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二

正誼堂

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固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遠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

約則邊患未已一本通下章為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饒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

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

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

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

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同一日

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

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年而祭也

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歲時失

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

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

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

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

達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

父狗豕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

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

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

今便都無異者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

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

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

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

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

二程語錄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

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雖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

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停所感

萬端又如縣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

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

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

此紛雜竟與豈用心自觀即覺其為害存

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

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
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
不及之分也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
以爲之開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
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藏府只爲元不曾
養養之印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
驗要之聖賢必不痴心疾他藏府
有患則不當
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
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
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諒得且是屠
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
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
誠有以格他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
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
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

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

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

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於人爲人

間爾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

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間

著已不能知卻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

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

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胃在下故爲陰至

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

二程語錄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些天地間以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

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

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

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

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

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

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

母母愛其子亦有水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

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

最爲智乃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

清可以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闊處空闊處如何地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七

正誼堂

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拯之義故亦可足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

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右虧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

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謁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二程語錄

卷之三

八

正誼堂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卻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鸞鳳養子

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卻祿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雷他眞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大者不欲其升堂則就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功也

二程語錄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

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

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官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觀

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惡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

有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思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殯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

二程語錄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說對要之卻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遜位非如異居也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

侯官楊 滋雪滄總校
侯官陳 壽濤秋覆校
閩縣陳 壽安恭而分校
侯官林 昌謨子宏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三終

二程語錄卷之三

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默察爲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切脈最可體仁

蘇軾云宮兄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生問有此語

觀雞雞此可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

二程語錄卷之四

正誼堂

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

裏過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此

張子厚問生皇子喜甚見餓草者食便不美

某爲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

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爲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

作人材上說更所鄭穀云嘗問此二句與道先生云

非是擇其上下而言蓋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

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聖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囁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於期轉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二程語錄 卷之四 王 正誼堂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

擔得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

聖人廉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

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日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

堂下則卻辨不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奧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

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的有準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爾管得我有甚我管得爾教人致御太平後某願爲

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因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

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

二程語錄 卷之四 王 正誼堂

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

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

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

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脾骨可用蓋其拆可驗吉凶

李觀請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

仲時桓公之心時未盡也若已盡雖管仲可奈何未有

心盡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二程語錄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性不可以內外言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三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

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真

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窮相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

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

三程語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聖人有如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

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

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

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

欲周旋人事者品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旋事者先有周事

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雖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

盡其道惟尸像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

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具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

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

二程語錄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曾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

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

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

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僞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

閩一閩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二程語錄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天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哉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

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

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

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二程語錄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林齊璠遂甫分校
侯官陳 鐸幼

二程語錄卷之四終

二程語錄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二程語錄

卷之五

一

正誼堂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

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
其言曰明哲煌煌有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
不虞則有之有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
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乘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
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
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三程語錄

卷之五

二

正誼堂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
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
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
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
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
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
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荀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
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
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
必是也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
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
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三程語錄

卷之五

三

正誼堂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
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
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
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
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
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王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
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

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閒孔子蓋不與也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

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

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讒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闕

二程語錄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訟可息矣

昭道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

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

執事敬事雖不得一敬字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

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

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

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

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苟或佐貳

操謀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依視天

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

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知如

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

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讓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

又天祿聞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

不在此屈弛於恭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

丈夫哉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

二程語錄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

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

須與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

其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

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

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

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

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益
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
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
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
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
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

二程語錄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
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
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病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
足在我而疾病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
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
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
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

無辱矣

二程語錄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五終

侯官楊 俊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侯官葉鈞軒竹卿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六

像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遺書二先生語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

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

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而已仲尼天

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

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一

正誼堂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

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

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識體

塞便是處塞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

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

有私心則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

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恕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不

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言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二

正誼堂

孔子講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

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

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

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

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

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便

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一字以明難明之道乾

毀則無以見易以此形容天地開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

爲大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

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惟慎獨便

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

靈何有不至此豈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微之顯

誠之不可捨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爲一章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大圭黃錦全冲和氣

二程語錄

卷之六

四

正誼堂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艮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自幼子常視無諠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運怒

士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存養執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管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得天下不為同心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小筮在精誠然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解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

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

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方至成德

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

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

二程語錄

卷之六

六

正誼堂

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大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

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

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

流

技藝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讓使人人有子弟

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猶生生死猶古今息

鉅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

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七 正誼堂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豫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

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

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負子寶珠

君寶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

有深淺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間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序卦非易之繇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二程語錄 卷之六

八 正誼堂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

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

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

社遷之禮也湯存之所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

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

明也春秋書亳社焚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

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

猶不足農之勤情相縣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
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汎濫乃始爲害當
是時龍門未開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
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
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
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
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
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因
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

二程語錄 卷之六 九 正誼堂

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
慶者可矣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

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

無心則不能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
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

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卻有至憂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之謂

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

莫若極賢賢之宜

二程語錄 卷之六 十 正誼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

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

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

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

今之學者以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

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

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曉

猶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

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終歸云明道

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眾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遠皆起兵

禮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二程語錄卷之六

士 正誼堂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

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

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

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眾所見而已知者知來不必

為東西不必為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

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私一本無私字別有

應字處事四字

二程語錄卷之六

士 正誼堂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何如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衛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軟輒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

緩

坐井觀天井大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

二程語錄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

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須是無終食之間達仁知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

侯官楊 後雪齋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曾兆霖意齋分校

福州涂振新銘三分校



一程語錄卷之六終

二程語錄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清氣則勤閑不得正叔謂

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

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

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

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

二程語錄

卷之七

一

正誼堂

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

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

盡也一本無只是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

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按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言及治體者誠未

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

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

有均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閒地雖不平饒與民無

害就一夫之閒所事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

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牽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

二程語錄

卷之七

二

正誼堂

穫則計畝數畝分之以畝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倘御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

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彊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廢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

二程語錄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龜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俟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飢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翹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

流杖數照之以劍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知且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

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

二程語錄 卷之七

四 正誼堂

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速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俊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及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械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械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眾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

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瘡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關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眾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然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

二程語錄 卷之七

五 正誼堂

范希文買綠野堂布衣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宣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得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閣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憑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

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足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于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

二程語錄

卷之七

六

正誼堂

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

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閉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語錄

卷之七

七

正誼堂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語錄卷之七終

侯官楊 凌雪澹總校
侯官陳鴻壽瀚秋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閩縣陳 樞少齡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
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
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郊或者以清虛一

大爲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

二程語錄

卷之八

正誼堂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

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

識之也

天道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體物而

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

閒斷

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

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雅也可使南面有

君之德也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

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威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與焉斯

二程語錄

卷之八

二

正誼堂

已矣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閒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遺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

二程語錄卷之八

三 正誼堂

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同造化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

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手闔闔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

二本也

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

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

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妄下乾上動以天安有

二程語錄卷之八

四 正誼堂

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異類中

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

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

也皆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慧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孔子問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富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志勤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二程語錄

卷之八

五

正誼堂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眾人哉惟只在於此閒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同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二程語錄

卷之八

本

正誼堂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不可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

二程語錄

卷之八

七

正誼堂

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誠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自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孟子

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二程語錄

卷之八

八

正誼堂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晝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勉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閒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

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備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閒亦富有餘云富有也

惠迪吉從逆凶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豫者尚豫也過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悌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天最盡

學只要識得一作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思信行篤敬雖其服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其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
倚於後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義者明得盡查滓便渾

二程語錄卷之八 九 正誼堂
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
段皆非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度量
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子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子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

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閒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成冬見伯淳先生浴中所聞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
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謂是修造之謂教也至

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匪邊無中乎若以中外

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豈可以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

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二程語錄卷之八 十 正誼堂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無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

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
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其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
廓如也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
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

惡誅作去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
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

不見也

釋氏本佛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止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己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簡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

二程書錄卷之八 土 正誼堂

獨

知之即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

出此三者誠武仲知也古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亥九月過汝所聞

緇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

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

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

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

讀書要玩味

中庸如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俊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是一貫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

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絕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

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二程書錄卷之八 土 正誼堂

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人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閒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道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

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是豈不同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順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

二程語錄

卷之八

圭

正誼堂

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 祉曾省軒覆校
長樂游 大廉清卿分校
連江陳 文瀾金波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八終

二程語錄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八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於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

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福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己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楊義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一

正誼堂

道無精靈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靈神則無精靈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

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輻輳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固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

手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

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

抑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二

正誼堂

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巽就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

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

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

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高

吾得正而樂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意思慮便是不意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

以其所處者教天下是欲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

溺愈深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

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

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而從

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

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依古冠冕情性

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滯清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

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

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

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

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

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存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

三程語錄

卷之九

四

正誼堂

成人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惟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與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日間口道者心實不見若得見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殺之使爲窮審必不爲

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

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昔者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

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

三程語錄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人有捐軀殉節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虛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學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

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

久後又見松脂蠟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言愈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蘊
欲言精微言多則愈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
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
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
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
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
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六 正誼堂

弊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
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因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

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於重元天之氣亦自然生

生不窮至於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

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盛則便有衰盡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
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
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
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

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
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
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竺六和似其率必有窒礙
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
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
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
只爲誠便有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
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

三程語錄 卷之九

七 正誼堂

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敬以直
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
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
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
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賢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
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
釋氏矣今日以述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

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

必別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人

正誼堂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閭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一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

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盡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卻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此記者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主字一作矣然一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

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一作

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九

正誼堂

久之則天理日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

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

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

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承絕

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

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便一人

主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溫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言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閒有生便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十

正誼堂

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閒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鄰子何害於

孔子禮及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使不好只是要得敘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卻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固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自水坑二十萬奈了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微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止一理雖萬端應對且看所以然者如何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十一

正誼堂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
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

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

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
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
說也才不敬便私欲爲端害於仁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
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味短
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
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
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
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
亦是一一作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
達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營考之卒
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會子臨
死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
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無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
則不安也只方言異服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
容有異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賣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

而爲儒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
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

一雅語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
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
立定卻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

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

徑只爲前而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

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

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

安處則言其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

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間道終不會實有之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滄瀾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二字無此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賸一簡字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已可克一有學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縲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眾不可奪也若丹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

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聖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淵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山經窮理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仇敵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審主開其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日即素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其

正誼堂

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鶴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後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

八卦圖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秦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道卻卑說本便道卻本

天地之閒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其

正誼堂

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

亂七分君子則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

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

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

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垂戾之

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

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綱綱陰陽之感

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詞子黃白碧白合之而成
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
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
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理一作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
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
氣故凡生物莫不具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
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
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大

正誼堂

歌以養其耳舞于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
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問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
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
養其心

河北只見餘隄無禹隄餘隄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遠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鍾雖
生物銷鋒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
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
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

即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
闔一開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

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不答其問必

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

必知之焉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

如言伯夷柳下惠言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

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

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開斯行之若不

因公西亦有問及仲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

二程語錄

卷之九

九

正誼堂

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
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
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
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
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
為娶堯去治之堯命舜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
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
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
見之迹發人隱患而治之非堯也

豈亦秋亦苦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實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分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中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得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精察涵養如始學高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若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子

正誼堂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

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止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後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

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不能與知經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轆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會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

二程語錄

卷之九

子

正誼堂

己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

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外氣涵養之道出人之息者闔闔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眾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洽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

三龍詩錄 卷之九

正誼堂

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

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

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之數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歷之法今亦雖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造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造則是星算人生數處一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大之氣運止如此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格局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

三龍詩錄

卷之九

正誼堂

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止於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止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望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
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
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
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禘止爲知
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禘而不及高字一有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
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
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
草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止爲得用天子
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
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祫言大事于太廟諸侯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
時祭一有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止是禘祭言吉者以
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止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
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圓丘而配以祖陶匱稷黍地而
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
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
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
祀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
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圓
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
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
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信如東西南北已有
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
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信不字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
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止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
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任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止是智通者便言聖
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祀主嚴雖同時其室亦無
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
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
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
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間見知思則是絕聖棄
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
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
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惟是

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

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

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

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

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

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

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

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易之言四字

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

於不敢欺不敢慢向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

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

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

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

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

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

是常忙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

以至善日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

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

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一作爲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

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做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

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迥迥卻正語及

至要處世之學者大做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

二程語錄 卷之九 正誼堂

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

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

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

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

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

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博博淵泉方能出

之

同治五年夏
正誼堂書局校

侯官楊 汝雪洽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九終

二程語錄卷之九

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

遺書伊川先生語

正誼堂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

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

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般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

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

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

正誼堂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

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

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

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

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

易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

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

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

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閒一蟲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間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糶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情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卻饒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飽飽若未能絕得買

二程語錄 卷之十 正誼堂

稊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無理會也得且須上格物不可不品理也

常見伯高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止得所有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

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閒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足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隱不由也

人或權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間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遠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遷莫不間步及到峻處便

逡巡

本無使止二字或以峻而逡止或以難而逡巡皆緩苟能遇難而益堅則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

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

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別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

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

史之事也

人或以禮官為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

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閒官

二君語錄

卷之十

四

正誼堂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

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

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止有箇義理之

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止是

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

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

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

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

出入察其長幼折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

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

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

所習安得不惡

二程語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
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
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

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

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

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

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書言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尙存欲祭

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

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嘗者却是僞也必須

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嗣若卒哭而嗣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

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窠其君羽獮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禮云宗子如不在爲殯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殯之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

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

二程語錄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覺處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潘逢禧潛如分校

侯官林福祚疇九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終

三程語錄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使謂之仁起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一 正誼堂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

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縱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二 正誼堂

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孝弟來仁在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剛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其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者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

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首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四 正誼堂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恭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見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卽是惡去惡卽是善譬如門不出使人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

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

面影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大耳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衡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

一作

有剛柔也故強猛者

當抑志畏懼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爲此耳

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將其剛來克己其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縱思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孰否曰爲常人言縱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縱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著人之知識於這裏蔽

著強思亦不通也

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誤及他事莫足心不專者曰心若專慮

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

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近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

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

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

了方能學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

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知不

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

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

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

觀卻竟學他行事無克許多聰明容知怎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

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克明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

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

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性不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

安排若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

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傷有數人見他認

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

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胎炙貴公子與野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八

正誼堂

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間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

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

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

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

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

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

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

今人物別具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故因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踐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手必須若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若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

恥其不能而憤懣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己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己不能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十

正誼堂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便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閑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昉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正誼堂

戒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計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

慢者言呂與叔六月中來繼氏閒居中某嘗親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宮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親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正誼堂

綱說固是目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偽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太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以久能變得氣質則思必明柔必強蓋

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足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王前堂

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黃蘆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各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公簿之出部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問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

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浪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弟繫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與學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其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古

正誼堂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開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
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履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
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
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
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
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
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
不可形象非實難爲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
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
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
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
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
祇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
己爲親也只是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

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

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

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

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

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

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

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

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

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
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
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

一日入嵩山王係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

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

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

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

稍近道理者使不肯爲釋氏常言庵中坐卻見釋子猶

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係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
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
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
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
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
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
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
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
高惑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爲他不父其父不
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
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飢食戴
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
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
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
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
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
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

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還且指他淺近
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
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
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
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
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
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
是理故爲障此錯着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
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
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
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
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
有不歸於禪也卻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
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聖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元

正誼堂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如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

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

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

貓犬得十

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諸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縣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

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學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

不得遷葬眾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以他人觀

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

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

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辛

正誼堂

亦豈當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

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

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諡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

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辯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

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辯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王 正誼堂

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

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

曰固是假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

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

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

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王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王 正誼堂

者如望夫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

楓石燕石

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

如石蟬石燕石

類有之

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

其甚只取石

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

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

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

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正誼堂

衰剝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美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與喜怒哀樂未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正誼堂

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

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曰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天地之心或曰其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開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理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

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日兩當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鞋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緣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問曰中所不鈔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

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

別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

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

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

不忘周公及既寤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

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

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毛

正誼堂

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

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

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

事中所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

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可見如無

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

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

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

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即

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

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

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

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

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

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

限之形有有限之氣苟不通一

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

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

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

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

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

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

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

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

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樂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濤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則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放深

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相養也

問必有事焉當川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

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

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語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語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孟子問他說便不是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可著力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本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避之乎

日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
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于戈朕二嫂使治朕
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
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
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
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
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
程詩錄 卷之十一 重 正誼堂

前言往行而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
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
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
之其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
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字字便露筋骨聖人之
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這數句卻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孟子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
之理除非是關死然關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
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
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
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
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
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豫
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
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
程詩錄 卷之十一 重 正誼堂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
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
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
途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
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
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
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
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禮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
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蠢了

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
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
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
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
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
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
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
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之類抑可爲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之道一作

只是一個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

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
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個誠實聖
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
測且易實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
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
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

必跛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
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
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
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
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
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
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
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
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
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
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
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
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
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
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髣髴上
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
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

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其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正誼堂

顏何爲而妖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

也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西方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

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金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凡在行皆皆然古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然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臨處尊卑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臨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正誼堂

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

商卽位已十一

一作二

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敵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要勝不成就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

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陟陟亦開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眾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開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美

正誼堂

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卻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

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卻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必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早

王誼堂

於牆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于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

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息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含包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御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缶謂常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爲

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這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六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主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

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占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

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日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講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以下爻也爻變則義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誦人不知之然

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天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

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

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弔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

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多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思曰容容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濶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面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然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召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卻其詩云荀子書猶

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存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三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

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彼譬如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

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

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眾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八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以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樊

正誼堂

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

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漢一作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文王之后

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

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後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

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辯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兗

正誼堂

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序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

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事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詆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辛

正誼堂

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

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

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

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

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

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有燭無彊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避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元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元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奎

正誼堂

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敘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

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道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羨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

退之正在好名中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奎

正誼堂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太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

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問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開此豈請開時邪至於罷相就國無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游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疏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

以鐵鎚擊殺之亦是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與信乎曰諸葛近事佐才禮

樂與不與則未可知問曰亮本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聖

正誼堂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

孔子曰可與立亦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
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
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
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
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
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
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
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王誼堂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子之時聖道既明

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
甚厭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
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
意欲談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
之必固與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
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這初秦
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
然後用鈞錙鈞其端然後錙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王誼堂

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然其學甚不近道
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
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
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
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
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如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
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成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不能無過一作記曰魯郊非禘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

嘗觀之矣。記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矣。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三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孟子

正誼堂

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卻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厥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

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則三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開雖號治平然，然六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孟子

正誼堂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

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壬

正誼堂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雨大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理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望之是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二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冷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冷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爲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壬

正誼堂

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卻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者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

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傳顏氏得心齋此

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

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空 正誼堂

一作 據發胃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 所謂有德者必有

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

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

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

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

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

欲爲此閒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云穿花蛺蝶

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出做甚某

所以不管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樂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

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旣而

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

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

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

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空 正誼堂

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

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

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

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

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

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

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

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嘗舊修六禮冠婚喪祭

相見 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閒多戀

河北舊俗未能遠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

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使從俗有大每月朔必薦新如仲

之類四時祭用仲月諸侯於五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

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立春祭先祖季秋祭

禘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也

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

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

始祖而下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

者舅婦不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旁親

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也如叔伯父之後凡配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奎 正誼堂

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

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

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正寢今正寢也蓋廟中尊

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家必有廟古

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

相配為位舅廟必有主人既祧當理於所葬處如奉祀其

大略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

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漬必因告人家

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

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

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始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以

有九獻樂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

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閒故酒必灌於地

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

則徹去可也傾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理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

理古人直是誠質也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

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高 正誼堂

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

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

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

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

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

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故

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
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
兄從子弟子弟為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
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
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
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
聯屬之安可以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
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
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
占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奎

正誼堂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
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
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
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
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
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卻
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
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
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

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
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
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
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
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
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
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奎

正誼堂

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
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
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
有以對姑叱狗黎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
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
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
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
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
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
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

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命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婚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壘車之類今律亦許嫁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迄

王誼堂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婚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卻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上有父其夫屬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卻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愀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鄉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制凡從而已不可獨無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迄

王誼堂

服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主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

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小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亥

王誼堂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皆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與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理婚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一

辛

王誼堂

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書局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楊承弼贊候校
福州單廷鈞公衡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一終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閒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

一 正誼堂

說話煞得後來卻有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卻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

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

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卻有用

心處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

二 正誼堂

謝師直爲長安潛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云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有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

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眾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眾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卻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卻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正在上然坤之六四卻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得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議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休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質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

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册太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有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卻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且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枯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

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個
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
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
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
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
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
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
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
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
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
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姪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
得道殺卻舜後取其一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
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
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
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
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
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御
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
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
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
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
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
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然害義理恰恨
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卻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卻皆不是
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繇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
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御
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
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
之命不受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
是固也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哉不能答先生因云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

在閭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然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胡本注云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之誤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卻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八

正誼堂

卻時他也則隨卻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卻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

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祖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

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三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元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或者煞有是底

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愿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愿子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九 正誼堂

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愿其意謂朝廷遂令戶部自爲出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券愿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敘封先

生口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

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

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卻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只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卻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汎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適邇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十一

正誼堂

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詔卻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

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

族人謂程公孫程公孫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一作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

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

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

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

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

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十二

正誼堂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投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

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有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

閒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

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愛乎曰天下皆愛吾獨得不愛

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

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

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

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十三

正說堂

做一件於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

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

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

詩又何足來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

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

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必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不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

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
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搏
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

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

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

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

地出迎他卻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

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

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十四

正說堂

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

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

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

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

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

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開

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

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儒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

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徽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閒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忘爲夫凡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

欲理會卻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卻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侍貼卻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履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來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休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後來見說著候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蒲田本添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

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明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會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瓷枕中不如此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日子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日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同治五年夏六月
正誼堂重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二終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葛 新少山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謹謹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一

正誼堂

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謹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己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其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自使羿立於其傍道之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故不若處羿於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二

正誼堂

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間羿之道矣願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嫚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下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湜見程子子雷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

塲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
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
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
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
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
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
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
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
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
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三

正誼堂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厭矣子能盡
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日子知雷起處乎日子某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
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日子以爲起
於何處日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闕中過洛而見程子日子比太常

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
所議惟小事爾日子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
衣冠日子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
女本封善濟夫人日子某則不然旣曰龍則不當被人
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
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
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
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
爲民祈福也日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平乎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四

正誼堂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
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
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
時在講筵公驚日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
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日子公有不豫色何
也公曰在絀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日子曰領
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
曰易傳未傳有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

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
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
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
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
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
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
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子
款語子問曰間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五

正誼堂

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
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
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
一人焉子曰只間有三大戶不間兩也宗道曰三亦可
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
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
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
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
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
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盤座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俟
騰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
類可乎騰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眾
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
誰使俟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
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
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
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六

正誼堂

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
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
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
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附師說後

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
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
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
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

王則謂之天子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中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七

正誼堂

者不賴勇而俗如也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

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

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有氣昏而

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八

正誼堂

人與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爲得矣

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惟哀姜以禪中納

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不曰婦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

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

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

棄知是等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議論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謂之而無請可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三

九

王宣望

名分正則天下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

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

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當事是不與先生往來

先生卒亦不致與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薛藹玉雲谷分校

侯官陳玉賓朗如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三終

二程語錄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

隸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卻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一

正誼堂

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

未大耳周恭先字伯溫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

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

惠不識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

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

君現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

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現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

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現此一事亦過人謝

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中

潯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二

正誼堂

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棧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先生曰史記載宰子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棧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閒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三

正誼堂

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耨灌漑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有只治其亂而已

李處遜
字嘉仲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旌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

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
豈有燭火之熄皆是意思常要在人主上自古主
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
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人臣所不得用之
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
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
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
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
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
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四

王荳堂

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

己夏侯旄字節文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

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

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意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

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體

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

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

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
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

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

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幾微之亂故聖人於其來

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

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

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

不作大道遂墮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

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棣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

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

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

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

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

爲君也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

卻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

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

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祠堂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

二程語錄

卷之十甲

六

正誼堂

一影室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髮便是別人

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棧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卻有不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

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閒祭天甚多素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間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閒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藻栝器用陶匏服川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曰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翟義復闢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却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不

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丟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其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於山川外水土人身上討雨露水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

是太自與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與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吾教未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却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何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猶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也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十

正誼堂

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世閒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故

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貫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閒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不為耳故聞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

誠有此理

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大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十三 正誼堂

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

如水滙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又繼之以一時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之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十三

正誼堂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

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機問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古

正誼堂

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樣又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陳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

必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傳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古

正誼堂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婚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爲能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厥則曰僉四嶽則曰嶽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奔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至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六

正誼堂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

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廟管祭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祫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祫也所祫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祫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祫只祫得服絕者以義起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十七

正誼堂

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祫之廟河東閻漸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祫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

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使爾等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繯事對翼曰余以表遠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及至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游後苑見詩乃曰

二程語錄 卷之十四 式 正誼堂

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據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

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冤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夫天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

三程語錄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詎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惟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刊

三程語錄集卷之十四終

三程語錄 卷之十四

侯宮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濤瀚秋覆校

福州陳承基端甫分校

侯官周長庚辛仲分校

王正誼堂

二程語錄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餒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一 正誼堂

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才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

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者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本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
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
卽忠之用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肖之又況人與聖
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
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
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二

正誼堂

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徵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
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
人以命安義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
這個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
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
也僖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

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
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
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竊遲
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
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
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
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
無一人問者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
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三

正誼堂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
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閒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
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
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賢次
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畱嚴聽今有
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
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
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

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惓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敘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務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四

正誼堂

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卻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卻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

進自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欺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鄒德久本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五

正誼堂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

樂章欲一一作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

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

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

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

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

之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大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

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六

正誼堂

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

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

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

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

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

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

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

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

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

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

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

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

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

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大地之無私心焉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

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七

正誼堂

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

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

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地不可據

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苟夾從董卓辟遜迹辟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

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苟爽自度其

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雄其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寇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遂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遭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不得已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八 正誼堂

人思如渴泉涸之愈新

先生有書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

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

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

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

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僞亦有別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

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九

正誼堂

格物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

久則入杜預曰僞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

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

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白其內者得之而兼

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人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存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十

正誼堂

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恃其性也是恃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未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

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或問周公勤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十一

正誼堂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返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

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頌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三 正誼堂

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伊尹之類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

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德盛者物不能撓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撓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三 正誼堂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說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水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正誼堂

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十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正誼堂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共自信則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六 正誼堂

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始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

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七

正誼堂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

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

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

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

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

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

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難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六

正誼堂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代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二程語錄

卷之十五

七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書局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樂聘侯覆校
閩縣梁庶韶聘鄭分校
閩縣林義年生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五終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 全校

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爲學消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消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

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消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消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一 正誼堂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

誠此之謂信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

去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

舅婦生無其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

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祭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陳氏本拾遺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二 正誼堂

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

子張鈔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

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

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

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

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

量到也此一段

程氏學拾遺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管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三 王誼堂

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惟三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怨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喪其愛而不敢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問識卻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四 正誼堂

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

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

用之爲君子就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

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

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間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

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

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雷臂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

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

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

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

制也違制徒二年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五 正誼堂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

中節豈不勞哉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

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

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

坎之象

作易有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王處皆言

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

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

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

則管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

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

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

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

足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

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六 正誼堂

又問伊川曰如何曰卻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

為有私意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

可證伊川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

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衡至完卻曰伊川

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

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說顏

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

說有是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

浩昔在穎昌有趙坊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

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為

善古人親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

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

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

輕天下士上咤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

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

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賡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

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

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圖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圖動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七

正誼堂

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徇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

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

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

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魯先兄嘗見

一蠨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

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

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

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

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八

正誼堂

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

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

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平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

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

以見季氏制之也

刑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
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災獨聖人未嘗無懼
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
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苟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
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九

正誼堂

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
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
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

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閒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
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
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
書但其閒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嘉仲問項籍作

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

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十

正誼堂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

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
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救賊

也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

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目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

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卻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閒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一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正誼堂

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雷題壁閒先生曰母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游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極有客

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

凡人有斗筭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金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大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

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是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自分甚事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

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

卷之十六

正誼堂

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姦點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致窮窮爲禍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卻不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三

正誼堂

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

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丁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

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疏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開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

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

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

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他口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古

正誼堂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

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

焞先生歆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

此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楠者前視之指未

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

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間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

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參高必自下尹子問范滄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

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

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

眞風流人豪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書

正誼堂

尹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

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

浩然之氣因學古詩云云如

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

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

反本之謂也

九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

士入朝倒執手版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貫一所見盈天地閒皆我之性更不復知

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

忠弊故掾之以質質弊故掾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

不守故漫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

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十六

正誼堂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

可使從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

天地

朱公揆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

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

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閒宴坐室中有光先生

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誅行惑亂眾聽尹焞張擇

居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

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

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

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

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得顯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

於顯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

後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

馬一木云於是盡棄異學猶如也恐是後

來所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正誼堂

西氏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

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宗室閒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

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

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閒伸為御史論事公論

與之

范滄夫之女適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

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

識孟子卻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

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

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

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闔延虎食其牢中之

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正誼堂

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溫公

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曰二蘇悵然而反曰慶精腴

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譴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

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

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

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滄夫輩食素黃輩

食肉呂仲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

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口軾閒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

禮乎伊川不答鄰至完間之日伊川之母先亡猶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滄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口滄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溫州傳錄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充

正誼堂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開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賁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或云建中開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痹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

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煇旣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中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濤和之氣何故天曰我周天地和氣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三

正誼堂

有眼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者處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咤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承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溫議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

生間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滄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滄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惟實而已始以其有

三程語錄

卷之十六

主

正誼堂

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或問孔子何議大閔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閔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非會省軒覆校
閩縣翁頤昌亦村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終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外書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爲襄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飯分廳向火伯淳爲予言

一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一

正誼堂

右見王氏塵史

王得臣
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尙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右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
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

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子乎

右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

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

食物曾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

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

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始發德音

二 正誼堂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

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

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

二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

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

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

上違成造勿襲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

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

有聲書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鉤窗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右見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淳夫

先生離京會面言令尤庭說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見朱給事與范太史帖朱光庭字公拔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

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

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

悅出子不且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

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相伯溫爲汝州酒官

以徽來舉哀府治既罷謂雷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

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

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

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召晦叔作相矣
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
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
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
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滂夫朱公掾杜孝錫伯溫
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滂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滂對

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
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四

正誼堂

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遠曰兒悞
矣伯滂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
不樂去伯滂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
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
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晏曰太師
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
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
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滂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皆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
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愎眾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
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
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
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
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五

正誼堂

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
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
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
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
人既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
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
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
怒亦敢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
其或有立也

右見邵氏問見錄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多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

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眾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用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卽三五十年不能得定算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說焉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來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收不求何用不繳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

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慫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

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

工夫謝曰也只去箇於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口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

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肅情也學道則異於是

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無事者正心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八

正誼堂

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舊情故聖

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

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

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

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

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

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奎其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如扶醉

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淳墳嘗待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牆圍曰吾儒

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

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爲害故明

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九

正誼堂

曰吾往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鳥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鳥頭力去

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

面亦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惻然有隱於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

平聲

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刑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
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
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卻
如此不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
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十

正誼堂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
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
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
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
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
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伯淳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廩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
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見上蔡語錄

謝良佐字顯道
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闕雖躡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
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
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宣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十一

正誼堂

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宣乃語定夫及先生殯生謂不可不一見也
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
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
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
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
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
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見龜山語錄楊明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六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

右見庭間彙錄楊公之子通所記

主 正誼堂

朱公揆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願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思叔詆訾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名原初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

右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主 正誼堂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都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

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痴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懼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間寺僧撞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古

正誼堂

然伊川領之和靖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阜或博褐細襖其褻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若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喪方

頂何謂

先生在洛中常裏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

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圭

正誼堂

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卻須若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斂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

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若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後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豫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

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此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

問於持國之子
修叔名宗賢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其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同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行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

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王介甫與曾子固輩善後法之變皆曾參酌之晚年亦相咲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咲必能變之

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
每日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穎昌開正
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
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
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
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櫟一重二十兩似可為
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
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大 正誼堂

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
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王子真字伯倫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

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
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勺茶二杯炷香
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
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
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
嘗出庵是日不值退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
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

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
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
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孟道字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藁穢
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
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閒
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
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
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伊
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
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九 正誼堂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
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
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日
虎皮出是日更橫渠乃歸陝西
不出虎皮也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
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

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卻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宜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惟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曰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放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賒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變何所取耶溫公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正法乎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開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

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
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
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
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
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
悶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
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
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
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若不得
右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
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
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
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司盡之伊川沈思
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
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鈔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
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

如中宗在房
陵事之類

明道嘗請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
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問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
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
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三

正誼堂

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
事故憂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
寺鐘聲某曰譬如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
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
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
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
無命乎定夫卽復歸太學是歲登第

定夫字諤
當作順道

昔兄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尙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

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

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右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

堅中字景賢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

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

不冷淡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語

正誼堂

謂直達之理也

二說異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謊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謊語曰明

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

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

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

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

之少游面色驛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

可不知其故哉

右見震澤語錄

王蕡信伯門人信州府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會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

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

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會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事

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

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

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見晁詹事文集

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重

正誼堂

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

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棟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見晁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

曰願侍即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開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右見呂氏童蒙訓

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正誼堂

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敎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敎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敎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

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

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

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

賂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

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

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

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入同已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正誼堂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閒問事甚眾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敎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

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見呂氏雜誌

同上

伊川先生有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

此乃劉子駒處見其廬所錄今省記此

右見汪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
物纖汙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
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
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
某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
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迹以眩惑淵慮上
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
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
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
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天

王誼堂

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
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陛下亦必龜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
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八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
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
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經
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今特附於此呂中家傳云
文仲本以仇直稱然盡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
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而死然則此
疏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仇直所發而見也

無根之語則爲浮薄輩
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七

天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重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鳴韶虞卿覆校
侯官鄭葆常後谷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二程語錄卷之十七終

二程語錄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

河開劉立之曰先生幼而字有奇一作集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

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

孔子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

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鄂縣簿永興師

二程語錄卷之十八 正訓堂

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

樸陋民不知學中閒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

置學舍擇其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訪進學者風靡日盛熙

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

二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

桀子弟至有恥不犯逆先生去三年開編戶數萬眾罪入

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為深恥熙寧

七年方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眾

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也其誠心感

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

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

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

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

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橐不以示子姪常曰

揚己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

聽荊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

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

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

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

二程語錄卷之十八 正訓堂

方自南還未至集無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

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

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有首為異論

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

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

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

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小時

隆汙間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莫

闢榛穢開示本原型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

然高才世稀

集作希世能得

造其藩閭

集作者蓋集無蓋字

鮮況堂與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

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

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

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

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

萌於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寡儼居洛城先生以

祿養族大食眾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

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三

正誼堂

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

遺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

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問

御吏曰正己以集無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

忘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

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民疾苦如在諸己

間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

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

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與先生有衆

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與先生集有好尤密先

人蚤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姓卒立

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間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

四十立之從先生最久間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

嚴集無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陣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

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腦集無此上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

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集作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

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

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

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四

正誼堂

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

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

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

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

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

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

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綢繆有裕信於

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

民則如保赤集無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

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
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揆挾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
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
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
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
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
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五 正誼堂

為不亡矣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
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
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
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頌
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
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開官居洛
陽殆十餘年集無餘字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
貧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矧瞻族人必盡其力士

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
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入其教八曰非孔子
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
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
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與一天地之
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
仰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
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
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
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六 正誼堂

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 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
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
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間道甚早年逾冠明誠
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
萬可橫行沙漠視叛寇為易與目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
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
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
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履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

生爲破其疑使內外靜動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融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詹署甚渥丞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嘗辨彙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繼言及於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七

正誼堂

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曾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直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檀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如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歎

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重役雖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眾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說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初至鄧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眾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八

正誼堂

有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友幽之操確乎如石曾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索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

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儒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九 正誼堂

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固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

立之才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知應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靈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靈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十 正誼堂

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末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伊川先生年譜

晦翁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皇祐二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主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開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焉爲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士嘉其志見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捐與見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公卽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復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待以不次旌

卷之十八

王直堂

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登弟願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徵宗實錄按溫公集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勸懲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節聖世之遺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彰式士勸道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忠公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才力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誠應明徵至知幾其神助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願先王之緒遂當世之務乃天之先覺聖王之真儒俾之曰待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至教斯文又論願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於天下扶樹之賢才實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願曰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闕以

言乎德則并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十一月丁巳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履夷奏云復見程頤學極粹蚤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程頤下復起頤而用之願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常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除宣已四海賢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履夷奏云臣伏聞聖恩特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自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

卷之一八

王直堂

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精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爲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者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論子三
道見文集又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

如此今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可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十三
正誼堂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十數條

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官一切仍舊因是深風先生謂不宜更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步書史窺古今而

己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意今聞

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迄滿直至中秋下

接儒臣治非古人旦夕承
觴之意精矣初炊即令精
宮論

詩陳說義理乃選臣寮家十二義子弟三人詩二

上之伯仲意寡王伯遠目饒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倚上

習義上以是為是附暑熱恐放一體非宜而謫日宰臣

臣等入侍上不得舍奏惟謹自今一月再講方勞政出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曰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

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否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即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且乞時召謁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古
正誼堂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華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迎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得君爲悅而不即得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

則誤生上即見亞誠當補尊不尋不并先生在慈蓮母堂

其言三二外見曰耶當車送一行不辨外立不絕矣當

此言少召覆預并沛點不諱美以風重意集而其

故其樂章門八或從比意非用人苦者且務可以爲說焉

改其樂章門人彭彥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則何以爲諒

請出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身忘其貧賤

主崇高奉養餽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鑒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而哲

宗亦常肯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

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五 正誼堂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鄉

議語錄目云溫公聞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

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上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時神宗之喪未除

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

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

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歲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

訪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文潞公嘗

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

也一時見語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褒貶無所忌諱是問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

仇與其黨類乃為詆訕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六 正誼堂

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又按何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賀司馬光時在殿中言曰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教才了即往哭乎光坐客有難之曰於是日哭則不歌即

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丁御往哭喪於禮無害蘇軾遂

以郭某為言歸罪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賀司馬光時在殿中言曰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教才了即往哭乎光坐客有難之曰於是日哭則不歌即

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丁御往哭喪於禮無害蘇軾遂

以郭某為言歸罪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

往賀司馬光時在殿中言曰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愴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傾恩歸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視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言中書之旨曰文仲為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意不曉事為言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曉乃自知為小人所結成讐讒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錄言劉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七 正誼堂

為稀闊之美事而緣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多草茅之入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防閑未習朝廷體而言者謂頤大臣以意氣役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舊例大臣以意氣役貪黷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下傾弄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衆年所積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謫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

即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月延和奏事三省

進呈程頤服除祿與祿職判檢院中只其不請令其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軾為蜀黨之論二黨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陷今又通其弟轍執政轍進奏便云臣恐不肯請先生再館極論備者進退之難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館極論備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見舊實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開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鄰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恩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敵疑孟子既知夫焉用尤滅氏錄見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也未許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六 正誼堂

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試有惑亂眾聽加尹
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立義即致仕見實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
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
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
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
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大觀元年九月庚
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

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其人
未出寢門而先生沒也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
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五 正誼堂

卒亦不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
致奠 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接見明道於汝州臨別而歸告人
曰先生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揚中立來見伊川一
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
子猶在此乎曰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
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
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其至矣死不
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
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
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為猶介意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制綱以弔喪葬孝經以
追尊皆無此事衣雖純素冠履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太中年老五石致養無遺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
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
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
言若是何也謝子曰映右錢以錫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
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
國家之大計也利多費省私結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
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
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
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
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
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而之既而數年紛紛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
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以為迂也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三 王誼堂

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
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會何有意
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
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無咎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
一作某某等不得而名也 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可得而形也
惟泰山一作維 惟一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
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
者越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
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

天地其容我今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今夫子其成之
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
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
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
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
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
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
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
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諫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
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一傾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王

正誼堂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
釋范域孟厚及煇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
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
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
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
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
聖心者固不可得而間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

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
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開曲加防禁學者向之
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程頤安節許景
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
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升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
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
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
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誶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王

正誼堂

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
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議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
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
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
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
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

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
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
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
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
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
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人同爾然則幅巾大吏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
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
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
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 正誼堂

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園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
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
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
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
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
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
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
補之哉

<p>同治五年夏六月 正誼書局重校</p>	<p>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p>
	<p>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p>
	<p>閩縣姜啓鈞季 鄒分校</p>
	<p>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p>
<p>二程語錄卷之十八終</p>	<p>二程語錄 卷之十八</p>
<p>正誼堂</p>	

二程語錄十八卷

河間題
林進本

國朝張伯行編伯行有道統錄已著錄初朱子輯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程子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詞又取諸集錄爲程氏外書十二篇又附錄一卷爲行狀墓誌之類凡八篇是書篇目次第悉依朱子原本而稍加刪訂合爲遺書十五卷外書二卷附錄一卷其少目所聞諸師友說一卷已巳冬所聞一卷悉刪不錄外書亦刪馮氏本拾遺一卷又附錄一卷內以明道先生行狀一篇墓誌一篇門人朋友敘述序一篇皆伊川所作已入程文集故不復載而邢恕一篇謂其自絕於程門不錄焉其遺書第六卷中伯行注云此一卷于原分三卷今爲一卷又下二卷專說孟子者已與經說易傳另行別錄槩不載集中考朱子原本卷六以下本四卷無篇名卷九本一卷專說論孟今伯行以四卷爲三卷以說論孟一卷爲二卷又第九卷兼說論孟而伯行云專說孟子殆偶然筆誤刊板者失於校讐歟

程書五十一卷附拾遺一卷

〔清〕程湛輯

私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書五十

一卷》提要

原缺

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廢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印

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而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編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新安朱熹謹書

藏書

卷二

二

古今治統與道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治有時而盛衰道無時不存於天地間三皇五帝道盛治隆夏商周以來政治不無盛衰而道統常存而不墜者恃有維持道統之人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聖聖相傳越多年而脩明儒教接緒真傳臣祖程灝程頤實仔肩焉雖當時見沮于新法黨人究竟邪不勝正萬世而下自有公論生平著作頗多世遠年久兼罹兵火僅遺書五十一卷欣逢我

皇上重道崇儒勵精圖治

推書

序

論脩會典

論脩史書

諭脩一統志諄諄以人文化成天下康熙二十五年四

月初十日

詔諭傳採天下藏書令內外臣工進呈不收詭譎務求正道誠斯文興起之會唐虞再見之際千載一時者也伏念臣祖遺書竊極天地萬物之至理開發身心性命之義蘊剔除異學榛蕪之浮說綜括修齊治平之要務可羽翼經傳或堪備

聖主採擇者也

臣謹

生長永寧縣二程祠旁範範惟站

辱先人是懼謹將遺書除闕誤不錄校正重刊進呈
御覽仍廣梓行世勿失傳焉謹識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臣程蕃恭呈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

程書

程序

工

太中公像



程書

卷一

突然天造粹然自存伊洛發始道學啟源歷官十
二振耀乾坤不先有開誰裕後昆

後學陳宣贊

天地儲精河洛間氣人文有開性學獨味兩賢之
宗三朝之貴道啓中原光生百世

後學喬縉贊

明道純公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
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朱熹贊

天高曷依地厚曷載誠立於中亙古無外嗟嗟先生元氣之會幼而知此參合成大

陳齊之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張枋贊

從容見道左右逢源面粹背盎邪閑誠存教如時雨德如春溫使相熙寧福被黎元

趙汝騰贊

程書

卷一

工

明道像



伊川正公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音者希孰識其貴

朱熹贊

道如皎日絲毫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爲北寥寥千載臧臧百家精疲力憊言多道返惟吾夫子神交累聖一念合德千差盡正發古關鍵推與人同學焉得此作聖之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邇力扶斯文仆而復起我瞻遺像非沒非存傳之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知道者將誰告語

程書

卷一

五

張齊之贊

窮理盡性居敬集義道紹前哲言詔來世潔靜精微篤實弘毅講筵奏篇伊傳經濟

趙汝騰贊

伊川像

三像皆臨真容



程書

卷一

四

目錄

程書 二先生語錄

卷一

端伯傳師說

李觀字端伯洛陽人伊川嘗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編以爲首篇

卷二上

元豐已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平乃入洛已未元豐二年亦有已未後事

卷二下

程書

用錄

一

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卷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卷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卷五

此後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卷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卷七

同上

卷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而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卷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紀

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卷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難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程書

目錄

上

蘇軾季明錄關中人張氏門人

明道先生語錄

卷十一

師訓

卷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卷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元豐六年亥

卷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自卷之十一至此俱劉絢錄絢字贊夫

伊川先生語錄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卷十六

已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後說

卷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元年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

程書

目錄

下

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賈夫卒此篇有賈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十八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遺喪後紹聖四年遷請前事延平陳淵幾更行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卷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諸

事後

卷二十

周伯忱錄周子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卷二十一

師說

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卷二十一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公除復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附其後

卷二十二

伊川雜錄

唐棣錄唐棣字彥思毗陵人

卷二十二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問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程書

目錄

四

卷二十三

鮑若雨錄鮑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永嘉人

卷二十四

鄒德久本鄒柄字德久毗陵人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

見錄後

卷二十五

暢潛道本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問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勝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附於此

程書

目錄

五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姓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以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

整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世

且數十年區區撮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

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

微嚴審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

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

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

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

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

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

目錄

六

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

子云爾新安朱熹謹書

外書

語錄

卷二十六

朱公掞錄拾遺

朱光庭字公掞從二先生

與師訓人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

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

特拾其遺

如此云

卷二十七

朱公掞問學拾遺

本別爲一篇而多與

前篇重複今已刪去

卷二十八

陳氏本拾遺

陳淵字幾叟延平

卷二十九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命學於伊

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

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卷三十

馮氏本拾遺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於伊

恕字貫道學於尹氏

卷三十一

羅氏本拾遺

羅從彥字仲素延平

楊文靖公門人

七

卷三十二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刪本文

今亦取其不見於

諸篇者附於此

卷三十三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蔡

卷三十四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

卷三十五

大全集拾遺

建陽

卷三十六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也

卷三十七

傳聞雜記

王氏慶史 呂氏家塾記

發明義理 酬酢事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彙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見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汪端明記

程書

目錄

人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

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

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

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

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

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

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難或不能

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

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明道先生文集

卷三十八

賦詩

南廟試伏道使民賦

顏樂亭

偶成

遊郭縣山詩十二首 有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遊紫閣山

徧猴

高觀閣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

長肅巖中得水以石敲食甚佳

遊重雲

長肅洞北間望大頂如列屏障比到山前

却不見雲爲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置於公署之西窓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程書

目錄

九

春雪

晚春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

西湖

環翠亭

中秋月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程書

目錄

贈王求甫鐵如意

送呂勝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履游白石菴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作

和永州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邵堯夫首尾吟

和邵堯夫西街之作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代少卿和王直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汗亭

藥軒

晚暉亭

程書

目錄

士

和花巷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和諸公梅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卽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二首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張子厚先生

卷三十九

奏劄表狀

上四

請修學札請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論新法疏

程書

目錄

主

再論新法之降責

刑狀

謝澶州僉判表

卷四十

書記論策

答相疑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九敏惟歌論

南廟試策王直

卷四十一

行狀誌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邵公墓誌銘

程邵公墓誌銘

澶州志

程書

目錄

主

祭富鄭公文

祭彭侍郎文

附錄

此卷舊刻雖在二十五篇之後觀朱子自叙年譜之作據文集內外書所載者以此附錄仍當置二書之後以終朱子之意云

卷四十二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作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

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

書行狀後辭

哀詞

呂大臨

明道先生墓表

伊川先生年譜 以下三篇見卷之五十

祭文 張

奏狀 明安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

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

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

著熹當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

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

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

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

程書

目錄

古

著于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

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

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

安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文集

卷四十三

詩 序 說 論 策

問侯舅應辟

遊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四箴 并序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神說

顏子所好何學論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 三

卷四十四

程書

目錄

五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四月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卷四十五

表 疏 劄 狀

詳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再辭免表

辭免崇政說書表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元祐三年十月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園子監狀

元祐七年

四月

再辭免表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

四月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三年

程書

目錄

七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元年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元祐元年四月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再辭免狀

乞就寬京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謝管勾崇福宮狀

元祐七年五月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再辭免狀

程書

目錄

七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卷四十六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書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閔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與方元宋手帖

定親書

又書

答求婚書

卷四十七

家傳 行狀 墓表 墓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程書

目錄

九

明道先生行狀 見卷四十二

明道先生表 見卷四十二

叔父朝奉誌銘

孝女程氏誌

卷四十八

雜著

爲家君書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書先公自撰誌後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見卷四十二

印銘有序

楔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遺金閣志

雍行錄

雜說三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家世舊事

程書

目錄

子

卷四十九

祭文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拔文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仁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

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

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

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

程書

目錄

子

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

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

師之聖人之道蔽暄千四百年至先生而

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

其辯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

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

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

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

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

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旣而同朝之十有以

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已右與其黨
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
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
祐諸臣罪先生嘗爲所薦謫涪州今上嗣
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
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
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
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
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
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昂編

程書

目錄

三

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
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
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
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
秋傳改正大經各一卷別行

附錄

卷五十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奏狀

續附錄

卷五十一

晦菴辯胡本書

程書

目錄

三

卷一

二先生語錄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要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看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

程書

卷一

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進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

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程書

卷一

二

蘇李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事無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

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難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太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程書

卷一

三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刊

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段 分明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

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

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卜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

程書

卷十

四

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知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入某曰敢道此千七百入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問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 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

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而
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日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
卻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
獸草木受正氣者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之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
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
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
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
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
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
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
若不能有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
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

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提仁義

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卻尚可恕如老子

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
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人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

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懸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迤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

程書

卷一

七

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補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祗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

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令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散亂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

程書

卷一

八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奉神宜其饗之後世不如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嗣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程書

卷一

九

顧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能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自我心只欲直言入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一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步此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程書

卷一

十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劄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問好着亦自喪志如王康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妨處是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益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何能入來益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節官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只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又恐入尚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入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

程書

卷一

十一

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未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

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出此也

劉言起澤嘗云臨政事不合着心惟恕上合着心是否曰彼謂着心勉而行恕則可謂着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程書

卷十

十一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卻爲彼儘似
見得後卻云自有鬼神又卻迷也

少年時見物太令物美不能禁物自爾也乃人與
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居復之克復克與子越來始是氣稟

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
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足性
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

程書

卷一

五

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
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
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
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
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
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
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之順而循之則道也
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別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

無加損焉此鮮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那和叔言吾輩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
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
事乎

許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着心曰此試是也然唯
恕上合着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
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
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

程書

卷一

古

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
者蓋不知義也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
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爲
志力行者也曾子則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
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憊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程書

卷一

五

卷二上

元豐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

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程書

卷二上

一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

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橫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橫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

程書

卷二上

二

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明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

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自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

程書

卷二上

三

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欲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

程書

卷二上

四

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戡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戡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皆欲人所未知其毋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

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程書

卷二上

五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益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傳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仰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書

卷二二

六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蕡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與水利有功

辟而盎背皆積盛攷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

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程書

卷二上

七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例也

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

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

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哉之行事深明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

文與則義須別

君實修養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
纂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
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
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
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為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
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於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
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
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

程書

卷二十一

人

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
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
子糾二傳無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
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
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
有用力處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
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
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
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議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於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
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
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
執一意

天地之通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
故曰貞明

程書

卷二十一

九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
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
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耿然而微知其小也思
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具文章雖不中不遠矣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
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於窮盡亦
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
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
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程書

卷二上

十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
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
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

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
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皆所未備

孔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

程書

卷二上

十一

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
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
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
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
從慮則未在必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辯而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

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鄒
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止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
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
小了也不可將心滞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
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

程書

卷二上

主

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
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

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
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

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
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習中無疑乃
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
懸在空中苟無所倚着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着模
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

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程書

卷二上

主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
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
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甲德
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
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
足言此事蓋亦繁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
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
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聖

於諸君 直須置而不論更休且待嘗試若嘗試
果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家然則家者
言待要出世山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
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
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
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點胡
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
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調既得本
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
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
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
夢乘爇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
得已直欲和這些乘爇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
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
氣則須有此體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
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
天真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此學者三十年矣
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其身而誠即
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費易前
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在乎德行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
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
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
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
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令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
者猶只是有那些乘爇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
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
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
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
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損於以盡
也其後告人口述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
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務得
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
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
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儘在

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醒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發
騷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
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
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
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
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着如此戒懼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程書

卷二上

七

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
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
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
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
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
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
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
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
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

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妄得虛靜其極欲得如

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
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
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
所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
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
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
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
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

程書

卷二上

七

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
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
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着
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
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尹子曰明辨有才而復
樂禪學何所不爲也
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
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
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

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言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

程書

卷二上

本

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而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

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妥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今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

程書

卷二上

本

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忤緣是介父太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敢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嘗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

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
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日諸君益未免此苟
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
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人氣艷
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程書

卷二上

三

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着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
浩然之氣又不是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個道理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
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
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底意思元者善
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
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
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衷於下萬物
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
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
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
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
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
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

程書

卷二上

三

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
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
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
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個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
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
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
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

誅易嘗有龜髮則於其間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此

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會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_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_知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詩書中凡有個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個包涵遍

程書

卷二上

三

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個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個誠更有一個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

凶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凶加滅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_{則本此}

這個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然而誠之故謂之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

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個道理在那裏放着來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

程書

卷二上

三

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

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濟事此

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會求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_{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凡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程書

卷二上

五

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人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

有理故要得盡心處行終不妨一本此下云夫詩云聖人吃緊此見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穩地放觀者何必如此意思開闊得心胸便下

七了習

心兩端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一人天人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

程書

卷二上

五

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

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
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
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
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
如蝸蟻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
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
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
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
程書
卷二上
壬

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
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
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只
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
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個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
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以勉
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曾子公爲恭之恭

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
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個循理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個粗礪底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
程書
卷二上
壬

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
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
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
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
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
少機穽據此個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
氣之不兆也等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
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
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個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個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個有規模底體而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他說便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會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程書

卷二上

无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長涓泉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燒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程書

卷二上

无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工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陽唱

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蝦蟇之
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蝦蟇在
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
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
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
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
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
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處之壑
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至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

程書

卷二上

手

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
存默識有難名狀處默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
此留意

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
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
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
事就上過說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
固須着說破

孟子論王道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
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
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
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得到得西銘意思據
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
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
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
爲僕隸

程書

卷二上

手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
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
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
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
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
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

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
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
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日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
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
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
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
要討逐節度者而李致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
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
後生學者

程書

卷二上

圭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足亦須是有命然吾輩
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
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
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
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

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
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
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
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
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
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
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
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程書

卷二上

圭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參參錯錯然
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木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
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
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
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
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
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
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人觀詩
者亦添入

詩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
今之所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
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般體如何
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
意此則直比之而已蛾眉淑厚是也賦則賦陳其事
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

雅書

卷二上

詩

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
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
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
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
是爲教於衽席之上闔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
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
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之

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
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
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
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
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
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騶牝
三千義理又如駟之詩圉牧是賤事其中却思言

程書

卷二上

詩

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圉牧而必要
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圉牧又如考槃之詩解
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
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
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
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
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
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未陳其不得見君與
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及之自

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大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

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

如稗釋

卷二上

三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粹於而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白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急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世如異教之說須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閱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

言反身之誠樂莫大焉却是着人上說

程書

卷二上

三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如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
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
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

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

法極謹嚴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

程書

卷上上

美

知又不得其言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

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

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稱勝各有界分約束今

天下却似一箇萬頃波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

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

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散兵

却闢此之禍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按

利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
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
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

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言爲孔子事

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

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

可及處

程書

卷二上

美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

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

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復仲之學雜其悖悖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

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

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

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

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

何故伯濟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
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
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頽然資
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聯類悟林大節雖
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
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頽悟
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
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挫以是拒絕言路進用奈佞之

程書

卷二上

卑

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
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
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箇簡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

事元豐四年
政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
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
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六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

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
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
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九餘暇時往時來
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
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
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
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
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

程書

卷二上

卑

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復一作某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
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
家脩養亦何傷若須要有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
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
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

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
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
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
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
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
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
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
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
覆皆受廟筭上下相拘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
永樂城事

程書

卷二上

聖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
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
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
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
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
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
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
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
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
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

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
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
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
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貴
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
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
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

爲然

程書

卷二上

聖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
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挽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
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
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
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
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排而
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

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
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
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只是器上所定
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
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用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
是則不正也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禮
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
故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
也

程書

卷二上

器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
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
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
使臣耳

此一段非元豐
時事疑後人記

卷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
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
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
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
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秦州此則在
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
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

元豐四年用種諤
沈括之謀伐西夏

程書

卷二下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
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

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
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
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
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從宦
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焉
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于
事聖人未嘗說着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

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或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

程書

卷二下

二

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遠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華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個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着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
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如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不必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幾之義同幾唯設一位祭也呂氏定一歲踰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而

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

程書

卷二下

三

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何痛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茲只消除盡在朝與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

程書

卷二十一

四

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個理也如處業治病亦只是一個理此藥治個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其處使端目其地故想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如

說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便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譬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

程書

卷二十一

五

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個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溪不然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版

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其定形不

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足爲害着一個

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是好見識皆不之察既用公

自觀卽覺其爲害有此心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下若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

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
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
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
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阻欲爲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
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脩養
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
必不病心疾他臟腑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
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

程書

卷二下

太

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
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
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
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個
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
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
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緩慢固難底
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
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
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
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
多少臟腑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
舍被人問着已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
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
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
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

程書

卷二下

七

人有五臟心火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
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
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德仁便是一個木氣象惻
隱之心便是一個生機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
個秋底氣象只有一個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
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個甚安排得也此箇道
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
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
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顯
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知

乃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象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惟異固亦有之要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程書

卷二下

九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雲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有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

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管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

程書

卷二下

九

之盛也

內則謂請礪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類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個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駿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壓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便異口決不爲路不置城廓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穴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

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
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
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
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
棺雖堅恐不能勝許多上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之義

心所欲逼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仰有無卽無無古
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事有此理若言涉於形
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
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

程書

卷二下

十

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
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
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
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須說宰
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
居喪百事皆闕此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祭
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
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

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
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祿喪處極多只有一件
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
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
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
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
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待其升

程書

卷二下

七

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
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
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
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
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今所見天體益未定
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
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
中國只到鄴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
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

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辭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個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程書

卷二下

主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

不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明之也適足以啓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溪僞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程書

卷二下

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述位非如異居也

卷三

謝顯道記憶
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
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

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

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

程書

卷三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

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

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閑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其嘗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

處

程書

卷三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草

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萃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

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餅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

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穀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個見得如此此正

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如荆軻於樊於

期須是聽其言也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日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程書

卷三

三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辯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索學以克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邢恕曰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

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

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

秋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程書

卷三

四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

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圻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

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靈也若已靈雖管仲可奈何

未有心靈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

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

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

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

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

程書

卷三

五

可強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

看了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

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

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目一個亦得謂通古今只一個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

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遠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理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

程書

卷三

六

精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頤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

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識

須是體合

有勇樹之嚴則貽事後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

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魯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閤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閤時心必喜既喜則如

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日某非

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程書

卷三

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

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

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

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

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會稟得何

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

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

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

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

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

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程書

卷三

八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
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
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
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程書

卷三

九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
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久便亂說道是如
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刻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
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武
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程書

卷三

十

卷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言人材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

程書

卷四

一

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待行謝學顯道對曰蔡人跡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

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

係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

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

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

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

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衡之可也讀

程書

卷四

二

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

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

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

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

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

復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叛非周公

程書

卷四

三

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

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曰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而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

程書

卷四

四

矣

仲尼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召公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知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

程書

卷四

五

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其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卽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獄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節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

程書

卷四

六

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世之議子雲者多擬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人爲善也

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被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稿疏遁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程書

卷四

七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泥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愛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

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程書

卷四

八

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卷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
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
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
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
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

程書

卷五

一

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
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

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

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
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窮孟子儘是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

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則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程書

卷五

二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

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

在人一心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此便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

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

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

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合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程書

卷五

三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

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

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以此事

夷惠有異於聖人夫成虎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

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

存心則上帝臨汝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

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程書

卷五

四

就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

張兄十五年學

卷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

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

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本

此下云繞塔說相輪不如便入塔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地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卽之溫言厲他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

程書

卷六

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已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

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抗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

程書

卷六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也

須要有止

止於仁止於孝止於人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太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正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程書

卷六

三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熟一作久且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

涵養着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充澤有相滋

益處一本注云允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一作止

人稍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齊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程書

卷六

四

靜後見萬物自然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卻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稗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豐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

聲上生下生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雲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所發

草類竹節可見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

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

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程書

卷六

五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卻不見得緩急

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

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

地同流

去健羨母意義之與比親於其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理重不可

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直

有廟即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

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人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忍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死猶古今消息

程書

卷六

六

慎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

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

雜亂兼無昏氣

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

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事君兄嫁晦謹嚴堯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作所

程書

卷六

七

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志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按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肯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

程書

卷六

八

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

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

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

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

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

遷始也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第

二畝半

三畝

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畝再易不易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

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今以古之二百四

步爲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

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

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砥柱未鑿堯乃因水

之泛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

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

程書

卷十

九

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克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

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

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

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

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

其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走別

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

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

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

之布爲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

有矣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

者爲已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

以爲亂

程書

卷十

十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

也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遷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

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困亂必有爲亂之困

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程書

卷六

十一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即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謂

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

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鯨鯢序不肯飲食教載之

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

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

程書

卷六

十一

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

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

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

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

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子未得爲孔子徒

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子則私善

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然亦惡亂人之心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

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志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

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

程書

卷六

圭

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

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

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

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

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

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

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卽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意衣食魯之風俗不

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則漢尚言齊魯

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到周公自不之魯

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

分也不然

色難因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喻父母於

程書

卷六

直

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

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狠跋亦怨

又引文中子

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

才難

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

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不愧

屋漏則心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程書

卷六

圭

卷七

始初便止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磨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彘棘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程書

卷七

一

堯舜 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日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

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
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
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
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禪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程書

卷七

二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

可應卒處事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邛冬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洒掃應對與佛家默默處合

喪事人所不飽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

程書

卷七

三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見

不見其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

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游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

程書

卷七

四

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凡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卽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卷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間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程書

卷八

一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責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蒞動履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

一飽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

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程書

卷八

二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

易已所為

佛胎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人以迹子路不喻

九夷浮海之類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弛其親又當使大臣

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然信近於義者

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

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

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

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

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

程書

卷八

三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廬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廬稅與不征其物

法而不廬稅有常法不以廬故而厚其稅

廬無夫里之布廬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變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尊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

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本一作體集

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活器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

之也

卷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知者

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一作此五常性也

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

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

程書

卷九

一

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

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

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

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平時

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

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耻

辱故曰近禮因其學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况於

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發矣

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

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者也

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

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

憂之事故子游能養而或敬子夏能直養而或

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

程書

卷九

二

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

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

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

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

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

知也

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祝諸斯乎橫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捕其掌蓋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世無譽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程書

卷九

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

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着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升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程書

卷九

四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凡人

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蓋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其道不計其功程思邈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
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程
武夫公侯于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則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及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敢
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
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已也

程書

卷九

五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
用振特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
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
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
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
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
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粗俗聖人勉使為仁

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
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
雖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愚疑而再問之而憲
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程書

卷九

六

卷十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令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

程書

卷十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言處必是有救之之術正叔謂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

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均分之以均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

程書

卷十

二

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

子於此善爲言只極口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臣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喻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

程書

卷十

三

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是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蜩儘有太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相求他他又何

道致兩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在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崑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箋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程書

卷十

四

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修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婚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只

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子厚云絕非此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合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華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

程書

卷十

五

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棹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擒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客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關占吉商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

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遠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程書

卷十

六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人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持趨走得不得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個大肚皮子厚却願柰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州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

程書

卷十

七

於仁必也聖乎

已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日朝聞道夕斯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兩白行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

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猶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成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墻故後始成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

程書

卷十

八

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正叔辯周都言穀洛關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聖店南旣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闕也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
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
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卷十一

明道語錄

師訓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
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
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
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
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
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
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
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兼三才一之而兩之不兩之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克勤小物最難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

程書

卷十一

二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曰吾止而體焉斯已矣

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言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

乎

程書

卷十一

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自是

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

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

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

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

告子此言

足而謂大之性猶牛之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

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

曰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閭闔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

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

程書

卷十一

四

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

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

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象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妄

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

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

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絃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

程書

卷十一

五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

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中則為

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

皆氣也亦自別

明者聖人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

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

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世人言亦不勝待人之言爲

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

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

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程書

卷十一

本

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

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

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

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以勞於己力也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

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

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

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

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問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

於義孔惺受命立輟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輟拒父則

不義如輟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輟拒父則奉身而

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惺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

孔惺旣被脇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

程書

卷十一

七

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

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達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

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則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

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程書

卷十一

八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朴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

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則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

聖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

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

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

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程書

卷十一

九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

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

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立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程書

卷十一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知在於此爾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大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誠也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至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

程書

卷十一

十一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則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

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

乙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

氣也故有所革

別一
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

維之

又從而
維之

王用亨於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

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程書

卷十一

主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

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

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

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

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就

兮綌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綠之綠

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綌綌所以來風也

斯惟言不茹忌若菜菔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

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

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

而不順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

專

其動也直

直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

翕

其動

聚其動

程書

卷十一

主

也獨發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

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

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

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

之道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程書

卷十一

南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

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耄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凡几取狼為興者

狼前後停輿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

積德之厚赤舄凡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

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青皆可鼓也

月不下日與日正相

對鼓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

程書

卷十一

五

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

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

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

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

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

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

有餘也

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吾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履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積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積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程書

卷十一

七

謙者備謙也逸豫也事謙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

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

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約近裏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

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

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

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程書

卷十一

七

顏子屢空空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

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

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

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

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一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

理義之
悅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
之謂良其皆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
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
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

程書

卷十一

六

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

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主知
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

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

頃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
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射讀法平價謹權量
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

程書

卷十一

九

未仁故以切已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戊冬見伯淳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由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

程書

卷十二

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與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央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

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友已守約

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

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

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

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齊學顏

子之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

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

程書

卷十二

二

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

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

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

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

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

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

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

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爾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戒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程書

卷十二

三

卷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

公族有罪磨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攷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書

卷十三

一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誠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問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程書

卷十三

二

卷十四

亥九月過汝

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智力甚勞先生曰此農之君子以振民一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程書

卷十四

十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教主

程書

卷十四

二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程書

卷十四

三

卷十五

伊川語錄

入關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智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

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卽便是禮無已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程書

卷十五

十一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

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微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

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

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

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卽皆天

理

程書

卷十五

十二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

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

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

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是見解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卽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程書

卷十五

三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耳剽應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豈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思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

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

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

音隊

用之自是人情不

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

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

類可從而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天形之大

程書

卷十五

四

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常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

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狗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自然不消催促也

程書

卷十五

五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豈可以被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夫抵決寒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更不能如魯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

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開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

程書

卷十五

六

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醇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日深山爲虎狼食不

其辭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朽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鏹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

程書

卷十五

七

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間闔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鐘何物不銷鑠

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曰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程書

卷十五

八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有閑邪更着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

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張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

程書

卷十五

九

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齋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

程書

卷十五

十

閏什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

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

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百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關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關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行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

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孔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來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卷十五

卷十五

上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者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殺打訛

卷十五

卷十五

上

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勢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知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鄭子何

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飲慾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程書

卷十五

五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莫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

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來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

程書

卷十五

五

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

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醜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失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奸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程書

卷十五

五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會解來

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濶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濶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濶非

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飭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

程書

卷十五

五

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欲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至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內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儒者其卒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

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

程書

卷十五

七

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異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臾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彼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歸道終不

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畧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盡則必有夜

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困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

程書

卷十五

太

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第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

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程書

卷十五

九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敬則無已可克學者之始則須絕四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敵繫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

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勝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正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卽常中不思而得卽常得所

程書

卷十五

十

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入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

心乃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

子動則弑君殺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

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

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

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

之仕於魯欲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弑其

程書

卷十五

主

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意如此則孔子只待

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

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

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管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言五事如百年無

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異刑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外國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

紀故能如此蓋魯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篇目即索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

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

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

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鵠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

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

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于宋

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

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

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程書

卷十五

主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豈

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

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况生麟聖人為其

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

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

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

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

頌作

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

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闢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闢者道開闢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闢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和也

程書

卷十五

圭

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早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

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五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求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程書

卷十五

圭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曰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為冬降

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集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疋戾之

程書

卷十五

五

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審也

網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

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啖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問巷耳目視聽及

程書

卷十五

五

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言報則遺其重者非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

潮口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其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

程書

卷十五

七

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爲此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舜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

慙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也是只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程書

卷十五

七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卽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端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其師傳故因經以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相以厲雉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

程書

卷十五

无

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貪人說金說黃色說堅硬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會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彖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

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列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己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閭闔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閭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程書

卷十五

丰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白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先土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程書

卷十五

手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

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齋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至祭禘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禘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

程書

卷十五

手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以群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爲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卽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卽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卽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

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廟饒彛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信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

程書

卷十五

書

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便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

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不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伯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中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

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男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

程書

卷十五

書

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脩不能防

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眾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

程書

卷十五

五

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為乃能安人此則自所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常行不憚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

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要無二但只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是此入

程書

卷十五

五

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舜孝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為顏子擇中庸得善孝孝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忠在不能守不能斷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

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開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方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楊子似出於子夏墨子似出於子張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程書

卷十五

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敵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墜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極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博博淵

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

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

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是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各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

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設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

程書

卷十五

堯

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

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啻人比玉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躍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

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爲中

程書

卷十三

无

卷十六

已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
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灘
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
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
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
身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各之

程書

卷十六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
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
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卷十七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荅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是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

程書

卷十七

十

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

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

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

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

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

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

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書說其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

貲於初心然其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

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向

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

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

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

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却如此開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

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

有補爾

程書

卷十七

二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若不察之於身其得不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

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情民業

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

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當饑飽若未

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

夜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無理會也得

上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諳理也

高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人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程書

卷十七

三

教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也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如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

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孟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詳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

程書

卷十七

四

告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問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然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偽也

人或以禮官爲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卽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程書

卷十七

五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

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

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

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

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八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

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

良之位至如肅宗卽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華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

程書

卷十七

六

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諱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程書

卷十七

七

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加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優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

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公之

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

程書

卷十七

八

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

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

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

程書

卷十七

九

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繞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

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程書

卷十七

十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

程書 卷十八

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仁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口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程書 卷十八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本件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

程書

卷十八

三

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

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川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

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況無首安得有終故曰

程書

卷十八

四

無所終也比之道須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告曰誠人恭是素求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口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

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則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
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太善卽是
惡太惡卽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
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不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
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
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
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
程書 卷十八 五

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
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太上面盡力求必得之
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
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
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
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勸
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
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

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慢官言事不合如之何
曰必不得已有太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太
則當太事小於去亦不須太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
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太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稟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
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
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凌後來
旣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
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
程書 卷十八 六

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
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无覺則何益矣又奚
學爲思曰庸庸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
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 致知
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
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
淺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
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
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樞天與公上爭道又公孫大娘習

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

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

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一本此下六或問思一事或此及他事莫是心不專

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

程書

卷十八

七

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作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介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合儒者之學

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

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

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

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

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樂

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

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

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

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

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

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

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

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

程書

卷十八

八

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

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

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

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

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

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

虎神色便變傷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

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

深知亦如此且如膽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

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膽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

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季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個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

程書

卷十八

九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知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恍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

在勉強也

上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无所食无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佗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程書

卷十八

十

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何曰人耻其不能而爲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耻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耻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耻也爲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

可耻也耻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

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妄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
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
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
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
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個欺人之心更那裏得
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
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

程書

卷十八

十一

此然不免懼心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
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
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
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
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
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
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
恐懼曰須是氣足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
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
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
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
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
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
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

程書

卷十八

十二

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
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
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
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
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
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
托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邪

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
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无度雖正亦邪

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
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
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
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道當如何
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之學者須讀書纔
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
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偽性爲不善也自情性尚
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克所行者欲力行

程書

卷十八

主

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
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
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
必強蓋大賢已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其天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
有身須有才聖人志已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
是氣不平亦是量小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
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

不可強今人有量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有江河之量有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无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
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
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
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
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
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尙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
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
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其

程書

卷十八

古

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
當時人皆驚惟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
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
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
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
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
與放肆者不同其爲滿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辟兼
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
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
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
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

程書

卷十八

十五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觸理則无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
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方盡性便至
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
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无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
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

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也皆通也
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
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
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
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
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
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无事大意却是在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
何曰此實无所得也譬如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
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无所得若有大志者不
以管見爲得也

程書

卷十八

十六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
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
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
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
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
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

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者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

程書

卷十八

十七

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

伊川一日入嵩山王徐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童六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

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

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常言庵中生却見庵外事莫是

釋氏不肯為死聖人乎

問世間有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煉少壯之屋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歸俗厭兵此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程書

卷十八

十八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鼓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

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

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遠一言以蔽之不過

日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亦未得

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

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回生死却為釋氏之辭皆近

纔著他便道我不爲這個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
通且指他淺近處只堯一文香便道我有无窮福利
懷却這個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无住空且如
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
長既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
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
體日漸長大長的是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
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

程書

卷十八

十九

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
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
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
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於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
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

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
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
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
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
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

程書

卷十八

二十

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
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
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
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
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
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
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
作三十
猶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

還察形色還以生丁日數推考日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公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益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

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

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

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

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他在房間便聞得令

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

程書

卷十八

三

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聞

將爲葬於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惟此只是心虛而明

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

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

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

簡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

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

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

理一作所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

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

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議并龍女衣

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

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

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

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子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

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

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

程書

卷十八

三

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

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

當時問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

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

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

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

寐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

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

則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

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无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成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本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

程書

卷十八

三

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夫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无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 蜥蜴化爲

百合如石蟹不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

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見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鬣牛頭之類則天下同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

程書

卷十八

三

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有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衰劑之理如人生百

年雖君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
數日漸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
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聞巷童稚皆習聞其說
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
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
倫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
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

程書

卷十八

三五

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欲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
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
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彜在人雖俗甚惡
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
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
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否也既思卽
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
無著換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
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
喜怒哀樂發自守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
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
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程書

卷十八

三十六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
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
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
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
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
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
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
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
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
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五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七

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脩養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粧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

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太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

程書

卷十八

三十八

白日所憎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无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

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有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贏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九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竊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无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

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也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

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况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是不同不足怪也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九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識便有性有性便有

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本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濤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

程

卷十八

三十一

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太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此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

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淵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太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就上面理會事者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荅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程

卷十八

三十二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本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

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沁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個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言義又言道德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三

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无事也又問

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

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

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

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若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

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

幣之未將之時已有

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

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

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

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

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

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

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

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克自是一件

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

程書

卷十八

三十四

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

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

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

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

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

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

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

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

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言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舍則心有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无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五

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慚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

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

程書

卷十八

三十五

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叟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述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去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張子戈膝必獲使治朕桀堯爲天子安有是事問加我數年五十一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

沒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
是未學易前嘗有人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
知其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
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
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
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則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
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
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

程書

卷十八

三七

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
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
且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底幾可以弗畔於道此
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
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
亦未是小成太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
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
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

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以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
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
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
可死之理除非是聞死然聞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
害又不當言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
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

程書

卷十八

三八

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
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太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
處使遁逃太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
有親無親便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
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
出至如親在爲親因養須出太亦須結伴同去便有
患難相死之道肯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
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
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晚
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

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川得益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日是日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程書

卷十

五

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人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

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

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

程書

卷十

卑

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理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比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而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

程書

卷十八

聖

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

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

程書

卷十八

聖

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

或曰可以湯武

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言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卻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

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
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
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
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是一箇執
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
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
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
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
無異

程書

卷十八

聖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
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
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
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
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加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
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
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
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

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
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
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
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濫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
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
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
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程書

卷十八

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
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
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
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
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
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克其腹何異鳥
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
二句如此或曰是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
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

其視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此意如何
已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
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
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
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
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
測如曰頗何爲而殒厥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程書

卷十八

四十五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曰
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
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卻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說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
人趨者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
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道是也其信者又直道
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
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

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
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
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
迫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
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
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

程書

卷十八

四十六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
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
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
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說然後能敬
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
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
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
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

信者必誠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言太自之類太自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風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抱石赴河乃已然都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

程書

卷十八

四十七

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債米之事甚好至拉

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帥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偃師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卽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

程書

卷十八

四十八

問問諫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使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寬容不欲直拒他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

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卻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云問是知禮不知禮卻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卻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

程書

卷十八

聖

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

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

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

程書

卷十八

辛

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又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問也者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間巷之人卻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間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

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在已曰既在已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卻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卻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而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一句他爭

程書

卷十八

五十一

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他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

程書

卷十八

五十二

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

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

程書

卷十八

聖

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

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

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

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

之用炮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

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

則旨達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

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嘗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

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添樽酒簋二用

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

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

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

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

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

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

程書

卷十八

諸

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

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

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

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

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

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

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

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

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

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

程書

卷十八

堯

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之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卻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尅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

木得七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程書

卷十八

堯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以義起然亦是是以爻也爻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雖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

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雷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天幾仁使壽幾鄙便天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程書

卷十八

孝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神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

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列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

程書

卷十八

孝

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

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多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緊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程書

卷十八

堯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偏知不偏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是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溥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

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庸庸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無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啟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啟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卻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禘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視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肯焚埋之禮其書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程書

卷十八

本

或問人有問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

程書

卷十八

李

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僞乎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

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治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然但牛泝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程書

卷十八

李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

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

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以上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窮寃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卻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問周禮之書有訛獄否曰其多周公致治之大治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

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

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河也曰此春秋大義也
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
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
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
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
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

程書

卷十八

奎

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過於垂紀侯遂去其國
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
稷也紀侯大

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芟言語後來被人傳會
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苟楊所及也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
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
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
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贊矣必欲撰玄不如明

易卻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無窮但看人如
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
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
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
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
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
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

程書

卷十八

奎

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
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
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坏不可也後之學者
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
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
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此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

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
日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繁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原性等文
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
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程書

卷十八

李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
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
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
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
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
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
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
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
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

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
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
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
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
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
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

程書

卷十八

宋

及高祖與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
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
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不識
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
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
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
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
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
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

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肯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

程書

卷十八

克

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

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有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論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

程書

卷十八

子

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

不爲况聖人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各

日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震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

程書

卷十八

主

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彈闔彈闔既動然後用鉤鉤鉤其端然後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人庵中說今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始受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初

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

之放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

程書

卷十八

主

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以鼓吹則可蓋征伐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卻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遜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

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云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亾禮法禮法既亾故五胡亂華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

程書

卷十八

七

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立宗纔使肅宗便纂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實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人是茲人聞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

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罔是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亾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間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三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因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怒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或處無霜蓋氣就相

程書

卷十八

七

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上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南木水上溫而下冷陰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

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
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
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
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
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電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
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
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

程書

卷十八

奎

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
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
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
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
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
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
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卻不說至君
子未有義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
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
凡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

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燭理明也天人之際
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
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升火覆於王屋流爲
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
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
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
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
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地書云玩物喪

程書

卷十八

奎

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
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
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
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應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
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
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川功夫今詩人格既用

程濤

卷十八

三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常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
旣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
日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
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
已送與呂真叔真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
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
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
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
如珠玉之在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言自深奧學爲

冠婚喪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經

冠婚喪祭
鄉相見

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

薦新

仲春薦四時祭用仲月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各用其時

程書

卷十八

美

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祀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至於三而止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卽以所生母配如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塋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稍塋可也忌日必遷主出

祭於正寢今正廳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

享也於正寢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

立影廟中異位婦自相配為位男姑不同坐也廟必

有主既祧埋於所塋處如奉祀其大畧如此且如射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

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

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人家能存得此

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

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

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程書 卷十八 堯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

以禮有九獻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

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

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

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

義理古人直是誠實塋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

廟既塋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

惟專精祀於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

凡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

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

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

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

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

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

程書 卷十八 今

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為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

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

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

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

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

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旁枝又如水

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

旁枝遠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宗云

凡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

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

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稱繼稱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卽是稱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

程書

卷十八

全

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懸恐不

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終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遂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程書

卷十八

全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况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賁人之序也此說卻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

程書

卷十八

全

無服者只爲無屬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

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

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

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

以義理推不行也

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

同居之親古卻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忽然無

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

喪尚春不相不巷歌餉旬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

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

不可獨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者服是也異姓也

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

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既與姑之子

爲舅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

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

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

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

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程書

卷十八

全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

他舅姑安得伸已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

使玉人彫琢之也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

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

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

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

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備見不到

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

然他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

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於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治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重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禘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程書

卷十八

金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克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箇出身處如東漢

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小尚節行尚節行大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祫之義古太牢既有此

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

看過但其言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

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曆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

理婚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程書

卷十八

金

卷十九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
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
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
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若工夫
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
年盡支離了

程書

卷十九

十一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
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
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曰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

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
乃正乎曰非是謂无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
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

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
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
律故雖貞亦凶也

豬豕之牙豕牙最能傷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
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
處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
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
易之易

程書

卷十九

十二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
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
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個使
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

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

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

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
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然等事使人位常懷此心
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
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
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取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
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
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
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
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

程書

卷十九

三

安不可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
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
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
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個用有不同只
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
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
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

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漕論易以一主節言運
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
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
是躍

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
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

程書

卷十九

四

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
定一件事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
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
見得張釋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
生一個無窮便了得他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即時乘
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個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願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

程書

卷十九

五

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

有李願一本李願却得其意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

程書

卷十九

六

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舍畝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性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是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方可爲也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

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木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是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言義理

程書

卷十九

七

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繇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

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

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

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世有人以此爲勸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戶時

苟揚往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宇問孟子還言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

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蓋平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程缺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

程書

卷十九

八

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

他入道是了方是他入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

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釋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

不是先生曰入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

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

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釋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熟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獸中做得窩子極有巧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足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程書

卷十九

九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川底詩蓋是修身治家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得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

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芣之者順水而芣之皆是言若菜順柔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閑雅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日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

程書

卷十九

十

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出於明也

程書

卷十九

十一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機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

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那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會合戰更得這兩個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

程書

卷十九

主

有不合處又試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令戶部自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

聞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晚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曰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

程書

卷十九

十三

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以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

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須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程書

卷十九

十四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三其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為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剗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遙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

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饑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糧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得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制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大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

程書

卷十九

主

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公孫故人謂那忽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一作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

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

程書

卷十九

主

讀是這個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個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爻也

若要學佛須是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

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徵退謂董常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

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

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誇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來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是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

程書

卷十九

七

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是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聖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版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人不

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二者乃侮

張良亦是個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遺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川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

程書

卷十九

七

常言爲韓王遂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個不肯事高祖如此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年

既京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在這道理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散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

程書

卷十九

九

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大事大事外無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推得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間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局貳隻因見

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

程書

卷十九

十

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個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

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蘓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瓮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

程書

卷十九

三

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枕中不如此

卷二十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懼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崩潰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懼孔懼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齋問其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

程書

卷二十

一

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師說

宜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
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
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
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

程書

卷二十一上

一

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
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
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
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
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論
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
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
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
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

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
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
但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之自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
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
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
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

程書

卷二十一上

二

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
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
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
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
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
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也廢饗而頒之酒
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
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
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數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

程書

卷二十一

三

謝惺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惺固無疑矣在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惺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已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

程書

卷二十一

四

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

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問龍有
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廟邪一龍則
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
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
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像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像益損而置
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
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
程書 卷二十一 五

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
子問客何爲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
如斯人者公字欽一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
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爲過子
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
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
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
知如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
豫色何也公曰在難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

子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曰正爲定力不
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
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
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
而主簿政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
深於易而何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
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與有少進爾然亦
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

程書

卷二十一

六

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
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
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
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固因
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何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
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
訪子款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

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
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
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不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建戴城役至三大戶亦
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
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也出也子曰乃從天
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
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
雖然近年諸孫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
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盤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
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
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
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
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
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有
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
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

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常逃父時
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
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
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程書

卷三十一

八

卷二十一 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思衰於諸侯以及

其九族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

魚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

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

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

程書

卷三十一

一

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

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

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

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

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

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

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

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
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

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共用而言之則謂之命令

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

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

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程書

卷三十一

二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

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

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

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師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

乃能謹於抱衾與綢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

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於

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弔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理爲得矣使吳知其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出姜以譚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

程書

卷三十下

三

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關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木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程書

卷三十下

四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各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

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

伊川語錄

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

程書

卷二十三

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曼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元季初平則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

程書

卷二十三

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中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川元如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

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棟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計有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

程書

卷三十三

三

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語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德俱空耳棟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棟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季子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

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又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是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

程書

卷三十三

四

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

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之以如歲有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歲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有只治其闕而已

李處遜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

程書

卷三十三

五

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日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無窮

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已在人主

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

程書

卷三十三

六

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夏侯旄字節文

伯溫問西符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

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斐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美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

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如此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間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與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行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

凶不能堪遂逆命繇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

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

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

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

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

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

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

意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

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傳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程書

卷三十一

八

棟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是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

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性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初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

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

仲問如何是近思由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此吾與黝也之與如何曰

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也勉

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不喻

其言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也

棟問紀裂繻爲君遊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迎親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由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

程書

卷二十三

九

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益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六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習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

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

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

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

程書

卷二十三

十

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代齊納糾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

罪而上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愚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程書

卷三十三

十一

先生曰凡看語孟是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也切已不可以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也

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如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統承天

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

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程書

卷三十三

十二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

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
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
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
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
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
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
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
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

禮書

卷二十一上

三

祭藉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
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
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
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
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如此處怎生聖人固
不可跋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
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
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
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定
時蘇子瞻便據吳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

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
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
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
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
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
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
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
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
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

禮書

卷二十一上

古

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
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
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
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
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
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
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

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常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

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

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之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

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

程書

卷二十二

七

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

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輩時亦用地

理人曾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其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聖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

程書

卷二十三

太

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孔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域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 問人之壽數可以力後否曰益有之棧問如全
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
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
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乃夫一般分明人力
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則有周能過曆秦
一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棧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
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
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
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

程書

卷三十三

九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聞才出於氣否
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
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
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
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
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
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曰暴
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
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
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

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
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
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
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
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
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
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
之士但爲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

程書

卷三十三

三

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
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
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
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
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
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率順之本無
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某做不得天下閑

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
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
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
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
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
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
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如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之從修身齊家來不然
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
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有惡矣然却能不念
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
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
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
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
則武王却須殺紂也有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
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

府庠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
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
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
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
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又和悅矣
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
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
黃衣是蜡服麕裘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如今京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
月必朝服而朝者于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雖
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
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
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
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
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泰山崩懷佛勝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
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
必不能故也子路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
以堅白瓠瓜爲對繫而不食者瓠瓜繫而不爲用之
物不食不用之義也瓠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
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
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
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

程書

卷三十三

三

耳權之爲義猶稱錡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
便是道也自漢以來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
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
不知

立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
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
不踐己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日壯有室之時父

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
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嚴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
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
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
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程書

卷三十三

三

范公甫將赴河南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
者謁又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土地古先賢哲亦當謁
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
已何得又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
廢江浙間潘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
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
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
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
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學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

性書

卷三十五

五

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但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讀是於思慮所得之人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使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有諸人言之謂之心

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性書

卷三十五

五

卷二十二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皆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

程書

卷二十二下

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告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

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

程書

卷二十二下

二

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樊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及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小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金勝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復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

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程書

卷二十一

三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

自出也又問禘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禘以謂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說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閻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

程書

卷二十一

四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夫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啻多財亦可思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宴酒醑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前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各以表進

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

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

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

三五千入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久

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

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

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

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

程書

卷三下

五

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

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

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

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故須

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

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

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

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蓋知

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雖別無可證理亦

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

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鬯王可

知此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南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而東

左昭右穆自內分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

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

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不

程書

卷三下

六

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

而不書及却有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

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

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

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青如何曰大青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青災肆

赦者言青則肆之青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

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

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

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頑果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棘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

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

程書

卷二十三下

七

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

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

惠公仲子不壽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

非禮也曰不盛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

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

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

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

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

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

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詎為事上不遵周王

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

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嚭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

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

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

程書

卷二十三下

八

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

是本土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

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

却因遇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

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

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

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

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
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
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
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
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
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程書

卷二十三

九

卷二十一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
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牝羊之味君
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
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
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亡廢助長於文義
也 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飭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
好

程書

卷二十三

一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記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
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敘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八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程書

卷二十三

二

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蟬螺贏木非同類爲其氣同故視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口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質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

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

又曰聖人果無夢

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程書

卷二十三

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己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白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

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貴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程書

卷二十三

四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

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程書

卷二十三

五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貴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者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其民甚則身就國亡不甚則身危即削名之曰內禍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

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
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
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
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
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
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

程書

卷二十三

六

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
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
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
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
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
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
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
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
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

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
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
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
一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
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
不愛物若無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程書

卷二十三

七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
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
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
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
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
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
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
身則不敬父母其斷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

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
之中有簡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
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
不能勝也

程書

卷二十三

八

二十四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
則偽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
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
作樂章欲一作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
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

程書

卷二十四

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太婦道一闕雖后妃之事
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
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通用之或告成
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
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
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水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
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因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釋者可以治詩

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誠私欲則天理明矣

大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

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之

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程書

卷二十四

二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

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亦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隱

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

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

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

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

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

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

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

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威皆生來如此此

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

理也

程書

卷二十四

三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

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

廢也孟子言責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

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

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

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

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

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

爲曹氏屠戮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

知其丁憂不移也。於之六。光之。大矣。昔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肯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則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

程書

卷二十四

四

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逖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閭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

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其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敵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違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程書

卷二十四

五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人年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

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何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天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程書

卷二十四

六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卷二十五

暢潛道本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窮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程書

卷二十五

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

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

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

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

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

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

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程書

卷二十五

二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

通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思之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

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

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六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程書

卷二十五

三

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

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有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程書

卷二十五

四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桀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

目之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程書

卷二十五

五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探同異者是也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糞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程書

卷三十五

木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程書

卷三十五

七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由養之有素也非一事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不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藹若

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怨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程書

卷十五

人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壽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

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

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其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

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

門如見太賓使民如祭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

其本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書

卷十五

九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

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

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

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師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

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性而

不知友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

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

程書

卷二十五

十

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

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聞不能以多聞

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

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

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

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

程書

卷二十五

十一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

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

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

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

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

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

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程書

卷二十五

三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

程書

卷二十五

三

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末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難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自責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

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攤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程書

卷十五

南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

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程書

卷十五

孟

卷二十六

朱公孫
錄拾遺 二先生語錄

性靜者可以爲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

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

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程書

卷二十六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已物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漢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

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斷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
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人必以忠信爲本母友不如已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絜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而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
位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
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弟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
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
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
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
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刑廟門非祭
則嚴局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
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
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

典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波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道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了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釋書

卷二十一

三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嘆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問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類恐後人編簡脫錯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噴字薄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典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曲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曲國常如

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曰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

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

鴟鵂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鵂是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釋書

卷二十一

四

采薇彼爾戎役戎役彼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棠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率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戚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九戩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

以我公歸乎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

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竊寐間永思

念不得復告於君賦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兮蔚兮草木藁茂貌山有

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

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村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謳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

程書

卷三十六

五

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

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

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

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

感動於君此有驚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

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屨如舍申適褒

丘山有麻大都言丘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

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

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

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吝嗟不見用將其

來施施思其來當自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

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

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

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

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

一本無不字

碩人碩人敖敖疑碩頤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聚

衣非婦人服說于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

弟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以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

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眾

程書

卷三十六

六

濊濊鱣鮪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

姜不見荅徒有葭莢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

庶士有竭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鱣鮪大魚

也葭莢冗雜貌眾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黃甲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

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

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

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

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

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
我胡爲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
平罵

施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前兮言葛藟短也延蔓相屬
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何字之一作意黎在衛之西
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
也

中谷有蓀蘿藦葦藟在茨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
非脩長之脩疑同周禮脩脯之脩過於乾底意曠暮
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

程書

卷二十六

七

之濕都無言其思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
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數
制度非三德也

花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公
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儼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
却不我知再帶悸兮臨朝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
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幾

免爰兕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皆叛構
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屬人受其禍難繼本以豎

兕今却雉羅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雉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雉雉尚
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
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
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
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爲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
國問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
衆言汝但不悅不求何所用而不滅枝報怨也求貪
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
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程書

卷二十六

八

狡童塞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
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
者後面比君爲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
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
何可比君爲禽又况目之曰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
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同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
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
進不以禮

崇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怨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即失却本意思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更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謂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聚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程書

卷二十六

九

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南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羔裘豹舄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如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選亦自致身於清縈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東門之墠除地口墠茹蕙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下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手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滯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程書

卷二十六

十

屨亦以履霜捺捺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母不漱裳褰之懶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締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慕國殺君不以爲羞至於衣服儉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時亦可取魯風詩非無

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程書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朱公揆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淳伯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叔正

母意母私意也母必為母固滯母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淳伯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叔正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叔正

其言之不怍所為言之不愧淳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

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淳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

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淳伯

程書

卷二十七

二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淳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淳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

章淳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

隘陋淳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叔正

九思各專其一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淳伯

里仁爲美里人之所止伯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

在已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

於樂之則爲已之所有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

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伯

先難克已也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

程書

卷二十七

三

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

而言之則能取譬是也伯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顏子當之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詘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正

貧不怨則語誦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伯

古之學者爲已爲已在已也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

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正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也宮

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

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

之勇同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

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

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濬辟豈不動

氣志專在喜怒豈不動氣故驟者趨者反動其心志

者心之所之也伯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

言蔽簡通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

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

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

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呵其所好

也伯淳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

雖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盡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

已厚子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二事

程書

卷二十七

五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而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

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

人之地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叔

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

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伯淳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伯淳

程書

卷二十七

六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

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

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

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

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

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程書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酒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

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岐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

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作凡言克者必不能無有諸已也

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已則無不中

程書 卷二十八

二

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已復

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

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

有先後之序八能克已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立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

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每自
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
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
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
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程書

卷二十八

三

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立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
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
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

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
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

才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
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
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
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
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
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
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見孔子亦其善

程書

卷二十八

四

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
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
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
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
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樂
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
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為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矣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字不樂

程書

卷二十一

五

樂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三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

衆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

程書

卷二十一

六

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我心不

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真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

召亦然

稀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

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

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與何為媚龜與尊者所

居喻貴臣龜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

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

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文離

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

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

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

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

此一段
蒲田本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

釋書

卷主

七

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

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

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

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

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

發而當卽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

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卷二十九

程氏學拾遺

李泰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

窮至物理無他難思而已矣思曰膚膚作聖聖人亦

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

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

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

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

程書

卷二十九

一

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

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

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聖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

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

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其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平此者存心養性佛亦下全
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其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程書

卷三十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
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
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
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亦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
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下爲疾氣衰則必有疾非天
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穿合附會
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

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
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煞留下工夫如學者
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
不熟輿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
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
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然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
則一益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程書

卷三十

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爲之是無勇也
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刺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
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
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
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

擇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
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道事在下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種
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
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
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以聖人各只有一
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
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燹天
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
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值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
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
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
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
又大段着力不得

合率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卷三十一

程子王孫兵部武庫司郎中程
陝西興陽府中總兵程嗣亮河南永寧縣人重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名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
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二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
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
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于游聞之當作於于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

程書

卷三十一

一

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
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
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
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
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

也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闔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格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程書

卷三十一

二

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就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

政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人安重則學堅固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

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

非樂不能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同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

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

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

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

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

信之

周謂周旋不計不相私比也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脩天爵則人爵至祿在

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

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

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

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

程書

卷三十一

四

干祿也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

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

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

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

則辱之甚無此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

文之以禮

灌以降神神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

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

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爲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

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弘

故止曰人以爲諂也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滯其色是樂而不滯哀窮寃思

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

程書

卷三十一

五

之也如今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之

之類皆是以爲利也

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

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荅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荅以不服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程書

卷三十一

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嘆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克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脩己以

安百姓亦猶是也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凡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

程書

卷三十一

八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

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

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

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

也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

程書

卷三十一

九

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

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色斯舉矣不至愴各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

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

而起庶子路知之也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

質數日即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賤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後孔子欲從古人非質朴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微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問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問之言

程書

卷三十一

十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

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若夫聖賢資之

迹則亦不入其與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善之謂信

能克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人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雖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

程書

卷三十一

十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期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期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期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

期月三年之說今世又取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
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
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期月三年之事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
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
當與聞之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
果經經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
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本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
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
狷也

切切如體之相磨慤慤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
慤慤怡怡如也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
五年大國七年云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
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本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
邢有道穀邦無道穀難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

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
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
可不遜也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
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
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
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
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
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
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
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
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
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
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
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既既欲納糾以爲君又殺
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
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威

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能守者

爲仁也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伊

程書

卷三十一

古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

有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佛胥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

足與有爲也

六言六蔽止與恭而無禮則勞而果剛而無虐之義

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

知學乃愚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

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程書

卷三十一

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

此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印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

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

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

推廣之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

難與並爲仁矣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耜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今之賊郭不爲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

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爲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痛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

有泚推之可見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

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

仁耳離足而非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政豈待乎作

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

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孔子於儒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

謂命

恕者入仁之門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克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

之馬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程書

卷三十一

太

卷三十二

胡氏本拾遺

則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數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程書

卷三十二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傳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

才皆可利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

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尹子親注云

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不相關明

男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座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胃中須如風動竹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書 卷三十一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

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

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

之是違制也違例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

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顏

子而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

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為善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有在欲而行禪

聖書 卷三十一

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乎自此所以與儒者異

也人倫者天理也被將為子當作何等物看里望

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

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

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

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

及而言之至於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

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

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料事五處皆

言料獨左氏言子料且料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

小白長則當立也今料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

後言子料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

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料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

非如建成既爲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微去建成而事

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

程書

卷三十一

四

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非謂孝弟卽是仁之本蓋謂

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爲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

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

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常愚

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

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佺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

所樂者何事佺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

道不爲顏子矣佺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

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

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

其所又問伊川如何伊川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法不

得此曰爲有不通處又問待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

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事恐

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衡

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

佺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

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佺曰不過是說顏

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

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

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

者曰除却神祠廟字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

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

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

之深也

程書

卷三十一

五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

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

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

心人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程書

卷三十一

太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益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歿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弔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收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

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此一段差誤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

程書

卷三十一

七

崇慶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苟能達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子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語之也靖范公在溫公通鑑中

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

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

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克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程書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個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

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

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

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

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衰之時人莫不尊之移第子

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主宰之

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義故春秋

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

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

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

王者此也

程書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

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

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

本爲人食此說本是豈有人爲蟻虱而生耶一說禽

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

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
朋自遠方來克之至於寒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
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
粟至於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
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程書

卷三十三

三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
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卷三十四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傳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
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 春
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雖可尊周孟

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程書

卷三十四

范文甫問趙盾然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蒧其君買皆
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
赴於鄰國不知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
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乾時
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
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問乎然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傳文等同

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概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有何意味乎

剛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嘉

程書

卷三十四

二

卷三十五

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孰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程書

卷三十五

一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醇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八溝水皆

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脉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卽廿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

是要相地脉如何

冬桃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國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日振共術
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
事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
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程書 卷三五 二

大體通論義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
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禮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
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
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聽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勝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
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

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
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程書

卷三五

三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
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
敗

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
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
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
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兄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未
止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落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康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至言然只是一個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

程書

卷三五

四

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蠶米麥衆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

縣極有害

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瘠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側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變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

程書

卷三五

五

傳世以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揚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酒是麴孽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怪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盡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個火時發於山間也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得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

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人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覺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子乳而食三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爲已子而殺人之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程書

卷三五

六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筭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

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藉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許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爲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

程書

卷三五

七

言毫却似今言京師之北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耻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個自私姦暗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引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點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取陽

程書

卷三五

八

氣其意又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卷三十六

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

程書

卷三十六

一

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差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息字之誤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本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

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

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

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先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賁曰涉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

蠶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程書

卷三本

二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

在

德不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

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腑

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嘗養浩之氣又問曰說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釋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謝曰聞先

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釋能終守先生之學釋亦

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

信收理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

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

其姓與居則去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程書

卷三本

三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

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歛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

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

故未三日而殮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

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子之云張師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

云如何伊川沈吟看者師雍曰好

程書

卷三十六

四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

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

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婦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

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謁

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

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

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經正問曰掘貴一所見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

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

忠忠弊故挾之以質質弊故挾之以文非道有弊也

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

程書

卷三十六

五

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

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

見天地

朱公振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

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馬理白鹿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

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

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願以邪說誠行惑亂衆聽尹焞張
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
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
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
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願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
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
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

程書

卷三十六

六

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
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
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
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
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
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
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也
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
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
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
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
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

洋書

卷三十六

七

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

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待哭

溫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吊不同曰二蘇悵然而友曰

慶輟輟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國

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

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

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中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

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問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書川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問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問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程書

卷三十一

入

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賁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山求之徒

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煇既還十七日有扣門者報先生傾俎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

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

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

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

程書

卷三十一

九

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歸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日衰周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取錯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

容氣象

又王信伯語云問取錯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

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與以云不偽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

傳經詩說言唐魏以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魏之後聖人之國亦變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辛委

程書

卷三六

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廡存其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釋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攜以酒食示之具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促愚

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誠潘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為觀人

或問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為配早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寬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閭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

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為之

程書

卷三六

上

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卷三十七

傳聞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
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
以對死者也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
程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
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
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程書 卷三十七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
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
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
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元祐二年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
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
難明宗年六十餘卽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殿壁

四月六日講讀依舊通英閣顯子敦封駁以爲延和
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崇寧可使講讀小臣坐殿
上違成造勿襄之義持國徹仲進呈令修通英閣多
置軒窓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爲養善堂見畜小
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
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本光庭字公拱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
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日上於元祐后叔

程書 卷三十七

二

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
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曰子之
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
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旣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
兵部曰願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願獨
除監司願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

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
喇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
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
議喇叔解事忍力不足耳既而皆驗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
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
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
坐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遽曰兒慢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
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
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請色甚莊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
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八十矣或謂正叔曰
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過正叔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爲上師傳其敢
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謂
焉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駢修注得罪張天祺
以御史而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
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
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
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

程書

卷三十七

四

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
而老父徑去

宗本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
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
人既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
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
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憲而後決或出於私怒
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
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下
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
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曲喪在孔子
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
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合一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爲恕心如河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間賢人隱

程書

卷三十七

五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
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其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
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
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

而何又曾有議解鹽少者謂其增六千爲八千
伊川曰若增鈔價賣穀須以鹽爲配衆低價易之人
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
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去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卽三五
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
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
之謂性處便闕却

程書

卷三十七

六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漢俗

明道善言詩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
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葛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悅
不求何用不減歸於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
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裕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程書

卷三十七

七

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

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歸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未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明道先生生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書

卷三十七

八

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拊膺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見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入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則甚傳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

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爾曰古人所以貴知義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

程書

卷三十七

九

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

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問說甚

熟一日因臨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

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

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為知

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

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

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程書

卷三十七

十

明道語云卧病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伯淳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廩地黃明道率謝先生先生以

前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

明道云必有關聯聯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明道在穎昌楊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

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
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
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詣定夫又楊先生先生
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
誠實但聽悟不及楊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
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
落多從佛學獨楊與謝丈不變恩嘆曰學者皆瀛矣
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
四字

程書

卷三十七

主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
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
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
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
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

與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彙錄楊公之子

朱公揆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程書

卷三十七

主

類此其憤懣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師聖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和靜偶學處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思叔誦言僕夫伊川曰何不勤心忍性思叔慙謝

影曰靜坐和靜孟致夫各厚類張思叔待伊川指面而

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

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

錯顛容貌傾欹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

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且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

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

和靜以此爲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

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

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自伊川伊川曰極是

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馬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嚴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

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卽有此理然其

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旣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

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

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爲

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

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益藥也無病安所

用乎先生曰財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

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

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

程書

卷三十七

十四

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

恊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

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

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

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

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

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

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

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之道士謂之仙桃巾

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

方頂何謂

先生在洛中常襲呂蔡巾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

日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程書

卷三十七

主

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

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

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日子何似

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

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

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着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

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閩公者昔又有蜀人

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

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

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

收歛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

收歛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

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

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

程書

卷三十七

主

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

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

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

涵養

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明道伊川常

嘆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着心處甚

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着心於中

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

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

着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着心只那着的是

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嘗行於伊川。云：嘗蒙蔡州取解，直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脩治窓戶，皆使親爲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

程書

卷三十七

七

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周恭叔行已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嘆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鰥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治民行後

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彰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只爲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爲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

程書

卷三十七

太

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盡，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漸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領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羣善役法之變，皆曾子固之晚年亦相際。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悉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際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

術故也伊川每日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
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閏
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赴
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標一重二
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
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

程書

卷三十七

七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
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三謝過而
別

王子真佺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
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
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巧茶
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禾嘗風
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
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上特
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備還至中途遇

老人貢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
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
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共舍語甚款亦無大
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
伊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日已令劉絢去編集俟
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
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
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
程書

卷三十七

十

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
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
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二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
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
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
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
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掃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
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

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論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進曰虎皮出於日更不出虎皮也

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錢分曰折六分惟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其出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審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蔬支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

程書

卷三十七

圭

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纔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喪先生疑之曰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程書

卷三十七

圭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難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脩通鑑伊川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纂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

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管仲雖何有過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

法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爲法於後世我

猶未免爲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河洛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纔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程書

卷三十七

圭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程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沉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嘆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程書

卷三十七

圭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

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
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
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
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
十四乎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靖商量諸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
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靖曰且
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
道此箇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
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
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
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
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
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

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景中子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
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
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
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
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
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意伊川稱賞之伊川云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
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澗瀨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
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
斯達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
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闕
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
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殆廢或者似有得

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要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有爲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淳曰願得即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閉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勝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掛遜之盛嘆曰二代威儀盡在是矣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治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以道常說頃

程書

卷三十七

三

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

也正欲道之同耳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恭
常人之情獲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和書

卷三十七

美

卷三十八

外書

明道文集

南廟試伏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教俾當時
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謫
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蠶
兩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
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勤功志在使人後以農疇之
務時雖畢力欣於歲事之豐

和書

卷三十八

六

善治俗者率俗善使民者順民勿謂民之
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使爾農於聖祖縱極劬
瘁界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
會無體允彖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
趨昇夫錄上之行抑民所願

顏樂亭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
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
心日破昏爲醒周爰闢里惟顏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
此鄉間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

有側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深而深
泉澤物佳木成陰蔽基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聖德彌
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

時作鄧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鄧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泰山多奇古有扈者尤復秀出常嶺遊
歷書

卷三十一

二

實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氏願主簿
書於是邑謂朕厭雲山以儻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
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
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時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閒
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
月初吉聞武車冕公來遊諸山先是冕公兄約同往會
探吏失期二日早冕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
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冕公已出
岳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

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冕公西首巖
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
石潭因周視所定田神往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徧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日
人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
殆非人境石道甚巖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
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
磷磷於閒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
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

程書

卷三十一

三

大頂千峯萬壑日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
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
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
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瞍辜負終南好泉石
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穴空令學業衰世路險巇功業遠
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遙相招縈紆渡石橋
縈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鉞遙
吏紛難久駐回首羨魚樵

獼猴

聞說獼猴性頗靈
相車來便滿山迎
鞭羸到此何曾見
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峯
來自彤雲翠靄中
洞壑積陰成氣象
鬼神憑暗弄威風
噴崖雨露千尋濕
落石珠幾萬顆紅
縱有虬龍難駐足
還應不是旱時功

程書

卷三十八

四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
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
四面簷簷一徑通
曾讀華陽真誥上
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食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
巖中水片玉成方
老仙笑我塵勞久
乞與雲膏洗俗腸

游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
喜尋泉石暫清神
日勞足倦深山裏
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
幃北到山前却不見

益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
回頭方見碧峯寒
天將仙掌都遮斷
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
三峯相倚勢相連
偶逢雲靜得見日
若有路通須近天
陰吹響雷生谷底
老松如著見崖顛
結根不得居平地
猶與蓮花遠北肩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
登臨身共白雲齊
上方頂上朝李邕
陡覺群峯四面低

程書

卷三十八

五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絕塵埃
欲上籃輿首重迴
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
憲戲

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宗興

中春時節百花明
何必繁絃列管聲
借問近郊行樂地
潢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爲管絃樂
道勝豈因名利榮
莫謂冗官難自適
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
富貴由來自有天
任是權階虧淨利

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過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問主簿

嬉遊不負飽陽天

獄訟已門寬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言引笑

不與溪山作主人

存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久退潛只知曉李記何復雪霜嫌密

霰仍先集飄雲忽散露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

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簷勢漸穿簾鳥化遼

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聞舞飛絮或同黏重把殘瑤

程書

卷三十八

大

比誰疑鵲鷺特透肌雖共利酒面刀爭鉗寒怯開闌賞

光疑伴月規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帝駐足銀牋履昂

頭玉裝屏如乞欺煦律重復舊詩書之經朝備承因

恃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歲老盡古惜竹頰敲葉愁花旋

覆苦失權悲太皞助虐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

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凍縱任陰靈巧難令水氣散

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隴漸流已陸漸

空猶杳杳近地則佔佔遠水難遮面高峯不與雲齊

脚高粉益地豈成鹽純屑驚塵騰崑岡認火炎燄未容

風雪復助如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

張果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况復多聚散青
陽變晚春弱條成老幹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歲方有不比常花

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蕊天偏與漏泄春香
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默

程書

卷三十八

七

初覺冰漸結硯蟾敗葉卷風煙寂寂遠峯經燒靜尖尖

出門未要貂狐煥且着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

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春色已嶙峋

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西湖

湧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解艇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
周旋如在畫屏中凝風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
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
髣髴瑤闕分明露桂枝遶英同醉賞誰復歎官羈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
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角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

程書

卷三十八

入

却凭紋揪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光釀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

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姓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

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十

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窓靜孤背
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颺旆旌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閑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程書

卷三十八

九

條山蒼蒼河流黃中浦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殿一方
四年不更慰民想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閑雨愁黎蒼
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陝疆精誠感格天意順
詔書才下雨已霽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
故人相見不道舊爲兩懼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
自可放蕩舒胃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携壺觴
况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晚填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
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饒入青靄漸見朱旂輝朝陽
遨頭自足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
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

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爲遊人長乘高眺遠興不盡
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汨沒苦百態得此盛事真難常
我辭佳境已惆悵候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
幸負泉石何能忘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遶巡却是去年春自去
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更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
一任晚山相對愁

程書

卷三十八

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溫肌骨
陡覺風威着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
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
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火且憐愁醉祝香輪
詩人空怨土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身安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

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借春
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
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
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
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

程書

卷三十八

十一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
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雨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賃油館
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援
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雨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
一罇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蠅蟻
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
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

程書

卷三十八

三

銜星葢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
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體泉飛醮夕思
馭香辰望絳闌衰遲愧官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
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謫
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

始知泉石在胷中

汗亭

強澀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汗亭妙青君氣會
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无風入庭戶
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曉尤佳欲知剩占春風處
思順街東第一家

程書

卷三十八

三

和花庵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方丈席滿目自雲蘿靜
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刺君能佚居閑我更慵白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
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真似臥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
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履染埃塵祗應風雨柳臺上
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卽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
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祗恐風花一片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暮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
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游
不畏蛟螭起白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程書

卷三十八

下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
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
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

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
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
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俱宵影瑟瑟涼風動曉寒
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陳公興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
篆才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
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
范使君愧我不能忘外樂緣尊紅艾

哭張子厚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

程書

卷三十八

下

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又新晴野步

陰陰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
草色花芳杳謫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衡山
綠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驢人合厚顏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辭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難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

程書

卷三十九

一

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曉曉無復廉耻益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薄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程書

卷三十九

二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滿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

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常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

程書

卷三十九

三

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試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

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治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大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

程書

卷三十九

四

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人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闕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育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磨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

行上竄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
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熙寧元年
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王霸制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擇其初而
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

程書

卷三十九

五

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
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
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
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
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
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壹曲之見幸致小康其
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
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
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人先其所後

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

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

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

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

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

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

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于

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闕盡正

程書

卷三十九

六

邪之辨致一而不一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

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

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

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

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

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

甚熙寧二年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十事制子師傳 大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

不無隨時因革連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為治之大原牧

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彰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通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不足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人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謀當改革哉惟其大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舉舉然行之有程書

卷二十九

七

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請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三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夫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庶使之厚薄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踰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禾食不足者益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鄣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列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餓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

程書

卷三十九

八

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則宜漸從古制均田務
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不可貴度
視其窮蹙辛苦飢寒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
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
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
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
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

釋書

卷三十九

九

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
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耨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
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
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
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則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
禮制未脩者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
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
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橫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
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

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
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
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
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
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制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
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
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
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

釋書

卷三十九

十

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
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
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
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
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
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
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
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
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席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
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

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展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

程書

卷三十九

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以全事體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

夕以覲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聯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爲必成臣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謬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

程書

卷三十九

士

至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爲監院安石日顯至中書臣累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顯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今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論新法乞降責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

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

程書

卷三十九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伏蒙恩差權京西路提刑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雖知以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眾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當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皆識澗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

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竊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甄就如或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強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謫荒陬實所甘分然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却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舉小人若附公者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

謝澶州僉判表

程書

卷三十九

古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臣謝臣性質朴魯學術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蒙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驚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剝瀝肺腑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沾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命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闕門之請深堅天意未回憲章尚昭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竊懼廢實刑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

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偽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
不忍真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
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
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
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
於萬一

程書

卷三十九

五

卷四十

答橫渠定性書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
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
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
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惡可遽語定
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覩規於
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
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
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
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泯然無事
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亡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

程書

卷四十

二

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汰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

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本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士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

次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程書

卷四十

三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公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

程書

卷四十

四

心一也然當推其本因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川之源而阜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手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荅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火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尙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尙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

程書

卷四十

五

南廟試策五道

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有何如爾謹論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對上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神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

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郤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此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

程書

卷四十

六

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綈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管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為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淳學于啖趙號為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為修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太聖逾遠諸儒紛紛家執異論人為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讐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待

程書

卷四十

七

締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且備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哉先

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
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熒氏之說曰春
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開
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
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
用是也希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
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而陸氏之學獨能
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
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
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丁之辭明君臣之義異

程書

卷四十

八

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
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
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伐例則日無名行師
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
之僭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
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
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
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
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
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
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
無屬外郡縣內群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
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
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
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位等爾非所謂屬也
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
前古治大有屬之然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遷何職古
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

程書

卷四十一

九

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天下之道如蓬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
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功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
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
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
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
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
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誠亞
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
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

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人有
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
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
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
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
御史外之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
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
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
薦延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
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
程書

卷四十

十

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
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預聞夫政事
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
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
密而早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
紓其敝雖有知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
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
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疎勿泛以面

對天下大器財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
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
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
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
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
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
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
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
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
程書

卷四十

十一

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游食之徒煩
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盡去之哉在
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在備於我
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禁其農無用之
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行之者有其道
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
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
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早乾水溢
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口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吾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之治甚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于室者也旣不

存書

卷四十

三

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決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速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

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大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然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存書

卷四十

三

卷四十一

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官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卽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嘆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程書

卷四十一

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旣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瘁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憊息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代之以助之數月而公

程書

卷四十一

二

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湖州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資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官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旣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關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譴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沆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

驟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落奏發官庾以活飢餓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州之寂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荆湖除北路轉運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入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群蠻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州仕義畏公卽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煥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

程書

卷四十一

主

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關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寢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卽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帽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緡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

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狙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執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於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湖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漢

程書

卷四十一

四

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益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謫言一興而人以爲

信且其首爲濮國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

程書

卷四十一

五

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清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佗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其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之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其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卽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

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已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太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

程書

卷四十一

六

遇事明白不事襍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卽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佗學但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庶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湖州州宅舊傳多惟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

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俊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卽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諤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訥尙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邵康節先生誌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衛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

程書

卷四十一

七

程書

卷四十一

八

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言之先生嘆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

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

程書

卷四十一

九

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墓耐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誌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偶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邴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

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聞先生之賢請監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太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旣衆人亦知化巴

程書

卷四十二

十

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日逾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敝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太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憤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趨至誠貪

役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姦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拘置于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策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已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

程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季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頗爲友易衣互出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

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人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傾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儋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饗告友人郭行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

程書

卷四十一

主

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

土納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百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季治平中嘗有寇至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寇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卽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寇境日暮猝與寇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寇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屬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虜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已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

程書

卷四十一

七

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徵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嵩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北都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姪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尙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賜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

之次舉前夫人附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官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誌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實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尙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

程書

卷四十一

古

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荆南監利尉卽以幹敏解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効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旣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尙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慈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

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季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卽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院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饒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設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

程書

卷四十一

主

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頤曰頤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某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撮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志既又系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李寺丞誌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

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整齊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情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季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

程書

卷四十二

末

從聚居戚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唯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如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石鵠石門羅往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

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有以爲信乎
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
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
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
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
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
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
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
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
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

程書

卷四十一

七

爲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提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
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
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
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
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
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况使得與古之人並不親炙
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
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三月庚寅葬于濮州
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
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

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
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
如子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操今美惡不齊稟生之
類今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今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今所
貴者資便儼皎厲今去道遠而展矣仲通今賦材特奇
進復甚勇今其造可知德何完今命何虧秀而不實聖
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考者觀銘詩

程邵公誌

程書

卷四十一

大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
死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
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
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
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受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卽
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
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
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
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
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
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

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哀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願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思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採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惟砂書於塋以誌

程書

卷四十一

九

程郎中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婉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通公卽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疆猾小民困於

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

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

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旁舍因誣

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

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謁

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興元府西

縣公具得行賄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

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

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論之不從

謂曰民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

程書

卷四十一

十

氏大懼哀所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歛戢就法度內臣贊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謹問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役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若和未久崇奉者稍

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
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其道所以閤人
之狀故其姦謀詭說皆掀揚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
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
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
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
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丁卯夏四月
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
辯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
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苟區繁剴劇常有餘裕其所
桂書

卷四十一

三

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泣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
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塗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
所暫聞聞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
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寺丞九
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
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
君二子曰頤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
昭立次早于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
曰吾死慎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
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

伊陽縣神陰鄉村於先塋且令某論公之官世才行以
誌

澶娘誌

澶娘廣平程顯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
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
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
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
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劇善醫者論之曰豆瘡
之初誠欲利也然當視其氣之強弱爲藥之可否疾之
輕重爲劑之大小今概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
程書

卷四十二

重

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
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
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

祭富鄭公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
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
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舅稽古昔得全實難非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
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
險艱其備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鶩孰如我公道行乎

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體天下之
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
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里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
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
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齋咨而涕漣尚以公之
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
於承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旣
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
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
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

程書

卷四十一

重

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
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
辱公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薨於洛職居在
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里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
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

祭彭侍郎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憇遺以
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釋齒爲公所器教之誨
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三十年顧愛終始
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竄飛翔里南浦之蕭

條想升旆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
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
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
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
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今因遠致乎殺觴
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今知何時之
可忘

程書

卷四十一

重

卷四十二

附錄

明道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通
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
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
君侯氏先生名顯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
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
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弼功顯
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

程書

卷四十二

一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
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
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
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
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謝京兆府
鄜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
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
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

程書

卷四十二

二

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
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
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太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
傳共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
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
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
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
盛暑泄痢大行死囚甚衆獨鄜人無死者所至治役
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
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
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
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
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弛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
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
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
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
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

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訟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程書

卷四十二

三

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獸不嚴而令行大

率如此再期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觀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

程書

卷四十三

四

闕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

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人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

程書

卷四十一

五

佐郎諱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此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願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

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

程書

卷四十二

六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發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泥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堯庫細務無不

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浚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浚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雪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

程書

卷四十二

七

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師俟於河橋先生謂師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師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泗者運細繩以渡決口

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浚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職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

程書

卷四十三

八

自洛至問日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尋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行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閭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力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

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復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復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恣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速數月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畱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奉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典褒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特望所屬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

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恨生民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煦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至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者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

程書

卷四十一

十一

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藁蕪聖門之蔽塞聞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就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粹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

程書

卷四十二

十二

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訟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愛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恣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

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五子三早卒曰
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四女三天
一適假承務郎宋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塋于伊
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志
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先兄明道之塋頤狀其實以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
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
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
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
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

程書

卷四十二

三

後

門人朋友敘述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卽有
成人之度嘗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
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
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
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承興軍鄆縣簿永
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
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

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

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

先生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

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迨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

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恥

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據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

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

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

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

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屬精求

程書

卷四十二

南

治王荆公執政議訟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
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
不以示子姪常曰楊已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
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
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廷
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
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而附會之
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

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添之晉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艾闕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閭者蓋鮮况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宗粹和

程書

卷四十二

五

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容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寡儼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

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嘗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與先生好尤密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詳先生終繫官朔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

程書

卷四十二

六

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腸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埋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載持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

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說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

程書

卷四十一

七

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微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必由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

程書

卷四十一

太

藪在位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問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行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曰須其來將大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

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券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程書

卷四十一

尤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憐恤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

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詣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共出愈新直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程書

卷四十二

丰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旣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旣而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庖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

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屠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辯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

程書

卷四十二

主

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顏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及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

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鄜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

程書

卷四十二

三

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寶

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情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

程書

卷四十二

三

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生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

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天下則苦不可行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苦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克浹見於聲容然登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程書

卷四十二

四

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無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塋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

道先生弟願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
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質實焉莫知所
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
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
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
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探衆議
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

程書

卷四十二

五

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
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詒後人元
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卷四十三

伊川文集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
扶持聖教增光輝志同周禮制外內人稱孔子生關西
當塗聞者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
著書當訓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邊陲
南陲兇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渙
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

程書

卷四十三

一

最爾小蠻何足道庶幾聊吐胃中奇

遊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數日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去
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制

乎外所以養於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程書

卷四十三

二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訟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禘說

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

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

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

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

是周公之治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

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

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

惡於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

程書

卷四十三

三

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

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

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

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

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

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

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

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

上有禘順翼宣先嘗以禘祫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祫

順以下祫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

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祀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巳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无源物豈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无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程書

卷四十三

四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慳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性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程書

卷四十三

五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巳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上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

異矣

試漢州學生策問 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文章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利祿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當如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則學之道當如何後之學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美其辭新奇其意取悅人之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長短立異說爲工而已如是而學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程書

卷四十三

六

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者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辯而詳著之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辭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也春秋褒貶之訟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訟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

奪無衣之詩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訟也亦存其失以示戒耳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訟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母泛母畧

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訟教化何由而可行衣

程書

卷四十三

七

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耳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朝廷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思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卷四十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伏惟陛下寬慈仁聖自古無比不識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程書

卷四十四

一

便須流亡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至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坐食之卒計逾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

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則夫公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社稷之福今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王道之本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

程書

卷四十四

二

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在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

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
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使墨論墨固以
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
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
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
知之深也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
石也則將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
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
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
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
八音之美其日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
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
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三過其
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
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
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
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
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
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治其端條而舉之不
可得而治也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

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
厚群臣無比臣曾祖希振旣以父任後祖通復被推恩
國家錄先世之勲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
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自職事以來思
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伏望陛
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
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漢武策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
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策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
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
矣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
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恐懼之極

爲家君上英宗皇帝書

治平二年四月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
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言時政缺失及當
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警
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
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
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而賜之
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
之不和繫政治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

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旣衰者乎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實休鑒後代之虛餘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承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

程書

卷四十四

五

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衡總攝百職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表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衍政肅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

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不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狄無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汙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天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也百姓窮蹙日以加重歛繁賦消削之不息

程書

卷四十四

六

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耳非有以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

一從其自然而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以亂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患生不測遂致思利而妄動乘間隙則萌奸宄逼凍殍則爲盜賊今茲幸而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

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不過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奸盜蜂起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又況征歛興發而民轉死亡饑饉愁怨而奸雄競起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

程書

卷四十四

七

化也此誠要務猶未知其本也臣所以爲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廟廟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發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人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

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論之多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訓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會常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

程書

卷四十四

八

此乎且以爲善政而行之曷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爲陛下之志先立奮英斷以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溪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歷觀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典訓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

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承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必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有功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責之

程書

卷四十四

九

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奸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人猶豫信不篤則懷疑虞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胥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

自知交不深則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且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弗願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者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係取之之道何如耳皋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庾戡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至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

程書

卷四十四

一

及用之於前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以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不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乞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道禮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忠其不爲忠其不能爲不忠其不能爲忠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

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勢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耳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

程書

卷四十四

士

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史冊之書可以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勿以臣之疎賤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水生於林非匠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可得而用乎自

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託寄聲律非求賢之道耳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後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耶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轍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

程書

卷四十四

士

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矩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人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尚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奇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

好之不篤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爲已任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違也尚乃日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日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聖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爲而已陛

程書

卷四十四

古

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羅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辟伍而庸庸混雜會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譁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乃

非常之舉職又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亦日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職則亦日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擢期於得人耳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揀擢爲意則天下將

程書

卷四十四

古

何里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浚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于目宸嚴臣無任兢惶

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爲家君上神宗論薄葬書

治平四年

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至切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鑒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臣子之心

程書

卷四十四

主

無不慰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之何其亡也安厝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有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已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亦冒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世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

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

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廢興之言爲忌諱莫敢及於此苟徇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切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綱極必欲從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遠慮奉承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爲並

程書

卷四十四

去

依魏文帝之制冥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殯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統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墮履尚當保而藏之不

敢不恭況於國陵可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
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
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
以爲先帝之福矣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
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
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謬恐懼之極臣
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上神宗書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
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

程書

卷四十四

七

雖罪戮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
載彗之爲變鮮有無共應者晏子謂可祝而來亦可禳
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
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大
率蔽於所欲誠於所任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天亦
不能戒也豈有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
能辯耳臣以爲辯之非艱誠能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
人察已之爲政思已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
可辯哉所謂省已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
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政不

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此

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擬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

令舉綱條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勤心勞力

適足以致貪敗風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

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

之則天之所戒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

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

者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

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

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

程書

卷四十四

大

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已
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方陛下
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
陛下從而賢之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
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
所賢者皆思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意
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
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
之大者也至於朝令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無
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

察已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乎爲擾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不識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

程書

卷四十四

元祐

帝其鑒之或以爲已安且治則天之所戒也所謂質之人言者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詢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僞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辯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鳴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

政遂致王道復興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實休鑑後代之虛備不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

程書

卷四十四

三

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適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

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

程書

卷四十四

三

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講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

綴衣虎賁以爲休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性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

程書

卷四十四

三

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

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又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楊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後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開邪弗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

程書

卷四十四

三

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

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養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澤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

程書

卷四十四

三

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檻垂簾簾前置御坐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

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是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

程書

卷四十四

室

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不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孰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

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無任懇惓惶懼待罪之至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具位臣程顥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熟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

程書

卷四十四

美

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傳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

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汗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

程書

卷四十四

孝

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曷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

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

程書

卷四十四

孝

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通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間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辯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辯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卷四十五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

臣願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

程書

卷四十五

一

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置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克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

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

說書者臣昨上殿而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而無斂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

程書

卷四十五

二

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惓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謝復官表

臣願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昇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程書

卷四十五

三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

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願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

程書

四

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益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後交發志之乎方進沃心之論實觀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

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

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

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垂於事道行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耻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壘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

程書

卷四十五

五

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効惟今日日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覲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具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
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由
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
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
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辯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
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

程書

卷四十五

六

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
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
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
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
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
伯則無異於諸父諸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
絕其等倫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
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
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

程書

卷四十五

七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
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
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
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
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
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
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
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
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
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
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
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爲取父義則與稱
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
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
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衆

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於量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驟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大王如此則覲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仲祭告當日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大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二之失

程書

卷四十五

本

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大字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欲以濮王爲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汲汲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

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洵懼異論喧囂王者之孝在待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濮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罅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

程書

卷四十五

九

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承昭陵疏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

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曠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一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

程書

卷四十五

十

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常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無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

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辯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 盡孝

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

延承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

程書

卷四十五

十

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

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願以扣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

程書

卷四十五

主

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有德之士豈可以在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徬徨疑慮不能自己况臣所言非出已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竊疑文字頗多陛下難以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是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亦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幾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

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日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理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係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讀講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

程書

卷四十五

主

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願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而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歷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見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畝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

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大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
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
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
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
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
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
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程書

卷四十五

古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

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又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
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
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
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
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

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

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

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

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

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

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

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

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

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

程書

卷四十五

圭

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

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

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

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

能言而教者恭爲此也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

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程書

卷四十五

未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威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

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謂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程書

卷四十五

七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

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備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
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
經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
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
望聖慈特賜俞允

論冬至稱賀劄子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易時恩
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
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
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

程書

卷四十五

太

止

貼黃

臣切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
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益前
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辭免館職狀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
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
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
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

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
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登
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惓誠上煩天聽竊以
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
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
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勅命不敢
當受伏乞特降膚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惶懼
之至

程書

卷四十五

尤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
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
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
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
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
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重儒重道留意大本
豈特一時之美事足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登

間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
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
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
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
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
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
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程書

卷四十五

三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綠主上聖體少嫩
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
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
講讀與隻日垂簾口不相妨

開樂御宴奏狀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任以經義
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

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
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
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求損
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
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
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
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
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
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採用而言之不已者蓋
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

程書

卷四十五

三

開樂宴宜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乞歸田里第一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
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
業之人因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
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
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
里以安愚分目瀆宸嚴

貼黃

若臣元自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乃去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惓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

程書

卷四十五

重

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管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出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

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寧斷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俞旨臣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賤不如溫足願以讀書爲儒粗知廉耻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荷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

程書

卷四十五

重

實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冀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

之職觀陛下用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濫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猥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常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程書

卷四十五

誦

耻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其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朕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理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道學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是乎爲非乎如以爲非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遮思妄煩瀆之罪如以爲是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謝管勾崇福宮狀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有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有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產損日謝恩就職次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程書

卷四十五

誦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睿恩無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於海隅蒼生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友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

字卽以付外不會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思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伏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

程書

卷四十五

美

臣未極其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蒙恩命卽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谕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

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己尚冀微誠感格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

乞尋醫狀

願昨准勅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條施行

程書

卷四十五

毛

卷四十六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

程書

卷四十六

一

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歷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

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歿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旣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其竊感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

程書

卷四十六

二

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耻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

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
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太宗恩遇之
厚念黃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
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珣闔門粉骨不足以
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
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于進者顯榮守
道者沉晦願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
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
程書

卷四十六

三

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
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
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
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道
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
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
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
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

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
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
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
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
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寃思
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
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
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
爲鄉里法出可以儆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
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
程書

卷四十六

四

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庸瑣之質叨恩
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
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
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
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導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
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
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
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
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
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

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告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程書

卷四十六

五

再書

近者書具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與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覓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寮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旣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旣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其我屑耶旣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

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已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溪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

程書

卷四十六

六

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爰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贖豈後世學者所當慮及也

餘所

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爾能無差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再書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論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辯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

程書

卷四十六

七

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遠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末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名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願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願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願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

程書

卷四十六

八

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金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旣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仁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來未之有改

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伸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蹈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

程書

卷四十六

九

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爲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貢目台嚴第浚戰慄

上河東帥書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輒以狂言免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日敵旣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損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

程書

卷四十六

十

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志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歟服欽服子第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告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愛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援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

程書

卷四十六

主

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知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錄云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常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牢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求邪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

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

程書

卷四十六

主

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援先古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願輒恃願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

程書

卷四十六

三

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寵窆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願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

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乙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太賢之筆其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貴窆窆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程書

卷四十六

四

答楊時慰書

願泣啟願罪惡不弔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願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沉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兒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推咽言不倫次願泣啟楊君法曹

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願自作徐當寄去

謝韓康公啟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誼始厭衆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彷彿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覲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慮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審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媿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數

程書

卷四十六

五

宜開既

又謝簡

願惶恐再拜啟仲夏毒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願執經獻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過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願備員於

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論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而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論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順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見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吝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程書

卷四十六

六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陽旣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聽觀矣勿請勿議必見阻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與達道可混

程書

卷四十六

七

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此道非此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可謂性有體段亦不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

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無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正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偏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偏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

程書

卷四十六

太

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

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

先生以為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知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

程書

卷四十六

九

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達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受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即天地之心神明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中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

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

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竊謂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潛濃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喻義山傳誨幸甚

程書

卷四十六

十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處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

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口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足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之語未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程書

卷四十六

主

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又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

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承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

程書

卷四十六

主

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閼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漑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價踴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峙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其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侯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不敢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願惶恐上訴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觀律節文諸鑒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

程書

卷四十六

重

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辯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辯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爲之辯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辯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

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辯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辯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

程書

卷四十六

語

也今下而殺之與搽刀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怒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症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撻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

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惶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順啟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通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里方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永穩善候有所授範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借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段如月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

程書

卷四十六

董

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殿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萬慎愛

答周孚先問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

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在狂者進取曾哲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曰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程書

卷四十六

美

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水樂山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至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

者葦葦於此也非以蒞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
動之以禮觀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葦葦於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大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
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
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開期歲復入學以所
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迨今歲四
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
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

程書

卷四十五

三

周孚先謹書

答楊時書

願改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
五日南康發來書知是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願如
常近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爾朝廷設
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
則不素殫今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
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
小子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
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願答楊君教授

程書

卷四十六

天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
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
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
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
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大率所
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
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
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
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况屈伸久速之
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謂衆說
漂煦不能自立爾此尤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
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失者多矣惟其不敢
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
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
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願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

稷書

卷四十六

三

知願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
周悉畧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願咨
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
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
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理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
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
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
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

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
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
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
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
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

稷書

卷四十六

三

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
充塞於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
所謂難言也或謂塞於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
言似無氣味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
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
不然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
說也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三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與方元宋手帖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程書

卷四十六

墨

定親書

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里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順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閨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閨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春屢致勤問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以順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

程書

卷四十六

墨

卷四十七

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舊名溫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者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于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

程書

卷四十七

一

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起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間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

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役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証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數十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

程書

卷四十七

二

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又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懼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旣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僞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者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

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
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
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
院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輶
傳旁午段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
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
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以
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
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
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

程書

卷四十七

三

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
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
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
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公言
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
朝者三不報蓋自北 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
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
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
月始築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
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

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
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
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水漸盤屈成花卉之
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
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
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
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簫衆吏持簫走白殺青而
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
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觀
者相騰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

程書

卷四十七

四

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
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
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於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
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
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
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
勢凌茂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
報乃移疾乞受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閒局得管勾
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在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
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

引年畧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卽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勲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大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二百疋帛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秦寧坊遂五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願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亡次適禮部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保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開府

喜飲酒公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願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養教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拂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與人接談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庾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棣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

故事常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間人有慶樂事喜如在已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者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視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歛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敖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之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

程書

卷四十七

七

獨見禮重常曰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答朴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益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欲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局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多卽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

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旣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吾貧未能含祿仕苟得早退休閒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然默坐人間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心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非深好

程書

卷四十七

八

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願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願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視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矣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作墓誌記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而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遷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

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耳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高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

程書

卷四十七

九

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某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寢年十九歸于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

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戚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之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

程書

卷四十七

十

常日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入男子六人所有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欲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

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昆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處之隣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役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

程書

卷四十七

十一

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錢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兄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弟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書劄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

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親視河朔夜聞鳴鴈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漠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奸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

程書

卷四十七

十二

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誌

叔父名琬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陽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通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已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心腑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肯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大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脩武縣主簿秩滿授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卽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勲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

程書

卷四十七

十三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顯大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享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村先塋孤侄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

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孝女程氏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顯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若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

程書

卷四十七

十四

遂以毀死病既革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惜矣我死無憾蜀以不勝喪爲恨耳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

雜著

家藏太宗寶字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



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夫聖

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

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所存乃其遺也故

太宗親書唯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

宣舉事臣恭念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真王之重尹正

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終

程書

程書

一

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視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

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惡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

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為後聖

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

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臣程珦謹題

書先公自撰誌後

先公大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飛命於後後十五

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

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

加所遺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

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忘著之家牒孤願

泣血書

明道門人敘述

印銘有序

碧玉琢傳宗印程伯之後四字其旁小字銘
之曰

我祖喬伯始封公程及其後世以國為姓惟我皇考卜

居近程復爵為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二月

丁卯願銘

襖飲詩序

上已襖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

程書

程書

二

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

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居洛則

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襖事公廩好古

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歌詠有不愧山

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願不能賦詩

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

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筆削之工誠不懼矣安知後日

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

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

程書

卷四十八

主

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爲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立賑濟法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亾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辭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

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怒責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曰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故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常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程書

卷四十八

附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戡故譚言曰彥博虧田况程戡勝蔣堂虧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戒損遊樂毀居士廟及諸淫祀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

遨樂也

遺金閒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

釋書

卷四十八

五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

信已而信其師故常舍已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亦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矣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歲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著支願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鈎客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嘆少而有志不忍緩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書

釋書

卷四十八

六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願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鄭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竊之福鄭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三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僊一作賽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亦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能盡殺蓋偶然哉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願少時嘗到宛然如故諸房

碑書

卷四十八

七

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逢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許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願曰祖物也可收之願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

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年願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大君告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瓦於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卒醴泉遂謀若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諸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許事四許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大許事家人未嘗見笈惟長孫始生長孫處一老嫗白云承旨也將軍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氏將軍奉事之室

程書

卷四十八

二叔姑晨夕兢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大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內主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親叔姑方聽其來少師之符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

少帥治體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
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
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果爲族中羣兒奪喧啼
而不取較嘉祐初順過邑去少帥時八十年矣驢足
病呼醫治之間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
茶祈禱於家因指取其子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惟乘一驢更
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
族人甚厚口責文簡公其酒肴欲觀其器度文簡公
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程書

卷四十八

九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笏懷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
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
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婚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
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婚名家弗許伯祖曰爾
夢如是益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快
快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
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後文簡
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侍叔祖坐曰某昨夜
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

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
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
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美
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
大政風望傾朝衆謂且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
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
過也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
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與人周旋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

程書

卷四十八

十

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
間常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
儒生以講說餽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
抹臂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字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
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若其
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請縣請釋之老父曰
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
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

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
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
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父老曰是子
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
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卒來省
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捫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
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卒之相信乃
如此

程書

卷四十八

十一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
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言非是
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卷四十九

祭司馬溫公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聖老始達時心期凝道
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
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溘天典殄絕之悲明
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賸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
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貌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序哀
聊陳薄奠

祭韓獻公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先始終之

程書

卷四十九

一

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
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
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濱
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
足周急樂施重幾屢空方達時之尚年遠奉身而勇
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
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
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永隔遽焉歸葬復阻臨穴恭
陳薄奠以寫哀誠

祭呂申公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造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落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仲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岳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助上天之不吊不一老之慙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

祭李屯田九縣君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尙其來饗

祭劉質夫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力者衆何難之不見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希力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而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予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明之達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序其哀

祭楊應之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罪而壽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附先兆爲予哀年憐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餘言姑致薄奠之哀以叙其來故此誠意

祭宋公揆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信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謹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抑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程書

卷四十九

四

收葬告少監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阮謹遣姪願就墳所以酒肴之具告祭於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大評事四評事墓繼遭切盜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收葬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

不慮今將收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

程願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來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况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天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

程書

卷四十九

五

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計音遂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速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叙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香醪一卮君共享之當鑒我心

祭張子直

姊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之靈嗚呼與君遊從歲踰一紀情在睚如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歿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素居之歡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予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

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群女之愛感吾君之勸眷遠報諸音曾未幾月走介敘來言君被疾觀遣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月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嗚呼子直唯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雖道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蓄羈旅之次肴羞粗率惟君之靈鑒斯誠而來格

程書

卷四十九

七

祭四十一郎

叔父願令昂具酒肴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于此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邪吾方以罪戾竄禁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無

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寬哉

祭李邦直

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跡望履焉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遽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願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如婦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具薄奠

程書

卷四十九

七

祭李通直先生之婦

嗚呼余周流天下聞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邪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子何其酷邪

伊川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明道二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與明道同受業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門下勸仁
 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問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
 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

程書
 卷五十一

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
 恩輒推與族人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

學不足不願仕也按呂中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
 國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二年九月公知蔡州
 將行言口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
 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
 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視徒教誨幸不能
 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
 器物之才非同詞士曲儒徒有編長使在朝廷必為國
 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喪弟張載等願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
 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共行義於朝見哲宗徽

公集與呂中同制子日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
 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
 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代望特加召命
 以才次足以稱式士類神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
 集云是明諫官朱光庭之言願道德純備學問博材
 實動正而有中不倚不阿之風議慮明徹至用斯人
 言行相輔養聖德啓道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則
 言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
 儒也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
 斯之言博核未必能過之願之願之願之願之願之
 者觀其所學與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
 所以平治天下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
 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
 道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不總是以聖人之道
 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
 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仰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
 真儒得專席豈不盛哉

程書
 卷五十一

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行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
 方後又莫不翹首向風而用之純粹早與其兄輩俱以德里
 下加所以待之禮焉則陛下此舉崇天下之心臣願陛下
 潛光默德之士皆將相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
 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
 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之者願陛下下召見之試
 抱道養德之日久而養神積德之功深靜而聞天下之
 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
 然非爲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

論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後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飛覽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集賢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謝先帝累士以學教人以此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謝先帝不宣使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

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清書史覽古今而已要受踐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閣下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習業且以通英迫監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擇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檻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由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吏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崇政院之類吏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為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人亦不為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頤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

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過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

程書

卷五十

五

之盛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問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問上在宮中起行潞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請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落邸嫌各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

程書

卷五十

六

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敕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主奠司馬先是時程願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不丁却往中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

便居住部還洛氣貌容色挺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
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
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
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
和直范羹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致仕崇寧二
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
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
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
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某以耶說該行惑亂
河南府體先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
程書卷五十一

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
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
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口先生踐履盡易其作
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
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
記有工拙蓋未能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
有五於疾華門人進口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
生力疾微視口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
沒
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
初明道先生

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侯仲良曰朱公
州諭川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
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於不
乃更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
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
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
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
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為猶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創簡以平喪禍幸經
以追薦告無此事衣雖絀素冠襟必整食雖簡餘蔬飯
必潔太中年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睦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叔兄先生於書無
程書卷五十一

所不讀於事無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迄處太事
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
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
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勝其利也錢之利也
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則多費省私鑄者眾
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致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
之人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
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
矣使韓富富國時吾猶可以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
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
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
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
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以為

廷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乎也止
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
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今
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今知言者識其要也
德輔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
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今此心終不得而
形也維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
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
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備味之真
死其乃已某等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其滋天
地其容我分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分夫子其成之
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
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
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維之濱望先生
之墓以畢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
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
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
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
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安風一奠敬祀於庭
百年之恨併此以頌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
張釋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
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
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
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爲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果論洵洵

際加詆諆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

程書

卷五十一

主

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惟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與人同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宜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

願闕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園之扼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錄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

程書

卷五十一

古

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卷五十一

續附錄

聯菴辨胡本書

近製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開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作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竊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天之道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寫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則得善本復加補綴

程書

卷五十一

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問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松爲沂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竊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互便是私意

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問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問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苟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蔡

程書

卷五十一

二

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文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况猶子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公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

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
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
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
論王霸制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
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
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
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
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
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詆詆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
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
程書 卷五十一 三

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
所以據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
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
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
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
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
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
子居者以此削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
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
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

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
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遵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
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
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
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
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
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
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卽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
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
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
程書 卷五十一 四

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幾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
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
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
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
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
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
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
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
饑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
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導

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意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什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來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收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

程書

卷五十一

五

改者如尊君父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其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

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克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畧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枉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程書

卷五十一

本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卒時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要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蓄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必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

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孟子最不言利
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
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
以私心計之便以利爲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
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
聖賢以太公至正之心出太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
此說則誠害理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
據之本爲是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意易言哉故得其
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然又須知卽心卽用非有
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程書

卷五十一

七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
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
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
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
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
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
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
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起之

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
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
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
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雅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
承誤彊說而後通語句剝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此
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
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
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
剝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
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

程書

卷五十一

八

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
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
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
來督書不容再闕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
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論公沂猶子二說又
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
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
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
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是不佳蓋雖所
改盡善猶落未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伊川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啟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饒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於所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公爲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公字而以因字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沂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疆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川此字之意或由於此不然夫豈不知

於沂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公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歸察之注云歸與公同猶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沂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沂字而注其下云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則子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正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爾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魯未能卒曉然以書備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

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
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
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
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
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辨者
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
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
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
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
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

程書

卷五十一

十一

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
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
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
削無疑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
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
於檀弓之文而被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故
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
寡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
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歟後之
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

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
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
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
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則亦可矣春秋序富
謝書其說畧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
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
下云某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捨後賢
則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卽見區區非有偏
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
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

程書

卷五十一

十一

無關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
畧之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雖純一生在文
義上做事竊荷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等農馬智專
所勝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謬論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
惟必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
弟兩本來客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舊
有所備蒙矜恕不錄其過而雷聽焉不勝幸甚

酌貪泉詩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

視民如傷

程書

文集拾遺

十一

易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

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克

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爲一無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

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

有坤而居上始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

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

人大有無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

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

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

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

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

程書

文集拾遺

二

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

卦二陽者有乾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

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

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履習坎也陽生於下

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終也達於上謂一陽

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休達陽暢之盛

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

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

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

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消皆非盛也唯習坎則陽上達

矣故爲盛卦二者有乾則陽盛可知書論大畜元安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順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離則二體上下皆陰陽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三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幼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巽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

程書

文集拾遺

四

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尙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土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蓋君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矣故恒損婦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蠱噬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位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

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女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掎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陽居四陰之中而不爲不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順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順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也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也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條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

程書

文集拾遺

四

之夏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

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之用遠在
 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
 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
 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
 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
 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
 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
 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程書

文集拾遺

五

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
 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
 當知也

程書五十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程湛編湛爵里未詳是編所錄惟程氏遺書外
 書而益以明道文一卷惟書中序次文竄朱子之
 舊第而已

浩齋過先生語錄二卷

題〔宋〕過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過繼美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浩齋語錄

二卷》提要

浩齋過先生語錄序
先生吾邑道德士也姓過名源字道源浩齋其號也自少英偉不凡顏異日發日記萬言終身不遺八歲問其父石泉先生曰聖賢之學何學也石泉曰心學也曰何古多而今少耶石泉曰非有古今之殊在人為之則至於是勵志聖賢之學脫去凡近匪由師友洞達妙奧類多獨特之見不為空言辭未安雖六經有所不取辯未當雖先達有

所必更惟揆諸道不徇見聞故窮幽極深闡微以著誠照古今學貫三才發為言則奇俊雄渾清越瑩徹義理淵微浩乎無垠莫探其蘊與程子同時而不與程子同見易傳一書尤不滿意

帝錄序二

乃作本旨以正其失柰何天不佑道竟厄于火後世鮮傳易道終晦惜哉然道不行于時名不播于後盖由高尚其道神交千古悼世汨沒少許稱可周程張邵以下諸儒鮮當其意故賢者

惡其峻不肖者惡其厲又不與程子相聞而高弟常以德早卒此所以有德有言而泯傳者也癸卯秋予道經嘉麓老友過紹古邀予于家出其龍圖章偉陸時所編從祖浩齋先生語錄二

帝錄序三

卷及文集十卷希聖三論禮記刊駁古樂元旨君誥十篇臣誥十篇皇雅百篇復古二十論性善補偏五論家範二十篇示予予閱之驚嘆曰世乃有斯人耶瀛洛之儒不是過直與太極西

銘遺書相伯仲可也紹古曰文集秦觀序之詳矣獨語錄缺非子弗能昭其潛德母辭予非能言素不輕序恐艱于實若先生者可無愧於序矣予雖不敏其何以辭嗚呼學者無徒付之空

語錄序四

言

宣和五年癸卯秋八月望吉

臨川溪堂謝逸無逸序

二刻浩齋先生語錄引

言有失以行于世者謂之世訓言有足以傳于家者謂之家訓如吾祖浩齋先生之言是予一家之訓也冥亦一世萬世之訓也先生丁宋文運之盛力行好

語錄序一

古身任斯道之重與程子同時而所論不同此其中大有所見者非苟爲異已也所著有易傳本旨禮記列駁見經之翼焉古樂元旨見律之原焉皇雅百篇見詩之裔焉君誥十篇臣誥十

篇見朝廷之式焉希聖三論復
古二十論性善補偏五論見心
性之淵焉家範二十篇見倫紀
之序焉其餘日與門人譚經論
道語錄數千言俱可與周張諸
儒並流天壤宋宣和間紹古公

語錄引二

脩刻諸書行于世迨南遷以金
元之亂兵火之燄烈于祖龍而
諸書燼矣予忝先生遺脉旦暮
高山景行以嘉靖初年任壽昌
學政因博求先生全書乃僅僅
得語錄二卷蓋亦存什一於千

伯者予雖不無杞宋之恨而得
讀斯語亦儼然若趨而過庭時
已其上卷自窮理迄廣王子下
卷自易論迄學庸定本其中闡
性通靈參經緯史揚古商今皆
先儒所不能言夕秀所未嘗啓

語錄引三

予幸其文未喪道未墜因是校
而梓之噫世有鄴架金樓青緗
綠帙能藏先生之全書者予無
憚糜軀酬之而為子若孫音容
雖邈格言凜凜在也時為佩常
書紳則先生之言行自一家始

由是以公及天下後世庶幾哉
成是家訓而成是世訓庶幾哉
無負先生之志

告

嘉靖癸未歲仲春月朔日

十二世孫郝謹謨

嘉靖癸未

三刻浩齋公謄錄序

宇宙間所不容泯者惟道而道之
不至泯於宇宙間者惟此明道之
言言而本諸道無論長篇鉅牘如
江如河即單詞隻語具是聖賢遺
訓亦可與宇宙共為不朽故令人讀

浩齋序一

古人書印見古人之道而繩其武遂
今宇宙間世有名言即世有真脉
茲以不肖而繩浩齋公武則本其
世統而襲其道統尤易、者然公
之道著于所論述其長篇鉅牘
如易經本旨禮記刊駁古樂元旨

皇雅百篇性善補偏君誥臣誥漢
古希聖諸篇家範各卷悉根自
身心體驗而彪為翼經緯傳蓋此
之謂不朽宋宣和時紹古公備刻而
傳之予將謂世得讀其全書而
偕漢洛諸家並被弦誦詎不偉哉

語錄序二

顧宋元之交屢經兵火而燼豈彼
其時天尚未欲理學大明而不許
人人涵詠聖涯者耶

昭代壽昌公屢訪求而刻有語錄
二卷是殆古聖賢有靈令遺訓後
彰而虬甲麟毛自是精光不可磨

滅也乃無何板又以燼豈天地之精
華終當秘惜而止希竟遺六丁取
而去耶不肖生也晚去公日遠僅得
其手卷該錄數十條存素赫蹄
之上雖寄有賢蹤而金絲之感去
缺之嗟不肖深悼之已用思啓佐

語錄序三

者既咸正罔缺而繩武者任其湮
沒無傳安所逃罪爰是命工再梓
俾單詞隻語得與長篇鉅牘同
一功用則不肖又深願之已雖然聖
賢之道統在寸靈也乎在尺素也
乎公所遺語乃以心而會道以道

而吾言之心百世如在不問書之完
缺也予輩誠有志于道而美牆見
之則得公一二字子孫千萬禩用之
不盡矧茲錄尚有數千言乎哉公
之大較謝溪堂公會淵子公暨予
高大父壽昌公贊述頗悉不肖何

言不四

是為公重而不肖疊言之者蓋非
徒以見予家之世統乃以鳴宇宙間
不泯之道統亦非徒表予輩紹祖
之心乃以著公為聖賢以衍世教之心
萬曆乙巳季夏月浣日

十六世孫繼美謹識

目錄

上卷

窮理一段 三節

學一段 五節

志才量學一段 六節

心一段 四節

性情一段 二節

仁義一段 五節

目錄

道理一段 四節

天文一段 五節

文一段 五節

史一段

兵一段

居官一段

網常一段

禮樂一段 四節

詩一段	論語一段二節	大學一段二節	中庸一段五節	孟子一段二節	周程一段	張子一段	論門人一段三節	目錄	却正黃一段	復古一段	授常子一段四節	答常子一段	憫常子一段	廣王子一段	下卷	易一段
-----	--------	--------	--------	--------	------	------	---------	----	-------	------	---------	-------	-------	-------	----	-----

書一段	詩一段	禮樂一段	春秋一段	論聖賢一段九節	論諸子一段	論史總十四段	題辭一段	目錄	統範一段	書目或問一段	大學定本一段	中庸定本一段	實錄一段	附神龍贊	古烈章	祖光賦	目錄畢
-----	-----	------	------	---------	-------	--------	------	----	------	--------	--------	--------	------	------	-----	-----	-----

浩齋過先生語錄上

從孫勗紹古刊行

過子曰人終身只是一箇窮理元不分知行行之至知之極也

窮理極至見得義理自然精明自然純熟不待強求力索

人之一心萬事輾轉代變吾前不有以基之曷有以處之基之維何曰窮理也窮理

過齋語錄

卷上

一

之至聖可企矣豈特事來不懼而已哉忘機子曰專於窮理而不力行可乎過子曰力行而昧於窮理者有矣未有窮理之至而不能力行者也知而不能行必其知有未至也夫聖學一貫內外無二知亦行行亦知也忘機子曰窮理非泛然得之也六經諸書之浩汗萬事萬物之紛錯將何以至將何以入耶過子曰學庸論孟以立吾

心之本也六經以立吾心之極也諸史以盡吾心之變也諸子以廣吾心之識也萬事萬物以盡吾心之宜也何患其無入何患其不至哉特患人不體之耳苟能體之則愚可明柔可強至則與聖賢同歸矣特患人不體之耳

過子曰學不可執偏見偏則固而不通又不可無定見無定見則為衆所惑

過齋語錄

卷上

二

學不貫天人不足言學

讀書當求聖賢之心攻己之蔽變己之質必求至而後已毋徒奢富以自離

子嘗謂門人曰人讀書不過復本心之初而已皆人所固有吾非有所加於汝汝亦無所求於我也反而求之則初復矣

子嘗舉古詩以警學者曰敏達不足恃好學乃有成所以孔宣父讀易三絕韋

過子曰志以有為才以輔志量以宏才學以充量志如非才則儼才如非量則卑量如非學則夷四者備而天下罔難處之事罔難決之疑罔難理之核罔非辯之惑罔異道之眩矣

人患自狹其志弗能通透洒落泥于一隅弗能超出牢籠

才充本乎德盛才索由於德京

過子齊語錄

上

聖人不自有其才故聖衆人自喪其能故

愚

後世賢才皆是血氣上用事不能脫去流俗以仁義輔君此治所以終有愧於古

子弟有英銳之氣者父兄當作成濟其不及不可沮喪沮喪反賊其質害其志亦為不善養也

過子曰心本廣大人自小之本高明人自狹

之本澄徹人自濁之本虛靈人自昏之心無妄思惟誠惟一

心中常教淨潔勿使一毫雜念汨其間心不可多思亦不可不思多思則遲疑不思則粗率

過子曰性中元無一物清明虛徹有物由習非性使然也

情發乎性由於性則明明則聖任乎情則

過子齊語錄

上

敬敬則愚

過子曰私克近仁私盡仁至

人能克去私欲則仁復矣此所以欲之則至也

處事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自至乎中無過不及

事出於激中人可企處極其精非聖弗能義之所在勇往直前不為利撓不隨衆見

過子曰隨處皆道不必求諸遠

道大無外天地乃道中一物道微無間一物皆具是道

體認天理

天理人慾公私邪正也

過子曰天無一息之間人當亦無一息之怠

天有間則非天人有怠則非人又曰天惟剛故覆物不替人惟剛故特立不靡黃希

過清齋語錄

卷上

五

魯曰剛則必折過子曰剛健中正何折之有惟弗中正是惟以折

龍圖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何也過子曰不過言一歲三百六十五日

零二十五刻爾龍圖曰與堯典三百六旬

六日不同過子曰堯典舉其成數此則舉

其實數

常以德曰月中之影或謂兔或謂山河何

說為正過子曰兔影是也若是山河則何

以有兔形以德曰月中何以有是過子曰

只是陰陽精英之氣成耳

日月是陰陽之最盛星辰是陰陽之次盛

鬼神充拓宇宙形色萬彙變化消盈前乎

往古後乎方來莫測其朕莫窺其能莫並

其功

過子曰由乎道而發乎文者其文粹由乎文

過清齋語錄

卷上

六

而不由乎道者其文駁

理融文高理暗文窒

作叙不可虛美必要有警策寧得人難無

得人易寧得人奇無得人賤

叙事多則冗而不暢簡則窒而不通惟中

焉止矣又曰叙事欲明行文欲活

門人問文過子曰為文當肆其骨髓不以

人言而改其素但要當理不可浮麗無實

過子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古之制也國語
左傳史記興而史法壞矣古制泯矣後之
作史者復古焉可也又曰吾欲取古今之
事立為編年以倣右史類古今之語立為
大紀以倣左史故沿革猷為之畢陳善惡
興亡之彰著簡易周悉一洗固陋庶學者
有一定之見至當之歸編年大紀二書適
成為一僕盜之而述
過子曰王者之兵以義動以仁洽以嚴一以
禮節故出無敵於天下後世動不以義惟
權謀術數相尚視下而草莽不復知有王
者之兵惟充國孔明近是
過子曰立心厚持已廉待人恕事上欽處眾
公馭惡嚴此居官之六法
過子曰三綱五常學者之明仕者之行惟此
耳舍是則學非其學仕非其仕矣
過子曰禮以節情樂以洽性無禮則情放無

樂則性昏此古人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世于禮任乎情樂淫乎性此所以日見其
離而罔全德矣
禮也者不可一日離也離之而夷狄禽獸
禮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極純精真
聖人之遺言非後儒之可及
常以德曰樂之亡久矣先生欲求聲氣之
元當以何者為據過子曰以長孫無忌三
十九分為據司馬九寸乃蕤賓也非黃鍾
也以德曰諸皆以九寸為黃鍾之管先生
以為蕤賓之管何也過子曰黃鍾極清一
陽之始蕤賓極濁積陽之極安得以老陽
之管而為一陽之少乎此吾所以斷其為
誤而以三十九分為正也以德曰黃鍾至
尊不復為他律役曰此九寸之誤也三分
損益隔八相生循環無窮生生不已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陸時問曰詩三百篇以後杳無繼其遺音者何居豈其質不若古而然哉過子曰非其質異乎古所習異乎古也拘於對偶而戾乎性情務為新奇而遠乎理義千載英傑溺乎其中無能覺悟正其昏迷反其本直此詩所以晦秘日甚鬱而不章寡而靡和者其以此與又曰吾嘗有志於斯愧無古人之質無古人之才無古人之學而欲效古人之為多見其不自揆耳雖然古此性情則今亦此性情古此理義則今亦此理義性情理義既同則所發亦無不同矣又未可以自昧也時曰信如先生之言則今詩盡可廢而無一可取乎過子曰今人之為俳優之類也間微有可取亦不能出乎此者也何可並古而得不廢哉何可並

古而得不廢哉

過子曰有子論孝弟意已盡矣下忽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分明不相續別為二章可也又曰論語有子曾子子貢子游子夏皆宜削去類為一書庶不混聖言

一貫者太原也非積累弗致非幾聖弗與也忠恕者學者之致乎一貫也要其極弗

通齊語錄

上

二也又曰一貫夫子化曾子之妙忠恕曾子啓學者之機

過子曰大學一書皆格物之事也故格物則無事矣格至也至其理也夫理也者非外也吾心之固有者也

過子曰中庸明道之書也至道則無事矣

中庸與繫辭相表裏

中庸致一之道

和者無所乖戾庸者不立孤奇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此章人多失其本旨不知物與終始之義蓋物者人也始終猶言徹首徹底也言誠為人之首底無間而不誠則非人矣是以君子貴乎誠也

過子曰孟子求放心之說可疑桃應之辯未當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此言欠明白資質偏者或未喻何不言天下之欲知性者求故而已故者以順為本利字起人疑黃希魯曰易曰利者義之和亦不可乎過子曰有義字在忽然說箇利字雖是順意何不言順字較明白不起人疑不然是或記者之誤

過子曰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皆無下手

處故學者莫若窮理理明則物不能撓而自靜自敬矣若先以靜敬而不窮理恐其流於空窠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

過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等言語是張子見得到處只喫力終弗純粹

常子初見先生頗恃聰敏不肯專意問學

過子厲聲曰聖人生知尚韋編三絕汝何自暴自棄常子聞之若喪其軀於是夜不就枕者五年而學以大成
常子一日呈所註政論及孟子講義過子閱之嘆賞不置既退謂黃希魯曰常子之至吾無間矣汝等弗及也

過子論袁自昭曰觀子天資明達看得容易恐難持久不若章偉終有成又曰黃希魯

心逐於外欲速成名此其大病若向這裏
做功又非袁子可及

忘機子黃清齋勸同遊閩洛校程張邵之
學得失過子曰斯時太平非春秋比何為
學縱橫不自重其道彼數子之學復初而
已矣奚其校二子遂不敢行

過子復古論成謂門人曰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太平可期也

過子知道不行于時乃以遺書授常以德曰
吾道寄于子矣

常子寄論道三書過子答之曰所論道三
書非實見得者弗能道也於斯益見賢弟
用心精密但體之真我立數句真索太甚
更益養純不必求諸遠熟後自得耳

黃子頗就實老夫極力扶之恐溢外耳賢
友早來切磋庶幾可望也

古樂元旨賢友為整頓否若失據所得寄
來惟道不必拘分也

黃鍾九寸之誤吾嘗與賢友辯之忽所據
若此豈混於襲故而弗悞耶三寸九分雖
聖起弗易也於斯有得則本元徹矣亦不
待辯也其試思之

常子計聞過子哭之慟曰吾道窮矣無復
有如常子明睿者作詩百絕以哀之

袁自昭問事親之道過子作書以廣之曰
天吾粹也親吾形也尊為全為乃成身為
不得乎天不可以為子能踐其形則無愧
乎天

榮于體奉孝之末也承不違志仁義以揚
孝之大乎

故囂父見化舜其融為親安于奉久悅弗
情曾其全為變戾為良視死而歸求得于

彝勤其超焉

嗚呼孝者古以為常今以為異古皆可旌
今獨皆傳不以天事親而欲比隆於舜曾
勁者鮮矣

門人饒君敷註曰一節言人得天親萬
理百駭而人當尊乎理全乎形求無愧
怍乎天親乃成身也二節言渾合之理
事天所以事親事親所以盡天非判然

通清齋書錄

上

事

不同親自親天自天也三節言榮貴口
體人爵也事親之末承順不違父母之
志仁義以揚天爵也事親之本孝之大
也四節言聖賢盡天之理以事親匪若
世之事見以人也五節重嘆古今之殊
而無繼舜曾勁之後然欲求如舜曾勁
舍仁義六以哉不然則終于今而已矣

右門人永新龍圖次錄

上卷終

浩齋過先生語錄下卷

從孫最紹古刊行

過子曰易有三易雖上古聖人取類不同其
致一也後世之易乃周易而二易不傳矣
吾獨惜孔子不取與周易並遂使二易之
精蘊不見而學者無以知上古之用意矣
又曰後之解易者皆不得其真主卜筮以
方技亂主義理以老莊亂類無益之說也

通清齋書錄

下

惟程傳主義理屏卜筮黜老莊似矣然自
為一書可也非本經之義後之君子果有
深得其奧與抑或易道之難與抑或有所
待與不然何千四百年而無異於斯也吾
甚為世道一慨又曰吾欲作易本旨以正
諸儒之失以發四聖之蘊大備一家之言
豈非千古之一快乎但今未暇使天倣我
二十年必能成書但未知天肯副吾願否

過子曰古書千篇孔子刪為百篇遭秦火僅存四十九篇中間脫落頗多時義有可疑有如滔天呪咀之類武成等篇錯亂尤甚雖更後儒定正亦有不如意處諸家解者皆支離不明大旨間有得亦未瑩徹不能不待後之君子

過子曰詩三千餘孔子刪為三百十一篇後世此義不明而學者以箋註求詩大旨箋

過子言

六

如以意逆志深得其妙孟氏以下寂無其繼者何與蓋不體諸身心而惟求諸外此詩所以日晦也

過子曰六經之殘莫甚於禮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與夫聲氣之元樂器之數皆缺而弗全純駁相半如三無五起儒行皆非孔子之言陋儒附會之書宜削之以還純全無使穢雜於其間

過子曰春秋幸無遺失蓋天所以佑斯文也但傳者穿鑿聖書無能得其要領惟伊川近之但欠發越若論其理則非諸傳所及過子曰臯陶之學極純粹虞廷諸臣未能或之先也伊尹見道分明天氣弘肅故其當大任而不疑處至變而不惑

孟子才雄學直截只是費力無涵蓄意思曾子才不逮孟子而用功深力行至首尾

過子言

六

透徹又非孟子之可及

伊尹之言精切傳說之才散膩召公之嚴切孟子之雄辯雖遇時有不同亦所具之才然也此可見大而未化

顏子才粹學邃精神高力量大龍圖曰比孟子何如過子曰孟子宏矣而未邃也若得孔子漸磨則到顏子地位顏子不死則到孔子地位

子思才剛明學精深深探聖奧蓋所謂入室者矣

箕子之學宏深典奧張子似之但未純耳又曰周子之學似子思明道之學似顏子伊川之學似曾子

邵克夫之學高矣惜其以數而不以理比曾點則過之比周程張則不及若使從理雖明道何以加諸

臨濟錄

卷下

中

過子曰讀子書當取其合道之言而畧其背道之論混而無別珠目兼收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此學者所以貴善擇也故觀離騷則見其忠誠激切而不能已辭雖怨而愛君之心盛憂國之念深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惜乎過中而太迫者與此所以不合於中道也觀莊子則見其蕩傲奇俊時有至理之言而不可易其狂而無依者與觀荀

臨濟錄

卷下

中

子則見其議論浩發雖駁於道然以利以身以人等言亦不可廢所謂多學而偏蔽與觀童子則見其渾純雅正雖得其大意然精神或有不逮發越或有未盡乃諸子中之最純未可以是以少之特責其全耳觀楊子則見其旁識盈虛沉潛味道太玄之作得失相半失身莽莽朝空言奚補其學而無識乎觀新則則見其議辯腴越時小駁亦未甚觀中論則見其冲淡純雅似亦近道然時有出入亦不識為古人觀王通則見其旨趣高遠深達治道然用浮於中體其味乎觀韓子則見其雄華俊偉原道之作其議而未盡與觀劉蕡則見其激切痛快明白深正徒抱濟世之才而無聖哲之君惜哉其餘或得或失求其粹然無疵者鮮矣此所以不能與於斯道而為聖人之

徒與

過子曰漢高帝人皆稱其寬仁大度吾獨以
為天下之至隘者規模宏遠暗與道合乃
其隘中一點寬大透徹所以能用人所以
能聽諫網羅豪傑皆由此一處也不然則
愚人耳若論其才遠拜諸將之下又曰高
帝夷滅諸將殆盡此其甚隘者也蓋其智
識不明不知天命有真而自以為人力可

過子齊語錄

下

本

致後世惟我

藝祖能知此義曰有

天命者任爾為之不爾禁也高祖若知此
義則其隘可少貶哉

過子曰文帝天性仁厚致民富庶然不能興
禮樂而好黃老任權數有一賈誼而不能
用人皆惜其無真儒以輔君得真儒必能
致三代之治吾獨不然當時才子尚不能
用况真儒乎雖使孔孟復生吾知狃於所

習而不能有為不用必矣何三代之能哉
文帝在漢最為賢君後世亦鮮及而所就
若此吾甚悲世道日夷天下無全人斯民
不見德惜哉

過子曰昭帝天資明敏篤信賢輔若得真儒
以佐則三代可復奈何世無真儒時之不
競斯民之不幸矣

過子齊語錄

下

本

不明而藝倫多缺方之隋晉則過之方之
漢室則不及

過子曰子房特智謀之士於大義畧明進退
可觀比漢初嗜利之徒差勝若謂其有儒
者氣象程子獎之太過他何曾夢到這田
地章惇曰程子特許其有儒者氣象非實
有也但氣象似耳過子曰甚哉汝之蔽也
有儒者之實行故有儒者之氣象無儒者

之實行豈有儒者之氣象哉而汝之見則凡稱氣象者皆非真有也於是章偉慙而退自悼失言者累日

過子曰蕭何漢室之鄙夫吾道之罪人也被繫而不能遠引貪位至死不釋以利事君非漢之鄙夫乎入關獨收圖籍而不及詩書遂使楚人一炬士無全經非吾道之罪人乎

過子曰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其善為國謀矣然已因許史以進已自壅蔽其君了何其不善自謀耶或曰欲屈身以行道耳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也

過子曰武侯進退明氣象偉惜學駁耳使充之以純粹則可以與伊呂並駕若論後世人才則皆拜其下矣

過子曰孔子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又曰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祖思昧焉宜其見殺於勃勃

過子曰祖士雅有撥亂之才有必為之志惜量狹耳戴淵來統相與共成大事可也不然則委身而去功業之不就天也何至憤惋而死同於匹夫不學之過也

過子曰人之詐難明也如高歡毆允折齒似誠矣恐其醒而遽領之此特兆之愚昧若

過明哲則其計不能施

過子曰甚矣知人之難也光武器龐萌而萌叛武侯任馬謖而謖敗文貞薦君集而君集反此所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學者不可不窮理也理窮則明明則處之各盡其道而不違其長鮮有敗事不明則暗暗則使之違其長而用其短未有不敗者也如光武武侯文貞明智有餘而窮理不足此

其所以失也

過子曰陸宣公之學純正黜功利明仁義惜未廣大於進退稍愆

過子曰五代史書嗣源反蓋得春秋之意張耒譏其太過謂嗣源無取國之心予辯之曰若嗣源不擁兵臨汴莊宗何以被弑繼為諸將所逼獨不能死乎既不能死而又不能歸道其本意然後發兵討之於義得矣計不出此而擁兵近郊縱使其心如湯武亦不能逃篡弑之罪也

過子作家範題辭曰天下無善治齊家無善道也顏氏以異世俗以功人心陷而罔知純風漓而莫振士無全人學非聖學皆由于此吾甚懼焉爰述所聞畧倣書體作家範二十篇釐為四卷曰立孝曰效忠曰厚同曰刑配曰洽族曰穆衆曰求師曰審友

曰正己曰接物曰防微曰遏非曰立誠曰去偽曰戒慾曰歛盈曰闢異曰崇古曰畏義曰節貪大畧主仁義黜功利屏異端與夫彝倫物已用功靡不備萃藏之于家非敢求諸人也嗚呼子孫誠能履之則能以仁義淑身以仁義淑身則能以仁義齊家由是立朝則能以仁義輔君而致雍熙之治漢唐云乎哉

過子作家範題辭曰天下無善治齊家無善道也顏氏以異世俗以功人心陷而罔知純風漓而莫振士無全人學非聖學皆由于此吾甚懼焉爰述所聞畧倣書體作家範二十篇釐為四卷曰立孝曰效忠曰厚同曰刑配曰洽族曰穆衆曰求師曰審友

由于一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夙夜匪懈
聿昭祖訓脩乃身正乃心習于正罔不正
習于非罔不非嗚呼懋哉思蓋乃愆惟善
是圖日宣庸藝終勿以渝光于祖宗澤流
後世懽哉母替既已謂諸子及時等曰宜
謹識之母徒視為虛文

過子方類次諸書或人問之曰子積書富矣
將以為子孫身心之益抑以為獵博之具

北齊書

卷一

上

媒利之資曰以為子孫身心之益也或曰
請言其要曰六經書史所以治心也子集
詩賦所以宣意備遺也姜葛諸書所以衛
身也農岐諸書所以養身也天所以覆身
也地所以育身也知經書史則心之病澄
知子集詩賦則意之蔽宣心之遺備知姜
葛則身不罹于凶知農岐則身之病屏知
天文則不戾知地理則窮其自凡此皆為

北齊書

卷一

上

身心而設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上自天
子至於庶人不能外是以立外之識無以
充量無以廣昔道武問李元曰何物可以
益人神智對曰惟書可以益人神智是知
書之不可不積必讀之有要而擇術不可
不精也特患乎玩學喪志泥不擇善或假
以文縱橫或藉以資奸志故通經史而傲
物究子集詩賦以逆意治葛姜以為亂攻
農岐墮厥躬明天文眩惑識地理以災
邦此皆生民之蠹吾所甚疾者也後世其
敬慎之善用則忠臣孝子皆由是出不善
用書肆而已竟何益於身心哉若徇偏不
變蹈世之非墜厥宗喪厥身矣吾家素儒
代不乏人英賢迭出子孫能企前脩遵祖
訓則吾亦有光矣庶不負吾積書之苦家
振身榮而宗輝矣奚爵富之榮蓋將以道

德為榮如王韓勉人讀書以媒利為先吾
非所願後世其母效取法於中不免為下
其深辯之或曰子分諸書為綱目何居曰
此無妙理特目錄而已何足論或曰事必
有理也今子分為三綱六目必有至理寓
焉不然何綱目之名曰汝何以言或曰昔
人類而為四當代稱其善今子分為三綱
六目時或不取焉者何支離之甚而求異
於人耶曰昔為四而今為六一也而非二
也夫六目所以應天地四時而紀之耳非
他也或曰三綱之設不幾於虛乎曰象三
才而總之耳或曰四時之義何取曰和氣
流盜萬象充茁渾渾融融故經書史以之
發氣腴煒品彙振發克克勃勃生意盈滿
故子集詩賦以之風氣肅翕甲折凋天匪
植能舒故兵以之闔闢貞固群物以歸閑

妙實則故譬以之或曰邵堯夫以六經配
四時陰陽而子以諸書分四時二氣何穢
雜之甚耶愚恐其不合於義也曰康節以
六經配四時陰陽今吾以諸書分四時二
氣奚為其不可哉或曰經書史如春似矣
敢問三者果何取類乎曰不過言其似耳
非相配之義且此書特吾家傳非敢以式
人也何致汝之深辯哉亦且不必辯也或
曰取類愚既聞命矣敢問佛氏之書不與
何也曰不經之談道之大害亡國亡家之
本也吾甚惡之如顏之推家訓惟佛是尚
貽謀不臧何以範後靡俗夷倫顏氏子孫
泯泯無聞蓋謂此也不如無之為愈又蓄
是書是效尤為戾先儒之訓敗子孫之行
而又翼之為生民戕何其為善貽謀而為
聖門之罪人矣寧死不願聞子孫蓄此書

信斯術也或曰佛氏明心見性似亦可取
子以為亡國亡家之本亦何至於此耶曰
棄親絕祀廟不血食非亡家乎身居億兆
酷於其道紀綱混淆戾氣感召宗社丘墟
非亡國乎或曰子不蓄佛氏之書而子集
詩賦天文地理兵醫宜皆屏絕一於經書
史為正可也何收此而遺彼一矛一盾而
執一己之見亦有似氏之害而子徇而不
悟耶曰汝何泥之甚哉先儒稱人之博以
天文地理子集詩賦兵醫無不窮究下至
卜筮子說亦皆貫然未嘗言通佛氏之書
若果大道先儒何不窮究後賢何不稱美
何反欲火其書何如極闢其說疾之如仇
惟恐亂真故誦其書無以明智得其道適
以亡身紀其實不足稽古奚得與諸書並
哉或曰佛氏之害而子棄之似矣申韓孫

管之書而子取之非害乎曰申韓等書固
足為害但欲考其時為之意思其得失之
由觀其亡身之故見惡則懲而已豈佛氏
之宏大淫肆似是而非無智無愚皆溺乎
中淪人之深者比哉故申韓膚淺易見其
術窮其說卑其闢易變而善之存乎其人
也

右門人白城章偉次錄

學庸定本

過子曰大學程子雖嘗表章然錯亂無倫讀者茫無所入今正之以俟來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富潤屋至此彼為微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過子曰此書首五節三代相傳之書孔子舉之以詔後魯子述之以作傳也次四節釋明明德三四節釋新民四五節釋止至善五三節釋格物六三節釋誠意正心脩身

過書卷一

七

上

過書卷一

下

上

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以古本為正適忘機子黃清齋至問所正何書過子出以示二子曰是吾志也然缺傳註顧子為之以教來學過子曰曾子之釋非傳註乎二子曰如子之言六經語孟亦無傳註可乎過子曰予非欲去之也但諸書無傳固不可無若大學曾子釋之極其切盡精玩自明白直截不必傳中添傳二子曰物有兩節屬首章如子更之何居過子曰於上下文無所屬而又非一人之言必曾傳無疑二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也過子曰惟聖人然後能始終本末而徹之耳其次豈可以蠟等而不知務耶故夫事物之繁難盡極也非得其要不足與能學者必由始及終循本至末然後不離于道以漸進于知止則知之功至知之功至則定靜安慮得

而行無不至矣特患乎不深造耳不患乎不能行也二子曰引孔子之言何如過子曰此以明上兩節之意也然孔子能使民無訟者以其窮理之至而大畏民志耳二子曰格物既盡知行而下又有六者不幾於贅乎過子曰皆格物之事也誠意所以誠此也正心所以正此也脩身所以脩此也齊治平所以行此也統而言之皆知也

過浩齋錄 下

分而言之誠正脩知也齊治平行也又分而言誠正知也脩身行也此大學之道孔曾之意也二子曰誠意章而去十目所視一節何哉過子曰非曾子之意特門人混之耳二子曰彼為善之小人而子加以彼為微善之小人何基過子曰此正孔子所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彼小人豈無微善之可取使之供事趨役可也若授

以大任則非其所據而覆敗必矣二子曰子之論至矣去取當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過子曰中庸程子表之以教學者然大義弗明作者之精或幾乎熄矣愚意於所得分為一綱五目章有道正焉

天命之謂性 云至萬物育焉

以上一綱五節子思子揭道之原以示

一於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 云至鮮能久矣

以上一目三節論人之失乎中庸而書所由以作也

子曰道之不明也 云至察乎天地

以上二目十八節論慎獨之功

子曰道不遠人 云至雖柔必強

以上三目五十節論体道致中和位育

過浩齋錄 下

自誠明云至其孰能知之

以上四目四十五節論體道之極功而

致中和位育之極致

詩曰衣錦尚綢云至無聲無臭至矣

以上五目六節論反約之功而致夫一

者也

過子曰此書一綱首三節子思立的以示人也次二節所以教人求此的也四節恐人

通齊齋書錄

主

不知道切諸已而誤的於外也五節言戒謹之効功之至而得的於已者也以下皆原於此大抵此書非他書比可以渾會不可以章分也愚惧學者難明故特其大意訂其紛錯使得有所據若其條理精密之功則存乎其入也能於其明而充之斯善學矣

右門人青田陸時次錄

文明浩齋過先生實錄

先生名源字道源號浩齋其先居浙東繼徙撫臨父極字汝充號石泉以學行為世所宗著有文集二十餘卷及孝弟錄神龍贊等書景祐丙子三月九日夕夢天賜以玉圖書文曰繼孟演源既醒言于妻妻夢亦如之翌午生先生黃光映室二日左手有文曰源用是命之曰源先生五歲不能

通齊齋書錄

主

言行父抱之教古詩賦點頭若喻六歲七夕月下忽能行誦父教古詩賦不遺一字舉家驚異自是文藻泉湧日記萬言終身不忘通天文地理凡文字艱深奇古他人或不能句獨先生一目無弗刃解終身弗再誦衆皆稱其隣於生知八歲誦人皆可以為堯舜忽自省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學父曰心學也曰何古多而今少父曰非

有古今之異在人為之則至於是篤志聖賢之學以斯文自任十四作希聖三論十八從游日盛庠舍不能容教諸生先辨義利別善惡闢異端窮理道去詞章超聖域不求人知為大嘉祐間

上聞博學召為國子直講先生以著述為務固辭不赴二十三作禮記刊駁二十九正大學三十四作古樂元旨四十七作君誥

通志齋書錄

十

十篇五十作臣誥十篇五十四作皇雅百篇六十作復古二十論六十四作性善補偏五論六十九作易本旨七十作家範蓋絕筆也藏書有四萬八千卷于初復堂卒於崇寧丙戌九月九日午時其友黃清齋銘其墓塋於南鄉石塘書院前田中土墳隆起若麟號伏麟地開壙得紅圓石徑圍三尺白方石方圍四尺紅石具天文日月

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之象白石具地理九洲四海河圖洛書之象識者以為代有文人之兆子孫世寶藏後經兵燹而諸書與二石俱燼即今僅存語錄二帙又得之門人永新龍圖白城章偉青田陸時龍門常以德況江黃希魯城東饒君敷城南袁自昭等日記所存然自非從孫紹古為之訪集非謝君無逸為之編次則語錄又與諸

通志齋書錄

十

書俱滅矣先生之名安得六百年如一日也先生以文學首列撫誌存有傳其從孫鼎宇紹古號至孝學識驚人著有通神集三十卷宋朝藏于秘閣全列撫誌文學亦有傳沒塋崇仁高富嶂後吳城禮其墓而贊之辭載撫誌山川紀併附于先生實錄全誠不忘云

附

石泉先生神龍贊

石泉先生諱極字汝充浩齋公父也

鱗群三百惟斯為神稟陽之粹絕陰之禁

匪飲匪食永沿永威潛見以時變化莫窺

輔天之仁沛民之膏噫宜聖人取之以易

乃知非凡物之可京

遺庵先生古烈章

遺庵公諱煥字以才浩齋先生從侄也

相彼古烈廉恃已潔弗戕弗塞惟飲其則

遺庵先生

下

其

匪徒其則欲齊其哲

其二

嗟予于斯惟德之孤弗復其初良可辜匪

降其爾殊人自其遠諸

其二

至孝先生祖光賦

至孝公諱昂字紹古浩齋先生從孫遺庵公子也

宣和乙巳予適遼陽寓張子虛館越三日

有士子來訪驕倨豪逸盛稱先世之光予

默然弗荅士子請其故曰予內愧世之所

謂光也吾祖之光異於是士子請其言曰

予祖之光蔚為人章粹面盎背道德五常

撲之而益熾過之而愈揚扣之而弗竭取

之而弗藏至方不能以矩至圓不能以規

是之謂身之光見則繪藻王猷潤澤斯世

顯則制禮作樂立綱陳紀精則開關啓鑰

出其富美彌綸造化進退今古輔熙明之

主使物各得其所是之謂國之光亘千古

而不磨歷百世而永彰貴喪其勢富喪其

貴智喪其謀勇喪其力愚以有能學以有

成是之謂人之光夫是之謂吾祖之光聖

賢之光匪世之所謂光於是士子恍然自

釋喪其所有欣然若獲乎至環於是張子

虛具饌洗爵而進曰愚未之前聞也與士

子迭行子孫侍立秩秩溫溫彷彿浴沂之

遺蹤既醉而罷不覺靈耀之離中

三公俱著有文集行世皆以兵火失傳
神龍贊古烈章祖光賦存于浩齋公

湛齋先生語錄後跋

移錄二篇遇湛齋先生之語而
門人記之溪堂序之從孫紹古
刊之也上篇論進德之功下篇
論成德之事其道充其才惟其
宜正其旨淵深造自得弗繁曰

語錄後跋一

閩秀而不僻辯而有要演先儒
之未言脩先儒之弗精誠來世
之軌範聖學之正傳在也噫學
者心先生之道當市先生之
文於市先生之文今是出矣以
斯恩因讀乃有感故以其說如

此以俟知者正焉

曾淵子謹跋

浩齋公語錄後跋

此余祖浩齋公言之一嚮而門人龍圖章偉陸時輩僅為伏生口誦漫次而錄之者也謝無逸弁其簡端以行逸之言曰公識越古今學貫天人曾作易經本

後跋一

自以正程子易傳之失惜乎其延燎幾盡也後溪公從侄孫紹古處盡得其浩齋先生所著希聖三論復古二十篇君謨十篇性善補偏五論皇雅百篇古樂元旨并家範也者而閱之不下

二萬餘卷嗟夫元末兵燹即無
逸之所閱者今已不復覩矣六
百年塵塵語錄二帙而後錄入
明來而棄灰燼何物造化忌人
精英若此祖於學無所授窮理
為家以格物盡大學之義以明

後跋二

道究中庸之旨即周程張邵無
得一當焉余嘗觀慶曆之朝貢
舉者已肇四書之端矣祖之經
笥書腹平不樂其逢年應詔何
也假令詳定鍾律何如胡瑗數
萬甲兵何如小范太平根業何

如社稷臣吾鄉三陸二王得專
美于前也乎哉太史公自叙欲
藏其書於名山大川為千秋不
朽之業祖之輒輒于遇不猶之
乎歟光蚤室哉然業有名山在
聞其風想見其人尚不勝蕭條

後跋二

異代之悲真儒輩出之感矧水
木本原所自出則何能已于懷
也祖訓有曰顏之推貽謀不臧
無以範後吾不願子孫蓄是書
也今祖道德文章貽厥孫謀而
家藏一氏子孫幾不能蓄致與

土石俱閔其先靈實應且憎以
非余子孫余子孫豈敢有愛焉
不寧惟是浩齋公父石泉公從
侄遺庵從孫至孝俱以文集行
世而天奪之燼余子孫之紹續
昆裔隱悼播越則亦何能自己

桂院也惟是石泉公神龍贊遺
卷古烈章至孝祖光賦為浩齋
公門人所記該錄卷末者收其
逋遷附而刻之嗟々精心名理
作範後昆奕世載德無忝前人
使夫追名姓之後者得無因該

錄而閔其少許安比無逸之多
多許者乎非所敢必耳

十六世孫懋中謹識

舊本題宋過源撰卷末有源行實一編稱源字道源號浩齋其先浙東人至高祖徙於臨川源生有異徵篤志聖賢之學以斯文自任嘉祐間召爲國子直講不赴卒於崇寧丙戌九月併載所著述甚富今皆不傳惟此書僅存上卷爲其門人永新龍圖所錄下卷爲其門人白城章偉所錄其從孫勗祖刊之然所列書名宋史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中疑竇尤多如行實稱源生於丙子不著年號以召於嘉祐卒於崇寧推之當生於仁宗景祐丙子則卒時年七十一召時年二十餘是於邵周張程皆爲行輩當時所稱不過曰堯夫茂叔子厚伯淳正叔而已諸家之書可考而此曰邵子周子張子程子非同時語也李燾長編凡有所徵召如胡瑗孫復常秩之類無不具書源見微旣在嘉祐中何以嘉祐首尾八年長編皆不見其事伊川易傳據楊時跋則臨沒以稿授張繹至政和初時乃排比成書源卒於崇寧五年在伊川前其時易傳未

出何以論程傳之得失自朱子以前無以大學爲曾子作者故攻朱子者以章句爲口實此書乃已稱曾子何以自北宋以來無人引及大學中庸自二程子始表章其書於禮記中取出別行後人辨難者惟引梁武帝有中庸義疏宋仁宗嘗書大學賜進士以爲先於程子而已此書乃先有大學定本中庸定本又何以宋儒無一語及之耶觀其論樂以黃鐘爲三寸九分是呂氏春秋之文李文利不得其解衍爲異說者也萬厯以前安有是僻論乎其跋稱有秦觀謝無逸二序觀淮海集具在實無此文無逸溪堂集雖佚而詩文散見永樂大典中今已裒輯成帙亦無此文其依托可以概見又未附其從孫勗祖光賦稱宣和乙巳余在遼陽乙巳爲靖康前一年兩國兵交信使且艱於往來游學之士安能越國至是其僞尤不問而知矣

陳童子誠俾初學之士講而習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業爲聖爲賢於是乎如今海內之士家傳戶誦非不甚盛然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而不知爲聖爲賢之道所由基坊間刻本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亦止爲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踐而力行之者如此則何豈乎朱子之輯是書以教人而何以仰副

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

面目無所不備卽一篇之中章章節節句句字字皆有義

理貫注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

小學集解 原序

二 正誼堂

語已見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言經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得如此疏略蓋彼不過視爲課試作論之資而不知爲聖爲賢之道卽於此託始也夫小學大旨前賢論之甚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故必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章章節節句句字字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方知人之所以爲人以其身周旋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中而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

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矣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尚不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然則小學爲大學之基本學者有志聖賢誠未有先於是書者也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俾學者切已體認見得做人底樣子勿徒視爲課試之資庶幾興起良心成就德業或有以仰佐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萬一也夫

康熙五十年辛卯蒲月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

之正誼堂

小學集解

原序

三

正誼堂

李序

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理學昌明推廣

聖祖仁皇帝教育涵濡之德禮陶樂淑仁漸義摩凡所以
化導成人小子咸使有德有造歸於一道同風之盛者亦
云備矣儀封張先生當文教翔洽之日以正人心厚風俗
爲己任本程朱心法手定宋明大儒諸書刊布海內爲後
學津梁者人人得而讀之獨所著小學集解未付剞劂
於朱子多所發明蓋朱子是書成於晚年其爲幼學計者

小學集解 李序

正誼堂

至深且清誠以童稚之年天性未漓一切嗜慾紛華之感
無自而入乘此時而詔以小學自立教明倫敬身稽古以
及嘉言善行諸大端一一講貫習復養其德性正其學術
然後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因其已知已能而究
極之則步趨聖賢無難矣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舍是
而以苟且速化之術從而要之雖有秀良奇穎之姿浸淫
曲學其所成就卒不克光明俊偉於天下是猶墮潢汙之
水以求通於江河養槁棘樗散而冀美材豈有是乎願坊
刻小學不下數十種誠如原序所云止爲試論剿竊之具
於朱子親切指點引人身體力行之苦心奚當今先生集

解劬精博採曉暢明白言理必證諸事言古必參諸今語
近指遠微言若揭學者讀之皆易知易行原原本然得所法
戒直有不如是不可以爲人者固以規矩身心扶立賢幹
近衷著己躬行實踐存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則先生是
編雖爲學者導夫先路亦我

國家漸摩陶淑長育人才之一助也爰命梓人公諸同好
也必有愛而珍之者

雍正九年歲在辛亥春三月受業樂亭李蘭謹序

小學集解 李序

二 正誼堂

小學輯說 原小題作綱領義似

未愜謹更作輯說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禮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禮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又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思言辯口錄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小學集解

輯說

正誼堂

藍田呂氏曰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

行也大學之教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者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

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

大學也須先看小學只消旬月工夫

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

了到得漸長更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又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灋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固小學已成之功

又曰古之教者有小學有大學其道則一而已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講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又曰古人之學固以致知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在乎灋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

小學集解

輯說

正誼堂

聖人開示後人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朱子曰相兼看不妨學者於文爲制度不可存箇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明暗則係乎人才何如耳

又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又曰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

又曰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這裏定己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

物致知長許多知見

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會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

問敬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

問小學篇言篇程子云心只要在腔子裏何以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

又曰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

小學集解

輯說

三

正誼堂

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

李周翰請教屢數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某所編小學公宜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小涵養好了

又曰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開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篇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

又曰小學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又曰古人便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

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便只理會窮理致

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已甚事

或問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

小學集解

輯說

四

正誼堂

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乎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

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

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東萊呂氏祖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然有得不如此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

北溪陳氏滄曰程氏說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大學工夫循

小學集解

輯說

五

正誼堂

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又曰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

邵武李氏方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初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輒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大法此略備焉

西山真氏德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衡曰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其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

小學集解

輯說

六

正誼堂

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由此道也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閒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符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輒爲小學之善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

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然後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乃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爲說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

小學集解

輯說

七

正誼堂

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明倫者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害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治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

小學集解

輯說

八

正誼堂

者已行之述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又與子師可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汝當繼我長處篤信而好之也

文恪宋氏詞曰小學立教所以收心養性而爲大學受教之本繼往聖開來學實有功於世教高后嘗命女史誦而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眞聖人之教法盡表章之高皇帝曰然已令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由是內而京師外而郡邑莫不家藏人誦而聖賢之教復明於天下也

敬軒薛氏道曰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先讀他書猶惡觀泰山而視丘垤也藐乎吾知其小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

小學集解

輯說

九

正誼堂

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麤也末也本末精麤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外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字活盡小學一書

又曰小學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麤本末無二致也

又曰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敬齋胡氏居仁曰今更有聖賢山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眞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又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究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入則路頭正矣

又曰學者當以小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小學集解

輯說

十

正誼堂

又曰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都做不成

又曰要關異端當先教人讀小學

又曰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克庵陳氏選曰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有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

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讀其詞而已耶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

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敦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之以贊道化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有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於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驚空文乎夫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讀雖勤詞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家國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

楓山章氏曰看書先自小學而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

小學集解

輯說

三

正誼堂

而畏難也先將小學及四書誦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間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爲至又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衍爲文字而已也

楓山先生年踰八十有進士問爲學之方楓山曰還要讀小學起進士初不服謂幼時讀過今名成宦退何必復讀乎楓山曰幼時所讀算不得讀也進士歸取讀之三其味無窮乃復往謁楓山楓山曰得毋讀小學來耶曰何以知之楓山曰看汝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與前迥殊吾固知讀小學有得也進士乃大欽服而退

楊圖張氏曰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近思錄治經之階梯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稼書陸氏曰朱子教人讀書如四書詩易之註太極圖通書西銘通解以及綱目儀禮經傳纂解文集語類廣大精深皆學者之準繩皆當以次漸讀而小學一書尤爲學者入德之門所以許魯齋一生敬之如神明有明中葉以來聖學失傳其書雖存皆束之高閣視若弁髦故風氣日壞是宜反覆玩味身體力行更取朱子童蒙

小學集解

輯說

三

正誼堂

須知訓子帖與之互相參閱其址既定然後可以漸次擴充

星溪汪氏曰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將一部小學立教明倫敬身暨前哲嘉言善行等篇無不該括於其中人言

朱子作小學書大有功於後世弟子不知朱子小學全本弟子入則孝章彙括來幼學看文公小學細細體認便知與弟子章一一昭合父兄若不本弟子章與小學一書立教便是異教弟子若不本弟子章與小學一書爲學便是異學家括齋泰茹氏教人賞類聚小學書中條款分注於入孝出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之下以授

學者便見孔朱教人定本對針處其義甚精

溪川熊氏明曰大極圖是周子畫出造物化工以示人小學是朱子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

又曰小學全是主敬之方

又曰吾儒只是箇實釋氏只是箇空吾儒只是箇有釋氏只是箇無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又曰聖經一章是大學綱目東西山二十二帙四十三卷

是大學衍義論語第六章是小學綱目朱考亭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是小學衍義聖人之言有綱有目故

小學集解

輯說

三

正誼堂

曰經賢人之言綱中有目目中有綱綱中有綱目中有目故曰傳

虹玉施氏

填

曰五經以四書爲階梯讀四書無入處不可

以言五經四書以近思錄爲階梯讀近思錄無入處不

可以言四書近思錄以小學爲階梯讀小學無入處不

可以言近思錄也故欲升入五經之堂室必由四書階

梯而上欲升入四書之堂室必由近思階梯而上欲升

入近思之堂室必由小學階梯而上此小學一書所以

爲萬世養正之全書培大學之基本者也學聖人必學

而不務此如築室無基堂構安施乎如種樹無根灌漑

安施乎故朱子特編是書以爲讀書做人基本要人先從事於小學然後可進於大學卽不幸時過而未學者朱子亦惓惓教人補此一段工夫也

小學集解

輯說

西

正誼堂

小學書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生集題

受業李蘭汀侍市校訂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孟子之學也三代歷時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
生八歲曰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受教焉
焉則水以抱塵也掃運掃以去塵也應呼之而唯諾也對問之而答述也節當然之節無過與不及者也隆尊也親近也道則其謂習之力也教之如此者蓋所以爲他日修齊治平之根本也
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進退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發見於事物之端文聖人之所以而必使其爲習者初不外乎此學者可以近小而忽之乎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

小學集解

書題

正誼堂

格不勝之患也講謂明其理習謂熟其事扞拒也格讀如不能當其教也幼穉之心知未有所主及時教之使習於善而習與智長化於善則與心俱成故無扞拒不勝之患蓋有不如其然而然者孔子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而後知自然見也此兩節言古者小學教人之意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

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傳記謂曲禮則諸篇也直猶但也自焚坑之後戰籍不全其存者世人直以時世不同莫之能行蓋絕不知其中與古今之異者實可行也古今風氣治亂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爲不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也輯聚也童蒙幼穉而蒙昧也風化者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指國家而言也朱子病古書殘缺而不全俗學尚莽而

失正取古今聖賢傳嘉言善行類成此書以續古者小學之教使後學有所講習而不失於正嗚呼朱子於世教甚惟有補於當時實有功於萬世
清康熙丁未三月朔旦晦也此兩節言今者輯小學之意
庵題爲號時年五十八不署姓名而署晚號者對童蒙而言若曰此吾諫門人小子之書耳諱諱辭也

小學集解

書題

正誼堂

小學題辭題辭者博題書首之辭蓋序之異名也朱子於
道性情之本原以及大小學培養充廣之事體用兼該大
小學舉且括成誦語以便教讀其開示學者深矣錢氏分
爲十節今從之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與於人
其在天者生物之始曰元於時爲春生物之通曰亨於時爲夏生物之遂曰利於時爲秋生物之成曰貞於時爲冬
四者循環迭運應萬古而不易故曰天道之常仁義禮智
之元以爲仁得天道之亨以爲禮得天道之利以爲義得
天道之貞以爲智四者具於吾心而萬理無不具舉故曰
人性之綱不言信者四德之實卽信如元亨利貞卽誠不
通復也故軒轅氏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充塞宇宙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此
第一節首原天道也以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誠然四端隨感
明人性之有四德也
而見性卽理也故無有不善然性不可得而見其緒之可
小學集解
題辭
三
正誼堂
見者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曰端隨物之所感動而
發見於外各有條理亦無不善此第二節言性之發於情
也
者然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忠者盡心之謂弟順
也秉執也彝常也順者因其自然隨者抑之使然四者人
之善行根於秉執之常性順其自然而非彊之使然也因
端之中萬善皆具此爲言四者乃其目之惟聖性者浩浩
大者也此第三節言性之見於行者然也
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爲性者謂聖人天性渾然不假修爲也浩浩盛大流行之貌天卽
理也萬善如愛親敬兄之類言人性雖無不善然惟聖人
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天理浩然盛大流行於日用之間不
待增加毫末而萬善自足無少欠缺也
此第四節言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
乃類其綱安此暴棄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自暴者
言眾人氣質昏雜故蚩蚩然無所知覺而又多物欲之私
縱橫掩蔽其天理於是廢其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
暴自棄也此第五節言
眾人之所以泯其性也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

達其支物爲一體見此輩者爲之惻然不忍其安於暴也於是建學宮立師長使教導之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根本是培又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枝葉是達此第六節言聖人興學立教小學之方灑埽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怠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詠歌舞蹈皆學樂之事逾越也言教不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之方灑埽應對以習天動謹人孝出恭以篤夫愛敬凡所勤作罔有違忤於理者行能如是而力有餘閒則誦詩讀書又詠歌以習樂之聲舞蹈以習樂之容所以動盪血脈順童蒙之欲養其中和而誘之於理也朝夕從事於詩書禮樂則其心思亦無逾越於理者矣此第七節言小學涵養德性之事卽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所謂培其根也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言既從事於小學至十有五年則教之以格物致知而窮理誠意正心而修身此則爲學之大者由是見天之明命赫然顯著無內外人之殊所

小學集解

題辭

四 正誼堂

謂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已也故必推以及人使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則我之明德自崇而新民之業又廣乃可以復吾性本然之量昔之自暴自棄乃己之過非性有所不足也今之成己成物又豈有餘於性分之外哉此第八節言大學充廣德性之事卽所謂達其支也然非由小學以立其本則亦無以爲崇德廣業之地而收其全功矣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之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聒人聖人經六經刊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異言異端之言如楊墨佛老之說是也喧嘩也亟相擊也言盛世既遠聖人云亡六經殘缺教法廢弛而小學無全書是以蒙養失其正不從事於考弟護信心日放而德益虧及其長也不知大學之道惟務記誦詞章益趨於浮華侈靡之習怪乎人鮮實行風俗澆漓上無實德良材罕覯也凡人所行莫非利欲紛拏引而無天理之公於是異端之言乘隙而動諂諂譁攻擊聖道之不明久矣此第九幸茲秉彝極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以起下文之意

天罔降爰賴舊聞庶幾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

耄惟聖之謨極終也墜落也爰於也裔衣襟之未來爲謂
墜猶可教之使同歸於善也於是集聚舊之所聞以爲
小學內外篇庶幾可以覺悟後人耳又重致密而呼小子
欲其敬受此訓不敢怠忽且告之曰匪我老而昏安之者
乃聖人之謨訓也此第十節言所以作書之意以告學者
而丁寧之也○按題辭首言天命人性之善本不待勉強
次言人之資質不同故聖人爲眾人設此小學大學之教
終言古者小學教法廢弛故述此小學之書以爲教其要
旨在於養其仁義禮智之性如培植木之根本充其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端與夫愛親敬兄忠君悌長
之道如發達木之枝葉讀者宜精思勉行焉

小學集解卷之一

之衆歟也此所謂胎教法也妊子之時必慎所履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蓋太極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理與氣合而人生焉具是理則爲健順五常之性稟是氣則爲號號五臟之形以天命之性言之純粹則智而濁則愚氣質之性言之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清則智而濁則愚美則賢而惡則不肖故其妊娠之初感化之際一寢一坐一立一食一視一聽一實清濁美惡之機括智愚賢否之根祇也夫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故於日用之間無不自持以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宜乎子之氣稟正而天理全也此立教之本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詒男顰革女顰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

小學集解
卷之二
立教
二
正誼堂

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禮儀可則也則也謂若柔安也可者雖非眾妾而可爲子師者也食飯也用百寸取其強也唯應之速窮應之緩男唯女徐剛柔之義也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數謂一十百千萬力謂東西南北不同席不共食教之有別也出入門戶從長者行之讓也就席從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從長者食之讓也數計也日謂朔望與六甲也以上兼男女言凡生男女自赤子以至長大皆當隨時教訓而教從母始乳母之教所係尤切蓋乳母有賢否所陶之子性行多似之故生子必擇乳母取其寬而德量有容裕而躁事不迫慈而仁愛有恩惠而性溫不拗溫而言動和謹良而平易無僞容而容悅端莊敬而存心不二有此八者而加之以謹慎寡言此婦人之至德也使爲子師教以善道焉自能食能言而應對之聲聲帶之用爲之分別剛柔順其天性而導之六歲則智識漸開教之數日方名之曰女則男女有別教之異坐異食八歲則當入小學有事則教以長之道教以進讓之禮九歲則智識又開教以朔望干支之明日可見古人生子自襁褓中已得其養且一年有一節之教根於此正德性自然和順矣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

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悖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段專言男子事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禮謂也袴中衣也不用帛者爲太溫且防奢弊也帥附也循其始而所養不敢變也幼儀幼小奉事長者之儀也諸謂請於師計謂習於己聞謂事不煩諒謂言不誑樂金石絲竹總士草木八音也句美武王之詩周禮謂也鄭句者數句爲節而舞謂篇交舞也成童十五以上也美文王之詩周禮謂也舞象者歌象爲節而舞也子武舞也教童子先以舞者欲象其體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二十日弱冠謂古國師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備文武者也十教不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蓄其

德而不暴於外也至猶妻也男事男子受田終役之事也力猶常也餘則也順於朋友視其志意所向也方比也物也課霸言惠屬心焉物出從君也命受命於朝也官敗也一官之去服從累其過也事於君而告老也男子八歲入小學已就外傳矣十歲始居宿於外而朝夕就誨也夫子在諫河尚擇乳母則就傅之時必擇師範端嚴學明德者司私矣六藝先學書計取其易而切於用也蓋不學六書則不識字不學九數則不識算他日何以應務乎衣必用童子之衣也禮循初服童子之禮也自度其能行者請而習之不敢煩而貪多壺而無實也至十有三年然後教之學樂誦詩舞句誦弦歌以養其耳詩以養其性情舞以養其血氣童而習之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而氣質亦易變化也至十有五年則形骸漸長精力漸堅然後教之舞象學射即孔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古者教以射御象其意要人有武非角技爭勝也至二十則學成人之禮衣成人之衣兼文武之舞與幼不同矣夫自八年教迄諫十年學射儀已知孝弟之道至此則益加以馬行於凡事親從兄當行之禮無不盡心竭力而為之也博學而不厭教人恐不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於外切

於為己也文行兼修聞然下學如是者十年其德性堅定
可以自立而有室始理男子之事猶必博學與方雅善是
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如是者又十年人倫物理既明可
以出而任矣仕則應酬事物必出主意以謀事思義理以
制事非可以苟且疏略也故曰方物出謀慮者所行事
理合於君則服從其事不可則求去勿貪祿位也四十
始仕猶治一官之小事至五十則德盛望重可命為大夫
統理一官之大政七十血氣日衰當還其事於君而退老
於鄉以教子孫鄉里可矣夫人自初生以至致事七十年
閒光陰無一日虛度有小學以培其根有大學以達其枝
此人材所以盛而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
世道所以隆也

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遷
豆菹醢醢禮相助翼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段專言女子事也姆女師
之柔順聽從聽受無違拂也象麻之有子者執麻象績事
也治絲繭織紵事也紵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細似紵古人以

小學集解

卷之一

立教

四

正誼堂

置之冠服縫中者納進也漿醢水也竹曰籩木曰豆滄菜
日菹肉醬曰醢醢薦也加醬於首曰苴成人之服也故謂
父母之喪也聘問名納米之禮也奔趨也謂不待聘而從
之妻之為言齊也與夫敵體也妾之為言接也得接見於
君才不得與之敵體也蓋女子不教父母姆教自九歲
以前無論男女一教養至十歲則不出閨門擇老成有
德之婦為女子師教之以女德女工也女德之善者莫如
柔順而無違逆女工之善者莫如蠶績以其衣服之用皆
姆教之所當詳也婦人主中饋尤當謹於祭祀之事故當
饗先祖之時凡進酒漿醢醢實諸於豆等禮教之
觀祭習孰和長者而助之奠也詩所謂子以貢之宗室
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夫始於女德中於女工終於
祭祀則婦道盡矣果能如此教誨其女豈有不賢者哉至
於出嫁之期有故則綰髮可見古人重喪禮必滿三年服闋
而後嫁也正妻妾之禮也

曲禮曰勿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曲禮禮記篇名
也誑欺說也方東南西北方向也傾聽側目以聽也幼子
天性手涵如金之在鎔泥之有鈞惟在模範何如耳故視

之以信則信視之以偽則偽模範不可不正也立必正所
向之方不傾耳以聽蓋常視無誑者直內之道正而不傾
者方外之道聖賢學問即在於養正之初忠信根基從幼
已植正大氣象從幼已具若非賢父兄養之於蒙則漸染
惡習而存心可不慎哉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記篇名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在巷巷首有門門側設學曰塾
擇里中有道德者為師凡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
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庠家塾所升之人術讀為遂萬二
千五百家也術之學曰序序國諸天子及諸侯之都也國學
曰學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庠序所升俊
秀之士也此言古者設教之事蓋無地而非學無人而不
入於學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小學集解

卷之一

立教

五

正誼堂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聖人謂堯也契臣司徒
者也以其有道也聖人所以使人自別於禽獸者以其有教
也道不外於五倫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倫理也親義
別序信各有條理也親父慈子孝主乎恩也義君令臣共
主乎敬也別正位內外有配偶而不相亂也序齒敘先後
有等列而不相踰也信心口如一久要不忘而不相欺也
此所謂道也其所以然則天命之性也教者學者皆以求
盡乎此而已此立教
所以在於明倫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虞帝名五品即五倫也遜順也敬敬其事也寬者裕以
待之也舜言百姓所以不相親愛者由於五倫之理不相
遜順也故命契為掌教之官使之敬敷五教之教然教之
道非追致而強為之也在乎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
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不親不遜之患矣夫小
學大學之制雖備於成周而五品五教之道實原於堯舜
人倫與天地相終始者也成物俟其自化而不驟期其效
忽也謹之以在學者悠哉

也立教之道敬寬兩
字為世不能易矣

命變曰命汝與樂教育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愛臣名典主也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
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律也大呂夾鍾仲呂
林鐘南呂應鍾陰律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命
樂之官也舜以冑子一身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命變典
樂以教之夫教人者在乎變化其氣質而已直者必不足
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無虐簡者必不
於剛故欲其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剛
故欲其無傲者必至於簡故欲其無相奪倫者必至於簡
此而直道莫善於樂蓋所以養其和之德而散其氣質
之偏者也詩言志以下推明作樂之本以及感通之妙心
之於言也詩言志以下推明作樂之本以及感通之妙心
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而五聲因之以生故曰聲依五聲
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而五聲因之以生故曰聲依五聲

小學集解 卷之一 立教 六 正誼堂

有長短清濁則不免有雜亂之弊故又必以十二律和之
五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
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
矣樂之功用如是之以教冑子豈不足以教其偏而成其
德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
物猶事也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藝也興舉也賓興謂以鄉
飲酒之禮尊之為賓舉而獻之於王也糾謂察而正之也
造言詭言惑眾也亂民左道亂政之民也此章言周家教
民取士之法其能率教者舉而用之不率教者有刑以治

之也周禮大司徒為天下教育之長以鄉學所教之三事
鄉大夫為其屬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
於王也其一曰六德之具於心者明於事理為智愛人
及物為仁通乎義理為義事合宜為義盡己之心為忠
心無私為公見於外者為孝事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悌
六行理之見於外者為孝事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悌
九族為睦和於外者為孝事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悌
秉彜之性順之則和者也其三日六藝之具於心者
禮以制中有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樂以導利有雲門咸池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之六樂射以觀德行有白矢參連刻
注襄尺并儀之五射御以正馳驅有鳴和銜逐水田過君
表舞交儔之六書數以盡物變有方田粟布衰分少
指事象形指諸掌之六書數以盡物變有方田粟布衰分少
用之不可闕者也當周盛時設此三物以教萬民鄉大夫
取而而之於鄉或論其賢者能者而賓興之其有不從教
者及設八條之刑以齊之亦以鄉大夫主之糾察萬民之
過而論其罪所以當罰之民無不身有德行之知六藝
備而於是有極盛也按六行是見之行而施於人有恐
有勉其故特設此以防之遺言亂民又其害之甚者故六
行之外加

小學集解 卷之一 立教 七 正誼堂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樂官等
詩書禮樂四者入德之路也四教四時之教也詩以理性
情善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變氣質為士人窮理正
心修己治人之道故崇尚其術而立為四時之教春溫秋
涼則教以禮樂冬寒夏熱則教以詩書四時肄業不可一
日間斷但事有繁簡功有難易故因時立教然亦學
大槪而言非春秋不可致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
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
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
必防朝益暮習小心翼異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子篇名此

章言弟子從師爲學之法也生爲施教爲弟子者當法則之必溫和而恭敬常自謙虛以爲受教之地所謂重蒙之吉順以翼也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見人之善從而學之聞人之美而行之氣溫色柔以事父母兄之禮事師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有隱受而無違逆也事師之道也若夫志之所向必不可有虛偽邪僻之思此皆德仁人必親近之且顏色整齊而無惰容中心必式而常有敬畏早起夜臥勤以檢身衣帶必飭謹以律身朝時請益暮時學習之小心翼翼焉學不已專一從事於此而不憚情此爲學之法則也既知事師之道又盡爲學之方斯可不悅弟子之職而爲聖賢不難矣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聖人論幼學之事先德行而後學文本

目之聞人而在則欲其孝如畏省皆定冬溫夏清之禮必愛敬之力行而出而遇長上則欲其弟如應對進退之

小學集解卷之一 立教 八 正誼堂

節必不可使忽略一行也而必教之謹一言也而必教之信與人共處不可有憎人自便之私仁人在前必致其親炙誨法之意稍有閒暇之時則不可使其怠惰便汲汲誦詩讀書習學六藝之文如此則無一刻不在規矩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而昭明亦漸開發知義理之趣以書弟子之段分也按夫子此章正小學之事朱子本此以輯小學書其大要已括於此數言中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承上文學又之意而見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第乃大學得力之淺深與者善端興起立者持守堅定成者德性純熟必於詩於禮於樂而得之詩禮樂安可不學哉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其序有先後而其效則詩爲易入禮次之樂次之故各舉其益如此

樂記曰樂不可斯須去身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己矣禮者敬而不放不放則慢易之心入之心中斯須不和矣樂者敬而不放不放則慢易之心入之心中斯須不和矣

莫切於禮樂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言學以敦倫之要雖文行兼修而尤重於德行也子夏言人於人倫大端克盡其誠即此便已得學之實矣誠於好善而移易其好色之心誠於事親而竭其力以孝養誠於事君而盡其忠身誠於交友而內外不欺始終如一夫三代之學皆以明倫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茲朱子述立教一篇而以此章終之其意切矣

小學集解卷之一 立教 九 正誼堂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侯官陳濂壽川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一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內篇

明倫第二 凡一百一十七章父子之親三十九君臣

友之交十
一通論八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稽聖

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 稽考也訂正也聖人之書

舜三代設學教人無非明此而已明之者何要人講明

此理而力行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盡其道

而天下平矣故朱子立明倫之教稽考聖人之經訂正賢

人之傳述此篇以訓蒙士先要人讀書窮理以知之再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要人反躬實踐以行之而後人倫始明也世未有不讀

書窮理而徒盡倫者亦未有盡倫而不由讀書窮理者

也故明之一字余知行兩義朱子定白鹿洞學規先列

五教之目即總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句即

此意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髮冠緌纓

端緝紳搢笏左右佩用偃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初鳴咸盥漱櫛總髮纓衣紳左右佩用紵纓綦屨以適父

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

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漿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

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

總髮纓總角紵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

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

櫛為之以束髮本若髮始生胎髮為髻帶於首者櫛也櫛

櫛去髮上之塵髮若髮之櫛櫛者冠之系端元端服也櫛

櫛勝也以韋為之指插也櫛櫛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

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帶也櫛櫛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

佩足至膝者履也若履也若履也若履也若履也若履也

夫之母曰如衣紳者衣而加紳也佩用櫛櫛也夫之父曰舅

舅香黃也總角束髮為角也臭香物也助為容飾故曰容

佐助也視具謂察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禮子事父母晨省視饌具察饌之節也此言人子晨省之

正誼堂

正誼堂

子 3-797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居也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生則席中爲尊也中道中於道也中門中於門也食饗如延賓祭之類也也尸神象也也饗也凡爲人子者當自卑以尊親又當自重以愛身總是戰戰兢兢無往而敢忘父母故居坐行立皆謹退不豫當尊若食饗之事當極力替辦以承順親心不可限量其之多少使親心不悅不爲尸者嫌父拜子也親之曰未言無聲也而子常審聽若親之有所諭教親之體未動無形也而子常諦視若親之有所指使一事足而不致忘父母不登高臨深以蹈危險之也一出言而不致忘父母不訾訾苟笑以招忿怒之辱也此皆尊親愛身之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五

正誼堂

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許友以死非報仇之謂也不當以身許人重友而忘親非人子之所敢出矣然親在則老母在政身未敢許人此言似知禮者然親沒而仍踐前諾死非其正豈可訓乎徐庶母爲曹操所執先主欲用之指其心曰方寸亂矣卒辭先主而奉母以終其身庶乎得孝親之道矣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禮記坊記篇文有猶事也車馬物之大者我之身即父母之身而不敢有其之財即父母之財而不敢私其財於尊教民有上下之分也自此與彼曰饋以物奉上曰獻車馬至重不敢專以與人教民不敢自專其財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若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肴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

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此言子婦孝敬之心不敢違行已情也子婦孝敬父母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者欲其好也尊者以飲食衣服與已已雖不欲必順尊者之意且當之服之待尊者待尊長察已之不欲命已去之然後去之不可直行已情而遂去之也若尊長任之以事已爲之矣或尊長念其勞又使人代已已雖不爲之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已意且敬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如此委委曲曲以承順父母舅姑之意方是不逆不怠若子婦直行已情不孝敬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六

正誼堂

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謂雜與境內之親屬皆香草新猶初也此言子婦之物皆統於尊者以無私爲貴子乃父母所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可自私自利即婦亦父母所娶以配子者一切家事當統於兩尊人而不可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念也故必無私貿易無私養性無私與人方爲安子婦之分而有孝順之真心也此象子婦而言然偏愛私藏者婦人之性尤甚故下文專以婦之無私言之如婦有私親兄弟以飲食等物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不私受也若舅姑受之則喜其喜如初受人之賜若舅姑不受而反賜之則辭必求舅姑受若舅姑不許其辭則如更受舅姑之賜也然猶不敢私用必藏以待舅姑之乏倘婦有私親兄弟將以前物與之亦不敢自專必再請於舅姑待其許賜而後與之夫婦人惟多偏私今乃如此委曲以至其孝敬非真無私者其狀能之而其本在爲子者修身齊家方能使人無私如此也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子之於父

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唯而起者速應而趨命從事也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服皆若是若父則游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抱也遊目視略廣廣流動也此言與父言之禮而以與人言之禮說起以明與父言更宜謹慎也夫接人語之頃有始中終之節若心稍不存則失言失色之處多矣始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又容其思之不暇迫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之間當正容以待之母自變動嫌懈情不虛心也眾皆若此凡與大夫同在此者皆當如是以待之也子於父主孝不純乎敬故游目所視差廣也但視上於面則微下於帶則變不可不戒也如父不言立則視其足所以伺其以伺其起居游目也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七 正誼堂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王藻篇文言父命之以而不當遲緩手中雖執所習之業即投棄之不暇習也食味雖在口即吐出之不暇食也急走往以應父命而不暇趨也親老出不改其所往之方反不失其當歸之期親病則憂形於顏面故曰色容不盛此雖盛喻之謂非大節所存而子之孝者則必如是也至於親沒之後無時不念故觸物生悲不能讀父之書非不讀也謂父之手澤所存不澤之氣所存不忍飲也孝子之心於此乎見矣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怠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

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婢子之身及也既為父母所其愛則為人子者雖父母沒後之身敬之不衰非特愛之而已山自也視比也以其所愛之設父母愛一人子愛一人則不敢以子所愛母所愛如飲食衣服有美惡故事有勞逸必厚於知愛而薄於己之所愛雖父母沒後而愛惜之意不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移之心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羞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宜猶善也子之所善而者故出之子之所不善而父母謂其能盡婦道司行夫婦之禮則子終其身盡夫婦之禮而不替此日之心惟知有父母而不知有己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八 正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言孝子志為主父母之心必有以怡悅之不可使之憂父必有以承順之不可與之逆凡有所問必怡聲以處凡有所進必柔色以悅其目皆定以安其寢長省所愛亦愛父母所敬亦敬推而至於犬馬之賤為所愛者吾亦如此愛之而況於父母所愛之人乎是也者當如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婦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母息不友無禮於介婦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使介婦不而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

作敗老者謂傳家事於家婦若告老也家婦長婦也介婦
眾婦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家婦介婦有長幼之序如
於姑眾婦又請命於長婦舅姑若以事使家婦則當請命
其勞而不怠又不致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
若以家事任使介婦亦不敢以家婦與己敵耦而求均其
勞也非惟任事不敢放縱即如行路坐席出令使人亦不
敢與家婦相抗也此教長幼之序亦如兄弟之相愛敬
也凡家婦介婦侍奉舅姑必待舅姑命之退然後敢適私
室敬之至也至於私事無論大小必咨稟於舅姑不敢擅
為以自遂也今之為婦者此義不明每事專擅至於家婦
介婦爭長競知家室不和此由自幼失教以至長大無知
欲正家者不可不宣明此 按母恩母字總貫三事
義於家庭以化導之也 母恩不闕句友可不改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
家雖卑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
族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大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眾
族子也大宗子大宗婦為始祖祭祀之主故適子庶子皆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九 正誼堂

當祇敬之雖富貴不敢以富貴服御驕矜於宗子之家雖
車馬僕從眾多亦必舍置於外以寡少儉約入非惟宗子
之家而已凡內外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所謂富貴
不墜於鄉黨是也古人重宗法所以杜亢矯之弊而適子
庶子必相親相愛以退讓寡約為事
庶可以革勢利之習悅父母之心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
過諫而不逆 見禮記祭義篇父母愛之誰不喜然易至於
過而無怨此能常慕父母而凡事自反者也至於父母有
過不敢阿意曲從委曲諫諍不至唐突以觸父母之怒夫
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但諫則近
於逆諫而不逆非喜懼兼至者不能也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
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下怡柔皆和順之

故彼和順也入納也若不聽納其言則悚然而加起其敬
加起其孝莫感動父母之心也待父母喜悅則又諫之諫
而父母不悅其罪小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人其罪大
於二者之罪矣使純然殷勤以復諫倘父母怒而撻之至
於流血亦不敢疾怨其親而怨之更要
加起其孝敬莫親之悔悟而知改也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承上
以隨之為親者或有以諒其苦心乎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櫛梳

髮謂其也 櫛梳慢也御用也齒本日知見矧是大笑也
矧矧曰矧矧而矧是甚怒也父母有疾人子之心務時時
刻刻在父母身上惟恐醫藥弗效病弗能瘳其憂形於色
自不能已者不矧矧不為飾也不矧矧不為容也不矧
矧不為多也也不矧矧不為樂也不矧矧不為憂存於中自無他屈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十 正誼堂

所謂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懼也疾
止則人子之憂散而可以復其常矣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此人子侍疾求醫用藥之道先嘗恐藥毒及君
不精於醫可以活人而不誤者又當服其藥也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此言人子貴守父道也志存於中行見於外善惡
有死其親之心未得其孝也蓋孝子之心既盡其道於父
在之日一旦父沒其心慘然悲傷時時刻刻如父之存事
雖有當改者豈忍遽改之乎孝子之道
固在善繼善述而其心則尤有深痛耳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為之人
子孝思不忘一身之善惡父母之人

祭辱係焉故君
子以敬身爲孝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祭義名

言人子思時念親此春秋祭記之所由來也君子之於親

也終身弗忘故氣序遷改日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而

然不知其所以然豈曰時將至而後思之哉秋至則萬物

衰憊故君子履霜露其心悽愴以悲則思其親與物俱往

而非爲寒也春至則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

心怵惕則思其親與物俱來如將見親之生存也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

則其備祭統禮記篇名祭記先祖必宗子宗婦身親之

言官者若國之祭卿大夫相命婦相夫人也官所以執

事而助祭內外之官既備則一切供祭之物無不備矣古

者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羞所謂必夫婦親之也後世

夫婦不同祭久矣子婦孝者設祭於家同行薦羞未

可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位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在臨也君子

戒沐浴身親臨之其誠意自然感格若使人代之則

敬之心不得以自致矣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既弗親臨

而若又不可失則使人攝之可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辟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七

不飲酒不茹葷肴其精明之德猶誠以交於神明也故曰於外致齊三

日不接事物專致其精明之德猶誠以交於神明也故曰於外致齊三

於內夫祭以報本尚不極其誠敬何以交於神明故必致

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指散齊言先思其親漸思其

教居處笑語在前志意樂嗜在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

者已性德如見親之容色矣及祭日入廟室如見親之

神位則如出戶謂舊祖獻爵之時行步周旋之間其心肅

然位則如出戶謂舊祖獻爵之時行步周旋之間其心肅

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能如此故曰先王之孝也親之容色

常不忘乎目親之聲音常不忘乎耳親之心志常不忘乎

親之志洋洋乎如在夫安得不致其孝敬之誠乎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

於邱木財賈也君子不爲己之貧而賣奉先之祭器不爲

之樹木蓋因其身而不

故損其先考敬之至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爲也大夫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七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總論孝道而歸於立身也身者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七

當自造豈可假借於人故造器具必先祭器而後燕器若

祭器未成則不可先進自奉之器不欲厚於己而薄於先

也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總論孝道而歸於立身也身者

體之大髮膚之小有一毫毀傷則是毀傷其父母也聖人

論孝之始以愛身爲先特立其身奉行聖賢之道自然揚

名後世以光顯父母立身行道非以求名也有實而名隨

之已之名顯而父母亦顯此孝之終事也夫孝始於不敗

毀傷以事其親中於仕而行道以事其君至於立身尤爲

要務故孔子必終其身能以道自守力爲孝之成終也孝

之爲道在守身以

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天子至尊也愛敬其親能合萬國之愛敬以爲受敬故其孝爲大蓋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不慈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不嚴則天下之人皆在吾受敬中矣受敬盡於事親本非求以律人而躬行於上德教自形於天下之人無不受敬其親焉豈不守約而施博乎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溢溢則必覆非孝也是故諸侯居一國臣民之上不以貴自矜則雖在高位而不溢而鄰於奢侈如此然後可以長爲社稷之主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法法度也服者

身之章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皆不可不謹者也大夫服飾言行均遠禮典事事本於先王則服必不奢不僭言必有典有則行必無惡無怨上不得罪於君下可儀型於民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世之祭祀此卿大夫之孝也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常持此忠順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秩

官位而守其先祖之祭祀此士之孝也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無祿賜之人惟取給於田畝以爲朝夕之養耳耕耨收穫舉事順時用天道也稻粱黍稷高下得宜因地利也

謹修其身不爲非辟節約其用不妄耗費以奉養其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兼農工商賈因重本業故獨言農工商賈皆不免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此

結上文五孝之旨而以謂孝之欲人知守身以盡孝也身是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能盡其孝有始有終則福必及之天子能保天下諸侯能保一國大夫能保一室士庶能保其身體必無之理也如或不能盡孝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其身者亦必無之理也此夫子傳曾子以孝經而曾子一生所以臨深履薄至於格手足而後已也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愛父母生子形氣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所以當以當敬也君子愛敬盡於事親而後推此心以愛敬他人則悖乎德禮之序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亡

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居謂平居致極禮嚴清潔恭敬也醜謂干犯上之禁令醜也謂己之等夷爭而不已必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豕豕也言孝子事親貴竭其力而歸重於守身也五者不備不可以事親三者不除不可以云孝故居則無事不極其敬養則務在悅親之志病則致憂心勞力周調護養則致哀固責悲感尤貴慎終祭則致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五者曲盡然後謂之能事親然事親者盡其心又當安其分居上不驕爲下不亂爲下不亂恭以事上也

爭和以處也及是則不免危亡則雖兵刃矣奉養雖隆愛及其親猶爲不孝也○自孔子謂曾子曰至此皆引孝

論經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列言不孝之
世人犯此者多總由不顧父母之養起以至辱父母危父
母皆不顧也夫情其四支則不務常業而父母必至於凍
餒矣博奕飲酒則傷其心志耗其財產又不可問矣縱欲
妻而好私藏則必薄於父母其心愈不可問矣縱欲無
度敗名喪節羞辱父母又不至於私妻矣好鬪尚氣有
殺身之禍危及父母則其惡更甚矣五不孝之目從輕至
重凡爲父母師長者不可不防微杜漸以範園子弟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故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五 正誼堂

不敬乎見禮記祭義篇身爲父母遺體故其榮辱相關奉
處不莊則怠惰放逸爲小人之徒矣事君不忠則奸邪必
至於誤國若官不敬則貪鄙必至於殃民朋友不信則詐
僞必至於敗名戰陣無勇則怯懦必至於喪師未有不致
及其身而貽父母之羞辱者申言敬不敬乎言當敬之至
也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豈剝削宮
於五刑條內者聖人以孝治天下故於不孝之罪特嚴焉
孝者德之本也不孝之人自絕根本種種暴惡皆從此起
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朱
子取此章以結父子之親垂戒切矣

右明父子之親 凡三十九章首四章明事親之禮次
親命之禮次五章明廣愛敬之禮次三章明諫諍之
禮次二章明侍疾之禮次二章明謹身之禮次六章
明祭享之禮後三章著不孝之罪以徵人可謂曲盡
而無遺矣而其至要在愛親敬親兩大端其指歸則

尤重在敬身以敬親也中引考經許多不敢字皆敬
心之不自已者日不敢畏傷日不敢惡不敢慢至
不驕不危不溢不隘不取不取道不敢行忠順不失皆
敬戰兢兢兢以守此身斯能盡愛敬以孝其親矣至於
此條明父子之親而不言父道者蓋父慈者子孝以
者少又因子道而兼明婦事舅姑之道人子盡孝以
日用常行之要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當於
此體察而力行之也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禮記玉藻篇宿前期也齊戒精
忽也記事以備忽忘也思謂思念告君之事對謂君問對
答之辭命謂君命當奉行之事三者皆書之於象笏而史
授之也服朝服也容觀威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習其容
貌儀使王聲與行步相中適乃出而朝於君所皆敬之
至也此言臣將往君所之事與子事父母同
但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故尤加嚴格詳慎焉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六 正誼堂

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
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
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也凡人臣
爲君出使者受命即行不得止宿於家敬君命也若有君
命下頒賜受命之臣出迎使者於大門之外拜而受之以
其屈辱君命之來也使者返歸於朝則必拜送於大門之
外亦敬君命也若人臣遣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及
使者自君所而還則必下堂而受命總之人臣於君命無
所不致其敬也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反則下堂者始以已
命往終以君命歸也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主
國之君所使接賓以傳言語孔子爲之初承君命則其
色容勃如而愛也其足容躩如而敬也及與同爲擯者

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而衣之前後袖如整齊也及兩君相見賓進而揖亦趨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也至於賓辭別而退主君猶立必復命曰賓不願矣辭君敬也蓋敬君之至而周旋中禮自然如此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校闕過位色勃

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

其位踧踖如也此孔子朝君之禮漸近於君而敬愈加也

不合於天則所謂事君盡禮者可為天下萬世之法矣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之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

敢即乘服也玉藻篇文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

未會命之乘服亦未敢即乘服而往拜也先儒言君未

有命二句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

明倫

小學集解卷之二 正誼堂

獻諸君若命乘服乃敢乘服君若未有命則不敢也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棗棗曰果果核當

核不棄敬君賜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御食待食也

傳族也待食於君君賜所食之餘若陶器木器可以洗滌

者就器食之不必傳寫於他器其荏竹所織之器不可洗

者皆用傳寫恐口澤之汚其器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

生必畜之食熟物也恐出於後餘故但先嘗而不以薦生

生者則必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不敢輕殺

也聖人受君之賜一一處之曲當如此

待食於君君祭先飯君臣之分雖嚴而情則親故臣之於

君猶子之於父待食之時君祭先代

之進食者已使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屈下東首以受生氣加朝服

於身又引大帶於上雖不能與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有事以命召之不待駕車而先行

自不待言至於禮節之閒稍有一毫之慢即為不敬

其言然非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亦不能事事盡善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乃於月朔猶必朝服以朝不故以告老

之臣而忘敬也此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朱子引

之以為臣之退處者法所以明不忘君之義也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人臣事君先正己而後可以正君不

而上下之情不孚未有能得君之信從者故君子事君進

則思盡己之忠退則思補己之過使己之心無一毫之不

明倫

小學集解卷之二 正誼堂

盡然後君有美則將順之君有過則匡救之自有以感動

君心而挽回其過上下之間情意交孚自親密而無間若

己之忠未盡而將順則近諛己之過未補而匡

按則近諂上疑其下下欺其上何以能相親乎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言君臣之交道君以尊臨

上易於欺當盡其忠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君

知其不至聖世之君臣所

以有元百股肱之美也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言與此恰合所謂道者本於

正心誠意朱子言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同互隱默以

欺吾君乎故寧守難進易退之節必不肯枉道以事君得

大臣之義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而犯顏諫諍皆本勿欺

鄭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思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此引鄭夫以爲事君之戒也夫功名祿位可以聽其得失而秉節守直之志卓乎其不可回歸夫之心庸惡陋劣所志者在於富貴利達而已故當其未得則患不能得及其既得則又惟恐其失夫患得猶未得也歸夫尚有所顧忌及其患失則事權在手貪戀不舍上不至國家下不惜廉恥將無所不至矣豈可與之事君也哉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此言臣道戒容悅也范氏謂人臣以難事責其君使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後世導諛之臣自以爲恭敬其君而不知內存菲薄之心外飾欺罔之術不恭不敬其罪爲不可追矣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言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九 正誼堂

去就之義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蓋人臣事君以行道也道不行而不去則貪爵慕祿難免於士君子之譏矣官守如封疆之臣以官爲守者言責如臺諫之臣以言爲責者不得其職不得其言是道不可行而身猶處其位豈能無內愧於心乎故人臣之義以道之行否決去就不容苟且於其閒也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王蠋齊書邑人按聞蠋賢使請蠋蠋以此言拒之遂自經死忠義之臣貞烈之女不以利害易心不以死生變節此人臣處變之道所謂時窮見節義也

右明君臣之義凡二十章前十二章明事君之禮後君道惟在使臣以禮而臣之盡忠則其道甚備近臣母以狎而生玩遠臣母以隔而生欺諫諍者母以觸怒而不投命力能盡人臣之義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曰

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言男女非有往來通好之媒氏則不相知名不受元纁束帛之帶以致敬則不相交接不相親愛貴有禮也明而尊者莫如君嫁氏書娶婦之期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先祖必齊戒沐浴以告於宗廟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必設酒饌以召之凡此皆所以備禮而厚男女之別也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婢妾雖賤其置之也亦必異姓若不知其姓則卜其吉凶也

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助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九 正誼堂

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矜矜士昏禮儀而無酬酢日醮父命子親迎以酒饌而命之也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勸勉也帥也先妣之嗣謂得婦以代姑祭也若汝也汝則教婦以善道慎終始行之有常也諾受命也女子之嫁也父送而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舅姑之命矜小帶兌佩巾也宮事者姑命婦之事也庶母父之妾也聲革養也所以盛饗中申重也宗尊也示之以敬父之命皆曰勸帥以敬送女曰戒之敬之母送女曰勉之敬之庶母又申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蓋爲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爲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夫人能常持敬子則夫婦之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

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義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此如特牲文有父子子孫孫生生不息故為萬世之始禮之至重者也附託厚重也合二姓之好所以託於遠嫁之義重其有別之禮也故納幣以將意必直而後嫁其辭以道情必莊敬而不輕薄是欲告成焉婦者以正而誠信也蓋婦人一事夫以不自失為信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再嫁一以誠信也親迎之禮男先乎女乃兩先手柔之義如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其義也親迎先賢雁為賓以相見所以致敬而明男女之有別也別則家道以正而後慈孝之義生推之君臣長幼朋友莫不有義亦莫不有禮禮制立則貨賤有等親疏有序三綱正五典明萬物所以安也若但知有壯壯之合而不知有內外之別何知有生育之愛而不知有上下之義是禽獸之道也又何以為人哉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主

正誼堂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曾子問篇文凡取婦樂所以然者思己之娶妻嗣續其親則知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次之改變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郊特牲篇文序猶也也子代父婦賀也後世取婦之家作樂稱賀失古禮之意矣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之門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柵柵不敢縣於夫之柵柵不敢藏於夫之篋篋不敢共浴浴夫不在敝篋篋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戚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門之禁者寺掌內人之禁者橫者日掩直者日掩衣者日掩始於此也若也浴室日濡接於夜日御夫婦人倫之首禮始於

講夫婦必使內外有別蓋為宮室分內外以界限之男居外之正寢女居內之正寢深嚴其宮以別內外堅固其門以防出入設閤寺以守之男子無故不妄入中門之內女子無故不妄出中門之外以至男女衣服懸掛藏貯各有分別浴室不相混夫不在家則收其枕於篋收其簪席於櫥器重而藏之不敢發也少而子弟事長上職而簪席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妻或歸室而不在室安御不故當妻之夕必安分而不僭亂也如此然後見有別之禮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瀋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喘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內謂女事外謂男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主

正誼堂

也假借也楚口出聲曰噓用手指畫口指此噓言有別之修件男正位子外不當言閨內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言閨外之事男女授受不親惟長得親相授器其餘則否或相授則女必執能便授者置之能中然後授之或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相親授也不共井而汲不共瀋而浴不通寢臥之席不通乞假借衣裳各有制度亦不相通五者皆所以遠嫌也若男子入內不喘不指恐駭人視聽也女子出門必以扇遮其面或有故不得已而夜行男女皆以燭照無燭則止不可暗地獨行也凡行於道路男從右女從左地道尊右故也首言授器有別大言服御有別末言行路有別總是防疑遠嫌即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之意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故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

書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
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
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
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
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
際重婚姻之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居伏於夫理之宜也凡
事無得專自裁制三從之義自在家及出嫁至夫死無往
敢自專也教令不出門閭雖以中饋之事為職分所當為
不傲不惰無外也及夫死則終身不嫁也夫死無所歸
於內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使有所敬謹以
正婦德也逆家逆德之家不忠不孝之類子女也亂家
倫無禮之家刑人見棄於人惡疾見棄於天長女無兄若
又喪父則何所受命五者皆不可取使或不然而娶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重 正誼堂
則其傷莫及矣七去之條不稱父母去為其不孝也子
去為其不義也淫去為其亂族也妒去為其亂家也惡
疾去為其不可與共寢處也多言去為其閑親也竊盜去
為其反義也又有三不去者嫁時有父兄而歸無父兄去
之不忍會居三年之喪會其貧賤之苦夫之不忍處之自
必有道不至於流離失所也凡此數事皆聖人所以順男
女交際之道重婚姻正始之義也按朱子曰喪父長女不
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卻可疑又按七去之中無子惡
疾出於不幸似未至於去此亦可疑者大抵聖人慎重於
男女之際立法甚嚴皆有深遠之慮在學者隨時而處中
爾

一 章明遠婦之道夫婦人倫之始情慾之原尚不
之以禮別之以義則無以正家而敦本故聖人制為
婚姻之禮而嚴男女之別使為夫者以敬持身而帥
其妻為婦者以敬持身而順其夫敬則生和和則家
道以昌古人於室家之
際致美肅雍有以也夫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此以下明長幼之序而此章引孟子之言以明愛
夫孩提之童便知愛親及其稍長便知敬兄非假學慮自
然而然可見父子之親本於天性之仁長幼之序本於
性之禮故聖人制為事長之禮即此稍長一點敬兄之
心順而尊之據而充之非有勉強而增益其本無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此引孟子之
不弟止在容止疾徐之間非難行之事也弟之為道非
一徐行可以盡之然人所以不肯徐行而疾行者則此
一念敬慢慢侮不肯安幼小之分便是其不弟苟及其
念知有尊長去其傲慢慢侮之心而徐行以隨其後便即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重 正誼堂
是弟由一念推之念念由一事推之
事事而敬長之道亦至近而易行矣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
問不敢對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進退惟其
如事
父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此言長少之序也肩隨與之並行而差退也古人
視四十則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之也長吾十年則
與吾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之也長吾五年則與吾年相
若所以肩隨之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行長者或坐或行少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有問禮當

起敬若不辭讓而率爾以對辨所對之言合乎機宜猶爲失事長之禮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邱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先生齒德可爲師者弟子隨行不可

或遇先生於道路疾趨而進就之正身而立拱手以待恐

先生之有教令也先生若與之言則辭避而對否則疾趨

而退恐其不欲與已同行也士高曰邱大阜曰陵從先生

登高不得任己意自行而他視必隨侍左右向長者所視

隨見以對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

口而對提攜猶牽引也長者攜以行則幼者不敢違其意

有挾幼者如帶劍然辟偏也口有日辟咎詔之謂傾頭

與語也掩口而對恐氣觸長者也按鄭注負置於背劍挾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重 正誼堂

於初本分說負謂長也謂長者負

幼者傾首與語之狀若負劍然存參

凡爲長者冀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

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冀埽地也拘攔也扱攔取也凡於

置帚於箕上以兩手舉其尾時以一手執帚以一翼遮障

於帚前且揖且卻則其飛塵不及於長者掃畢以箕自向

之始終皆敬也

將卽席容母作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母按足毋蹶先生書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

母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母勸說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此言侍長者坐之禮侍於長者將就坐席之時當詳緩而

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也齊衣下縫也兩手握衣使

下縫去地一尺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夜不可接閉而飛

揚足不可行遠而不正先生有書策琴瑟在前則跪而遷

將之切戒不可跨之而過也敬其物以敬其人也既卽席

則坐必安而勿搖動兩頰而近信長者言未及之則不可

參雜長者之言而己也正爾一身之容敬聽長者之言毋

動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毋附和他人之言如雷之同必

法則古昔稱述先王則信

而有微而非勸說雷同矣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待其言終而後對答欲盡聞所問之旨不敢錯亂長者之

言也請業問所當習者請益問所未盡者起所以致敬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撲

覆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不叱狗者恐駭聽也主人不

似嫌主人之微也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懶惰則持也轉動其

身與屋或觀日影之早暮四者皆厭倦欲起之意侍坐者

見君子如此皆當請退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易事端以見問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重 正誼堂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復白也言欲得少空閒有所白也此必機密之事不可衆

聞則居左者屏於左居右者屏於右屏而且待者屏所以

遠人之私語待所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

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 古禮飲酒皆主人親酌投之

者之進酒也長者命少者勿起則少者還席而飲不敢

違長者之意長者舉酒飲未盡則少者執爵不敢先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賤者有賜卽如君父之賜少者

讓之禮行於賓客平交之人若長

者賜而辭之則與長者抗禮矣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貳重味也侍食

御雖多賓爲長者設枋不辭偶配長者而坐亦不辭皆以

其不爲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禮貴辭讓亦有辭而反俟

禮者宜知

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願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人望謂望君子之顏色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以上皆見曲禮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盡地手無容不

嬰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

以請少儀禮記篇名論等祖與父之行也問其年則嫌若

長見已則趨而揖之不見則否不欲煩之也不請其所往

忌于其私也侍尊長之側不命之鼓琴瑟則不故擅執而

鼓之且無故而書地弄手以爲容擲髮以取涼皆不敬也

若尊長寢以則跪而傳命不敢直立以臨之也約矢總取

四矢更迭取之若侍尊長則不敢敵視一起總取四矢也

小學集解卷之二 明倫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

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隨行者從後而行父事之也焉行者行列並行而少後兄

事之也朋友年相若雖有先後之序而不相踰越所謂肩

隨之也任以肩背提挈以手若老少俱輕提挈則老者并與

少者老少俱重提挈則老者分與少者老人頭半白黑者不

以手提挈皆少者代之也君子謂大夫士六十曰耆七十

曰老不徒行謂不可無車而空行不徒食謂不可無肉而

也空食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此孔子居鄉之事鄉黨

始於敬兄推之事長事師以及於鄰人莫不各有遜讓之

節又惟聖人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教小學者當

勉子弟以遜讓之禮而去其驕傲之習則孝弟之道不難行矣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章首二章明敬兄之禮次十

食燕見侍射侍行之禮兄弟一倫有長幼之分不曰

兄弟而曰長幼所包者廣也凡年高者爲長有德有

位者皆謂之長所謂三達尊是也自十年就傅即有

師長尤當恭敬以至父之執友宗族鄉黨中有與祖

父同行列者皆當以老老長長之禮事之也

此二十條禮文雖殊要皆不出乎敬之一字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以下明朋友之交而

取友之準也人之爲學不外乎致知力行三事而皆必

須友以成之謂學以會友則道益明致知以行三事而皆必

輔仁則德日進力行之事也交者所以載道人倫事物之

理莫備乎文非朋友講習切磋則道亦不能明仁者之

心之至德克己復禮固由己而不由人然非朋友規勸觀

摩則德亦不能日進聖門之學求仁而己而仁必資乎

小學集解卷之二 明倫 天 正誼堂

入會友又在平文朱子解此章以文爲講學即易所謂

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

陰違何以
為朋友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言

責善之義而又引此以明之蓋徒知責善而或不能盡其
心或盡其心而不能善其說或盡其心善其說而不見納
不能全交以至於取怨非責善之道也故忠告者盡其
心以告之也善道者善其說以道之也不可則止者非絕
之而不言也徐以俟其自悟而不強其必從不至乎數而
見疏其時猶可以效忠告之益也聖人一言之閒而反覆
曲盡如此焉友者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言

之道所以成爲仁之功也人之相接大夫士無地無之而
事之必擇其賢者友之必擇其仁者蓋大夫之賢者必與
世俗不相合或剛方端直或恬淡寡欲皆可爲世儀型而
事之者始有所學教以改其惡而進其善也士之仁者必
與若己以爲學教以改其惡而進其善也士之仁者必與
友之者始有所切磋凡居是邦而所事所友者如是則無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定非嚴憚切誼之益德有不日進者哉若使以勢利爲達
迎以聲氣爲馳逐則所事所友適以佐其不仁之資而已
亦可慨矣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損矣此言擇交之道貴辨其損益也集註曰友
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諱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其
義盡矣但益友常少損友常多益友常難親損友常易合
使非學者立志欲爲君子慎於擇交其能得直諒多聞之
士而親之而不爲便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此言友道不可以有挾也書曰謙受益有
之友而吾求益之心不誠則聲言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矣夫遠聞至尊貴者莫如德有德之人雖年少於我我當

尊之長何必挾乎長且不挾況一切功名勢利豈足與有
德之人誇耀短長貴何可挾乎身之貴且不可挾況門閥
之高世祿之侈何足憑藉以沾沾於有德者之前則挾兄
弟者又豈不可鄙乎惟知友之在德則避志以承之謙虛
以禮之不惟人可忘而貴亦可忘也貴可忘而兄弟之貴
愈可忘也大抵人之挾在貴尤多故孟子下文專以不挾
貴明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以

於我也忠以事言謂盡心於我也君子之責己也重以周
其責人也輕以恕故人之好於我者蓋之不週深盡心於
我者不求其極至則不至於難繼而交道全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

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

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

左足此主人迎賓之禮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

先入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凡門南

向入則東爲右而西爲左至於東階西階亦然客若卑於

主人等列不取當賓主之禮則就主人之東階主人再辭

進客乃反就賓階讓登欲客先升也客不敢當故主人先

登以導客拾級陟階之級也聚足前後足相合也連步

相連也先右則面向客先左則面向主各致其敬也夫禮

之端起於辭辭遜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

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謙抑不

敢富之意交相辭遜有節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

則先拜主人大夫與士相見行禮雖貴賤不敵然朋友之
交惟敬是微主人雖貴敬客之賢則先拜客

客雖貴敬主人之密則先拜主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主人當先致問禮也主人

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凡三章明責善之義次三章明輔仁之職次

義次四章明辭受賓主之儀次五章明朋友之倫所關

甚重非尋常汎交可以當也故首述講學輔仁之誠

而後及於朋友之倫而求其友致其恭不可以有狹此

防損擇友之切要者也乃猶恐人之交友有初鮮終

略於儀節故又述古人全交之旨與夫賓主相見之

儀以明交際之禮貴於久而能敬然後收輒仁之益

而全有信之倫也五倫稱朋友有信而中庸言朋友

之交信以德言交以禮言而信之德則在其中矣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

世矣此孝經廣揚名章也五倫之理本自相通而其原則

事親盡愛敬之心則移之於事君即為忠事兄盡遜讓之

道則移之以事長即為順居家有條理使內外大小皆得

其宜故此以居官則事無不治此所以行成名立也故君子莫重乎務本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

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

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此言

了朋友皆以道相成而天下國家賴以維持命行義難

以不失此明倫之至要也夫人之性豈不樂順己而惡逆

己哉然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於行為人臣人子

人友者所以不得不效諫諍之忠而為君父與為之友者

尚有以諫其苦心故孝經重有諫諍之義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

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

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篇文隱幾諫也犯犯顏直諫也就養就而養之也方即所

謂左右也服勤猶服勞也致謂盡其誠力也父子主恩

故有幾諫而無犯顏或右或左就養而奉養之無一定之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哀痛之服心有哀痛之情故曰心喪若喪父而無服也

子曰臨恩有不同故服無定制此古人所以不制師服也

樂其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

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

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其子晉國語樂

子 3-811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
婉禮之善物也見孟氏傳晏子齊大夫名嬰言君出令以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夫以溫相待其妻妻以柔順事其夫
姑以慈愛事其姑夫以道義待其妻妻以柔順事其夫
君以出令為職必不違乎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
君以恭為本必忠誠不二方能存始有終父慈而子孝
則教其子子孝而後能教其弟弟敬而後能教其兄兄
有切實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能敬兄矣兄必能愛弟矣
美使情通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
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姑愛婦如子又能
從婦之言婦聽姑之命又能婉諭以道物猶事也此十者
禮中之美事也蓋禮之常經人皆知之然其德必有相成
而不偏者方為
禮之善物也

會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
密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
孝年既著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
之謂與見大戴禮比鄰人孝弟當及時也親戚謂父母也
夫父母兄弟一家之中至親至近不能歡悅相親
亦何暇於家外家外何暇於國乎天下之大乎甚矣孝弟為
本重先務也又況父兄不能常存雖竭力以盡孝弟能幾
何時百歲之中有疾病老幼之憂君子必思其不可復為
者而設及先施之若親既沒則雖欲孝養為誰而孝養兄
子欲孝而親不在此孝有不及之意也孝幼日姑年老勤
亦老雖欲數為婦養其可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為
孝子悌弟者可不及
時以事其父兄乎

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惡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
四者慎終始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見劉向說苑言
當宦成之時

則志得意滿而不修德業是怠於官成也病猶減則情放
戒弛而病復至是加於小惡也臨事而懈惰則有意外之
變而禍生矣人所當審察於此四者慎守其終常如始時可
也詩大雅蕩之篇引之
以明終之不可不慎也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
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名況戰國時人其言
而事賢分之所當然也安其分而盡其禮則可以免禍
而吉不安其分不盡其禮是凶德也災禍必及其身矣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此亦荀子之言也非所當
身之辭非所當急之務而密之是謂不急之察二者無益於
夫婦之別貴賤求其理之當然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幾各盡其道而不至徒疲精神坐銷歲月也世之學者或
小學集解 卷之二 明倫 正誼堂

有志求道而不知以人倫為本終日役
役於無用不急之學多矣可不惜哉
石通論 凡九章首二章明國家一理忠孝一心二章
以明人倫有至善之理六章引曾子之言以見孝弟
當及時自盡七章欲人慎終始如始方能盡人倫之道
八章戒以三不祥而未章總結以三綱為急欲學者
不安費其心思精力於無用之地也朱子教人之意
可謂至
深切矣
補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
有也按唐元宗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
子至庶人孝道無終始貴賤之異或有自思己身不
能及於孝未之有也明新安呂氏孝經大全謂反覆
上下文義終始原與上文孝之始孝之終相應而思
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文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
相合更為嚴切令人悚然起畏小學各本與張注不
同此說 國朝初刻月秋氏孝經易知則謂患字作禍

愚解未確通憂患也不及者力有不足也蓋孝之道自天子以下本無終始隨分皆可以自盡而力無不及亦與注疏意合而闢發九明透似以欺說為長

小學集解

卷之三

董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高第街開辦

侯官楊 俊雪倫總校
侯官陳慶禧崇門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二終

小學集解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內篇

敬身第三 凡四十六章心術之要十二威儀之則二十一衣服之制七飲食之節六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取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枝從而亡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孔子之

記哀公問篇親猶木之本子猶木之枝子出於親猶枝

出於本也夫敬身之日有四心術也威儀也衣服飲食

也雖有內外本末之分而敬則無一事之不貫焉心術

易差也非敬無以存之威儀易弛也非敬無以攝之衣

服飲食易侈欲而忘理也非敬無以節制之故能敬則

此身為聖賢之身不能敬則此身為愚不肖之身而推

其身之所由來者則敬身乃所以敬親不敬其身則傷

其親尤使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不敢有一毫之慢

忽者也景仰聖賢之模範以為蒙士之法程遠是篇者宜致思焉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此言名武王踐阼三日訪道於士大夫師尚父為王

不吉反是則一念懈弛百事皆廢而無不滅矣天理勝於

人欲則凡舉一出於義理之正而無不順反是凡事徇於

一己而無不凶矣此章以敬義二字為存心處事之本即周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坐辭安民哉毋禁止辭嚴矜莊

所思則貌必儼然故以為喻安者不輕發定者不妄更辭

言語也毋不敬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儼

若思敬之貌也安坐辭安之言也安民哉敬之效也蓋能

修己以敬而貌言各得其理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其於天

下之道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矣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故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故者矜己慢物男女之欲樂如飲酒作樂凡快心之事皆是長故則喪德縮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易流實處身之益賊害身之

醜毒學者所宜深戒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習也心服曰畏安安者安其所安而敬不弛也畏而能愛貌恭而情亦親也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紀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處寸長必錄不偏惡也雖積財而能散施不務自封而吝出也雖安而能進義不固自便而憚改也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蓋由王敦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潛存矣

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母賢

小學集解 卷之三 教身 二 正誼堂

直而勿有很爭也分謂己之所當得質證也直無隱也苟免則害道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義難亦有當免者有分外求得之心故皆戒之凡有可疑之事勿身為質證陳我所見德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事務強辨也以上曲盡一章分節節看不外乎發勝意義勝欲二老之意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主夫子告顏淵克復之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視勿聽者防其私之自外入而動於內也勿言勿動者防其私之自內出而接於外也是必敬以勝怠則視聽言動有所操存而不妄義以勝欲則非禮之視聽言動有所宰制而不流此教身之至要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告為仁之功也故以持已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所以形容主敬者至矣然必行之以恕方見實用故又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告之一日之閒事事接物當謹此心而勝意義勝欲不在於是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告與遷居處大應事接人時也致其恭而不散有一毫之慢執事則極其敬而不敢忽與人則盡其忠而不放欺處處皆然無少間斷則存之熟行之力守之固程子所謂克之則時而盡其忠有如此效驗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馬厚也有專篤純篤之義忠信篤敬聖門教與雖也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智愚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故聖門只教人忠信篤敬以正心術自無餘法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教人思誠之學也洪範曰

手毋庸以其能思也君子無事不思而九者為要視思聰則不蔽於非禮之視聽思聰則不惑於非禮之聽色思溫則中而不散事思難則必精詳而不忽疑思問則義理日明忿思難則思難可解見得思義則臨財無苟取與分明九者皆日用躬行之要君子存養此心以省察於理欲之幾是謂思誠之學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貴猶重也道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者在此三者也夫容貌顏色辭氣雖屬於外而動之正之出之者無非心術之所見端心有一時之不敬則容貌或至於暴慢顏色必至於不信辭氣必至於鄙倍信何以為修身臨民之本乎故君子平日操存有素而臨事省察不可有違大顛沛之違也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過也節分限也禮以養人莊敬純實之誠故不踰節而為過上之行不侵侮而為長傲之事不好狎而為相褻之態必

修其身以踐其言然後謂之善行言行相顧
德隨焉實自不至有踰節侵侮奸邪之事矣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以行其義此言內外交養之法聲色之不正者不畱於
耳目以制其外禮樂之不正者不存於念慮
以養其中急務微慢淫邪僻之氣不施於身以全其存
養之功使外而耳目口鼻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理正道
以行其所當然之義
敬身之道莫切乎是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此言君子好學之心也學者所

以尚之一切世味自然不足以致其心而學問思辨之
事自然不與焉然如虛浮鄙倍之言自然不敢出諸口則有
正人君子自然如飢如渴必求一見以正其非皆好學
之人心所不能已也世之學者求飽求安以終其身者無
小學集解卷之三 敬身 四 正誼堂

論已若不求安飽而不能敏事慎言則亦何由以進於道
若故事慎言而不能就正有道則所言未必無差然
非有敏慎之功則雖日親有道亦何以爲取正之資哉聖
人之言周備詳盡如此學者可不反覆玩味實體諸身乎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
思威民之中也見國語管敬仲齊大夫管夷吾也畏威懷
懷私也從其所懷不顯禮義如水之流而不止人之下品
也見懷即思威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人之中品也此見人
品之分由於心術之異上者爲君子下者爲小人若中人
之行介於可善可惡之間能畏則爲君子不畏則爲小人
矣可不謹哉

右明心術之要凡十二章首以丹書之戒者敬義
一章詳敬之目見禮爲敬之本也次以論語六章皆
明涵養本原而以敬爲主次以曲禮樂記論語三章
皆明持敬之功終之以管子之言直指畏之一字又
初學持敬切要工夫也朱子嘗曰畏字於敬字最近

有嚴憚之意學者之心果能常存敬畏則有以見平
一之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是矣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
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

正冠義禮記篇名言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有禮義也
其行禮義之始容體端正欲其中度顏色齊肅欲其可
觀辭令順理欲其有章皆修身之要不可不謹也三者備
而後禮義備以之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
親父子和長幼而後禮義立始成其所以爲人也此見威
儀所關之重也

曲禮曰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
小學集解卷之三 敬身 五 正誼堂

毋箕股毋伏敘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毋褻裳則耳以
敬也高急以應非和平也日容宜端毋流動邪盼也身容
宜檢毋惰慢縱肆也游行也行當恭謹不可倨慢也立宜
如戶不可覆其身也坐必斂足不可展足如箕也寢嫌
當脫冠之時不可解髮以纒輻之不可散垂如髮也非
當脫冠之時不可解髮以纒輻之不可散垂如髮也非

此十二句皆容體之不正者必禁止乎此而後威儀始可
得而言也夫視聽應對游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無一不
而自喪其威儀所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敬身之君子
可不事事致嚴哉

登城不指域上不呼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
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
局視瞻毋回戶聞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

踐履母踏席振衣趨隅必慎諾城者士民之會見聞者呼嗟人之聞舍館也往就主人之館雖不免有所然有無當隨其意堅有所求非容之適矣上堂升主人之堂也先揚聲款之聲欲使主人知之也戶外有二層則戶內當有一層爲三人矣言聞於外而後入不問則必有密謀故不入也入戶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以遠視也扇門闔木也兩手當心如平扇然雖有視瞻而不迴轉此三句與上節皆不欲干人之私也開闔如前者不迴轉人之意也闔而勿遂者嫌於拒後入之人也不踐他人之履不蹴他人之席振衣以便坐趨隅以示讓此即席之儀也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無往而非敬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曾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

容端目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玉藻

君子燕居之容舒柔遲緩皆剛雅之貌也若見所當尊者必加敬謹齊則不舒遲則不剛也足容不輕舉步欲緩也

手容不懶張拱無動也目容端正無淫視也口容止息不妄語也聲容靜肅不得嘖咳也頭容要直不得傾邪也屏

小學集解 卷之三 敬身 六 正誼堂

氣似不息至嚴肅也中立而不倚有德之氣象也色容莊敬於持而不慢也凡此皆敬之目所以涵養本原也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尸以象神坐必端莊肩背竦立如

不輕移動如齊立之敬也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之意上

蔡謫先生論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

習也

少儀曰不窺密不有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母拔來母報往

母漬神母循枉母測未至母嘗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不

伺人之隱密嫌於察人之私也不漫與人狎狎以開自侮

之端也不言舊故之非恐失厚道也不爲戲侮之容色以

非正人氣象也拔報皆速也急遽而來又急遽而往進銳

退速終無成事之理也鬼神則敬而遠之不可瀆也邪曲

之事則當改正不可因循也事之未至者不可妄生測度

也他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語言之際

理或未明當請正師友毋得自我質正也如此等

事當一禁禁絕庶幾厚重正大而威儀可觀矣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記孔子升車之容容且惑人聖人不然可

以想其莊敬之威儀矣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敬下於帶則愛傾則竊此見目容

過高而上於面者其氣矜矜則不能下人而爲傲矣視過低

而下於帶者其氣卑卑則知其憂藏乎心矣傾目視流則必

有不正之心存乎矜中矣凡視犯此三者皆不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

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此見聖人之言貌隨時不同也在鄉黨則有父

之當明辨上大夫下大夫則同僚有兄弟之義聖人隨其

所處皆合天則曰恂恂如也便便曰侃侃誾誾問學而

之則亦可想見矣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此聖人語默之敬也當食而食當寢

存心不也也常人處事紛然兼營即食寢之時而語言繁

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

多矣又何以檢攝

此身之威儀乎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

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辭

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儀禮篇名君子與人言無所苟而已

言則當言事君之道與人之父兄言則當言使臣之道與

之道與人之子弟言則當言事父兄孝弟之道與眾人之

則當言忠信慈辭不可詭譎而慘刻也與居官者言則當

言事君忠信待下信不可欺於上而疑下也士與上下相見之

際形於言語者無不有益於人心有裨於世教所謂相見之

不道也言語合理則威儀可觀然士非徒遇人而以言相

學者所當知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正無一時而不正學者當能以此存心則威儀自無敢苟矣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此見聖人容貌之變一有感觸而自動

而齊衰者雖親狎之人必為改容其容見有爵而見有喪

者過必式之重民數也觀聖人之威儀則其變者動合天

也則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坐王藻篇文若有烈風震雷猛雨天之怒也則必為之變

更其容儀雖中夜亦必興起若衣服整冠冕而坐蓋人

小學集解卷之三 敬身 八 正誼堂

之於天猶子之於父母父母雖不為己而怒子

未有敢晏然者故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寢所以休息然易至於安肆聖人

有藏神聚氣之道收斂而不肆此寢之儀也居家不修容

非怠惰以自適也申申天天與見賓承祭之時自不同耳

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與在

申如而展布不必其拘躬足履也其色天天如而和悅不

必其色勃蔚氣也聖人中和之氣於此可想君子莊敬日

強乃善學聖人者也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不橫肱恐妨並

於立者則不跪恐煩尊長之節授物

於坐者則不立恐煩尊長之節也

中之賢人也內有戒懼之心故外無肆慢之貌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奉執虛器其心戰兢如

可知矣入於虛室其心惕息如入有人之

室焉則有人可知矣無時無地而不敬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

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綈

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

之心無自入也王藻篇文佩玉比德也其聲在中徵角屬

應門謂之趨則歌采齊之詩以為節即小雅楚茨篇詩之

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聚門內至堂謂之行則歌

肆夏之詩以為節即周頌時邁篇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

緩者歌之此若知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行如

規其直去而橫轉也則其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

抑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於卑此

小學集解卷之三 敬身 九 正誼堂

皆節之以禮也准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則聞鸞和

也鸞和皆鈴也鸞在銜和在轡君子坐車中時聞鸞和

之聲步行時則鳴和角左宮羽之玉音是以非道邪辟

之心無聞可乘而入也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如此今

皆無之所以非辟之心易入也雖然禮樂之具雖

亡而禮樂之意自存是在君子自致其中和耳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禮記篇名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中禮在乎

平日禮以處而志正禮以肅容而體直審詳也惟志

正然後持弓矢審固也惟體直然後持弓矢固也

巧之為也固者力之為也巧力兼至然後可以言中惟中

行此以射明威儀之則也

有明威儀之則凡二十一章先從冠義說起以正容

威儀之則者所當法其不合於威儀之則者所當戒

終引禮記射義二章以明威儀心術互相培養之法
夫人之心術雖正而威儀未善則內外猶未一致也
故正心術者尤不可不謹於威儀然必心術正而後
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使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
謂威儀者徒矯飾於外而已豈內外
合一之學哉此入小學者所當知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

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

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

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二十而冠蓋日從者三加而三

此言冠禮既成乃責以成德而衣服之制從此始矣始加

元首之服用緇布冠再加用皮弁三加用爵弁初視曰棄

爾幼志而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加大福矣

再視曰當此吉月吉時再加爾之首服當敬重爾之威儀

小學集解卷之三 敬身 十 正誼堂

善其德則壽萬年而永享是福矣三視曰歲正月吉

之德則必黃耇無疆而受天之福矣蓋服之加而德亦有

加德之加而壽亦有加此之謂三加彌尊冠者當知日新

其德矣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

純采父母在則人子之心歡樂冠衣以采色為飾而不純

以素色為飾而不純采嫌其忘親而不知哀也幼

而無父曰孤當室為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也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纁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袷絺綌

必表而出之紺色為齊服之飾纁色為練服之飾非喪非

色紫北方間色不為私居之服色不正也當暑著單衣然

不微見體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無所藉也

去喪無所不佩古人有德佩玉聲是也有事佩鵕鶩之屬

孔子羔裘元冠不以弔用必較服以哀死也羔裘元冠皆
於衣服不求異於人亦不苟同於人但於義猶有不合則
不取焉耳耳故顏色之類表裏之於義猶之於吉凶之別
莫非精義之所存
學者不可不察也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玉藻篇文絢頭飾用以

裘帛故童子不裘不帛蓋太溫則傷陰氣且幼習華靡長

大必恥布素故古人慎之不履絢以童子未習行戒故履

不用絢示有品節亦戒華飾也近世不知此義童子便衣

裘帛又加以金銀珠翠之飾故男女從幼時便驕情壞了

朱子引此教人養正之功當

以儉樸為主不可過華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道之在

起卑陋者所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則雖簞食而不可謂也口體之奉世人所營士既有志於道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版

小學集解
卷之三
敬身
上
王宜堂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餽魚餃而肉敗不食

得其醫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

者雖無必得之心而亦以爲善也飯傷熱坐而隨味變而

天時未足不食此皆食之傷於人者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飲食不節，則胃弱而脾傷。脾傷則飲食不化，而胃弱則飲食不進。飲食不進，則氣血兩虧，而百病叢生。故飲食之節，不可不慎也。

此知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禮庖宰殺之所南面北之所踐作翦殺也國君無故則不

有鼓而贊禮也達之兩階親剪亦二也

爲慈惠又不加養父母奉祭祀及賓客之禮是無義也

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觴也而獄訟寃繁則酒之流生

小學集解
卷之三
敬身
王宜立

百拜言其多也以穀黍禾稷黍稷兩太爲享祀養萬民戲

除賓主選讀酬酢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以品節之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

和養心志一生營營徒成爲飲食之人所以

右明飲食之節凡六章首三章明飲食之禮次一章明貨賤之別次一章明制飲食之源

節飲食而溺愛者從始便縱其飲食之欲養成貪饒

之性乃其長也甘爲飲食之人而不知恥亦可哀也

所以爲子教人敬身莫要於飲食之節先將曲禮所
禁許多飲食無節之病教人精察而力去之次言侍
燕於君子之道次引孔子飲食之節以爲後學儀型
次言往役有禮次言飲食有節而終之以養小失大
爲戒不可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節飲食之旨可謂
詳且盡矣學者熟此而切己體察豈有不知飲食之
節者哉

小學集解

卷之三

敬身

古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翁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閩縣盧應昌梅子分校

侯官林廷楨曼齋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三終

小學集解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內篇

稽古第四 凡四十七章立教四明倫

而子道則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據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也實指證也小學之綱立教明倫敬身盡之矣而復繼

以稽古者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之事也夫言其理而

不及其事則其言爲空言孟子道性善以理言也言必

稱堯舜以事言也言性善而必舉堯舜以實之故言立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一 正誼堂

教明倫敬身而必舉古之立教明倫敬身者以實之也

人性皆善聖賢可學而至在人曰發憤用力耳人能憂

不如舜則必求其所以如舜者而從事焉舜之往行具

在也豈有以異於人哉舉一舜則凡自古聖賢往行皆

非其高難行而絕人以企及者矣故前言明其理往行

其其事操捷往行以微實前言所以立教明倫敬身者

皆前人所以爲而我不可不效而爲之者也前之有所

勉起者性善故也夫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故

朱子曰論其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

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論是篇者宜致思焉

太任文王之母學任氏之中文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

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誠百

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見列女傳下同太姒稱

誠實莊敬性之美也惟德之行行之美也言太任備此四

德而見之於躬行一皆本於自然及其莊敬文王之附邪

惡之色不經於目淫亂之聲不接於耳故慢之言不出於口視聽言動一出於正所以受天命以成王業蓋聰明聖智之德教之一即能識百其後受天命以成王業蓋聰明聖智之世不遺之宗君子謂有聖母者必有聖子太任之能胎教誠萬世之法也今人欲行胎教須先修身齊家以帥其妻又以古今女範長夕講解於閨閣中使婦人間之有所興起則先天之氣正而生子必異尋常矣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

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買街

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學宮之有其嬉戲乃設

組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

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

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既長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二 正誼堂

就學遂成大儒舍者也踴躍哭狀築埋葬事坐而賣日買

言孟母教子之善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求於外也此

鄰賤之習其氣質故不擇處而居之孟子曰吾聞古有胎

自悔不當戲答恐欺其子乃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誑

推此一事則事事常示無誑可知真能善教其子養正於

蒙者也故孟子長而學於子思遂成命世亞聖之才而為

大儒雙孟子幼時無惡母三遷之教觀築埋則習染理見

賈術則習賈術其不流於鄙賤者後希人家生子非無聰

明之妾忠厚之賢而所習不慎耳清目染卒流於不善者

多矣孟母一婦人而能善成其子若此乃有儼然父兄而

不能豫教其子弟所謂蒙養弗端長益浮靡者可勝慨哉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

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此引聖人教子之法以

義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禮則品節詳

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夫以聖人而教其子不能離此二

者則詩禮之益於人也大矣故推言惟詩書執禮與先王
四教造一上同功立教者可不法聖人所以教子者哉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
於詩之為教最切而為用最大者特提撕告戒之蓋修身
齊家人道之根本為化從此出焉二南之化如於文王學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聖人之教子誠萬世之良法
也

右立教 凡四章二章言母教二章言父教母教於胎

引故後言之首篇立教兼及乎君師此篇實立教獨

切知父母之教所以為教則

推之君師之教可知矣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見虞書堯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三 正誼堂

德事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傲驕慢也和諧也

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諧以

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學者讀此當

思舜為千古第一孝子其遭家庭之變為千古第一逆境

舜惟能盡子道克諧以孝感格親心論之於道則知天下

無不可感之親無不可盡之孝惟在積誠以通之耳又按

諸書知也在家庭莫貴於和順之氣父子天性兄弟天倫

雖有頑嚚傲戾一時被於私欲不愛不敬而和氣薰蒸自

然感動況處父母兄弟之常可以

一毫乖戾之心自陷於不孝乎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其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

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此章見聖人惟極天下之物不足以移其慕也夫人誰無父母亦誰無愛父母之心當其孩提依依膝下則愛親之念出於本心及其嗜好漸長外物紛乘而天性之真不覺日就衰薄舜之心純乎理看得父母極重看得外物極輕當食晨時雖極天下之樂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故歷山耕田呼天號泣者此惟慕父母也即九男二女百官奉養之備得慕心之悅而稍裕者之隆重依然如窮人無所歸者此心惟慕父母也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四 正誼堂

母也自少至老竟有頃逆而慕父母之心無推移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蓋此身有終而慕父母之心無終也學者當此當思舜之身為父母所生吾之身獨非父母所生乎舜之慕父母終其身惟此一心而吾之慕父母乃不能不移於情慾不能不移於妻子不能不移於功名富貴何其與聖人之心異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苟存此赤子之心常記憶呱呱懷抱時何嘗有嗜慾妻子功名富貴足以分其慕慕之心奈何漸長漸變而至於忘父母乎故聖人只是不失其本心所以能盡其性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揚子名雄西漢人見法言孝至篇言事親之謂也然且親年有限而孝思無窮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日也故孝子愛日惟恐視老不得盡其孝養也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讀此可不思及時孝乎

文王亡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禦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見禮記文王世子篇下同國君嫡子曰世人之行也內豎之御者內足小臣值口者也既曰安否又曰何如致其詳審之辭也末猶勿也原猶再也所食餘饌勿得再進也此言文王事親之孝以實上篇問安視膳之禮也夫人子問安視膳乃日用常行之事使不小小心勤篤未而衣履全裝門外日中夜暮皆如之王季安則文王欣欣有喜色飽食而安則憂形於色行不能正履憂之至也王季之無飲食如常然後安工之憂始解其視膳也每日進食之時必察視禦煖之節食畢而徹必問其所食之多寡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五 正誼堂

日命膳宰以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應曰諾然後退其小心翼翼夙夜不懈見於問安視膳之際者如此學者讀此當知文王時時念念愛親敬親自然然而非有勉強孝之至也人子幸而父母在堂則問安視膳之禮不可有一時之當以文王為法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人子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今為視疾跣步不能如平日之飲食也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脫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蓋互見也學者讀此則知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即文王之所自孝子孝子不厭承錫爾類天道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達孝者通天下之人
盡倫盡制有以恆乎天下之心故也事之未成則有志繼
者續而後成之志已行則為事述者循而行之論功業有
功業之繼述論制作有制作之繼述善繼者繼之也善述
或持守總以合乎道為善也以禮禮善之今日所踐之位
此上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以此下愛子孫臣庶愛先
王之所親也先王雖死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而事之如
存孝之至也惟其至孝故謂之達孝也學者讀此當知孝
以善繼善述為大武周之達孝非聖人不足以及此須先
識得此大規模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起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漸
豈可徒贊武周達孝而自諉於不能乎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

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所作書也無

小學集解卷之四明倫六正誼堂

持身謙退如不勝任其衣履口誦慎以不能出諸其口若
奉持其物以進於文王誠恐專一如將不勝其任如恐其
有失堅敬之至也學者讀此當知事親固在於盡愛尤在
於盡敬大家庭之間以恩檢義往往有從情直行而不顧
者親既不以苛責其子而子亦因之以慢易其親其流之
夫有不可言者故子問孝孔子以敬親之道告之周公
之敬其親乃萬世人之法也抑豈特稟命之恭奉持之
格已哉其曰文王我師也則事以繼繼敬止為心可知
矣

孟子曰曾子養曾負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此見曾子之孝不在養口
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養口體者僅在酒肉而已夫
不顧父母之養此世俗所謂不孝者也人子猶知事親未

有明知而飲遠之者雖有酒肉之養而親心之不悅者多
矣曾子於飲食之善體親志如此則其平日謹守此志不
敢毀傷以貽親憂不言可知矣學者讀此須知養志二字
推之飲食之中固當致敬致愛不計有無以善承親志為主
全歸方為無私若一舉步一出言戰戰兢兢係守此身受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切宜猛省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按韓詩

閔子騫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不慈冬月以蘆花為

絮衣子騫父覺欲逐後妻于騫告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

三子單父乃不逐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夫古來孝

子前有舜後有閔子皆處後母之變者舜父瞽瞍後母而欲

殺舜閔子父憐其子而欲逐後母此為少異而閔子之心

即大舜之心也處受寒凍之苦不替手足之情一言感動

骨肉如初以視不慈父不格姦何以異焉學者觀此則知

處門內之常而以卑爭傷和氣者不考其大焉抑孝友之

矣後後母事雖不足信今本韓詩外傳亦無言閔子之

小學集解卷之四明倫七正誼堂

事其足為人子處發者勸故姑存其說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

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

之喜見高士傳萊子楚人萊其姓也五色斑斕嬰兒絲服

增悲感故為嬰兒態以娛其親也以此觀之則凡可以得

親歡心者無不可為而不肖者反欲故為愁態慘逆之事

以陷其親是誠何心哉亦未達萊子戲絲承歡之意耳故

張子遠曰戲絲室前一萊可當九鼎承歡膝下片時不換

三公可謂深得萊子之心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

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問諸夫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守志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見禮記祭義篇

小學集解

卷之四

八

正誼堂

樂正姓子春名會字子也夫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地以山川原隰之產育養萬物獨人於其中得其秀而靈者備仁義禮智之德三綱五常之道所以為貴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至其德下堂傷足是忘孝而不全也故憂之徑小路也游浮水也不徑不游總不敢以先人所遺之體而行於危險之地也忿言不反故不辱其身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子春學於曾子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訓其戰戰兢兢以休之者有年矣

親怒之語則知犯親之怒乃人子悔罪之機彼以親之怒答為怨者獨向心哉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公明宣曾子弟子也也父月有堂此咤怒氣之聲雖犬馬賤類亦未嘗及言其考學也應接賓客恭儉而不懈言其敬難學也居外庭時亦嚴以臨下而無所毀傷言其慈難學也夫世未之有得也雖讀盡古今書何益故學以力行為本讀書而無力行口耳焉而已公明宣可謂善學曾子矣

小學集解

卷之四

九

正誼堂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見禮記雜記篇少連大連二人名三日親始死其禮也三月之內親喪未葬朝夕哭奠而不解周年之內常自悲痛哀感三年之內乃葬禫之時以喪服未除常自悲悼憂感二子居喪如此非惟能盡乎孝而且善於禮矣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見禮記檀弓下同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有聲無淚曰悲無聲出涕曰泣血子皋泣血三年則其哀痛偏切之情出於至性之不能已者三年之內人未嘗見其見齒而笑夫人不幸親沒哀感之心孰能無之然久而漸忘安能如子皋之真擊哉君子所以歎其難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傷復望望往

而不顧之貌息待也親始死望親復生如有所求於物而不可得者親雖殯追慕親容如有所從而弗及者親既葬慨然懷感如真不可及猶不忍決忘其親故且行且止以待親之歸也夫人子居喪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人所以得而見也而其俯仰想像之情即孝子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記禮者能曲傳之如此後世入子觀之亦可以感動於中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見曾子守子平日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臨終舉此以示門人蓋其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然則未至於死而戰戰兢兢如臨如履之心無時可已也吾知免夫不但身體免於毀傷即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有毫釐停理違道便是毀傷故曾子守身必至易質之時得正而笑然後爲全歸也人盡有身盡爲父母所生之身所以依守此身以無負父母者何可不以曾子爲法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十

正誼堂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滿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

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見史記微子世家御用也振救也操琴曲也言三臣所處不同而其忠君之心則一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紂庶兄也夫君臣之義常則效其善勸變則資其匡救至於不幸則自請自獻不塊此心可也三入之心同微其持諫之惡以自解說於民非愛君之道故不忍去區伴狂受辱鼓琴以自悲也此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又痛百姓無罪而被虐乃犯顏直諫以死爭之遂爲紂所殺剖視其心當去於是遂行以存宗祀也夫其行事不同而其心則同先王則死而當理故商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心可以對曰與有三仁焉孔子不語許人以仁而於微箕子比干則曰三仁於伯夷叔齊則曰求仁得仁合而觀之可以知仁矣愛國至誠惻隱仁之至也所以存君臣之大義也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士

正誼堂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見史記伯夷傳武王伐紂順天應人初無利天下之心而以臣伐君一語皇皇乎伸大義於天下武王太公不能爲之解也以爲義人扶而去之天下宗周二子義不食周粟此兩義字實萬古不可磨滅夫武王弔民伐罪爲四海蒼生需至仁史齊特立獨行爲萬古人心存大義故韓昌黎頌伯夷以此所以明君臣之義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

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閑味廢禮是以知
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見列女傳韓轡車輪聲聞君
君故至公門必下車重君物故見路馬必式皆所以推廣
其敬也信與仲同人臣事君以敬為主然敬於大廷法紀
之地而慢於隱微幽暗之處者人之常情也忠臣孝子不
為昭昭其見之時而仲達其微微者人之常情也忠臣孝子不
息情其德行伯玉平生仁智恭敬故雖夜過公門不以闇
賄無人廢下車之禮能敬君於人所不見之地又焉往而
不敬乎孔子曰事君盡禮伯玉蓋庶幾焉而其素行
見乎於人雖婦人女子亦聞聲而知之尤可謂賢矣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
報讎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
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讎直義士也吾謹避
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
小臥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三 正誼堂

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
所欲為願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
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
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見史記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
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
殺襄子也人臣為刑祿而效忠則其忠不盡伊智伯有後
而豫讓為之報讎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
忘國士之遇是無所為而為之者可謂義士矣又按讓不
聽其友臣事趙孟之計而殺其身以謝智伯於地下而二
心變詐之事決不肯為其立心正直亦有可取者故小
學載其事以明君臣之義異於刺客俠烈之所為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

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向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
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
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見戰國策王孫賈齊大夫閔王
破王走奔淖齒淖齒齊相姓名賈母以為女常日有事於外
未有不設設母女之歸者望至今日君亡國滅人臣當君
存與存君亡與亡故不復望汝之歸而汝尚晏然而歸非
人臣之義矣賈母年十五號召市人報讎殺齒者溺於母
之一言也母以婦人知君之節不溺愛其子賈以年幼
奮忠義之氣能善承其母市人以烏合之眾能從賈克敵
以報王之讎可見君臣大義常存於人心矣

白李使過之見卻缺焉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
諸父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小臥集解

卷之四 明倫

三 正誼堂

見左傳白李晉大夫名晉臣莫邑名謂出使而經過莫邑
也缺人名卻其姓也野曰隨大夫婦非疏遠之人野田非
斥焉於此不怠則事有禮在在不苟可知矣其日敬德
之聚也人不能敬則其心放佚雖有善行不能固守而不
失以之虛聞門之聞尚不可況能治民乎敬則心存心存
則理得理得則民之上下足以為治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正
持敬工夫為仁之法則也此聖賢切要之言而白李之薦
卻缺乃識之於儲餉如賓之際蓋夫婦之際人所易忽故
也白李可謂知人而文公亦善用人才矣此篇所引專以夫
婦之言
公父文伯之母李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
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見國
父文伯之母即敬姜也往謂往而見之闔小開也闔門限
也以從祖叔母之尊但小開中門而與之語敬姜不踰閭
而出康子不踰閭而入何其界限之嚴乎夫子贊其別於
男女之禮蓋禮者所以別雅明微故男女相見之際雖尊

卑長幼之不等而亦必致其由
外之防則承著於有別之義矣

衛其美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既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共美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見國風柏舟詩序

齊女也歸共伯故曰共妻夫死不嫁義也其父母雖其年

少孤寡欲奪其守義之志改嫁他人共美不從作柏舟之

詩以見志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見彼兩髦惟我儀之

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諫人只當死不懷二心也禮婦人

從一而終終不而失其所天則之死靡他義之正也後

世有自役以殉大者未免賢者之過當以其美為法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

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夫之適人之道豈與之

醢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遭妾何以得去

終不聽見列女傳此與共妻守義略同而其言則甚知義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西 正誼堂

崇其之命之所賦將誰怨耶又曰一與之醢終身不改大

義豈然何司去耶又曰彼無大故又不遭妾何以得去以

見惡疾不幸出於天非若惡逆大故由於已又以見夫之

不我逐而我何以自絕於夫婦人能以此存心可謂得處

變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怨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此言舜之為弟友愛為萬世兄弟之法也

不同所以四國有罪聖人必置之於法而象之傲至欲殺

兄愛乃封之蓋處兄弟之道固如是也藏怨謂藏匿其怒

不藏怨直是無怨宿怨謂謂其怨不宿怨直是無怨其手

足也弟之傲慢無知出於一時私欲之傲如一身兄弟則其

後即安豈忍因其病而遂自割斷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

幸當其變彼不親我而我親之彼不愛我而我愛之此聖

人保全手足之誼也故曰仁也後世若鄭莊公於其叔段

初則養成其惡後則誦兵以逐之皆由親愛之心不屬故

藏怨宿怨忍自殘其手足而不顧也亦異乎仁人之用心

者當以大舜為法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此兄弟遜讓之誠也凡人視外物為重視天倫

之國傳之子孫非薄物細故也況伯夷以長當立叔齊以

愛當立使夷立齊固安之齊立夷固安之兩人又何必讓

也然一則以父命為尊一則以天倫為重兩人交讓而逃

去視手求之固如敝屣何無幾微顧慮之私此其故何也

蓋兩人之心以為不如是則理不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

不安則雖得千乘之富貴不足以為樂兄弟兩人復來依

舊同隱其遜讓之誠友愛之篤如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

者也後之人觀因田地錢財兄弟爭訟不已何哉學者讀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圭 正誼堂

此二章一則思大舜之親愛怨怒咸消知天下無不可全

之手足一則思夷齊之敬讓窮餓不悔知天下無不可忘

之外物兄弟之倫

庶克盡而無憾矣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

忘也及入局朝而見士誠為大夫無爭進之心大夫讓為卿無爭爵之念二君乃大感憤而相謂曰我等之所爭周人之所取也爭者為小人讓者為君子我等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蓋不待文王之判斷而良心內發始而爭者終而讓矣此文王之一信不言而學於二國之君而四十餘年之風化則此文王之一心也學者觀此凡與人交皆當以謙為先歐陽子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交皆當以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見利則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其言深切可為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顏子無我之學可為交見則學問不能謙而矜己自足處世不能和平稍有拂意之事輒介介於中矣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於我之有固故不知己之能人之不能也常以能問於不能不知己之多人之寡也而以多問於寡雖有而自視若小學集解

卷之四

明倫

夫

正誼堂

無實而自視若虛雖有橫逆之加而物我渾忘絕不與人計較其謙虛之誠與和平之量總一無我之學而已顏子既沒曾子思之以為吾友嘗從事於斯其歎慕於顏子者知此則曾子之學亦可知矣學者讀此當思義理本自無窮推謙方能受益斷不可有自恃之心物我本自無間惟恕可以求仁斷不可有尤人之念以此處朋友其庶幾乎此章雖不止為朋友言之旨深矣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言善交之道以明也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學者於朋友之閒要體認如何方謂之敬自其存於中者言之必有真誠相與虛心進志以求其益外而衣冠禮貌揖讓言詞之閒皆當一太於敬終乃淡而益親蓋君子之交道固然也若意氣相合則忘形爾汝相親略禮節其始易合者其終亦易離則誠其全交難矣

右明倫 凡三十一 第一章首十七 章明父子之親次五 章明

長幼之序後三章明朋友之交夫道不離乎五倫而倫必取法乎聖賢自大舜文武周公三仁夷齊及顏閔諸賢人倫之至固當景仰效法外至列國名卿大夫及忠臣孝子賢母節婦雖一行之微凡有關於倫常而可以裨益世教者三十一章中無不皆有學者宜其為嚴之德帶之於身而力行以求其至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賢之事豈外人倫而得之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此見敬身之道在惡色非惡之也惡聲非聽之聲伯夷聖之清者其惡惡之嚴如此學而效之當知吾之此身耳目即天則之所具視必思明不使惡色得以及乎吾之耳目聽必思聰不使惡聲得以及乎吾之耳目能不汙吾之耳目乃能不負吾之此身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惡色惡聲最易引而去之故先儒言平居慎勿說無益話蓋道無妨便是有妨也學者於遠方為得敬身之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卷之四

明倫

七

正誼堂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與下節見敬身之入於勤履之閒多忽不加察苟且自恕於不當由者而由之於不當至者而至之豈知跬步之閒易至敗名失節長吏之庭豈容奔走逢迎世間讀書人誰肯甘心苟賤但不知方征一途為可貴不覺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邑宰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容苟且學者記請路頭立定腳根豈為拘謹毋學通方空為政節母之學敬身工夫莫要於是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齋不殺方長不折衡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賢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賓有閒使者至門啓而出語不見家履影者與人行而不敢踐其影也啓齋蟲之藏者開穴初出也長謂草木發生也不履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賓守身之至子羔自見孔子之後如是則雖其生質之美而得力於聖人之教者亦深矣但當患難之

時不經不實有似乎不能變通然即此以觀則其平日心術威儀必無不正可知也哉朱子引此以爲敬身者法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見之子妻之此下二節明敬身也自古聖賢垂訓無不以謹言爲要蓋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南武公年九十作詩以自警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每以三復此詩則其言者讀此當知敬身在乎謹言不獨惡言不可出諸口即善言亦須本躬行心得而後發不可任意恣談言不顧行自取羞者至於言人短長尤當深戒程子所謂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者當時省察勿貽斯言之玷可也

子路無宿諾宿留也急於踐言不審其語也人之約言所不必然審其諾而不急踐者多矣子路爲人忠信明決人託以事不諱則已諱則必踐蓋未嘗少留其諾過時而踐之也學者觀此知人之言語不可輕易許人惟已能自重其言則人亦將重己之言矣周鄭交質卒懷二心君子謂其信不出中實無益也子路布衣之士耳小鄉子知重其言口使李路要我無益矣士君子一言重如九鼎惟言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敬身 六 正誼堂

出而必踐故也然諾之間莫謂小事敬身者當自猛省

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此路不以惡衣爲恥也緼袍狐貉其處一時貧富相形人情莫不以爲恥也子路識見高明習操潔淨惟知聖賢之道不存流俗之情豈以衣服之不如人少介於中哉大抵學者之志所以不立者恥非所恥故也讀聖賢書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此可恥也奈何不恥道德之不如人而恥衣服之不如人哉夫外物奉身之具何與於我故緼袍不恥者子路也車馬輕裘其敝無憾者亦子路也觀其立志超然於萬物之上豈以外物動其心哉引此一節以明衣服不在乎求美也

鄭子臧出奔宗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見左傳鄭子臧文公子也鵠翠鳥裴正也子臧得罪奔宋好收聚翠羽爲冠鄭伯惡而殺之

之夫君子服制有等苟失衷制必爲身禍子臧之服自以爲美而不知其服之不正適足以取災也夫聚鵠爲冠宜若一事之失未足以害其身者不知服以章身心術儀飾焉服之不衷則其心術儀飾皆不衷可知矣世間敗度之子身必服飾妖異不經如子臧聚鵠者不少察其平日事父母必不能和順事師長必不能恭敬視聽言動必不合禮其不及於禍也鮮矣爲父兄者當使之服先王之法服而不可聽其自恣爲也故引此事以明異服之當戒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間邪居吾語女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綈卿之內子爲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敬身 七 正誼堂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示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見國語績績麻也主主也勞則憂勤惕厲而爲善之心生逸則荒怠惰而爲惡之心生統所以難慎當耳者絃綈之無綫者經冕上覆者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細帶也命婦大夫之妻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以貴賤爲勞逸之差也春而祭社則供其農桑之事冬而祭廟則獻其穀粟布帛多寡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職以成其功若怠惰而得過則治其罪此古制之通於貴賤者也先人謂穆伯交伯之父也蓋敬姜以嚴慎訓其子者如此因衣服之類而引此以明之當貴之家當以勤勞訓其子

孫敬姜之言所宜深焉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同也此引孔子之賢顏子者以明飲食
子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豈非克復功深而飽乎
仁義不顧人之膏粱之味者哉故夫子重其賢

右敬身九章首一章明敬身在視聽言動二章明敬

而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似未當又三章言

衣冠末一章言飲食夫視聽言動衣冠飲食皆人之

所不能無而君子必檢束之於禮法之中然後謂之

敬身皆伯夷之嚴於視聽言動子羔之懷於動履南

宮之攝於出言子路之勇於踐言在世俗或曰為迂

聞其正而不知其心術光明威儀可則真知世

道人心而流之砥柱至於不恥纓袍簞瓢自樂尤為

聖人所深取而子誠之稱冠見惡於父交伯之譏續

見責於母又足以警夫每華靡貪安逸者敬身之法

此為深切

若明矣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姊戴

小學集解

卷之四 敬身

三 正誼堂

為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諒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

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

速禍也君人者病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見左傳

同東宮太子之宮得臣太子名也石碻諒大夫方道也言

人之愛其子必教之以禮義之方法弗使置其身於邪惡

之地也驕奢淫佚四者乃邪惡之所由起而四者又生於

矣位有貴賤賤不可以害貴年有長幼幼不可以犯長遠
不可使離間乎親親不可使離間乎舊小當卑下不可以
加大也淫為邪僻不可以破義也六者不循道理故謂之
逆者夫君出令以義臣奉義而行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
愛其弟弟敬其兄四者理之當然故謂之順教子者豈可
去順效逆以速其禍乎其後州吁果弑桓公則速禍之明
也

到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賂於社不敬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大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廢戎有受

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劉成皆邑

名服祭肉

小學集解

卷之四 通論

三 正誼堂

委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膳祭肉也此成子不謹

於威儀而劉子逆知其不還也言民之生也受天地自然

之中蓋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其形即具健順五常之理以

成性乃天之命我以如是者也由是理而出之則動作有

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

定而不可違者也禮義之則者順天地之命則作善降之

百祥不能備其則者逆天地之命則不善降之百殃然所

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故君子

執禮受敬以奉祭小人盡力敦篤以務農皆養之以福也

矣後成子果卒於瑕劉子之言驗矣所謂動乎四

體必先知之者人於動作威儀之則可不敬乎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僕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
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固其名也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舉
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
於世也順是以下謂自君臣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
是也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衛詩衛風柏舟之詩林棟小
小學集解 **卷之四** 通論 **三** **正誼堂**
而問習之說選簡擇言威儀無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
也周詩大雅既醉之篇揭檢束也或施而行或舍而藏各
當其理故可愛十者皆所謂威儀也自古之論威儀未有
如北宮文子之備者當是時令尹問焉楚國之政有甚焉
之心焉其形於威儀必有備偏於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
不終也夫其以威儀觀人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
未淑名邪大夫幸以威儀觀人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
敬慢形於外者亦然故君子固其外以視其中見其容止
而知其禍福也自在位以下凡十言所謂動
容周旋中視者非盛德於中安能有此
右通論 凡三章論明倫敬身兩大端順理則吉逆
理則凶先以六順六逆論福禍以明倫言繼
以有威儀無威儀論禍福以敬身言終以天地之中
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威儀然後各盡
其當然之理而合乎所以然之理則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矣按小學一書其序則立教明倫敬身而其本
則敬身又明倫立教之始也學者能持身以敬則倫
理明倫理明而教立矣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功
亦豈在是書之外哉此朱子所謂
大學者所以教小學之成功也

同德五學堂
正誼堂書局藏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莊繼聲韻筆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侯官陳為新威臣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四終

卷之四 通論

三 **正誼堂**

小學集解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清甫校訂

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

是茲德愿傳記接見聞進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有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了則不慈孝

者孔子語魯賢之以爲知道也。朱子引之以爲外篇嘉

夫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皆物也皆有當然之理所謂則

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聖人所秉之常性也有此於心謂之德行之於事謂

亦無不也。孟子以後宋熒張子兩正學。明

於虞夏商周之聖賢者。應考前代之傳記。承接近代之

民彝物則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

是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孝於是乎

嘉言第五 凡九十章廣立教一十四廣

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祥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

力商更育了襲到了長益凶只爲未當爲子弟之事則

其見口有物戕不肯屈下病眼節在又隨所居而長至

日衣尊爲子則不能安聖語然對安朋友則不能下

[illegible]

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
 接而長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世居鳳翔郡縣橫
 審而不爲非恭則端莊之形於外敬則畏懼之存於中四
 者皆忠信之本也教小兒必先如此則可以收其放心養
 其德且安得有惰惰之根乎有勞我謂分彼此也病根即
 驕惰之根也安詳安意爲之下謂師已下之後世小學既
 廢父母愛疏於禮慈之驕情甚爲真正病根既立隨寓隨長
 卒至滿失其良心徇私意而泯天理教子弟者可不慎之
 於初
 子
 陽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
 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
 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
 二
 正誼堂
 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熱德性若自然矣
 億字大年宋浦城人言人當幼時其心原無定主惟當以
 格言至論失入其耳使記憶於心以爲之主世之訓童蒙
 者專以記誦爲課程而不知養其良知良能夫養字之旨
 矣漢黃香字文強江夏人九歲喪其母哀毀骨立事父極力
 致養夏月扇枕冬以身溫被東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袁術
 出椅待之績懷二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而埋
 之歸而泣其母問故數日間見兩頭蛇必死今見之故耳
 母聞蛇安在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母曰夫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汝無憂也及長爲令尹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向嘗爲親負米百里
 之外今親沒而積祿萬鍾雖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
 曰由也可謂生事盡
 力死事盡忠者矣
 明道程先生曰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
 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棄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

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梯忠信禮

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
二
正誼堂

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億字大年宋浦城人言人當幼時其心原無定主惟當以

者。要以記誦爲課程。而不知養其良知良能。失養蒙之旨。

致養夏扇枕冬以身溫被東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袁術

屈乎績跪日欲以遺老母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

母問蛇安否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母曰夫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也無憂也及長命尹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向嘗爲親負米百里

之外今親沒而積神萬姓雖欲爲我與米不可行也子

力死事盡心者矣

明道先生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命作交字子弟凡百致效皆存心三放言材力倍行事人

近然一向好習亦自喪志先生名顯字伯南河南人輕字便不好故可憂學六經之學也後是好字著一識念書可以改其放心至於文字易長浮華之習故不可令作也玩好如琴棋繪畫之類書札習字作詩也凡子弟志強才俊者得於檢束而樂於馳騁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効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今之教子弟者與此正相反自入塾從師專習時文以爲弋取功名之具而輕浮俊秀者又兼習字畫鑒賞古玩件件皆喪志之事欲其才之有成難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三

正誼堂

之似當有助伊川地名先生名顯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言教人爲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也不喜好當教之歌詠以養其性情雖以養其血脈又慮古詩三百篇詞簡而意與初學不能通曉別欲作詩以教童子其間導初學之意切矣愚於養正類編中輯古人詩歌入之於童蒙之內冀有小補云

陳思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理濫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

可知孟子次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公名璣字瑩處諱也宋知平沙縣人自幼學之士見識未定先要教之分別人品自上下之等上品爲聖賢當向當取古也下品爲下愚當背去者也知顏孟爲上品之人則當立志要學顏孟學聖賢後推恐非所聞所見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日進聖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雖欲開明何可得哉大抵子弟以辨志爲本而教之辨志又全在乎父兄也

卷之五

嘉言

四

正誼堂

馬援兄子嚴教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矣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馬援字文淵漢扶風茂陵人爲伏波將軍嚴教

才若南望其可其學蓋反言以決之恬慢則心旋肆故不能研究義理之精微險躁則心傾邪故不能理治在己之德材少壯之年如自矜過隙不可復追學道之意與星流俱逝不可復挽自首無成遂作蓬秋之木枯槁播弄犯悲歎於窮蹙之中不自晚乎所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學者諒此當知武侯躬耕南陽抱膝長吟是其靜以成學也後求宰割山河三分天下是其學以廣才也考其應聘而出時年二十有六耳而經綸素裕於草廬之中豈待其出而嘗試爲之以俛倖成功者哉自古聖賢豪傑皆從少年時規模已定學者宜可廢日玩時不自激昂奮發向靜中研精理性以

柳此當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
大者五宜深記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
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骨前經而不恥論當世
而解幽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

正誼堂

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間人之惡揚之浸
漬靡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廡巷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
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

悔其五急於名宦區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陸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陸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柳批字直卿唐華源人柳公綽之孫

側鄆之子爲御史大夫高直有父風常述家訓以成子孫言大凡門第之高可畏不可恃也唐世稱家法之美以柳氏爲首爲之子孫者苟不能立身安能保家故列舉五失以爲戒一則不勤儉之失也二則不好學之失也三則不擇友之失也四則好宴樂之失也五則好奔競之失也五失不戒諸惡並生遂字總玩逐句省察世家子弟有不墜

其中者... 致成立... 則戒...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吳嘗求泰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

日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營間諸格言學而後則仕不忠人不知惟忠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制戒南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機言史戒爾勿嗜酒狂藥升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小學集解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極機反凡從此始是非毀譽開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疑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注注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得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逐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使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因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木騶旅臣遭逢竟理位重才不充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閱我勿使墮罪戾閉門斂蹤迹縮首避名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

堅牢取走多顛頭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潤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之八達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則害及身矣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之無端也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以狀才位之人也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極乃戒人之道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諸酒第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有常理范魯公質字文素則宰相任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某選此為閱歷人情有破物理見人生官職素定不可求而得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八 正誼堂

也世之躁進營求者論此亦可慨然悟矣康節邵先生誠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狗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

古人為善惟日不足為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
言人乎欲為凶人乎先生名雍字堯夫東原節論也宋河南
善者學而知之也教亦不善者困而不學者也上中下三
品就氣質之性言之若天命之性則無不善矣此章分別
善惡之吉凶又歷陳古人凶人禍福之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
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
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
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
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九

正誼堂

也先生名雍字仲車節孝其誼也宋山陽人此言為善之
易以勉學者也夫人性本善則行善者乃順吾之所固
有者而力費財之事也人何故以為難而不為且為君
子者必又言君子小人之分在乎所言所行所思而已
三皆善則為君子事之至近而可為者三皆不善則
為小人又復之甚危而可畏者也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為
君子又何樂而為小人乎詳味此章詞意和平委曲喚醒
俗人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意甚切但人之甘為小人者
一則拘於氣質之偏有剛惡柔惡之異其變化既難一則
溺於物欲之蔽聲色貨利誘於外而機穢變詐動於中有
勞力費財以為小人而不顧者矣有甘受鄉人父母之賤
惡以為小人而不顧者矣究之得失有命人事無權君子
樂得為君子小人甘自為小人故為君子者常進而為小
人者常退而為小人者常樂而為小人者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
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

斷非是非又諱三尺致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以為
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
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公名安國字康侯文
字明仲諡文忠公明道自十五歲便失志學聖人希文做秀
才則便以天下為己任守成德業故學者立志不可不以
公自期也三尺謂法律也立志要學二公則進德修
業不至於聖賢之域不止也然人無實心終非聖賢之徒
故立志必以忠信為本若夫行已稍有毫之邪
僻則必有一點之污則則其守不能自放於流俗故必以端莊
清慎為要然後有以見其持守至於臨事則理之是非非
則破者不能立見非果斷者不能早決故必以明敏果斷
則破者不能立見非果斷者不能早決故必以明敏果斷
法之意何以能斷不枉故必求法意原人精以適寬猛之
宜乃可以為政也尤不可忽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一念之差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
修身必以是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不可忽也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十

正誼堂

文定公以此為訓三
子遵之皆成名儒
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
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
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
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古
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仙居台州屬邑其地僻
陋民不知教先生作此以教其民先示之齊家之教父義
而訓母慈而愛兄弟其兄弟其兄弟其兄弟其兄弟其兄弟
不相棄也男女有別不相染也子弟有學通詩書識禮義
也次示之以鄉之教有禮如慶弔往來皆有常節也相教
相助即先王民睦之教有禮如慶弔往來皆有常節也相教
教無墮農業四鄰宜勸也無作盜賊廉取宜願也無學賭
博身家宜愛惜也無所爭訟鄉鄰宜和好也無欺善無吞

之曰昔既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觀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御野之人或初喪末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尊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也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禮也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病癒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五 正誼堂

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此言居喪無飲酒食肉之禮父母之親戚為粥以勸之食士大夫三月而葬庶人逾月而葬乃立木王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死者之魄氣令依主而歸也是為初虞祭日再虞則日三虞小祥第一年忌日也大神第二二年忌日也三月大祥後開一月也禫除祭名也此言古人居喪禮意以見今人思飲酒食肉之非也

會子日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入於父母之死

過哀必至於自生故制為喪服以節人之哀既殯食粥既

食肉此中節之也也世教衰喪禮廢弛士大夫居喪食

肉飲酒無異平日昔有良恭自效之情耶何不以禮自處

至此極也公先述古人居喪無飲酒食肉之禮以

醉飽良人心天理幾於泯矣夫大祥之前未可飲酒食

者禮也若有疾須暫飲食疾止亦當復初以明非有疾者

亦斷不可也五十以上年老氣衰或稍從寬以明非有疾者

初喪身自嫁娶者杖八十喪制未盡釋服從古忘哀作樂

及參預魚宴者杖八十公之時正法想亦如此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

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徹去

帷帳食飲皆卑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

男子喪次皆陳露遇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

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此言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五 正誼堂

宜謹男女之別蓋哀痛父母之至深恨不得相從於地下

安忍如常居處故擇樸陋之室為喪次寢處者哀

親之在草也枕土塊者哀親之在土也在首日經在腰日

帶不與人坐蓋喪次非莊客之所親賓至則司賓主之也

婦人亦撤去華麗之物哀痛之至有所不安故也男女內

外辨別甚嚴晉陳壽遺妻不遇嫌疑卒致終身廢辱故三

年之喪必服閨而後復居內寢禮也若服未

闋而入內則為忘親而不免為人貶議矣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槨

馬布衣被轡此言居喪行道之禮蓋居喪以不出為正為

有所依豈敢輕出門哉若為葬諸務或有故

不得已而出則用素布以別之不敢忘哀也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滅

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割燒春磨

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割燒春

正己以格物 安龍字立之詞 問人明道弟子輪猶盡也民
者平易近民使民各得吐露其情實則疾苦無矣故為政
無不見所好之於官見聞甚近奸偽易滋取之父母格物猶言
正人也吏之於官見聞甚近奸偽易滋取之父母格物猶言
以正之清心寡欲表正於上則吏胥不惟有所畏而且有所
所化矣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凡非議人之
之所戒也況大夫尊於我者其行事得失自有公評豈可
恣其非議不惟起釁招尤而在我已失忠敬之道矣故居
程子稱之欲人知事上之禮也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持身矣 此言居官持身之法清者廉潔不汙慎
為首者官清則民安官不清則民不安也真西山曰凡士
大夫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是大惡不廉之吏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元

正誼堂

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持身必要以清為第一
義然清而不慎恐動靜云為多有疏略而應事未必盡中
理故持身又須謹慎則能守禮法也清矣慎矣使一日不
勤則事必有廢弛者矣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
旦況下此者乎故又當勤於職業則有功也此三者
皆所以自治果能真知而篤行之則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嫗之類尤宜
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異色人謂不務常業而有奇異
賄之私巫祝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嫗牙婆也巫祝則有禍
福盛衰之事尼嫗則有納結交通之事是以尤宜疏絕清
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
無益之事此言居官貴於慎也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傾不自省察所得毫末
而一任之閱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
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誼良可惜也 傾所以誘魚官為
吏誘以貨財如魚

之吾鈞銅入而不能出也吏能誘官長以利因挾制之使
不敢舉動不貲不可量也少年為官其初未嘗不欲作好
官也但閱歷未深為吏所誘或指某事為舊規或稱某物
為常例既察而受之漸漸投其所好一任之閱不復敢
舉動雖欲作好官而不得矣夫此輩以刊誘官實圖自便
其私官之所得無幾吏之所盜不貲百姓受害怨歸於官
而居官之清尤必於初到官守之時嚴之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
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暴怒謂因事而忽然發怒也
怒為甚當官暴怒所關尤大故宜深戒凡事詳審處置自
然中理所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人己之間無不平
矣若不能詳處先以暴怒據於胸中則行事失中徒以自
害在己之事而已蓋不惟喪其為上之德竟有以一朝之
忿不能自制而被讒
喪身者不可不戒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二十

正誼堂

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著
不作偽也擇其取也塗擦文字塗抹舊字也追改日月去
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再改舊押字也此皆不務誠
實之事言當官處事須務誠實不可行險僥倖作偽欺人
萬一敗露得罪反重縱使不至敗露而自反此心已覺不
誠以此事君難免於欺矣蓋一念不誠則全體皆偽
一事有欺則事事皆欺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

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吉
子陽漢琅琊人宣帝時為諫大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兄弟故夫婦為人倫大綱天壽俱始於此先
王制禮婚姻以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教
化修明而民多壽今世嫁娶太早不識為父母之道而生
子是以教化不明而血氣未定傷於色慾民之多夭萌
於此矣欲興教化以濟仁壽可不致謹於婚姻之時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文仲子姓王名通字仲淹山西平陽人隋之大儒也男之聘財女之資裝皆謂之財不入其鄉謂無人倫之道而不與之共處也德謂男女之性行司馬氏曰夫婦相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貧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有立約契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輟僧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處其忿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為婚則可也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

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此亦文中子之言偷薄也賤從嫁者

或生僮僕之變是教人以亂其家且貴賤之交勝亦有等

數不可惜越若庶人之職則惟一夫一婦而已豈

可以財力有餘而遂買妾媵無數哉言當安分也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三 正誼堂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

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

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其驕姑之性異曰為患庸有極

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

者能無愧乎世之議婚姻者但知慕目前之富貴而不擇

賢也善行日積善譽日彰今雖貧賤異日富貴有可望之

擇婿之當慎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苟徒慕其

富貴而娶之彼必恃其父母之家有財有勢不能承順其

夫而孝敬其舅姑者多矣輕其夫則必如彼其舅姑則必

驕且如則一家大小咸受其欺陵為患豈有既哉此

擇婦之當慎也又明婦之財勢不足惡皆以激發丈夫之

志氣使父母愛其子者當教其子以自立勿貪娶富貴之

婦以自卑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

姑必執婦道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此以

皆能必敬必戒以執婦道何論其勝吾家與不若吾家乎

大抵人之常情由困若以處安樂則易由安樂以處困若

則難娶婦嫁女所以不同蓋以家道豐約論也若家法

或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

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飲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言婦不可嫁娶之道以廣

無夫曰婦配猶對也娶婦共宗廟以傳嗣猶猶陰陽

偶之相對也王氏雲鳳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後死則候

死比之失節為小矣西山真氏曰相舟之不再適蓋婦人

之大節故孔子列之於鄭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

論可為後

世深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

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

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連食日饋婦人

易家人卦曰在中饋無攸遂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酒漿茶羹舅姑縫衣裳

而已此章之言蓋出於此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

者婦人陰性易惑居於中不能御眾勢必假手於人使之得

擅主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雖晨鳴必致敗亡之禍若

有才識正當輔佐其夫勸其不足蓋他道無專成而代

天以終事此正理也豈可干
預外事以蹈古人所譏乎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未相識者
惟以信命賄遺致殷勤焉鄰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
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江東大江之東也鄴下古之相州恆代皆燕趙間地名言
風俗不同正家者宜知所擇也婦女無交遊其致怨慝以
若以婦持門戶或爭訟於公庭或謂人於外或延客於家
將置其夫與子於何地鄰下風俗不美如此而不知其非
也恆代遺風由燕太子丹欲報秦以宮女結土餘風未殄
故耳士君子欲挽回做俗
當效江東不可效鄴下也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
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三

正誼堂

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
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
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
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
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
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
傷人之所移者免夫此章言兄弟之愛宜重於妻子也蓋
顏氏家訓推原其本而以重子兄弟相形言之夫乾坤二
氣交感化生固有父子一體而分爲兄弟兄弟之身同出
於父母分形連氣之人如木之有枝其本則一而已又
分而爲九族則自高祖至元孫其末漸遠而本於三親則
至近也人倫以三親爲重父子之愛天授也夫婦之好
人倫之所同也兄弟第一倫多有不相和者何哉夫兄弟本分

形連氣之人宜無不和者乃幼時同胎父母膝下而依依
相愛壯則各私其妻子而不能不少衰豈不念分形連氣
之誼耶則以婦人爲之離間故也長婦曰如少婦曰姊姊
如來從異姓比兄弟同胞而生則爲疏薄矣使疏薄之人
節量恩意則所當親者反疏所當厚者反薄猶方底圓蓋
之物其能相合乎惟友悌深至者能不隨旁人離間之言
而免於疏薄之患矣此段曲盡人情欲
篤兄弟之倫者當時時三復於斯焉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
上手低而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
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間偏愛私藏以至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
鮮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邪退則端端
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三

正誼堂

宋大名人作家戒千餘言父名承翰仕周爲監察御史此
與上章意同大凡兄弟不和書由婦人從中離間故不聽
婦人言然後能全手足之愛也婦人之性知義者少凡有
是非不能自反不肯相下故爭執已之所長競訐彼之所
短言語繁多而間隙從此起矣倘愛謂各愛其子私藏謂
各藏其財偏私既積肯展日深自非剛腸男子鮮不受其
浸潤者世間如此甚多不得編戶細民爲然即士大夫家
往往有之故於期望深切訓誡所以杜其間隙之漸也諸
婦無聞言則兄弟之友
愛得全而家道賴之矣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
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
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
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
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

之甚矣此見孝友相困人之能孝者必能友而不友於兄
弟者即是不孝於父母也吾身為父母所愛兄
母之口體以及犬馬重於己之口體己之犬馬雖愚者皆
知而之而愛父母之子御輕於己之子得一食先食其子而
兄弟之既不顧也得一衣先衣其子而兄弟之寒不顧也
甚者爭競錙銖至若仇敵此其輕重顧倒山物欲錙銖而
然明理之君子所為痛心者也學者讀此當知愛父母者
必體父母所愛之人自不敢薄待其兄弟
矣奈何骨肉相殘為閭巷小民所竊笑乎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

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斯干小雅篇

止也兄弟之開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

恩也如兄能愛其弟弟亦不吝其兄兄能愛其弟弟亦不吝

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盡其兄兄亦不愛

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

小學集解卷之五嘉言三 正誼堂

凡待人之道莫不宜然而兄弟之間尤貴以此存心故雖

有小忿無廢私親而手足之誼終身勿替世人於兄弟較

量分毫必欲彼此相稱致思強而怨生試誦此詩詳味張子之解得不愧於心乎

交不能親也直高忠告之友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

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孚必無切

磋之雅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

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為得之

惟能主其敬者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為得之

有以助乎彼相親而化故其得效為最速焉朋友之道程

張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

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

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

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此言僚友之道同官為僚交

同於兄弟至其子孫亦世世講明不忘祖父舊好蓋前輩

專以契愛忠厚為事而今人知之者少此風俗所以不如

古也舊舉將謂舊時舉薦我者按察官謂我舊嘗屬其考

校者後雖轉陞在彼之上至會聚之際亦辭避坐下坐不

敢以新進而加諸舊也思禮克為而

不以爵位相陵則風俗之厚可知矣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

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

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

蓋宗族雖支分派別而溯其始生則同出於一本既為一
木則必念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
失所此仁者之心也范文正公少時貧賤不使一人至於
親又痛糟糠之先逝不忍令諸子獨享富貴之樂而置宗
族之飢寒於度外故言宗族之眾雖有親疏之殊然自祖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以宗族為一體乎且已今日
所得富貴皆由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後發者苟獨享富貴
而不恤宗族則負祖宗之德傷一體之誼得非罪祖宗不孝
孰大焉恩特恩例謂常例俸賜謂作祿賞賜也公嘗於
城東北廣其居以聚族人曰義宅又買常松田千畝以給
所聚之人曰義田其恤宗族可謂厚矣非仁者而能若是
乎彼世之人有居高官擁厚資以獨遺其子孫與夫建寺
施僧而視宗族如路人者
其仁不仁相去何如哉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
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
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

虞此通論治家之道禮先生所制禮也法國家所立之法
度也細統治也家眾家中內外僕妾也職如田園廬廩
各有所掌事如農桑諸議各有其守禮法所以教之制財
用所以養之教養兼舉而出之以至
公行之以節儉治家之法備於是矣

右廣明倫

凡四十一章首一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

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
有內篇之所未及言者學者取而參觀之如冠昏喪
祭必以起出流俗昇絕異端為孝如居官治民必以
清慎勤戒嗜利作偽為忠如嫁娶論德不論財嫌婦
不可失節也兄弟之愛宜重於妻子朋友不可欺誑
相與及恤族治家之類大抵皆救時俗之弊為五倫
中治病之要藥亦可見漢唐以來時異事殊人倫百
變而天理民彝不容泯沒者幸賴大賢君子垂諸
嘉言以昭後世而子孫賴之以為明倫者法學者

其可不精察
而力行之乎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漢廣川人少治春秋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誼與義通事之
當然者謂之義義在必為不可有謀利之心也義利則有
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理之自然者謂之道道則宜明
不可有計功之心也計功則必以私意參之非明其道矣
心術之閒仁不仁分焉夫戰國以來天下羣趨於功利而
不知有道義至仲舒乃能嚴辨乎此而聖學復明此程子
所以謂其度越諸子也朱子引
此以廣心術之要其旨昭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陰陽推步醫藥騰欲大則敢於有為然要以小心審之膽
大而心不小則是世之趨心大膽人矣智欲圓則通而不
滯然要以行方濟之智圓而行不方則是世之同流合汙
人矣膽大而心能小大者始不至於驕智圓而行能方圓
達之言可以為法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見國語善者天命所賦之本
之難進如自下而上稍不着力則無以日臻於高明惡之
易陷如自上而下稍一失足則日淪於汙下知其難進故
不可不勉知其易
陷故不可不懼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

百步終身讓路

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諡也唐毫

管遂有損於我也譬如道路終身讓路人先行所枉者未
遂至於百步譬如田畔終身讓路人侵佔所失者未必遂
於一段讓路即有損於我君子猶且為之況己能讓人
亦化而能讓則入己兩全之道也人亦何憚而不為乎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
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先生名仲昭字茂
也以此爲法而求其德之齊也叔宋道州人希聖
從容中道之事也賢人法聖既過吾才欲從末由境界也
若爲士者未敢高言希聖希賢必以大賢之德業爲師
法堯舜其若民業之大者所謂士希賢者也或過或不及
不及三者隨其所以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
以其有爲善之實也則子思人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
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
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學問見工文
章要知聖賢之道有體有用而體用又原不相離伊尹之
志致君澤民以堯舜爲期然非有用而無體也當其躬耕
樂道即顏子陋巷簞瓢之風顏子之學克己復禮以孔子
爲師然非有體而無用也一旦用之則行即伊尹除暴救
民之事伊尹之身易地皆然學者惟能志伊尹之志則此
身方不愧伊尹之身是之謂能散身不可不自奮勵
不愧顏子之身是之謂能散身不可不自奮勵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五

正誼堂

文辭而已者陋矣此與下皆周子言人乎耳得聞也存乎
外則爲事業此學之實功也彼不知德行事業之實而徒
尚文辭以相誇耀則器識卑陋何足與言學乎此欲人須
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
忌醫蓋滅其身而無悟也噫令名無窮謂改過之善名垂
之害身也有過而得人規之則可改猶有疾而得醫藥之
則可愈今人有過必文不喜人規蓋滅其德如諱疾忌醫
也豈不大可哀哉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求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約猶收也
多矣求其旨歸則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攝轉入身來
謂之復入身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所謂我欲仁斯仁即至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軀殼也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
之網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身之主以提萬事
以御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
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又曰欲便在腔子
裏人能時時處處敬則無時無處而不在腔子裏矣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此言能敬則無物欲之累也整齊嚴肅如足容重手容恭
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人能如此則心便專一不爲外
面非僻之事何出而干之乎凡外而非僻之干皆因
自己不敬所致故欲無外物之牽引者必自主敬始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
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五

正誼堂

強謂立論謂偷惰也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
而日彊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法天不息而天下之
善無不可爲者安肆則志隨而日偷偷則日就一日惟有
燕笑嬉遊而不知有聖賢之事君子小人於此分途其
可畏哉故日彊意學者讀此要知古人教人必先檢束令
矩申莊敬日彊意學者讀此要知古人教人必先檢束令
入規矩者蓋收斂則精神日固操存則德性不泯然後可
以爲進德之基故朱子輯小學一書所以令學者檢束以
就規矩誠不可須臾離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
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
了也外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類事事要好至自家
身不修是何其重外物而輕身也且欲一事好時費多
少精神若事事要好則終身役役擾擾至於老死而不
知止亦可哀矣豈知吾身心中自有尊嚴安宅自有尊榮
在端知道之君子決不肯自暴自棄役其身心以徇外物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
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困箴以自警
視聽言動身之用也
而所以宰乎視聽言動者則心也心爲視聽言動之主
乎中而應乎外非禮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制乎外乃所
以養其中也學者知制外養中之理則必謹於
視聽言動使此身有所檢束以入於規矩矣
其視箴曰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敬交於前其中
則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言心之體本至虛而
其用則能應事而無迹故操存此心必自其應物之用謹
之人心應物莫先於視視必含禮乃操心之準則使非禮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三
正誼堂

古加三

三

正誼堂

之物蔽乎吾前則心爲其所移而去矣故必制之於外目無妄視則神諱泰定此心安然從此克去己私以復於體久久不息實理流行而無非仁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所秉之常禮本乎天性寂然常定者也爲知所誘漸與物化聽其所不當聽而遂亡其所受之正上言視故曰蔽此言聽故曰誘人心本正因不正之言入耳而誘之漸與物化而遂亡其正焉故非禮之聽所必絕也卓哉彼先覺之人事事物物知其所當止之處故此心有定而自能不爲所誘學者必須閑其邪以存其誠非禮之接乎耳者斷乎其勿聽也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知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人心有所感而動必結言語以宣達之言固不可少也然人之言有輕易而躁者有重靜而安者乃非躁之言也發時須禁其躁則內

斯靜矣。禁其妄則內斯專矣。況言爲禍福之門。如戶之樞。如弩之機。發而不善。則兵戎於此乎興。發而善。則和好於此乎出。出好則吉。而榮興戎則凶。而辱吉凶榮辱。惟其口之所召。召其可畏。如此學者。於言苟不能禁。其非禮害傷於輕易。則有謬誤無實之弊。或傷於煩多。則有支離害傷於愆。此躁妄之失也。言者放肆。則聞者必忤。出者悖理。則來者必違。此凶辱之門也。是故君子兢兢於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放。道此聖人之訓辭。所當欽敬而佩服之也。其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勤之微爲者。勤之著。哲人心通理明。知善惡之兆甚微。故試之於思慮之間。而不至於妄動。志士激厲奮發。勇於力

行於事爲之著。確然有守。而不至於過舉。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安裕而從容。逐人欲之私。則危殆而險阻。故雖造次之頃。亦必誠之於思。而密其涵養之功。戰兢敦守之於爲。而固其操存之力。習之既久。工夫純熟。與吾性之本然者。渾合無間。而聖賢之域。不難至矣。

程子四箴句句親切有味。非實做克己復禮工夫者。安能

卷之五

吉加三

五

正誼堂

及此學者亦須身體力行方見四箴之確地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席翁藉也德性未定驟得榮名或非遠到之器故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依勢作威爲官多錢必罹敗亡之禍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也才高者鮮德工文者薄行不免輕安之愆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今之教子弟者孰不以此望之而程子以爲不幸則人之所以自立者有在矣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此言禮義不可斯須去也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以有禮義也故蕩修息游無非以禮義爲急務若捨禮義而不爲則終日所謀猷作爲者不過急衣食樂燕遊耳豈不與下民一般意趣哉學者讀此要知禮義是儒者治身之要即是吾世之要故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敏上好義則民莫敢不學若將黜義於何以下
民表率哉衣食燕游中安得有儒者不可不自痛省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
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思不

到聖賢地位也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
雖愚者亦明也若自己行不如人則待之甚惡雖明者亦

昏也苟能矯常情之偏而出之責己厚責人薄則聖賢之
事可企及矣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皆
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

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公名希哲字原明
郡公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

端重安徐者為君子為貴為壽輕浮躁疾者為小人為賤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為大觀其氣象即可以定其人後生初學若不理解乎此
雖有高才明哲豈可恃乎是當常自省察常自操持或稍

有輕疾之病即當變化為重徐也則氣象自好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

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此言自治宜嚴密
不可只知責人而

不自責也點檢攻治之意人苟移責人之意以自責時
時攻治自己過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稍有絲

毫惡念未盡消除即愧怍於心矣安有閒工夫攻治他人
過惡耶世間苛於責人者其責己必恕學者當自省察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前為前一輩也
遠而先正近而父師皆是也周詳者自己及物自近及遠

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思慮精不用智計只循理而行所
以周備詳悉而無不到後輩反是所以察理不精而心緒

虛淺作事多闕而不周略而不詳此今人所以不如古人
也

思繼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
者之言也後生戒之有道之人記人之恩忘人之怨若言

一己之私而無當於天下之公理豈有道者所為哉世間
好人固自難得然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善舜而樂以無好

人三字輕量天下有德者亦有所不道也後生戒之以直
報怨存忠厚之心與人為善擴大公之量則庶乎有道有

德之士矣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

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

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
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思叔名紹河南壽安人伊川弟子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十四言皆日用切要之事人之不可離者其工夫以誠

敬為主此程門教人心法學者所當佩服而澤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孟子謂高堂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
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諸葛孔

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卒
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

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
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玩

物之類富貴相驕奢之態

也學者以道德爲心不爲駑者之習所累則天機漸起
然自立於流俗之外安得有墮阮落塵流入汙下之事者
膏粱子弟沈酣世味一切驕奢固不足與語上卽爲士者
不能淡薄世味讀書作文只求科第一日到手便謂事業
已足志驕氣揚事求遂所欲多買良田美宅以爲子孫
計安能如古人萬分之一哉故以諸葛武侯之事告之武
侯志在報國不計身家其存其沒如一日也可謂富貴不
能淫之丈夫矣朱子嘗謂孔明擇婦正得淑女奉身調度
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猶
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
寡欲養心之功實居多焉卽文定公一切世味淡薄之謂
也學者常用此意以自激勵可知求安求飽中必無豪傑
士之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

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

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娼戲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慢評論文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

信不可開折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

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

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

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

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益謙名冲成都人

邊境有報也遣使日差授官日除一軍國重務非所當言

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三不揚人之惡四不論仕宦官職

涉於弄說五不談貨財六不談閑閑七不談乞貨口腹之

計以上皆慎言之事下之者則待人待物慎動之事也尤

爲切要八凡發人私書持人信物有心不善甚者結爲仇

怨故人附書信必爲轉達不可開折沈滯也凡與賓客對

坐及住人家見人得親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

事無大小皆不可於他處後說也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
上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憑若人將文字令
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說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人物上至
書冊下至器用皆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
過於己物用畢卽時歸還不可以借爲名久假不歸及不
加愛惜至有損壞乃無德之一端也凡與人同坐夏則已
意去取皆無礙無知之事非成人所爲自非生頑惡及
犯已痛疾之物無不可食也凡與人同坐夏則已解凍處
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至於富貴係各人時命何用歎羨徒生不肖之心又豈可
心存如疾信口詆毀用心不佳莫此爲甚已上數事過失
雖小而爲身心之累不淺凡有志於學者皆當於日用酬
接之間省察而嚴戒之也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

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

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也著知言錄

之心以專其功於身心則古人不難企及無如父兄朋友

不知所以教之於是伴從文藝仕進而不復反於道義則

本心既荒諸事苟且無一可及古人矣此見學要崇實黜

華也或問章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未技耳予不暇

也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只此三

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材其言警切可相發明因附見於

此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

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

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諫諍以利社稷惻然自

念思欲效之也素餐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率以

正誼堂

其理也

- 85

說來似不宜作生注解或謂甚生語言
何等也語氣最合蓋宋時洛中方言也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文字中庸所言也一句有一義逐句深求玩味使一

但可施於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要法不

此篇也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此言讀六經之法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

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

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益高矣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

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小學集解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要令精熟須靜坐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

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

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舍人呂本中也嘗爲

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記事之書成誦誦成誦誦聖人

口背之而不遺忘也此言切己實學工夫也後生爲學先

要識得所以爲學者何事若但求取功名富貴則文字浮

華不過爲人而已若真有爲己之心則行住語默須要盡

合道理存養省察無須更問師而後可也至於學業固常

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尤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本末可見皆要靜室端坐讀之則專心致志不爲事物所
汨又必有師友授讀質疑問難得古聖賢用心竭力從
之與之爲此一此學之課程也夫學固資於師友而勇猛用
力則非師友所能爲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學者不
可不勉也此段爲學之方最爲明備能依此而力行之則爲己之實學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

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

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

得之非偶然也此言致知力行以漸而進也記者將此

是非行則以其辨之既明名而謂之於身也難事謂力行

之事也合理之事本自非難以力行之故見其難如先難

後獲之云也義理貫通渙然若春冰之融日用從容怡然

樂天理之順此二句乃杜元凱之言言學當如是乃積久

而自得之非旦夕之可幾也

小學集解卷之五 嘉言 正誼堂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

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

爲可以得之由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才謂才識性謂

非學無以充其才學貴乎思非思無以充其學義理無窮

必由思而得之若由莽厭煩不肯尋思雖才性過人豈足

恃乎可決其無成矣薛文清曰近看尋思二字最好如聖

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

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

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

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
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濟陽縣名徐字彥
雖一行之微而人之敬慢即於此可見也 此言愛讀書者
而珍惜之有缺壞則代為補治以見敬重書籍之意 舉江
蘇之事以為法而慨不如此則愛讀書者之失因自言其讀
書肅敬即故紙不敢他用無非敬讀之心也 嘗觀世人讀
聖賢書非惟實踐躬行者少乃至視書籍亦不甚愛護或
祖父遺書子孫置之高閣以飽蠹魚或讀書不能讀其
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有者可知矣 後異端說乃吾儒所
欲大其書者猶知恭敬捧持不敢褻慢而吾儒於聖賢書
反輕忽視之亦獨何哉 朱子遺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
用必整即此便見整齊嚴肅無一
馬一事不整學者宜加察焉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近小謂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望 正誼堂

對世退之節遠大謂明德新民之事理無大小而無不在
皆學者所當理會也 小面近者易知大而遠者難見故教
人者必由小以及大由近以及遠非以近小為先而傳之
非以遠大為後而倦教蓋君子立教有序不可躐等故也
朱子引此以明
輯小學之本意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

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

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

塞闕之而後可以入道 此言異端之害道必闕之而後可
如楊墨老佛之徒是也 昔之害指楊墨其說猶淺近而易
知今之害指佛氏其說實深微而難辨 後世之惑者
思暗之人佛氏有精微處動人則高明者亦陷於其中矣
開物成務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
佛氏自謂其道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天下之物成天下
之務自謂其言深微而不可以入堯舜大中之至正之道夫既
不足自謂其言深微而不可以入堯舜大中之至正之道夫既
尚何周備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故神
化也 周備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故神
聖人所謂神化周備深微者也 天下之學者苟非淺陋固
溺則必入乎此夫淺陋固溺者如刑名功利詭譎辭章之
類其害猶小佛氏之說邪誕妖妄惑世誣民其害甚大也
自道之不明而異端起惑天下之人墜塞其耳目陷溺
於汙濁之中不但愚夫愚婦為其所惑雖高才明智之士
亦且膠於習見習聞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悟也 欲出正路
入聖門者不可不以
闢異端為事哉

小學集解 卷之五 嘉言 望 正誼堂

右廣敬身 凡三十六章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

食之節後一十三章論讀書窮理之法首以童子之

言者所以教人異端之說不可惑也陸稼書曰童子之

子之言為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

自明中葉以來學術漸壞而風俗乖卑者迭出於功利

高者沈淪於虛寂視童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

不可後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故嘗

以為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差乞墻賤龍斷闕佛老

黷陽儒民釋之學始此言深微之而不可忽也

破身之要學者當深覽之而不可忽也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高第街開校

候官楊 凌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如覆校
閩縣陳承流丹洲分校
長樂林樹槐少三

小學集解卷之五終

小學集解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生集疏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外篇

善行第六 凡八十一章實立教八實明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而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幘襌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一 正誼堂

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教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此賢父母教子之善行也榮公河南人仕至光祿少卿封榮陽郡公故稱公公著字晦叔宋哲宗朝丞相封申國公諡正獻榮公其長子也簡而不煩重而不密察謂省事默謂不言不以事物經心謂心有所主而不營營

於事稱也申國夫人榮公母參政普宗道女也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諡文忠焦先生字千之伯強正獻公與夫人教子如此之嚴又得焦先生嚴教方正化導於外故榮公器成就大異眾人也呂新吾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之教子者每事姑息疏略不耐嚴心及德性已壞而督其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廢視正獻公與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制官名昱之潁州人都轉運使亦官名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二 正誼堂

張待制與呂正獻皆參政普宗道婿也愛其女者必教之以禮禮始於飲食故於飲食之際嚴之自其幼而在家已教之習儉而不貪味及出嫁後猶恐其私作飲食以壞家法其間範之嚴如此即飲食一端推之凡事無不皆然豈姑以行其私者乎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此言教士貴務本也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學以忠孝為本久不省親非孝也所學者何事乎問言而還養者二十輩蓋感動其思親之心也三年不歸侍者貪功名而忘其親不可以其斥之而不容也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

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

明道此論最爲有本志復古者宜做法焉

並錄之以待有志同善之君子舉而行焉○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同一日紀某相勸二日過失相規三

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凌之者眾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陷有被人誣陷過意不能自伸者勢可以開於官府則爲

其以財濟之七日為之有資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以
入聚財濟之或為之借貸者以歲月償之○以上鄉約
四條本出監田呂氏朱子取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以通
於今者也愚按鄉約平實可行若得社倉之法以相表裏
則一鄉之中無不被教養之惠者士君子進未得其道
於天下退而修於家以
推實惠於鄉其亦可矣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瀝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
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章言教人之道
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實無得也格
物致知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
求得所止瀝婦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盡性即致知至平
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
循循有序所以賢愚皆得其益朱子實立教之
義以明道先生教人結之其示人之意切矣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七 正誼堂

右實立教 凡八章首二章實家庭男女之教次五章
大抵男女之教當預養之於幼穉之時至於學校則
以忠孝為先教尚實行為明體適用之學此立教之
本務也而擇師選士養賢育才推之於比閭黨族法
無不詳而意無不周焉立教之道盡於是矣而行之遠
自邇登高自卑大學之教必由小學始此朱子輯是
書之意也學者循其序而實體焉內聖外王之學豈
得之哉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
備經險阻常探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
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
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
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後漢書列傳江革字次

感動盜賊終得母子俱全豈非孝心純篤有以致之哉乃
至誠泊貧窮行備供母身所需之物莫不竭力營辦世
有處安樂之境而高堂奉養或不能盡承歡之道者革在
患難貧苦中獨能如此厥後天下既平奉母歸里
人稱曰江巨孝史載之獨行傳試足爲人子之勸哉

薛包幼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
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
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
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適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
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
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孟嘗漢書列傳包字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八 正誼堂

遭後母之變見惡於父被杖被逐而孝心益篤近於負罪
引惡受惡清操之誠矣宜父母自慙其不慈而還之於家
也至其分財析產讓美受惡尤人情所難者但人之能讓
未免有奸名之意故令人知包既清於所取復託詞云爾
未包其能讓之迹于弟以可受而曲全其親愛之心也
包他家之變既經積誠以感其親又能毫無爾我而厚
遇其弟之子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矣後世父子異
居兄弟富貴不相救濟者獨何心哉包後以侍中召賜米
千石長吏問起居八十餘以壽終天之報施孝子不亦厚乎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
每使婦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
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
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
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奈結實母

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晉書列傳而徵瑯琊人祥雖失愛於父母恭謹至每執勞苦之役而不以為怨蓋惟知敬父母之命而已至於侍疾之勤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心心念念在父母身上故至誠感召鯉出於冰雀入其幕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蓋天地雖高遠與人心常自流通特患人心不誠無由觀天地之祥之事正所謂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非其篤孝純至能如是乎又載抱樹而泣一事總見至孝之心惟恐稍拂親意則其平日之承順無遠可知矣

王賈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刀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九 正誼堂

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藝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薨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晉書孝友傳青州人父名儀按魏嘉平四年以諸葛恪敗魏師於東關時司馬昭為元帥儀時為司馬蓋麾下之官參謀軍事者也昭問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推責於他人也儀曰責在元帥一言觸忤遂死非命此哀之所以痛心泣血不共戴天者也隱居教授不與仇讎同朝雖三徵七辟豈能釋其哀勤勞之詩三復流涕而不能自已後世猶代為悲感況其門人乎既已無可奈何則敝衣菲食苟延殘喘冀得從親於地下而不能自享豐足以快然於人世也司馬炎既薨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孝子之志有可傷矣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

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西河縣名延字延休色養所謂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顏色婉容者也易於溫彼皆愛親之篤惟恐寒暑之傷其體也體無完衣貧之極矣而父母之養甘旨必備貧而能養尤可見其孝之至而人所難也世之人乃有各財而缺於養者視此能無歎乎

柳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并拜

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宜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

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柳氏家訓唐博陵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言其祖母唐夫人事姑之孝也婦之於姑固當盡孝然亦日旨時供色養兼至而已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十 正誼堂

若唐夫人以其姑年老無齒其子之乳以乳姑使非至愛本於中心何以肯如是耶且其每旦必櫛縱而并拜於階下然後升堂所以致其敬者如此尤人之難也婦之孝

敬於姑原非望報而長孫夫人感新婦乳養之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間富貴福澤不足敬養惟子孫孝敬相承綿綿不絕此是最難得之事有至德者必獲天眷崔氏一門昆弟子孫之盛甲於鄉族其昌大之福皆唐夫人一念孝敬至誠有以貽之後世之為婦者何其知所勸哉

南齊庾黔婁為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選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南史

傳黔婁字子真新野人其父名易此人子侍疾之孝也黔婁到官未十日父在家選疾其在遠方心驚汗出其天性

至孝骨肉相感與曾子齟齬心痛事相類及葉官而劉常
冀憂心祈天請代果得父愈豈非至誠足以格天乎或疑
壽命定數猶賴北辰求以身代得無近於荒唐不知周公
請於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聖人固已爲之矣按朱子
曰誠是正理自合有應不可謂無理而姑爲之也若如
後世不務醫藥專信巫覡祈禱淫昏之鬼則必無應耳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
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
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
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
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
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家塋南史孝義傳何子平會稽人海虞令常熱燥也此人
子居喪之孝也子平喪母哀毀過於常禮出於孝心不能
自己乃以鐵荒師旅之故致營葬無期晝夜號哭常如初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喪之日八年中冬不求暖夏不求涼食不求飽居不求安
緣由親未歸土自視爲天地間罪人蔡興宗問其苦而嘉
其孝代爲營葬亦錫類之仁哉世人感於風水之說久淹
親柩而爲子者飲酒食肉居處安逸無異平時不自知其
爲天地間罪人也
讀此可自警省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閒母子不相知
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
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
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問詔
壽昌還就官錄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
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
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

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
如此壽昌字康叔宋天長縣人此人子處愛之孝也壽昌
民閒昌以父貧爲雍州太守昌生母劉氏見弟於婦妻出族
官入秦必欲尋母行至同州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冒雨
拾薪而歸四傷而歎息昌問其母劉氏也年已七十餘意
昌聞語驚愕近前恭問果其生母劉氏也年已七十餘意
其精神感格天地故有此奇遇也雍守錢明逸以壽昌棄
官尋母事聞於朝詔壽昌赴闕舊例棄官者不復職以尋
母故命復就官天下皆知壽昌之孝以便養成辭郡守而
爲河中府通判蓋不以功名之榮易其家庭之樂也迨其
民閒同母弟妹以歸相與居處母卒盡哀撫其弟妹使有
恆產益加厚於母存之日其於宗族尤能盡其恩意於
女弟停柩蓋壽昌孝心純篤一則推愛母之心而爲於
母之弟妹一則推愛父之心而爲於宗族兄弟可爲千古
法矣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主

正誼堂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佛氏也自佛氏入中國以禍福誑愚民父母之喪必設道
場追薦習以成風三代以前禮教修明不聞其有是也
特三代即秦漢以後佛法未盛之時亦不聞其有是也
何不遵古禮而惑於邪說舉世皆然故程子嘗曰此奇
他欺誤千百人無一人理會者蓋甚歎世人之謬也先生
家治喪依古禮不用浮屠而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化之者亦少矣然足以見秉彝之正在人心者未嘗泯沒
但溺於流俗畏人譏論不能恪遵古禮故隱忍而從之
昔滕世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後因孟子之
言毅然行之而四方來觀者皆悅服其知禮豈非道貴自
盡不可因人而人心不滅始而疑者卒而信際世有明理
不惑之儒篤信程朱之說親喪一依古禮不作佛事中流
砥柱未嘗不可以障狂瀾也士君子處
世當爲化俗之人切不可爲俗所化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
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
尺寸漢書本傳霍光字子孟平陽人仕至大將軍禁閑宮中
小門也郎僕射皆官名此以下言人臣事君之善

行向以霍光居官之謹為可法也尤為大將軍受武廟遺
詔輔少主故得出入禁闕履危之地居重大之任非小
心謹慎則一事之失人將何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二十
餘年之久未嘗有過良由其為人沈靜而不浮躁詳密而
不露率故能進止不失尺寸有以鎮服人心而為朝廷倚
重者也按霍光非有學問之功其小心謹慎沈靜詳密原
出於天授之美而所以能任天下大事者其
本領實在乎是故知處心躁率非大受之器也

汲黯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
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
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
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
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愷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圭 正誼堂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疾病且滿三月上官賜
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
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
有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
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史記汲黯字長孺潁川人洗馬官名洗猶
先也太子出則當直者前導也主爵都尉亦官名中二千
石謂九卿以上官一歲俸滿二千石也慈恩直也數貢也
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帝常賜休假以養病嚴助會稽人
大將軍青姓衛顯赫也也而此邊則也丞相宏姓公孫安

見開時進見也武曠置兵衛於帳中也此言汲黯忠直之
善行也子路問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事君有犯
而無諱故為臣之道以忠直能犯為貴蓋為忠而過於
慈不可欺隱而流於諂後世人臣持諛固寵專以依阿
姑為事豈敢立仗之馬不為朝陽之鳳中夜問心豈事
不欺之道乎汲黯立朝始以嚴見憚繼以數直諫不得
居任其天性忠直視功名爵祿置之度外豈田蚡輩貴
勢所能屈乎多欲之對觸犯帝怒公卿皆為之懼後其和
柔順旨而不知黯之自信固有所素也其言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此言直令丞相
公孫宏輩無地矣又曰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
得勿思而犯之道與有犯無隱之禮矣武帝知人外雖惡
其言之意而內實鑒其心之忠以社稷之尊貴常狎愛視之
而獨不敢慢黯由其忠直之性出於至誠故也黯之氣節
見信於同朝見禮於當道雖千載以下想像其人猶慄
慄然足以廉頑而起懦豈非人臣事君者所當法乎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西 正誼堂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
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
之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
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
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
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
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言語太子見帝
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
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
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
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

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囚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崔黑子故也出北史列傳朱子引此以明人臣事君以不欺爲主也允告崔黑子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領應見原不可重爲獄問也夫首領則不欺不欺則無悔而猶望其爲一之見原不首領則欺欺則罪惡於法已足下思而況乎小學集解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京師在開封府子弟欲先往京師爲繁開封戶籍以便應舉者行止之以爲應舉乃人臣入仕之始不可先萌欺偽之心宜可不早得舉不可以欺君也推此一端崔元暉母盧氏嘗誡元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凱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也唐書列傳元暉名暉博陵人此言居官者貴廉潔義之不以爲非豈知此物從何而來乎盧母教子舉如清息惡消息之言以爲確論蓋欲其子守清貧不可貪圖小學集解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宣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衣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通令女歸時文宣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謂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閒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五

正誼堂

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戚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曹爽魏宗室夏侯文宣名此言令女乃曹氏之妹也令女年少夫死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截耳自矢不嫁依夫兄曹爽以居及司馬懿殺爽夷其族令女無所依其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以父母之意亦可悲矣家人見其如此莫不悲哀因勸令女以自愛不必乃爾激烈且人所以失節者爲立孤繼嗣計耳今曹氏已無遺類何所爲而出此哉不知令女所見其明所守其定以爲仁者不以時有威衰而改其節義者不以人有存亡而易其心當時何思圖終喪亡何忍棄棄不仁不義斯禽獸之行也嗚呼魏晉之際廉恥道喪士大夫改節易心者何可勝數令女一乃冰霜自矢百折不回恩盛衰存亡之變凛然抱仁人義士之操此其天性有過人者厥後司馬氏聞而賢之雖令女養子爲曹氏後仁義之能感動人心如此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

賊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出唐書列女傳按盧氏冒白刃以救姑難家人問其何獨不懼盧氏以仁義爲對夫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親此孟子之訓也世人尊然誦之求其實踐者幾人乎平居無事議論偉然一旦臨利害遇事變而遺親後君者往往有矣孝婦略涉書史素知仁義之訓其平時能盡婦道獨挺身爲姑死不得而知也乃至禍生不測家人奔竄孝婦而能然乎視其言曰萬一危禍豈宜獨生蓋孝婦之志以死自處故不畏死幸而不死姑婦兩全天也若其不幸則必捐軀以殉不待言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誦其言仁取義之氣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五

正誼堂

唐奉天寶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日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錫其家丁役奉天縣名屬代宗年號第五琦姓琦名也二女生長草野或解父師之教自其幼時即有志操蓋天性也遇賊不從受辱投崖而死者夫女子以節爲貴與其夫節而生不若至節而死且身雖死而流芳百世則猶不死也彼畏一死而失節者獨何哉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

又敦有關乎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詳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和睦之行後漢獨行公召陵人仕至中牟令有與政自搥以杖自擊其身也大凡兄弟不和多因姻婭有間然古人必反身自責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繆彤兄弟固人本相和睦及娶婦之後婦人無識遂求分異又數毀謗言語相爭致家庭間失和睦之氣彤深懷忿歎不答諸婦不答諸弟只是自恨在己無憾格之道乃掩戶自搥曰已名而責之曰汝平日修身詳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天下之風俗奈何使一門之內骨肉紛爭如此不能正家又何正天下乎弟及諸婦聞之固自感愧叩頭謝罪敦睦如初不敢復言分異事矣大抵人之處家最難必貞己厚而責人薄方能感化向使繆彤因諸弟婦不和遂忿怒於中心然諸弟必將愈肆器陵而不可止誰自怨自艾出於中心之誠曰此皆我之罪也彼諸弟婦亦將反自怨自艾曰此我等之罪也天下事各執己是則鬬爭口甚各認己非則良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三

正誼堂

心自萌以此處家庭其庶幾乎

蘇頌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環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是愚民無知亦由在上者不能以手足之誼動其良心耳乃曉諭諸證人於上者觀其學在父母所生一失難地而不知有兄弟亦可哀矣不思兄弟父母所生一失難親爭其得之金錢所置此去可以彼來而忍割其難得之莫不灑泣蓋人有兄弟思兄弟兄弟思兄弟欲得一言孝友之心可以消然而生矣普明兄弟思兄弟思兄弟欲得一言孝友之心復萌此見兄弟之愛出於天性論之以誠未有不感動

也者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共母少止曰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覽妻亦適而其之朱患之乃止出晉書列傳王祥臥冰求鯪已見孝親者行其弟覽恩而於己子則愛者此其常也覽數歲見兄受撻涕泣抱持則母之鍾愛當有所不忍也稍長履諫凶虐少止非理之使輒趨與俱至於姊之問亦然母患已生之子姊相去何如哉為弟者當以為法

晉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勇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兄及其弟子緩度不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三

正誼堂

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緩服攸喪三年晉書列傳攸字伯道必勝於兄弟之子攸當事窮勞迫自度不能保全棄子存世以義歸恩此人情之所難者其事雖悲中實有可以愧傳載其繫子於樹而去於兄弟之子者朱子所以有取焉本其棄子之事以為處變之權衡焉

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昆復危殆瘴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表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極哀臨不絕

如此十有餘旬疲勢既歇家人乃反患病得差矣亦無恙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哉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疲瘁之不能相染也

之說同胞連氣死生共之世俗兄弟凡事皆分爾我至於

病亦惡相染則友愛之心安在乎裴二兄既亡次兄復

獨當病瘵之氣方盛雖父母諸弟皆出舍於外以避之哀

其調攝之道於亡者則撫撫其父兄於病者則盡夜扶持

不覺病者無他焉一片友愛至誠通於神明而已厥後疲

勞既歇兄弟俱至父老咸歎美之疲瘁不能相

得插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

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

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幙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其

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

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且莫參問子姪羅列

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

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

後食皆為津州椿在京宅時同時嘉味輒因便次附之

若或去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

聞言出此史傳摘字疑後世為人為元魏平東將軍弟椿

經厚言其德之久而敦義讓兄弟以下皆賢也平居不

忍一日相離與世人享富貴而私其妻子者異矣以下言

津之事椿盡恭敬之禮可為兄弟者法也夫兩人皆年過

六十其壽略相等也並登台鼎其貴又相似也而津之事

兄不以老而弛其恭不以貴而易其敬命坐而後敢坐命

性之自然所以家人化之百口同爨庭無閒言而純厚義

而勿替矣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

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問無所怪問直答曰作

肅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

若讀書不輟

其讀書者乎宏弟弼酒殺兄駕車之牛無禮其矣妻之告

誅不為無因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肅蓋不以一畜之

微而稍移其友愛之心也妻復以為異事而再言以激怒

宏不憤一牛不獲婦言若夫獨不防閑其弟而縱其惡可

乎曰叔訓其弟自平日若因此事而生怒心則私矣因

此是宏之所處可以為法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

髮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邪願今

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人則姓李封英國公僕射宰相也姊姊與兄弟皆同氣也

勣貴為宰相姊病親為煮粥悲年之易逝不以既貴而憚

其勞其愛姊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餓乎天少冷

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也係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勝弱易飽

易飢氣體虛弱易寒易熱故拊問之勤如是

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間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其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日子孫冀及君時願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亦可乎 傳誨受為少傳太子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廣謂受曰知不足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意欲相隨出開歸老故鄉受叩頭曰願從大人讓即上疏告老帝及太子皆賜金廣歸以所賜金設無與宗族鄉黨共享其賜且極責餘金以供酒食之具不問產業也子孫不知其意託足弟老人勸置田宅廣乃為老人言所以不為子孫謀者乃是深為子孫謀者也蓋舊業儘可自給增益有餘則不得勤力而怠惰是適以害其子孫耳賢而多財損其學道之志愚而多財增其驕侈之過況多財不散怨以集之內以益其過外以生其怨多財之累子孫如此此聖主惠養老臣之物樂與鄉黨宗族共之而不必留餘者為此故也雖然常愛不足者豈非惑之甚耶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壘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

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後漢 劉表傳 龐德公襄陽人居岷山之南後入鹿門山採藥不還 劉表漢宗室為荊州刺史表疑龐公躬耕不仕無官祿以遺子孫不知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世人據爵祿以傳子孫而使之爭鬪是遺之以危也今吾之居畎畝而無官貴可圖是遺之以安也雖與葉位傳國者不同然有田可耕利祿動也厥後表子琮為曹操所滅則表之所遺子孫者果安在乎龐公安危之論蓋有所指矣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

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晉書 陶明字元亮潯陽人自號五柳先生 日飲旦夕採薪汲水之費自供給甚難今以此力助汝奴僕雖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味淵明之言諒然忠厚之慮使僕役者可以省矣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陪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北史列傳 崔孝芬字恭仲博陵人弟孝暉等事兄命之至也至也至也溫顏色如孝子之有餘色順之至也一帛尺帛不存私室每冠婚喪祭有所需之費必相親愛無私其兄弟孝義慈厚如此更其有難者其叔振既亡等之事叔母也無異己母旦夕溫清寒暑致其涼也出入皆親出必告反必面也家事無問大小一以咨啓而

聽母決斷所得之物悉歸叔母不敢有私財也分資多寡一聽叔母裁度不敢專制也如此二十年如一日其孝友之行豈易及乎

王凝常居保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

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

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出交中子調朗篇凝字叔恬交中

則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也其目見必以禮服恭恕四教以治之有冠婚喪祭四禮

平終成家庭之嫌除其能一朝居乎忍若爾人欲之私以還天性之本勿以薄物細故起憎心勿以較量長短為氣為尊長者以忍為心而不肯備其下為卑幼者以忍為心而不違逆其上則乖爭之忿息愛敬之良全自可以為世同居而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

休肥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

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

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

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

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解下

小學集解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

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彿雛獨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嗟哉董生誰將與倚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

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倚 文公名冠字

人華生名冠南行歌類作詩歌以贈之也言淮水出

桐柏東流奔馳千里不止淮水出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千里之遠只百里便入於淮以淮水起桐柏之側不能如淮流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有名有家法中門東有
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
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
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親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
經史躬讀一過訖乃歸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
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皆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
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日昔吾兄弟
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姑姊妹雖有孤族者雖疏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妝
像親友謂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

小學集解 卷之六 正誼堂

公綽字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
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過公權於通衢必下馬
為侍立位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與弟必束帶迎候於馬首
公綽以為言仲郢不以官道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
國休之曾孫家法嚴厲儉約為給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
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綺每歸親
不乘金碧輿祇乘竹苑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
黃連煎脂和為丸賜諸子每夜復習學合之以資勤苦
公家範公綽字子寬唐京兆人公綽公綽之弟按柳氏家
法至是詳而和見其子孫則其家法也中門東設小
齋公綽與公權兄弟二人終日不離乎此決私事接賓客

其見聞又議論微官治家之法以勉其行事或論文以發
其才思或聽琴以養其性情夜深後歸寢如此二十年
如一日家範自相師友子弟所以樂有賢父兄也至遇饑
荒之歲則諸子皆蔬食且學先君之訓以示不忘學業未
成不聽食肉家法之嚴如此子弟身有不賢者乎姑姊
姊妹有無父無夫者雖五服以外必為擇婿嫁之而其
資裝則刻木為之則須素易成綢緞也繫綳索為文者以
為資裝世欲其及時而嫁不待豐備也公綽與弟仲郢
於路下馬端笏立候其過歸必束帶迎候皆所以致其恭
敬也雖不親公綽為父之家法盡善即夫人韓氏為母之
家法尤盡善蓋韓夫人為相國韓休有孫家法久為仕宦
用最謹而結即歸室但乘竹簪二僮步隨而已是其居家
之俗也用者參黃連煎脂三味為丸賜諸子合之謂學從
守故家法者名於公卿間可為後世之楷範也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三 正誼堂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
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此
陳氏名震南唐人十世同居宗族共七百口不置奴婢凡
有事務皆老少壯者服勞供役使每日會食於堂上設
食以次列坐而其食之男婦長幼皆有別男子會食於一
堂婦人亦會食於一堂男女未冠笄者別席各有條規久
而不厭鄰鄰化其德夫亦愛其類有百犬
其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其益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
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
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所費皆有常
數分命子弟學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
制也李相名昉字明遠涿州人為宰相宗諤弟第三子也
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其立法將田園
所收之租利邸舍所收之賃錢及居官之俸祿餘資皆收

右賓明倫凡四十五章首十一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一十一章實
明倫通論合而觀之五倫中之常變順逆無所不備
而處變處逆者尤多學者誠能於此精察而力行之
則人倫各盡其道推之治天下國家不難矣或問此
篇似少朋友之義朱子曰當時是私語類李偶缺此
耳大抵讀小學書要在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
盡其餘可也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陳

正誼堂

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裂姓倫名京兆人漢章帝時爲司空人以公正稱之或疑其不能無私故以爲問而倫答之如此蓋行事之得失人所共知也心術之公私已所獨知也卻其枋而不能忘其入欲舉而終不敢用是玩物徇情之私不能無也一夜十次往問似厚於不省視竟夕不安又厚於退而安寢是近名溺愛之私不能無也若倫者自知甚明而毫無迴顧之言過於自欺欺人者遠矣朱子曰不起便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意便是遊嫌然他自見得意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會省察也大儒學者最要先辨心術心術私則行事無不私常人之心膠膠擾擾何止於第五倫所言者欲行事之善惡矣學者當返觀內有使其心術光明止大然後可以進於聖賢地位也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褻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寬字文饒漢安
見人志怒也裴
嚴謂衣冠裝束嚴整也凡人易發而難制者性怒爲甚故
器量褊淺之人激激之而遽怒寬雖當倉卒之時而無疾
言遜色其平日涵養異乎常人矣乃夫人欲試之使怒故
令婢羹汚朝衣此人情之最易發怒者而寬處之如平俗
且慮羹傷婢手其性度之寬洪豈強制者所能爲乎考後
漢書本傳寬爲南陽太守不忍用刑以蒲鞭示辱其爲政
仁厚如此

張湛稱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韓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

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三九

正誼堂

聖賢妻子女嚴君得時無地而不敬也在鄉黨則詳盡其
 言而不敢矜對正其色而不敢慢三輔之人奉爲儀表後
 爲左馮翊太守告歸故里望官府公門卽下車步行主簿
 疑其自差馮乃以禮告之觀其言真可謂好禮之君子矣
 楊震所學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
 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隗字伯起漢
宏農華陰人
 嘗爲荊州刺史舉茂王密後震遷東萊太守將之郡道經
 昌邑密適爲邑令謁見時懷金以遺之謝薦孝之恩也震
 訝而詰之曰故人知君之賢矣相薦君不知故人之志何
 乃懷金以相汙也密對以暮夜無知者豈知君子之德明
 不欺天幽不欺神向不欺心外不欺人一念之發一事之
 動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昭布森列何可欺也而謂暮夜無
 知者耶震可謂得慎獨之
 學矣宜密之愧而去也

陸備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百

發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卷之六

善行

三

正誼堂

湛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
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
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
滯引拔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遂清荒階坐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搗
屑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搗搗者牧豬奴戲
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
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髮望晉書列傳侃字士行鄱陽人發軔也自謂宏達邪
參佐參議佐貳之官搗搗搗博局戲按陶侃爲廣州刺史
是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爲勁敵石勒所據侃方欲致力

以恢復之若過於安閒優游恐不能當事故早晚還襄以習勤勞及後都督荊州閩外多事而能酌應不遺惟其平日習勤餒久故不爲事多所困足以當一方之重寄而無難也至於階分陰以勉人卽是朝暮運籌之意蓋以時人喜逸游而畏檢束好荒醉而憚勤苦故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不取苟逸況眾人不及聖人萬一難分陰亦不可虛過也生無益於時謂不能建功業以福國利民保之自溺後謂無功業可傳述也虛生浪死與物類何異保之自溺如此故誘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倪乃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而以收猪奴責之怒之甚也且老氏談虛無莊子尙曠達乃輕浮華僞之習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不可行於世也君子當正其衣冠使人尊而敬之提其威儀使人畏而象之何有蓬頭亂髮養其虛望言謂宏大曠達耶士風之壞於晉絕滅禮法人理或幾乎息矣向儼乃能於橫潰之際卓自樹立以矯正之其心約威儀皆可爲後世法宜朱子撫而列之於此書也

三
索
有
文
名
謂
之
四
傑
裴
行
儉
曰

卷之六

善行

修訂

正誼堂

後勃蜀南海照鄰投願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
儉之言唐書文登傳勃字子安龍門人文中子之孫炯華
州人照鄰范陽人賓王發州人行儉字守約絳州
人有知人之望言士之能致其遠大之用者先以器局識
焉馬本有義以文詞藝術爲用也若浮躁而不沉靜淺露
而不深藏則德量不足必非遠到之器豈能享受爵祿耶
故有文才亦不足貴矣炯終惡疾不愈死穎水死賓王以
徐家業敗被誅炯終於盈川令皆如行儉所言按行儉料
同保之無成可謂高識夫以尊祿外物猶非浮躁法憲者
所能享況聖賢道德具能勝任于士之所重在器識者厚
不止爲享爵祿之地果其器識宏遠則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雖陋巷草布而識者以大受之望屬之又何有於爵祿
乎行儉之言特爲世之負文才而輕薄者下鍼砭
耳學者須知文人無德雖倖享爵祿猶不足貴也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子卽仲鄂輩也節度使門列戟故曰戟門公綽位居外藩故子謙謙絕無勢利之氣子來嘗入境不使人知恐有違迎節禮之勞賢也至門下馬不飲其驕傲蕃賓掌居之官呼爲丈而約拜行子弟之尊母不笑笑語款洽無私交也其家法之嚴如此言諸子之皆賢矣此與下二節皆柳氏家訓

柳仲郢以俸俸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廢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三
正誼堂

考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

急於濟貧。有以水旱凶荒。期假貸軍食。必精豐通和。

必皆免。昔者公室而後之祭食。昔者公室而後之祭食。

以爲金其色也。其色寧寧然。其聲也。聿聿然。而玄什玄。隱食儲。

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縵家女及笄者皆爲

遠甥出作金爲資裝嫁之而推行之也禮者律身之規矩

仲郢頃刻不違乎禮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必束帶所
謂出門如賓事如祭是也及出爲山南綢繆太平三道

節度使處富貴而昇紛華殿中無良馬不以香熏衣舉此二端則服御之檢索可知自今而後豈不釋卷至於家

法以居官則不妄辟端恐誅以欺君也不度儒道恐異

端之惡邪也不窮假受賄之吏理惡害於民也送於刑貨
假貨者賤惟當先也陳軍食必精豐者兵食當重也遵欠

之阻必貰免者民力富寬也館傳必增飾者待賓旅當厚也宴賓犒軍必華盛者以特賓勞師不可簡也至若交代

之際人多匿其羨餘以爲肥己之資今乃食儲帑藏盈溢

於始至者出納有藉用無所私而致此也孫貧簪鐵之家
出俸金以嫁其女者一則閭閻其無訛一則使不失時仁厚
之至也以上皆家法如此而伸罪能推廣行之可謂善繼善述者矣

貨一銀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

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

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馬外郎妾

名飾矣乃瑪球也王歎曰馬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

幾其可人乎馬爲軍門人鼓琴賣刀者其所長或曰

金其可少子燕公野林館門人最密賈子若頭戲張風船

馮君而助之未
汲旬馮晨遇買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

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遇禍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正誼堂

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

印恩寵隆赫之妖甚於虜耶馬以卑立貪竇資已不能正

矢馬相照藏不方方年耳語以是作金寶作云不龍

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漏網

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

一事作戒數端王涯唐宰相掌利權謂其新度支監短絀茶等使也賁氏女涯女嫁賁氏者婿姻會

因婿而燕會也賈餗亦宰相如僕日蒼頭侍主勢張威
臨馬爲餗門人恐其主事敗召而殺之也陝甸滿十日也

青衣童使也文宗太和六年二月二日皆爲宦者仇士良

邪正只在義利之閒事之謂福倚伏亦只在義利之別乃

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總爲知利而不知義趨利而不顧害耳以于牝牡之言觀之如一鼠比十萬錢爲妖物必

與禍相隨此明理之言也然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思祛降

耶馮球一郎吏耳乃使其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則贖貨可

先生無事而非微也蓋作字稍有忽心則其執事不微也
若有心要字好又是玩物喪志矣只此是學即此作字之
敬便是為學工夫薛文清曰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
而小事不謹則天理便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
者所以為天理也又拉芥子園畫傳云作字非是必敬
字字皆天理也此語最妙蓋作字一事一在其中點點畫
畫皆可以見其心之正與不正也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

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

易之及退而自樂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

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

坦然常有餘裕見元城語錄下同公名安世字器之諡忠

從司馬溫公講學誠者真無妄之謂易曰修辭立其誠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存心不妄則出言不妄出言不妄則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聖 正誼堂

言行事不妄矣故行誠必自不妄語始也程子曰正方

日語皆制木之器也學則如射欲動而身挽之矛盾如矛

欲制而盾蔽之皆相違之意劉公初聞不妄語之教以為

易行及退而自矯其要其切於是也自此言行七年而後

言行相類內外相合處事坦平而從容有餘矣誠之可以

終身行若如此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疲側肩背疏直身不少動至

手足亦不移劉公即忠定公也談論過於一時之久則精

是則其心之篤敬可知矣宋子曰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

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番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

坐久不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

以知人之貴賤學者無持敬工夫則威儀不能自檢亦可

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
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
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學在於力行則為己
故不復求仕進也初安定教以頭容直即因頭面而知正
心之學蓋心正則無往而不正矣朱子以為這樣人都是
賢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學者觀
此當知威儀心術相為表裏不可不正也
文中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
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絮潔同文中子所衣之服
無長物者但稱用而無餘剩也綺羅錦繡過侈而無用故
不入於室黃白麻絲自然之色君子非此不御青碧染造
為之則與婦人為宜又有正
色明色之別故服之不苟也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蔬夕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聖 正誼堂

食蔬茹飽而已高氏兄弟三人長欽翰林學士次鍊給事

客也夕食晚食也欽也君貴淡薄世味雖居富貴豈

可忘情口腹高侍郎兄弟俱為顯官而自奉能甘淡泊如

此此豈欲

食之人哉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

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輔廳事誠隘為太祝

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出溫公訓儉又李公名沆字太初位

名應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旋同轉也廳事窄隘僅可旋一

馬也太祝奉禮皆世祿之官言在今日為宰相廳事則誠

寬其隘在異日子孫為太祝奉禮則居然寬矣蓋公築

室之儉正其賒謀之遠世有高門大宅子孫不能保而易

其主者多矣苟其世

守不失雖隘何傷乎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何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

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涪州人初為河陽掌書記後宜也至為相後亦如是故或人疑而問之公歎息曰吾今日之俸雖一家之人皆衣錦繡之衣食珍貴之食何憂不足但念人之常情從儉約而入奢侈則於情為順故易從奢侈而反之於儉約則於情為逆故難況今日之俸豈能常若一日俸不存而異於今日家人慣熟奢侈已久不能頓行儉約則所積者必易蕩費而流離失所隨之矣豈若我自奉之薄不論在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聖

正誼堂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當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父名池字和中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也發書發請客之東也言賓客之宴不可過侈也溫公述父為官時客至置酒有節果肴器具不

過日用常有客可常來主可容辦故會雖數而禮愈勤物雖薄而情彌厚也當時士大夫家皆然故人不相非近日風氣不及昔時每以奢靡相尚酒必內法果必珍異肴必多品器必滿案數日營聚然後敢具席以會賓友物則盛矣而會不能數禮不勤而情不厚不獨習成風以免矜吝之議而奢侈之弊不可勝言矣故欲挽回俗必在上者有以禁之猶不思用度無節必至傾家破產及其養生以節客曰主非世道者宜蓄意焉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聖

正誼堂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年二十泰科名間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聞喜進士宴名溫公承家世清白之後天但順吾性而已性復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已然大抵德業遠大者當其幼也根器便自不同於人登第簪花眾人榮之然公之意以為仕之選身有本易稱者科名本是常事不欲隨俗為榮因同年之勸乃勉簪一花即幼時羞棄金銀華美之意衣食所以適身取其無缺足矣固不當過分順性所安可也推之凡事無不以中道為貴

汪信民嘗言人常蔽得某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聲節於賞信民名華宋臨川人酸菜根甘淡泊之意言人能事皆可做矣康侯文定公字也學節擊手指節也歎賞其言謂其有益於學者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便死亦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做某根而至於遂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

右實敬身凡二十八章首一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大章實飲食之節雖有古今時異事殊之分總歸於敬以持身而已蓋身者五倫萬事之根本苟不持之

以敬何以接應事物而敦行倫紀乎故朱子採微身
之善行以訓蒙士必以無處不敬無時不敬者為操
子也按小學一書言理而必證之以事言古而必參
之於今內外二篇合三百八十五章句句字字皆是
至理句句字字皆是實事學者處心以讀之則不見
其意味之深長誠能一一實體諸己久之覺一言一
動離卻此道理便不成人乃知朱子說此書是做一
底樣子者非欺我也下學上達莫切於此亦莫先於
此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小學集解

卷之六

善行

聖

正誼堂

同治五年夏月
正誼堂同書散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連江陳文淵金波分校

侯官林義年友

小學集解卷之六終

小學集解六卷

面錄總督
侯選本

國朝張伯行撰是編以坊刻小學數十種纂註標題
止為試論剽竊之具無當於朱子親切指點引人
身體力行之意因集諸家註釋融會其說以成是
編伯行歿後其門人樂亭李蘭梓行之